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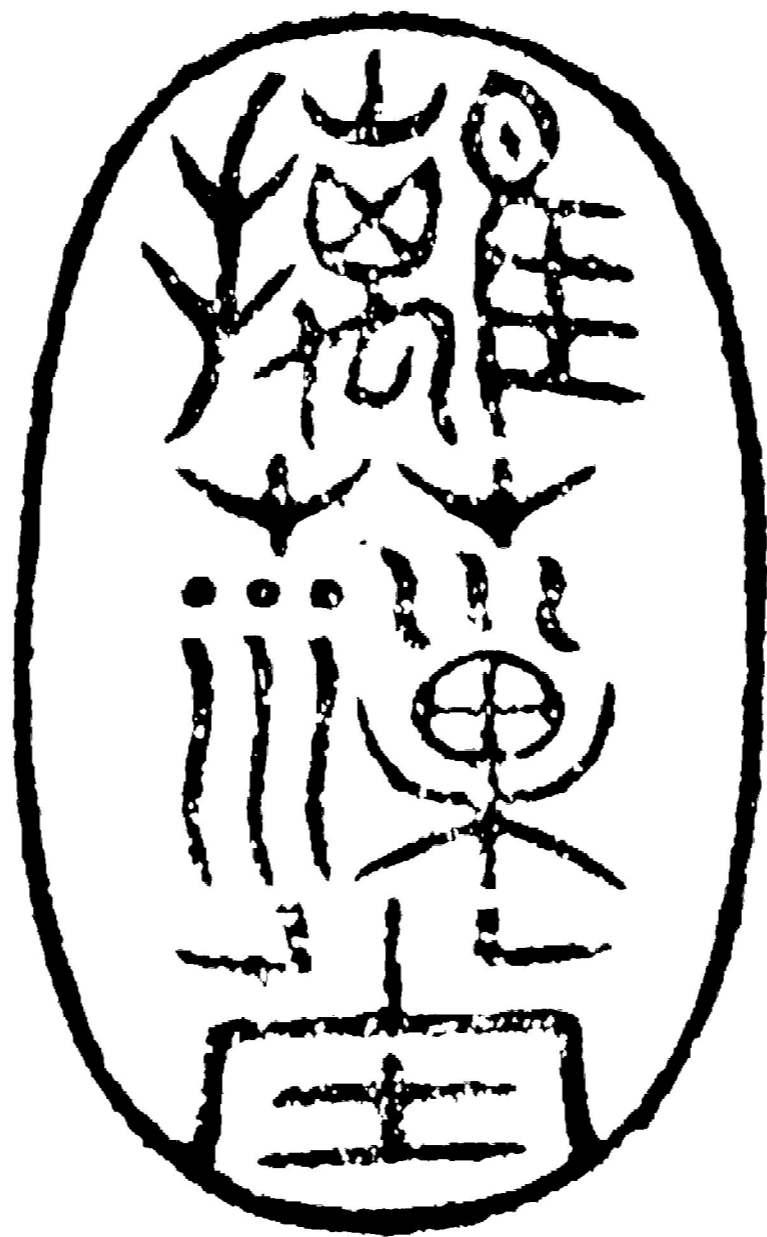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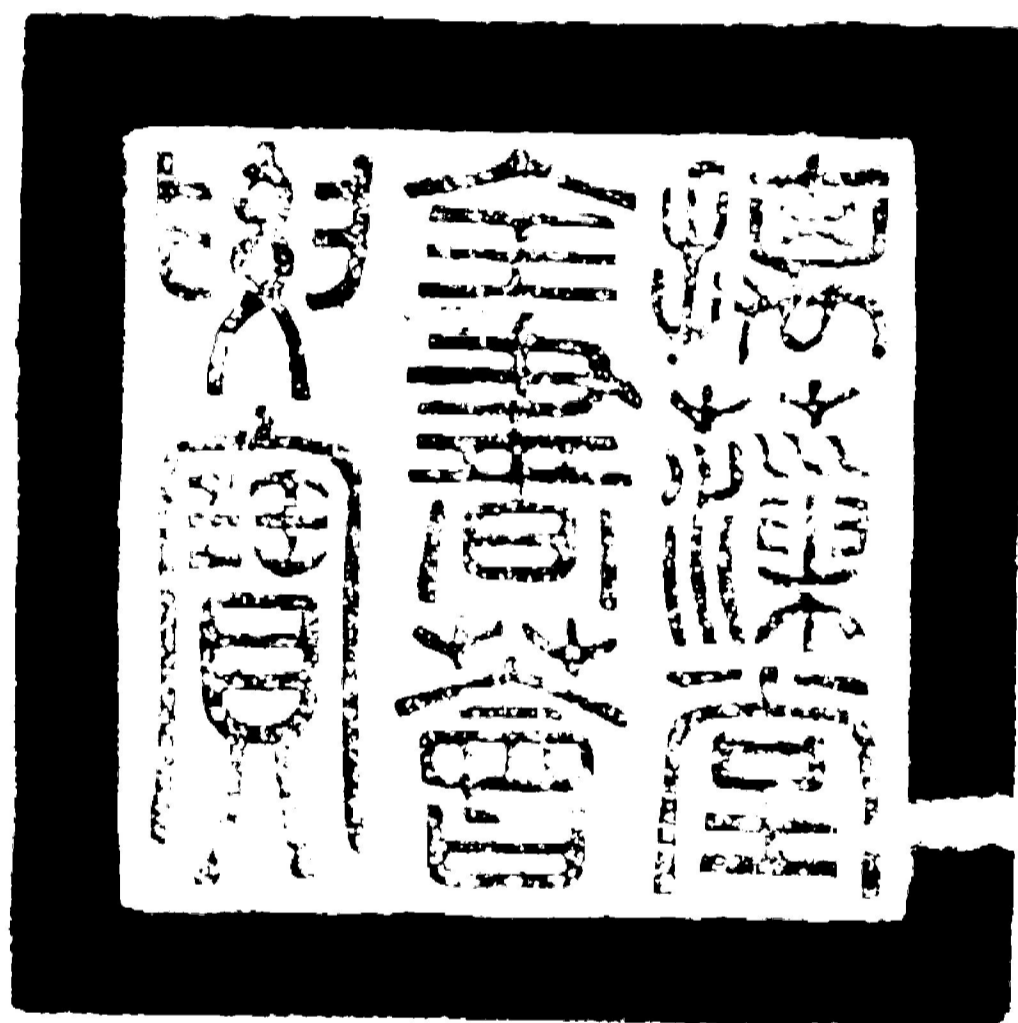
子部

第八

冊部

縱橫家類  
兵家類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戰國策十卷 宋鮑彪撰  
虎鈴經二十卷 宋許洞撰

卷次

卷一至卷十  
卷一至卷二十

頁次

二五三一—一  
二五三一—二七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戰國策

提要



臣等謹案戰國策十卷宋鮑彪注彪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缺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缺而校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蓋二人同時宏又以忤秦檜死其書尚未盛行於世故彪未見也彪書雖首載劉向曾鞏二序而其篇次先後則自以己意改移非復向鞏之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案莒字未詳今篇少姑仍原本錄之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主事 臣 陳本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  
 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  
 哀合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  
 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之次第彪核其事迹  
 年月而移之尚與妄改古書者有間其更定  
 東西二周自以為考據之特筆元吳師道作  
 補正極議其誤考趙與昔賓退錄曰戰國策  
 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畧殊不足觀姚令威寬

補注案補注乃姚寬之兄姚宏所作今尚有傳本已著於錄此作姚寬殊誤謹附訂

於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為優雖間有

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

謬深悞學者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師道

注中所謂補者即補彪注所謂正者亦即正

彪注其精核實勝於彪其序文所摘彪注大

紕謬者十九條亦皆允當然彪注疏通詮解

實亦殫一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稿後始

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即韓策之嚴遂陽堅而  
 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嘆雖踵事者益密正  
 不得遽沒初始之功矣乾隆四十二年十一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戰國策原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  
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  
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  
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  
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  
之道如是而已蓋濶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  
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  
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  
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  
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  
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  
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  
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  
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濶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  
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  
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  
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  
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  
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  
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  
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

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昔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三

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

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饗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四

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渙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  
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  
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  
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  
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  
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  
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五

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勿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  
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  
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  
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  
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  
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  
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

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  
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  
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  
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  
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闕故其  
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  
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六

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

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今按西周正統  
也不得後於東

周定為  
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景而後繕寫已已仲春重校始知東周  
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  
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

子十一日書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七

戰國策自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說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檇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行或脫或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自序

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胡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畧之闕於以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百九十七子部

戰國策卷一

宋 鮑彪 注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假師鞏緱氏皆周地也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而陽豎

與馬 鴻烈人間訓注豎道周 出亡周君留之十四日 乘四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

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四馬所謂駟馬車

周 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

之曰 使以留之寡人 孤寡不殺王侯之稱知嚴氏之為賊而陽

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之命小國不足亦

字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

彪謂客之辯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子通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

報王 周紀慎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宋忠曰卒謚西周武公

周共太子死 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

立也 適猶定也司馬翦 司馬楚卿謂楚王曰何不

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太子左成人謂

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絕於周

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

以地封之以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因令

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御姓展廡夫空廡音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曰王

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也言楚王之意然此健士也此亦左成

喻翦之言健猶悍也居中國中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

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戰國策卷一

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謂或為王閔王曰王何不以地齋周

最齋持遺也最周之庶子凡周皆周之族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

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薦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

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

欲置置猶立令人微告悍悍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

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

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

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不肯立告

齊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函蓋其姓也為齊太公田和始

代呂氏為齊侯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

也金買也金買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將死將死函治氏將

死而屬其子屬屬同集韻託辭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其良自知其良今君

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不肯立告齊猶欲立之持未定耳獨知之契也

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元

為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飾也以嫁之於齊嫁

欽定四庫全書戰國策卷一

賣也言欺齊君為多巧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君何不

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吝使天

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以車百乘入

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為卒甚敬楚王怒懷讓周以其重

秦客謂疾游騰周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公

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遺之大鍾載以廣車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

欲開道也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鍾不桓防有兵

公伐蔡也

僖二年蔡姬沈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故代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

徒沛號言伐楚

號聲言也以其實襲蔡無鐘鼓今秦

虎狼之國也

喻其貪殘兼有吞周之意使樛里疾以車百

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

以二國為惑故使長兵

在前

戈矛之屬

強弩在後名曰衛疾

衛行列為護也

而實囚之周

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

恐秦亡之

而憂大王

王楚王乃悅

樛里傳有

雍氏之役

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韓徵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甲與粟於周

徵猶索

周君患之告蘇代

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

得高都

屬上黨

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

元作中下同韓公族曰公不聞

楚計乎昭應

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

謂楚王曰韓氏

罷於兵

罷疲同勞也

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

不過一月必拔之

得城曰拔如拔物然

今圍雍氏五月

不能拔是楚病也

病猶困也

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

公乃徵甲與

元作及

粟於周此告楚病也

猶以飢疲告之

昭應

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

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

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

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

折猶屈入猶歸

秦聞之必大怒

而焚周之節

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

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

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去

紀有而畧周君為東周

薛公

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

又與韓魏攻秦

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

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藉猶借

韓慶

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

楚九年取宛葉以北

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

為強韓魏

是今又攻秦以益之

益其強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

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

更猶迭虛實有

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令敵

邑周陰合為秦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

兵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而無攻

令敵邑以君之情心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補不

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

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而元作秦王出楚王懷以

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君令敵邑以此惠秦

秦得無攻元作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

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

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

韓本晉三卿分晉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

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

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

三國攻秦反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謂

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三國也聽猶順從

宋秦聽之則強而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以利

到秦若為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

報魏然則無宿之之費矣還必道周周必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樊餘周謂楚王懷曰

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

得而獨言亡者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亡盡包二周西

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郊且魏有

南陽鄭地三川河內脩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京北

之間新鄭也河南郡注秦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

之外危南陽郡注葉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

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最再說金投以臨趙即

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

故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

二十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如禁

秦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鄰

秦兵則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則眾必多傷矣秦欲

持元作周之得持猶必不攻魏恐重秦若攻周而不

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

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

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秦去周必復攻魏魏

不能支支猶必因君而講與秦則君重矣凡言重皆

制於人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

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周君反見梁囿

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而樂之也秦毋恢周謂周

君曰温囿不下此温屬河內言其而又近近臣能為

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

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而設以

國為王扞秦設施陳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臣見其

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

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王曰然則奈何秦毋恢

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囿事秦

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

周扞與温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卒之援而

私元作得戍公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

温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周君得温囿其以

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是上黨無患則趙韓必

不加而贏四十金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汎論

致温囿於周君致送而許之戍虎謂周君非賢君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於囿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囿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

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主君之臣主君稱又

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

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

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

足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

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也

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蘭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

也又有天命也得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

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

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

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善

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

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夫射柳葉者百發

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鈞

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鈞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今公減

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

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

踐履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

楚兵在南山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伍元作吾下同得楚將也高將注吾作五

為楚王項襄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

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迎伍得於境而君自

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

使楚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

得之器其欵識云然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

故無以劫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道以假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

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厲諸如此處不一謂周君曰除道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韓魏

必惡之惡楚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必救韓魏以出鼎

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

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曰秦召

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

也時未為郡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言河之南耳

境為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以

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秦

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

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

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則必疲則令

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忌也紀有

官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中伯國

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飢而宛亡此下皆

近而亡秦飢不暇救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

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邾莒亡於齊魯鄒縣故邾

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城陽國故陳蔡亡於楚陳舜

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此皆恃援國

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

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一十九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戰國策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百九十八子部

戰國策卷二

宋 鮑彪 撰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之子威公威公之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

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諡也又紀西周武公報王則諡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

頃襄十八年王報使武公此武公報王臣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為

東周君豈為西周用耶然兩周西先亡至莊襄元年俱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二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顏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

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

內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計猶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

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

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凡將以

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

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

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而致之齊齊王曰

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

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沙元

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

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

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

即南陽葉也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二

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

者非效壺醢醬瓠耳壺昆吾國器瓠瓠也可懷挾提挈以至齊

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漣然止於齊者

集韻漣湊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

輓引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

者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備人所

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

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

與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

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

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報之七年也

周君謂周累曰子以

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

十萬

士之有材武者

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將以

楚之衆臨山而救之

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國故救之

秦必無功對曰

甘茂

下蔡人仕秦

羈旅也

集韻羈旅寓也

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

也

言且相秦

無功則削迹於秦

言不

秦王不聽羣臣父兄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

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

官為柱國

楚卿

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

秦援宜陽

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相故說之云

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

敝也

乘謂因而攻之

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

亦必盡其實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者秦

屬濟陰

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

而德東周

德思之也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

按下與舉兵反可

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欲韓出兵故略之紀八年有

齊明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

和二國以為已援

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實令之為已

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

端

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

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

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

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

言有恩於楚韓

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

為謂種之

西周不下水

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

東周患之

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

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

也今其民皆種麥

麥宜燥也

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

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

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

有望於上則仰而

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

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西豈得不疑且

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會相國將不欲

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

之楚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許皆仕周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

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

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往言必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

秦史厲韓史疑即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

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波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隣國往來而伐韓者信東

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發使使之楚秦必疑楚秦

相國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國已不信周是韓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

秦王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

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紀八年有彪謂十有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怒也下章次之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十五年也周振秦韓糧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楚王

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

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

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前得罪而後

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王與報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地周故必怒稱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六

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及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

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君若欲

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皆游辭耳故為為周最則合齊者君

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絕句敗三國

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報十八年三國不

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

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公何不

令人謂韓魏之王韓魏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何

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

之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哀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將不利

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助趙以兵趙不敢戰難先

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

故其勁趙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不可王不去周最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

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為之言使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謂齊齊魏之與國而以兵

急之元作之非急急之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

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魏讐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

謂周最曰魏王哀以國與先生以德齒尊稱之貴合於

秦以伐齊貴猶薛公田文故主齊閔王也最嘗輕忘其

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而公獨修虛

信最本善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魏有為茂行茂盛

明羣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言

不欺之此所謂茂行不與伐齊與去音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

不與猶生此節目也達秦不伐齊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

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畧而有變萬一有

臣請為救之此則非虛信矣無變王遂伐之秦伐且臣為齊奴

也為去音言其為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

謂齊魏不可此言非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

齊之累也此累猶患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八

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

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

謹之曰謹誦問也周之祭地為崇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譬不可勝賂故宜察

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

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張必覺覺則群驚而去矣

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

費財而小人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

多則多費也言不終窮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

不必猶不可知也指翠也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

三國隘秦前隘謂隔絕之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

見其隘留其行進不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

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

謂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二 九

周下行重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有周齊重天

也故猶舊也周重矣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

有言善之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

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宮元作昌下同此他亡西周以罪去之東周盡輸西周

之情於東周輸言委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元作

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問遺宮他

為反問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

亡來亟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因

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楊雄曰今夕有姦人當

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昭

翦曰何也曰補此西周甚憎東周常元作欲東周與

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以惡

已元作西之於王也王楚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二 十

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彪謂周哀遽和東周

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談之口而無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

傳蓋報二十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

令元作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矣子因

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田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而逐之聽祝弗齊相

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弗與禮重

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有下衍齊秦有秦必輕君君

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以秦魏能左右之曰收周

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秦且反齊

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

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齊王誰與

為其國言必重文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

下得天下則夫秦補齊合則趙恐伐秦伐故急兵以

示秦趙兵秦以趙攻齊攻與之齊伐趙趙之猶其實同理

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必不處矣處猶據也言秦不

據齊齊無兵而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

傷已也傷猶毀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

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毀人也禮義不愆何恤人

言之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宜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

訓皆鴻免下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

閔之心亦不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詐譽詐謗忠臣令

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見襄

年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

罕親執朴以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元

士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國人非之管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以掩桓公非

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

寧自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

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

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故衆庶成強言師籍

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

溫人之周溫時為西邑周不納並東客即對曰主人

也矯稱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

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詩普偏率

也循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

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

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而又知趙之難子不取齊人

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齊下行之合必先合於秦秦

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公不如救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國

兵故趙得公東收寶於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

困韓魏唇齒徐為之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齊合趙

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戰勝勝

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使無多割割謂而聽天下

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不勝國大傷趙傷也

秦與齊戰戰不勝則不得不聽秦趙聽秦盡韓魏之

上黨太原魏地後西土元作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

則韓魏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

見覆元作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是何計之道也

言非計此策最為

石行秦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

為之此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謹

待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

秦欲甲周爭者爭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四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三行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刊本十訛中據前七行十四日句及高誘吳師道本改

第五頁後二行襲其父封薛刊本封訛其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頁前七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刊本惠訛忠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頁後三行溫屬河內刊本內訛南據漢書地

欽定四庫全書

理志改

卷二第一頁前六行又紀西周武公刊本公訛王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言必重文刊本言訛舍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此即後工師籍刊本師訛陳據下節文及吳師道本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親執朴以行築者刊本朴訛非

據左傳改

欽定四庫全書

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九十九子部

戰國策卷三

宋 鮑彪 注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柯越雋益州皆屬焉

孝公 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

衛鞅

衛之庶孽公子孫氏

亡魏入秦

鞅事魏相公叔座為庶子見魏策

孝公以

為相封之於商

屬弘

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三

至猶 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諱猶避也強宗大族 賞不私親近

法及太子

是為惠王 黜劓其傅

墨涅其額曰黜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懲其師公孫賈

暮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

革甲也革為札

諸侯畏懼然刻深寡

恩 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

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

且不起欲傳商君

傳位與之

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

益政有頃

益臨也集韻頃少選

商君告歸

懼誅歸商人說惠王曰大

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

君之身 今秦婦人嬰

兒集韻女曰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

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

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惠王車裂之

而秦人不憐無念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

勢相脅曰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

有巫山在南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北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為

黔中郡後為武陵郡見後志東有殺函之固始皇紀注殺二殺田函函闕也在弘農

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

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於攻守此所謂

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物之雄者強以大王之

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兵法之教教猶習可以

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

効秦進効功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

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

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之心

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然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

於廣願以異日異猶它也侯成順然後蘇秦曰臣固

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

涿鹿屬上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堯伐驩兜書止言憂

之而不舜伐三苗國名縉雲禹伐共工流之湯伐有

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

作內政寄軍令是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衆言語相結結親也天下為

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辭也諸侯亂

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

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百姓不足上

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

辯言偉服偉奇也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天下不治

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集韻厲也効勝於戰

場効致其功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安坐而廣地雖

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

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

如杖劍戟謂持戟戰有支矛撞手擣也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

義強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

凌萬乘集韻凌侵尚也當從人制海內子元元善

也民之類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嗣主時君皆繼世者也忽於至道皆昏於教昏不也亂於治迷

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沉猶溺溺於辭溺謂為所冒沒以此論之

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敝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資貨也去秦

而歸嬴滕方言嬴楚陳宋曰嬴通作嬴滕絨也履躄負書擔囊高注

也然則此字元作素從此說則上形容枯槁面目黧

元作黑集韻黧黑黃色狀有愧色愧元作歸歸至家妻不下

絰機縷也不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

喟太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

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

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凍帛

也取其熟揣摩摩研也遊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

股錐銳也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

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

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見說

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抵掌而談集韻抵側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

千純集韻匹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以隨其後

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

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

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

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

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

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

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  
巖廊廟堂尊嚴之稱  
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

蘇秦時黃金萬鎰元從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炫熿於

道光耀山東之國從風而服為草偃使趙大重為從

侯尊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為門桑戶樞樞之士耳

樞門北也樞木為之如樞樞屈木孟也伏軾車前擗銜集韻擗挫也蓋

橫歷天下猶橫行庭說諸侯之主猶庭杜左右之口

杜猶天下莫之仇集韻將說楚王路過洛陽漢為河

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汎張樂設飲張施郊迎三十

里迎於妻側目而視正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不

直行伏音匍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蘇秦曰

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遜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謙周曰秦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

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

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年彪謂秦之自利可謂

有志矣而志止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

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以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元作之君從以欺秦趙固

負其眾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

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

宿寡人忽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喻諭同告也告諸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敗城

墮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使諸侯請使客卿

張儀魏人仕秦惠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

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

欽定四庫全書戰國策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敗之陘山魏許秦以上洛屬以以絕秦於楚使不

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荆州郡非秦責賂於魏責求魏

不與管淺秦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

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襄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

遇猶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

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秦之楚者多

資矣之往也言將以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

厚幣往結楚好

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顯揚

之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遇於境此下脫簡

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

於與遇善之加好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

德周秦齊魏讎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行使所

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八

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行下與不

如景鯉者元作是便計也便猶秦王乃留景鯉景鯉

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而地

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

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

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楚知秦之孤不

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

乃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魏戰勝

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

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王用儀言取皮氏

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

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戰勝威王楚

魏兵罷疲罷疲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

同屬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荀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九

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乃遺之女

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因而伐

郭遂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而憚宮之奇存之奇荀

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人老成乃遺之美男教之惡

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因而伐虞

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時亦未王能害王者之國者

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楚知橫門君元作橫君注有

楚也故稱之曰王者楚知橫門君門字知為脫文

蓋秦之善用兵下行用兵二字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

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遊楚楚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

無驕之事今云然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願王勿

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遂不加善

秦而善軫言楚善之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

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王謂陳軫曰吾聞子

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

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

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故之而死天下欲以為子子胥

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

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詬譏之賜劍以死天下欲以為

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者良僕妾也良善出婦

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

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張儀謂秦

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儀不能

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

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

子約車約纏束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

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

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

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楚人有兩妻者人誑其長者誑相呼長者

詈之詈罵也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不有兩

妻者死客謂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誑

對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汝何為取長者曰

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

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今楚王懷明主

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輸楚楚

元作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

之楚與否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視寡人曰軫必之楚

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

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

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

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

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

忠忠補且見奔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

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

不得復過矣不復請謁事情謂白也義渠君曰願聞

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燬亦

言大其國中國為有事於秦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

輕言其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曰謹聞令

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陳軫謂秦王

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

義渠君致羣臣而謀致之曰此乃公孫行之所謂也

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未有

此策帛作伯地

司馬錯秦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轅轅緱氏險道屬河南當屯留之道

屬上魏絕南陽秦使楚臨南鄭亦河南秦攻新城宜陽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新城屬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侵楚魏之

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

人民盡挾天子挾持以令天下號令指天下莫敢不

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故兵

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

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視也去王業遠矣司

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趨欲強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

之有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資貨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

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不傷衆而彼已服矣

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

蘇秦於巴蜀漢中獨曰利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不貪暴名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得國實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

止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

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

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并

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手楚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

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秦益

强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書十

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閭喜其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

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

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

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

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

之所甚願為臣者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敝邑之

王所甚憎者行亦字無大大齊王閔唯儀之所補甚憎者

亦無大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

也秦重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

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

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三縣有商城在於中故名

弘農商縣是也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則必為王

役元作矣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因楚絕齊得報曲

沃之役楚之惠也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

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

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秦在

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

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

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

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

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故

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

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

必惋之惋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

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彌止也通作弭

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楚王使

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絕句秦使人

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

至前反而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今至也

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

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百

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

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

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

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尚

尚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

也國元作固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安

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屬京兆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

集韻僅劣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記懷十六年有此十二年也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

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寡人不佞佞高材也不能親國

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韓魏

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

計王懷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

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楚王

曰使者還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左右曰臣又知其思

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誠思則將吳吟作吳

吟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

作館元作諍有兩虎爭下同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傳管

刺直傷也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人者甘餌也以餅

之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

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

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之

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

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

順於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

喻事之要也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

二者難恃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

計聽下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謂公孫衍曰不如

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於韓起樗里子於國

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

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

魏不反秦兵謂敗而張子不反秦懼秦以喪魏若反

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張子不

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

之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張子謂秦王

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今身

在楚疾之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

曰王楚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

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

里疾出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

惠十三年取楚漢中

請秦王曰有漢中蠹

木

中蠹也言為國害

種樹不處者

言非其所

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

財則傷

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

今

元作本

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

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言不然

天下有變

謂害於秦

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

畔猶背王

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

魏謂魏冉

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曰公聞東方之語乎

東

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

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

說魏王

哀

薛公曰公叔也曰臣戰

戰載主契國

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告焉契言以國為約

以與王約

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

然而臣有患也

患楚與秦合下行十六字

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

冉也而事臣之主

事征伐也臣辛張陽主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

此臣之所甚患也

此下乃說者之辭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

冉東東之楚也

是令張儀之言為禹

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

是禹善謨今儀言楚依冉而冉而務敗公之事也

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合楚之為公不如反公國謂德楚而不之楚而

觀薛公之為公也

冉觀其於

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

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

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

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

行也而公

請之以自重也

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時相魏為儀請而得亦所

以為魏魏亦重冉也

醫扁鵲

盧人字越人

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其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

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

所以砭補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

此知秦國之政也

此如

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

闚窺同小視也

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耳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而寡人死不朽乎甘

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

宣太后外族

輔行

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

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

息壤山海經鯨息壤以墮洪水府則訓於中央言息壤湮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

此秦地也

上黨南陽此屬武積之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

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今王倍數險倍背

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

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天下不以行為多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張儀而賢先王惠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一

名中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

筮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

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謀孽

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之怨也公朋

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

朋別韓侈也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

族者族姓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

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

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

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緯者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

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

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

臣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適審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

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

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

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成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

敵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使楚說也楚懼而不

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

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

王曰王遂亡臣詐為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

楚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右將

有尉尉軍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

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喻也今攻宜陽而

不拔公孫行櫛里疾挫我於內挫推也而公仲元作中以

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請明日鼓

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

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十四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

內攻於櫛里疾公孫行二人毀之如攻國然而外與韓朋元作修

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

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櫛里疾公孫行無事也不得

事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

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時助韓

兵在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

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

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中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患王策抑按也不

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寡

人數窮焉辭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

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儒韋柔滑

貌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

而制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行與之間有所立請問之間暇隙也因暇與

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

之聞之於道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

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

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

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

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十五

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行也曰告人足矣不必告己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為

相為楚和於秦秦啟闕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誅

元作於楚誅誘也若而不使魏制和制謂楚必曰以

魏之言言始約而終背之秦驚魏驚賣也如賣友云魏補不說而合於

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

說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且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二十六

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勝而不驕故能之要約

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今王廣德魏趙大

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為

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

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

晉兩圍晉陽屬太原故卒為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

七年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亦勝齊於

艾陵杜注齊地為黃池之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侯

於黃池今黃溝無禮於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遂

為元作勾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王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

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

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後子

死太子申也三十年身布冠以喪禮而拘於秦拘猶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

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雍擁同言徒兩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二十七

周之疆侵逼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取

黃棘秦紀楚記懷王與昭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

能為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

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

在溫西北此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

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

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猶

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



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

行王

四國之兵敵

秦楚韓魏也韓魏雖

弱以得援故與之敵

而未能復戰也

敵故不

齊宋在繩墨之外

以為權

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能輕重四國

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

此言魏韓得之

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

以銷

韓氏鏖則楚孤

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孤而受兵

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楚秦必為天下笑矣謂

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秦王與中期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

悍勇也勇者多逆

中期適遇明君

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昭襄王

武王母弟元年報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

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代也代傳侍燕

太子質於齊將適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女在室者

蘇子曰不

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

欲去之遣之使去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

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

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

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

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

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也

其居秦累世重矣

茂事惠武昭三王

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

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鬼谷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注在終身勿出

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爾不為茂游說也

天下何從圖秦

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甘茂辭不往

蘇子元作秦偽為齊補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

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

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

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

獻則楚人為羊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

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芊元

辛下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芊戎今

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公何不以秦楚之重

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

之必為楚用是芊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

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秦王謂樓緩

趙人見穰侯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

而講大河之東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於國患

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元作

同此書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

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持以三城從之此講之

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

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

鈞吾悔也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

寡人決講矣決斷也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

三國補此之兵乃退緩時相秦對以他之言豈為侵

相薛公田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收猶

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

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

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以濟天下君

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是君

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

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君不如勸秦王

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

封君齊破晉強晉謂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

晉文親魏而重冉故齊予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

薛子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晉必重君以

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採晉以為重也破齊定封而

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

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禮子必大窮矣

冷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蓋齊謂秦王曰向欲以齊

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

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燕趙惡齊秦之合必

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則向

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王何惡向

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言秦自知故

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苦元作於除宋罪重齊怒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三十三

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須殘伐亂宋德

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不能與齊懸衡矣懸衡輕重等

於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而齊之德新

加加德與行齊秦交爭韓魏韓補魏東聽謂聽則秦

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

有符離之塞屬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權懸宋衛

言較其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

十四年會于郵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耳利有千里者二謂齊富擅越

隸越勾踐國隸猶禮之秋官四隸秦烏能與齊懸衡

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腴腹以薄鄭

薄猶迫也鄭屬長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也史不書秦王欲為成

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

太后宣為魏冉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謂秦王曰

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

亦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也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

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

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藍田屬京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

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舍楚楚攻秦藍田可得也況於楚之

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疑於秦之未必

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元作去三國攻楚史不則

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之也言樂從是楚與三國

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之也言樂從是楚與三國

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也其謀自楚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

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趨秦告急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此又一說

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言絕其交兵必有功薛公

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并力

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行臣有功此

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

之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

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劫劫則上黨秦之有也

此上黨屬魏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

之縣也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已珉元作珉下同字書無之而韓魏韓策作珉今並從之

此魏人也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故佐欲定其弟佐負芻庶兄也

定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因二人可以魏懼而復

之反齊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

終以齊奉事王矣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兵必出白起

年白起擊趙因伐狼光

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不能窮冉

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公不若毋多謂專志於和母他務也

疾到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似不爾

陘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也陘

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年趙

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合於趙

而以順子為質齊公趙王文惠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

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斤王故

言告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

而倍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背之為不義以告敝

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以奉祭祀今

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

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

者之元作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

之敝邑之下必者意其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

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

狼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

破齊齊破趙亦敵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故秦無後夫齊

罷國也罷疲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

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多出兵則晉

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

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

齊為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

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為之頓何晉楚之智而齊

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

傳取韓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

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故邑之王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

以伐齊矣穰侯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冉別封也越記

陶借以制天藉君天下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

乘國大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

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而莫之據也無援國故攻齊

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

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天時非時至弗失舜雖賢不

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

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

也已得時之利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

恥四單破燕燕成昭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

齊七十餘城明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

名也君謂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除害莫如盡逸吳

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

喻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

疾不盡也非以元作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

卒有他事卒倅同而從齊齊秦元作合其讎君必深

矣挾君之讎讎謂以誅於燕使燕後雖悔之不可得

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

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為萬

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

於攻齊而無它慮也

說秦王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曰物至而反至猶

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暴是也今大國之

地半天下有二垂邊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

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武王元作莊王按

襄王歇乃上書說秦昭王則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

於齊不與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今主使成橋秦人守事

於韓守猶成橋已元作北入燕使燕入是王不用甲

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屬

隸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

代曰決胥須之口魏無虛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楚

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元作中無休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

行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

丘元作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留嬰猶滎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漢之南楚磨之北後志

春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言

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注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材甲兵之強元作

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

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比言始之易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三十九

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

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

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此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元作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

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干隧智氏信韓

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韓魏反之

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今王妬楚之不毀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四十一

謂無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臣為

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

居遠者雖有大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大雅巧言

也躍躍走也兔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

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而實

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而有累世

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頤首身分離暴骨

草澤暴日頭顱僵仆顱首骨僵相望於境父子老弱

係虜相隨於路係累為虜鬼神狐祥狐之為無所食

無人為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

妾之依也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

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王將藉

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四十二

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資猶王若不藉路於仇讎

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

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行應悉起應王齊

魏韓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秦楚之兵補構而不離

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楚方與方與胡陵鉅胡陵碭

蕭相碭屬梁國故宋必盡七邑故齊人南面泗北必

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

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王破

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

秦矣校較同直也言與之敵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

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

利葆保同而詳事下吏事猶治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

以禁王之為帝有餘也禁制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詘令韓魏詘猶反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元作臨韓韓必授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

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候此

吏候若是王以十萬補戍元作戍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

陵並屬穎川嬰城上蔡召陵並屬汝南不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

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

於秦元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手是王之地

一注元作任兩海東南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補此二字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

楚持劫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半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

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能

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元在韓策魏昭策白圭語同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

簡子御駕馬在車下負軛云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

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者得稱為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

曰馬不千里不能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

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大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耶而不

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繆索也故繆牽於事萬

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

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

王不是繆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解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魏還入秦

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字通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達

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也語曰人主賞所愛

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

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集韻椹斫木鎖鑕鐵椹質鎖同要不足

以待斧鉞斧亦鉞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亦試也雖以

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四

耶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臣聞周有砥

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下和之璞皆美玉名此四寶

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故下和三則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

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重天下

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

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

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

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

同亡元作已其言臣者亡其猶得無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

是也則臣之志絕句願少賜游觀之間間暇也望見足下

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陸下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

說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睢傳有

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

義渠之事急蓋脩李帛之怨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

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閔猶傷敏疾也自傷其見

睢之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見下

賢遍切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宮

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為教

范睢曰唯唯有間亦隙也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

是者三秦王跪曰跪長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

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

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蓋在咸陽之地若是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五

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

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

王即使文王疏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

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

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

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

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

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

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

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

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奔育之勇而死史注

孟奔夏育皆勇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

胥囊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無

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陽

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

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

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

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

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臣又何耻

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

廢也廢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足下上

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

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閻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

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

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

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溷同亂也濁貌而存先王之廟

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

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

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

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

雲陽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隴西有隴坂即隴坂左關

坂函谷關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後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而逐鴛兔

也鴛言其不俊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補而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

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

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義宜也

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

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

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

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

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

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

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之地方

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亡中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

則今從史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

之樞也言出入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

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

魏可虛也可使為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

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處謂遠交近攻睢之策當

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

其可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臯邢丘拔四十四年夏取邢丘

而魏請附曰睢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

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

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不聽為之奈何范睢曰

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

道河內山陽皆有此山晉隘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

則其國斷而為三行魏字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

霸事可成也王曰善唯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攻宜陽

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云田

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二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

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

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五十一

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

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

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

剖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征敵伐國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故御於諸侯謂國

秦御言為諸侯所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披其枝者傷其心詩逸大其

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齊

因相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

宿昔而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李兌用趙滅食主父滅主

父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昭亦

王母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

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

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五十二

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二年昭王謂范睢曰昔者齊公

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唯傳有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靈記之恒思

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曰吾勝叢叢藉我神

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班固奕指曰博

懸於投不必慧巧駟曰投投瓊右手自為投右強而使欲自取勝勝叢叢藉其

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

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

人與瓢而趨負之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

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

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此國於瓢稱瓢

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

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

斗食以上漢官表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尉有內

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

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

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外布輔謂股而元作肱之臣治政

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

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

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

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

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涇陽高陵

權何得毋分是行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虎謂人君生事之所

嚴有母而已范睢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捨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

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相孰與孟嘗先時芒卯之賢不

韓人魏主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

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

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

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強滅破

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

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按

視也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為驂在右為御智伯曰始

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

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魏桓子

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踵跟也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

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

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領王之勿易也彪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聞暇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有此四十一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睢事

言也人君聞暇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有此四十一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睢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

必以魏子為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子說

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

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

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后死

在四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信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邵陵南有鄆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

十三年也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

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

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

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

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

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至睢之相四十四年張儀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

之力多且割元作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

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

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

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

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

無忌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

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不知其實

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

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

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

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

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睢載音樂

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高會高誘注大會也相

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

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謀人

之昆弟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睢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

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

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藁其父稱曰然又即圍邯鄲

乎四十八年十月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十六

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邯鄲

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鄢江陵注邯鄲又鄢故鄢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

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

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

攻韓邢趙國襄國注故邢國此字當作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

為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

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

元作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來和因以為武安功

如是則起無大功睢不為之下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

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

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

之愛子行也天下無有令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

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令子死乃即與無子時

同也臣奚憂馬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為子時

不憂令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即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十七

餘為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曰今也

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

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

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

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元

為王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誅奪君地

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

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

以其為汝南虜也

汝南民為韓虜獲者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

國邯鄲也

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

集韻俸秩祿也

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

後志

注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秦軍大克

元從寸下同徐鉉曰

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

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酒也

飲食舖餽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舖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

以靡其財

集韻靡廢通壞也

趙人之死者不得

收傷者不得療

治也

涕泣相哀勑力同憂

勑并力耕田疾

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

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

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

為務其國內實其文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

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

行五

校大夫王陵將而伐

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集韻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為號

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

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後志屬江夏起此二十八

年取鄢二十年取郢楚人震恐

震虜震震物也故為恐

東徙而不敢西

向陳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補不能半之

而與戰之於伊闕

十四年

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

同大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

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國虛弱是以寡人

唯稱王命故云

大發軍人數倍

元作於趙君

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

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項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

良臣斥疎

集韻斥亦疎

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

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

兵深入城邑在後故

言倍倍發梁焚舟以專民

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行以字

掠於郊野

掠奪取

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



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

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

立三年耳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

魏攻秦魏記言佐韓也欲推以為鋒韓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

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韓陣持不決戰也專軍并銳

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

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

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

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肢節臣推體以下死

士推體猶委質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

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

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推撓也撓敵求戰必不肯出圍

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六十一

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

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

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出輕銳成

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

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

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

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

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

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

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

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

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

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之大耶臣聞明主

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

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六十一

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 彪謂

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速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策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

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

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

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姬

曰姬母也曰某夕某孺子孺乳子也婦之嘗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

欽定四庫全書

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姬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

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

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

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

守閭姬言且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

即魏策龐十夫揉椎揉屈申木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

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

杜摯以反摯稽之副也唯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

欲兼誅范雎稽始薦雎雎後任稽守河東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

也魏在秦東開罪於行楚魏得罪遁逃來奔臣無諸侯

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羈旅之

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

遇元作惑行或與罪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

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

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王必

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舉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

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

技藝之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

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

之所謂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

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

者功大而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從女從

后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不待後力盡之民仁

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

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

趙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為已邑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

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今雖得邯鄲

非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破故曰今雖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

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服未則雖從而不止矣且

去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

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

責之其子使必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

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

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

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

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

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罷

楚並音疲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未亡而有亡形欲以窮秦折韓

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

廣國富而民用民為之用元作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

破元作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補為齊兵困於

殺函之上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拓也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

也然終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墟其民為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

秦紀惠十二年東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為九

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

之役也秦與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

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自存者何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

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

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

將威宣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

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合從為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

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夫刑名之家申韓之徒皆曰

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

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而天此臣之所患也言難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者皆

三國從之趙趙奢齊鮑趙奢鮑佞將絕楚有四人名不

告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

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追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

憎懷而愛秦耶亡其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

知補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

不可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田單將齊之良

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

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

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

不相攻以此策為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考

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考

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

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曰臣聞

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

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雖然言已未臣願悉言所

聞悉詳大王裁其罪裁制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

連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固齊時山東國齊楚

為難報五十九年與諸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

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

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

數千百萬張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而皆

去之不能死不戰非元作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

殺也言亦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

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元

攻事也言秦有不攻耳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生

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褐徒空手褐袒也犯白刃

蹈煨炭煨盆斷死於前者以死比比元只是也比次

如是者相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難而民為之者

是貴奮也奮言勇一可以合十與敵十可以合百

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

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秦之號

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

秦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

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相開

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

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之田困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猶言無它事謀臣皆不盡其

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閔二十八年西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服秦荆秦事未詳北破燕十五年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地

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以詔令今天下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

濟清河濁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沛上有胸城又平原有禹津般河皆近齊長城

鉅防足以為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齊

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

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

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按楚熊繹都

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

自郢徙都與郢為五史多言郢郢齊策郢郢者楚之

柱國知郢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荆王項襄亡走東伏於陳

見白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

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中陵

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猶行四鄰諸

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

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置宗廟令帥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

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破之兵

至梁都元作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

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舉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

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

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

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

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

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

士民潞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為贏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

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志不堅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無險隘故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

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

黨馮亭事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

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

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引軍而

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

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

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滹沱河之外不戰而

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中呼沱元齊復取之取之則益弱矣作

池中言中分之呼沱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取之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

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荆以東弱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七十一

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魏氏流猶一

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晉同天

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

世所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敗言

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

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

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

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大王又并

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却言文

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

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

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

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下帥天下將百萬左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七十一

飲於淇谷河內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

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為

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絹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

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

之亡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

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數策以

筮占兆灼龜折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使

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七十三

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

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

有也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

從舉謂一舉舉趙亡韓舉亦拔也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

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

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

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

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徇行也以以主不忠

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

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

蔡澤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奪之也爾雅鬲鼎

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因范雎安平匿之時王稽安平擊趙以二萬人降趙

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

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

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七十三

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

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賢仁秉義質猶

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

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理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

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紀也守其業傳之無

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

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

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越之大夫種

姓文越王勾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

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無二

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

情素素其所蓄積蒙怨咎集韻冢覆也蒙冢同鞅嘗刑太子之傅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

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之舊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

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

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固毀譽必欲元作有霸

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罹同集韻遭

也悉忠而不解解懈同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去多

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急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

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

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

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

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信

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

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賤之如刑戮詬辱之人憐其臣

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

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

間言有隙可乘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亦不忠乎

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

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

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

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

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忠折難批梳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梳或

作批又廣地殖穀植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

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

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蔡

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蔡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

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

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史噉豈君王后之父耶叱

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

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

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十六

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遂以車裂楚地持

戟百萬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

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

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

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

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

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

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揚州北并

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

卒支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室大臣射刺起死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初

邑墾耕初造也辟地殖穀殖植同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

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拮戛同轉也蓋逼之

楚記言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賜劔死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

為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行分字大投言大

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十七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施三川以

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

途斬謂絕之此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絕以濟不通通補於

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

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人如時不退時是也則商君白公

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

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

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皆仙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

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

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

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

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

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在五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

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補秦十餘年

事補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十八

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彪謂

材角智趣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

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謂乎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於是六年矣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

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王之贏幾

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

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世願

往事之為事猶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廓城趙地故往

說之曰子侯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

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

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弃死且今子聽吾

計事求歸以求歸為事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

子乃說秦太后孝文后華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

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

者太子子侯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十九

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

且固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

榮夕死今說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行其字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

泉君避席離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

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

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

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

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

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

也決是抱空質也出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

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

恩紀講好於趙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注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心猶

謂宮車晚出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園郎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鄆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

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

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宮中問曰

問政事之隙陛下嘗軼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陸者趙之云云軼礙車木趙之

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

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箇單使也存問也問其存亡

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

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

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

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

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

與此駁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贏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此得贏而飲醜

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

國之事周衰士之險傾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

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莊襄王文王子元年壬子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年乙卯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張唐辭曰

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

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曰

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

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

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叱去曰我自行之

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

乎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

試臣矣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

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

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

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

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

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劍今文信侯自請卿相

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

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離妻注孺子童子今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

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

先報趙見趙王悼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

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乎曰聞之燕太子

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

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

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

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

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

有有補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

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鉞推耨之勢鉞器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

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

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

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

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色艱如也頓弱曰山東戰國有

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

毒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

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膏腹王

資臣萬金而遊資齋同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入其

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

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

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

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

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衍於

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入朝四國畢元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必從齊魏燕趙也殺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年還太后前此要終言

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睢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

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

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舉左案齊言舉兵於左則齊下

也案下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二國千乘之

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剛平趙地缺趙敬侯四年

乘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築剛平以侵衛五年

齊魏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

也以食馬牧養牛人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

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倍二十二

年注委質屈膝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

鄲者莫不夕補今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

馬陵之敗因退為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澤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

其文禮稱夏王夏中一補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

元作太公太公和時無此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壁質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同羔鴈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齊亦敗

魏於桂陵不至如此所稱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

故定為宣王馬陵之役郢楚都也亦避始皇父諱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

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揚之水注申諸姜而大敗申

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魏地也蓋赴魏之難

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齊戰敗不

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劔概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卑也

委南聽罪委去南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

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於是天下補積薄而為厚聚

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高注紂當為膺臣豈

以郢威王為政哀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絕句臨天

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見下文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

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

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安其兵乃資車百乘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共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

劍賜之使為舞時用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

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

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知之曰賈以珍珠重

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

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

監門卒也賈其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

曰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

羣臣也厲厲同確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

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

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

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今賈忠

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馬之使賈不忠於君

四國之王尚馬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

元作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三

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

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

廢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鈞於棘

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

之賈人也五鄩為鄙蓋鄩鄙之人南陽之故幽修武南陽

也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故因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

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

秦養牲者以五殺羊皮鬻之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

注止云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也天下明主

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下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

申屠狄紂時人自沈于淵並見莊子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

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為用則或聽

取察言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

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寸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

願望於上無功而願秦王曰然乃行可復使姚賈而

誅韓非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

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

皆嘗伐燕而之噲之役實閔王也誘之幸意如此愚

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

凡六十七章

戰國策卷三

謹案卷三第九頁前二行子夏老於西河之上刊

本夏訛貢據禮記檀弓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齊韓周之與國也按吳師道補

註云齊字恐衍

第十五頁後七行秦因楚絕齊刊本絕訛約據吳

師道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魏聽臣矣刊本聽訛德據高

誘及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六行採晉以為重也按吳師道補

註云姚本操晉是此作採字蓋相傳本訛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鄭屬長安刊本安訛攻據漢

書地理志改

第三十六頁後五行安邑魏地刊本地訛也據吳

師道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八行杜大梁之門刊本社訛社據

吳師道本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而詳事下吏刊本下訛不據

吳師道本改

第四十六頁前一行載與俱南歸者案高誘本無

南字

第六十一頁後二行以諸侯之變按高誘本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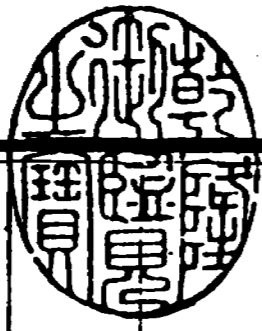
下有觀字

第八十三頁後一行無把銚推耨之勢刊本推訛

挂據吳師道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子部

戰國策卷四

宋 鮑彪 注



齊東有菑川東萊邳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台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章匡

章 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不如易餘糧於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宋易移與之宋王公辟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固猶

信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可責其償

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撓此言二子死蓋

九年 前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趙邯鄲此二十五年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號成侯

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我我田侯曰

何哉對曰補二字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

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陳段干綸曰

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夫救邯鄲軍於其

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戰故故不如南攻襄陵以

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承言繼其後

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

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止言魏地齊記

有云二十六年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

變其徽章徽幟也以絳帛着於背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傾者

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行之字間候者復言章子

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猶有司請曰言

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

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元作西藩之臣按威王與秦獻公孝

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

子之母啓其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棧為欄以立馬吾使行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

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

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彪謂君父一也雖無

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夫為人子而不欺死

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彪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

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

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

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親楚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即張丑臣請令

魯中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疎乃為齊見魯君康公魯君曰齊王

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

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蓋楚有

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何故也魯君曰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

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

見選者必殪殪死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

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

今以全衆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此其為德也亦大矣

德敗者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德之魯君以為然乃退

師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齊人謂鄒忌

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

敗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

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

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

畏其威聲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

捕取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

有彪謂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謹之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徒結切日側也故朝有光艷意又疑作佚朝

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

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

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

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

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

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妻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

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妻畏臣

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

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諉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

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時而間進進諫者有暇隙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生朝廷之上四國朝之

宣王

威王子元年 顯王二十七年巳卯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韓氏請

救於齊田侯

猶土陳侯

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

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

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

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六

志韓見且亡必東趨於齊

也

我因陰結韓之親而

晚承魏之敝

承繼其後也

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

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告者許之也

韓自以有齊

國五戰五不勝東趨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

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齊記有為

兩章一為桓公臣思一為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

不為也況朝韓魏乎

田忌為齊將

此二年召復位

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魏將

孫子

齊人

武之孫為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

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

謂齊齊軍已與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使齊不疑也主地險

蓋齊主者循軼之途也

摩車而相過

守於主必一而當十

背太山

踵高宛

若是則齊君可正

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田忌亡齊而之楚

於齊

杜赫曰臣請為留楚

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

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

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

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

之於江南鄒忌遊說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薦於王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仕

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

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

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欲逐嬰

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昉子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

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

弗與補史曰不附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

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

因弗逐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闕緡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

楚境燕策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惠王時為大公時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嬰傳言自威王時任職使

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

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猶東

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戰

而勝兵罷敝罷疲趙可取唐曲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

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然則吾中立吾

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

東有琅邪徐州郡西有清河冀州郡北有渤海幽州郡此所

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有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疾如

錐矢錐銳也戰如雷電其威大也解如風雨言疾也即有軍役

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七萬

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吹竽似笙三十六篁鼓瑟似琴二十五絃擊筑以竹曲五絃之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九

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

劉向別錄威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踰

即威也臨淄之途車轂

元作聲

擊人肩摩連衽成幃

帳屬在旁

者舉袂成幕

袂袖也

揮汗成雨家敦而富

敦厚也

志高而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

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畏秦者以與

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折猶敗以弱敵強雖勝猶為失半也

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

元作後

韓魏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

魏之地

倍言二國在其後

至衛

元作闡

陽晉之道

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

陽晉張儀傳劫衛取陽晉注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也

徑亢父之險

屬東平

車不

得方軌

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亦兩也軌車轍

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

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

驚貌

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

元作獨恫痛也言疑之甚集韻喝呵也

高躍而

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

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

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

元作固

願大王之少留計

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

此敏謂猶明明則疾於事

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

詔告也

敬奉社稷以從

凡蘇張從橫之說本傳皆有此在說燕趙韓魏後

淳于髡

齊人見滑稽傳

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

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

比謂肩相次也言士難得千里有一猶為

並肩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

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

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

二草山生而沮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道澤生草者水名出漢中

則累世不得一馬及之羣

黍

地缺疑為負黍蓋此與梁父皆東地也

梁父之陰

梁父在泰山山北曰陰則却

車而載耳

却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

夫物各有疇

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為類

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

挹酌也

取火於燧也

夫燧鑿也

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

元作為

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天也東郭逡者

逡鏡同狡兔名

海內之狡兔也

集韻狡猶也疾也

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

於後天免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

擅其功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敝其勞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

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

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馬四足為駟請

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

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高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

也而有楚伐之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

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

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

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

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

設詞也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

國之誅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

之寶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

齊宣王見顏觸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使

之即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

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

趨士趨就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

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

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

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家埒秦伐齊先徑魯故云

死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

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

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

石鍾一石百斤萬石簏鍾鼓之桴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役為

處在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

其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鄴為鄙郊外

監門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

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

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

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

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

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

其實而元作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

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無德

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

辱隨之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之功不立虛願不

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

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伯陶方回續牙

不虛靈甫見陶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湯有三

輔商書伊陟二相外有誼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

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不愧下學學

臣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

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並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

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行人

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

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

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言非耶孤寡者人之困賤下

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以下人而尊貴士與夫

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

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

王自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牛羊豕具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顏觸辭去

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非弗寶貴矣然大璞

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

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飢而食也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

制言者王也言謂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



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行而辭去君子

補二曰觸知足矣歸真補反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謁者

掌賓贊受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事延引也

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待寡人

請從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

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

王聞之過不如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

非田氏之先斗齊人也得稱為先所好者五補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天子授元作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立為太伯二伯今王有

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也抃之抃失

秋傳抃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

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

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元作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

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驂耳字書不

不載惟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麒麟王

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驂耳八駿之一

之補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

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嬙越王嬀王宮已充

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

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

穀也穀細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

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

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

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

年而總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迂而不切獨所謂

學穀者可知耳然不若魏年之言之慙而彪為序舍

年而取斗為年之言出於斗也

齊人見田駢齊處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設者虛而

願為役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

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

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

矣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嘗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

自四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臬氏徒百人徒從不宦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

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也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而辭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連同泣下也曰悲

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

飽也而君鶩鶩有餘食鶩舒也下宮糝羅紈下宮後宮下列糝羅紈素

也曳綺縠綺文縠純綠衣而士不得以為緣緣純綠衣且財者君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六

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

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此元年移兵而攻

齊陳軫為齊王行使字史言軫為秦使齊齊王問之為齊見陽見昭陽再拜

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

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

也問此外復有貴者不曰惟令尹耳楚相也陳軫曰令尹貴矣主

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賜

其舍人始皇紀注主廐內小史或曰侍從賓客者卮酒卮器也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

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

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

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

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元作居足矣官之上非可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九

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

爵歸於國故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楚史言爵奪

同彪謂此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之善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

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

四縣許秦王惠趙足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

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

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楚三年聞之大怒將伐齊

王有輟志集韻輟止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

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

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

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

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

楚王曰善因不止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為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乎其初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下

靖郭君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

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

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

君曰亡亡無同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

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則螻蟻得意

焉螻蟻姑一曰蟻天螻蟻得意飢飽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

之矣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

凡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言汝既說我則

不得自厭故以委之今與靖郭君以五官之計委之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謂過失門

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士尉

辭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以諫竊猶私靖郭君大怒曰

剗而類集韻剗剪也以為類類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

者集韻慊慊也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貌辨之意雖家於族破滅猶為之不辭也於

是舍之上舍第甲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旦暮進食數

年宣元作威下同王薨閔元作宣下同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

不得言宣王立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

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

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

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

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元作子曰靖郭君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下

之所聽愛夫愛而聽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

王之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

順豕視過謂豐順過若是者信反始信不若廢太子

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

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

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

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雖惡於後王吾

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

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長

也氣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

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

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閔王自迎靖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

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強猶不得三日而聽

王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

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以生

物無所樂患趣難者也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

也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辨所以不求生與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

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

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

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

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

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以割肉喻

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烹秦曾不出薪喻秦無

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

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

欲反之反主必死辱死於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

嘗乾戰死者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

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

河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

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

以臣北向而孤燕趙絕句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

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

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

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

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

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六年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齊王曰韓吾與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

之子噲燕王與子之國之燕相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

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我我齊王曰善乃

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

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燕噲七年此十年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秦十

四年此說補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十三年

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

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

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

朋黨比周比相親周相比也與論語意異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

故在有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

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沽山大屯谷入河南漳出南郡再戰

而再勝絕句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常山有蒲吾再戰而

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

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

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韓獻宜陽魏效河

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大

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

兵河關屬金城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史作清河是也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

關今按秦山有博亦近齊也臨菑即墨屬膠東國非王之有也國一日

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

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

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

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

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任之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

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

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行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

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

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

所不備今必出以賂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

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

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

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事使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

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

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

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

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疲音勞師故而伐與國廣鄰敵以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

乃止儀傳有彪謂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

魯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歸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與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而不勝張儀謂

梁王哀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

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敗其謂衛君嗣曰儀

過行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值適也君必

解行解說行於儀使之釋怨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

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

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行也

吾讎行膏與齊戰故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

聽彪謂此一時發乎殆哉一言一動盡為機穿豈可與同羣哉此在行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跡也

故其智暗於秦其辯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行也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橫是為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五

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元作秦下並同蘇子秦死至是二十

年矣此非謂薛公文田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

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東其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薛公曰不可我留

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

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

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

韓魏敗楚三國謂此重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此著書者

叙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並新亟入下東國可以益

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

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

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

以使蘇子此二子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

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

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

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

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五

楚得成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

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若書者叙說謂楚王

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頃襄則頃襄即太子也以為新立王則頃襄外無它王未詳曰齊欲

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

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倍多於前而

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

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

何請告太子其故請告蘇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使太子謁之君

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

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

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

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

齊有饒益意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

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

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

子權王也權者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為交往齊辭

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

曰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

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割斷齊也猶制以空名市者太

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

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

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

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

便楚也太子去楚之便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

迹也沒其便楚之迹今勸太子去補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

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入

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

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為王又蘇子

也割地因約者因為之約齊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

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

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

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

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

之者少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

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今

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此亦非薛

公之意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哉故慮於楚

策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按此則懷王死

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項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

言其親幸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

乃獻七珥珥也所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

為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

傳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

止者千數而弗聽蘇

代元作秦今並從傳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

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

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

淄水出泰山萊蕪原

有土偶人

偶相人也比土

為與桃梗

集韻梗略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

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茶與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

鬼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

為人

挺拔也拔於土中

至歲八月降雨下

降大雨自上下溜也異於飄洒

水至則汝殘矣

殘敗壞也

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

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

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如往也

知其所在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

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傳有

孟嘗君在薛

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

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

補

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

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

且言

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

以使事悉報齊王

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

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謔

集韻痛也

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

之顛蹶之請

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功顛倒蹶僵也言其請救之遽望拜

之謁望而拜之雖得則薄矣

言它人請謁雖有言不如髡之厚善說

者陳其勢言其方

方大人略也

人之急也言應若自在隘窘

之中隘險也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

齊人

以四馬百人之食

言饗之厚

遇之甚懼

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

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董之繁菁齊人

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

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

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有容之稱高祖以吾毀

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作言也所以報知

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為為之哉此其說有似侯贏而不及贏非正誼也

孟嘗君讌坐讌合語也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

者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嘗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侵

君者之侵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澣同集田菴曰

車軼之所能至軼轍也請掩足下之短行者誦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如使

而弗及也若有使之滕元作臀元作腎字書無之曰

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

應卒與粹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文

此臣之所為君取矣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媵之通稱

同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

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

也其錯之錯措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

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

君嗣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皮幣皮羔狐之

執皮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補三遊於衛甚重齊

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

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且

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飲其血又壓羊殺盟

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

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

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

不肖也言或以此輒以頸血湔足下衿交衽衛君乃

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言可善為事矣轉禍為

功彪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

強矣然亦非義之強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木上據水則不若魚鼈據獼猴處下歷

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行之奮三尺之劍一

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

三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墾畝之中墾田則不

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堯亦有所不

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

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

言黨友以此士見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它國

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為戒孟嘗君曰

善乃弗逐彪謂仲連立言士也言必有中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兼相它國故至楚獻象牀象齒為牀郢之登

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直使送之直猶不欲行見孟嘗

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

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賣妻子不足償之

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補

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

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

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

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出萬人曰桀皆以國

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

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

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

上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

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一重言三喜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

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

戊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

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

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

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實而推折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

君屬屬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

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

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居有頃倚柱彈其

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劍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

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集韻揭舉

也擔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劍

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

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

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

君出記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能為文

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通財也馮煖署曰能署書孟嘗君

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

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

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

亂而性惇愚惇當作惇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

得罪於煖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

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力判其券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

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汲黯傳注矯託也託言孟嘗之

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

行不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

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煖

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

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

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

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

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

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暮年齊

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

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止

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

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得免其死耳今有一

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

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作惠王曰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構追書云爾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

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

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

本周官此齊大臣也賚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彩也服劔一王所自佩

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

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

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誠孟嘗君曰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

宗廟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

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眾故

為微細之詞一馮煖之計也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容

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為之營窟

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寤也以煖

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况不賢者乎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借以殺之為愜

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

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

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

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

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故往趨之亡故去願君勿怨孟

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所怨人削去之不敢以為

言馮驩傳略同以此策及驩傳攷之蓋反而後謝病也

蘇子元作秦史自燕之齊此三十見於章華南門史作

注齊都賦注少城北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

也卒與粹而患之所從往者微志在後故言從往與

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

聽之以為元作秦善為勿庸稱也庸用以為天下秦

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

雖稱有先後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行其於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策自

巨擘也

蘇子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

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則天下愛齊乎且

愛秦乎王曰愛齊則憎秦兩帝立亦問約伐趙孰與

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補此對曰夫約然然其伐

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

就天下倍約償秦倍背同償償勿使爭重而王以其

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汝南穎有淮北淮水

淮出平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莊十八注則趙之河

東危趙河之東有陰平陸陰屬南陽後志則梁門不

啓大梁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

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天下不

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非實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

蘇子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下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代人人必

故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

之則雖欲乘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

上言後起者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帥

同猶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

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

二劔吳王使干將作干將  
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劔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劔矣  
劇利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

不銛集韻利也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遽也言其

警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衛八門土以土塞而二

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遯魏

王身被甲底劔底劔同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騫騫亂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

墮中年之郭中年屬河南趙獻侯衛非強於趙也譬

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

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我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

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馬飲於大河

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燒棘蒲元作溝下

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墜黃城八年

黃城陳留外黃是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墜也黃城之墜也

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

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

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罷疲同音下同事敗而

好鞠之鞠窮也兵弱而憎下人行也地狹而好敵大

事敗而好長詐長益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

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

後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

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

魏伐行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

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

怨也是楚懷二十六年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

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未

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

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

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

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

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則是元作以

衆強敵元作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

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霸王不

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靜而寡信諸侯

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

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元作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

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貢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

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

為天下先行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而

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

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陳

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蔡恃晉而亡此皆

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

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

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

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

滅與猶恃也言與國之相有能元作案兵而後起寄

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則

亡天下可跼足而湏也跼不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

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質不趨而疾衆事

而不反衆事猶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強而加以

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

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

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取其牛馬此蓋之夫胡

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

甚於相趨者何也行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

而為故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霸王行也為志則

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而都縣之費也元

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

士衆所聚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轅殺

有市井焉



牛而觴士解實曰觴蓋以飲之則是路君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志

出於外又疑作路寤言財用寤於道路中人禱祀國中之人為行者祈君翳釀翳華

蓋也故有隱義言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

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

之明日尸死扶傷尸未殮也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

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

傷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故其費與死傷者

鈞與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四

出矛戟折矛酋矛也兵車所建鏃鉞絕鏃刀傷弩破車罷馬亡

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

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廝析薪養馬者十

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襜衣蔽前者襜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蔽故

亟治舉衝櫓衝陷陣車正作輻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

罷於刀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

拔城者數數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故

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

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

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

先戰攻而滅二子之補患也患在滅二子昔者中山悉起

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

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

比勝比相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遂亡君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四

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佐趙滅中山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啻

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今世之

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

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

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

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

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鵠也所謂侯中

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

乃中者則善人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

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

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

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

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

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

則五兵不動五戎注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

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

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

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闕也日雖闕遠其利不窮故曰兵

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

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

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禽之戶內千丈

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

上鄭玄注記衽卧席也故鍾鼓琴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

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

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

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

憂也言無一夕之憂何以知其然也補佚治在我勞亂在天

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

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元

矣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補其強

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

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女牆為戰具競元作竟為

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

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

與必眾人與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

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策馬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

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

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見矣大王不

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

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旂旂從七星

之旗鳥隼為旗又繪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

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

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

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

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與而不以德魏王故行曰衛

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

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

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

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說於

聖雖鍾等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齊負郭之民背負猶有孤孤喧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斲斬

也檀衢蓋齊市名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子直言

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景公將去此時遠甚蓋誤其

名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

樂毅魏樂羊之後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及下達子將而應之

後起為應齊軍破向子以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

燕戰求所以賞元作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

此四十年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博昌之間屬千方數

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二縣屬秦

山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

關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

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

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

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莒中太子名法章是為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

園漑灌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

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

兵給騎劫

給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殺傳言單設詐誑燕軍

遂以復齊襄五年

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

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

襄王即位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

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親王

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刺而殺之

襄王閔王子元年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攻下聊城屬東郡高紀人或

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補書約之矢纏束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倍背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五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非忠也殺身亡聊

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

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

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故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然則魏攻平

陸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以為

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

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不攻橫秦之勢

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陸

也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燕救不至不

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城共據

暮年之敝據相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齊必決

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

下迷惑粟腹燕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

此栗腹在齊楚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為公聞之

此時則自騎劫敗死外不書它將及趙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五

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

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暮

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

城以膠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畫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

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

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

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據言推功業可

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資以矯國革俗於天下矯革言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

亦捐燕棄世捐亦棄東游於齊子請裂地定封富比陶

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

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遺志也而不能死怯也束

縛桎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

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為困幽囚而不出慙

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

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

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

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

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

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

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

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曹子以一劍之任劫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

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

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

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

名與天壤相敵也言天地敵此名乃敵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

命矣因罷兵到鞫元作鞫示無子而去鞫弓衣倒故解齊國之

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彪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

泰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為後人傳錄之謬至於  
此章引粟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  
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  
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  
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北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  
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廿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  
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粟腹事云去長平  
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  
故備論之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

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

是始有狀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齊國之衆皆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淄有

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

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

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

先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襄王呼而問之曰

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

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

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

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單有是

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

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

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

者收穀之穀猶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行舉

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彪謂單之取

主者與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闔城陽而王

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為是

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貂勃齊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不欲正貂勃曰跖之狗吠堯跖柳下季非貴跖而賤

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

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元作將攫

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若乃得去不肖者

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

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項

使將軍也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

曰貂勃可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

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

者豈不以據勢也哉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

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內收百

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天下之賢士懷懼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其志

欲有為也為不善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

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肢體退而請死罪

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

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酬酒王

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

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

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

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

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

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

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

五里之郭充州國晉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三里之城

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謂騎劫而反千里

城陽天下城陽與天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

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而迎王與

后於城陽山中元作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

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

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

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

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

掖不全或不夜省不

田單將為大攻狄攻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

田單將為大攻狄攻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城陽天下城陽與天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

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而迎王與

后於城陽山中元作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

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

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

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

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

掖不全或不夜省不

田單將為大攻狄攻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

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

若箕箕 簸修劔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 軍壁也 言大不能

降一壘小不能枯 一丘枯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

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

織蕢蕢 草 器立則杖插插 鍾同 刺土器為士卒倡曰倡 導可往

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 猶久也 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矣黨 猶鄉也 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

之氣聞若言若 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

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

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 出臨淄縣入時水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

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 激 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

之枹 擊 鼓 杖狄人乃下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 襄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公孫弘齊 人

謂孟嘗君曰君不如元 作使人先觀秦王昭 意者 疑

之 辭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 秦 臣奚暇從以

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

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

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 弘 愧公孫弘見昭王曰薛

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

人地數千里猶元 作 由 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為 人 之 難今孟嘗

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曰孟嘗君好人人 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

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

而治可為管商之師管 仲 商 鞅 所 說 有 義 或 能 聽 而 行 之

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

退而自刎集 韻 刎 斷 也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

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

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 已 之 志 曉 告 孟 嘗 君公孫



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美其不可侵辱昭王大

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足猶能處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聚爾自曹沫劫桓公辨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

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厓柴若世之獬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客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補也雍門子補子字此

為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之所養陽得子此下脫所養人飲

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並未今君之家富於二公

雍門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君曰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文不得是二人故也椒亦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

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麒麟騶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縵也紵縞屬細者食梁

肉梁米名本草注青梁粟類豈有毛唐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

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元年

秦攻趙長平此五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交

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

齊不聽蘇子元作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

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元作之計過矣

且趙之於齊楚元作燕齊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

國得以自隱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

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起也宜若奉漏

甕沃焦釜喻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

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

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

西趙魏不伐不從秦周韓為割割地與韓却周害也

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及韓却周害元作之後補

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應已又無今齊

應補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

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

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

於天下乎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

國子齊大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為天

下循便計循行順也殺晉鄙魏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

釐二十二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鄙兵符殺之將進兵秦軍解去

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

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

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邯鄲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行

與秦壤界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陽伐楚取鄢郢矣覆元作福三國之軍元作君兼二周之

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且猶幾今又劫趙魏疏

中國疏言離其友封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兼魏之河內絕

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

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

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

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補趙

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

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

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

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

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

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

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江無恙耶是其為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

是助王養其民者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職

業業陽子諸書業陽皆不地范無恙乎是其為人哀

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

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瑱集韻徹去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

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齊

南皆以所居為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距是七八十年矣尚存乎是其為人也

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

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庸備

同均太史敷女敷音躍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

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臣之出亡者相聚

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

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

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

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行一四字

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元作始皇按后卒於莊襄之時不建始皇也嘗遣

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

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

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

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

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

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

入秦皆為變辭變故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脩攻

戰之備彪謂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叛利不能回其斯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

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行可為謀又疑可為謀本

注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字下同

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

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

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鄆鄆大夫不欲為秦不屬之也而在城

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

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關在析西弘農東如此則齊威

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

此亦秦人之解時未有此

乃西

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

齊客之入

秦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

蓋偽許之

齊王不聽即

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

共屬河內

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謂客

陳馳自秦稱之曰客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

正心誠意為先乎

### 凡五十九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四

## 戰國策卷四

謹案卷四第三頁後一行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刊本投訛步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靈甫刊本甫訛補又見陶淵明

羣輔錄刊本羣輔錄訛作四八臣並據陶潛羣

輔錄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而汝也刊本也訛白據高誘

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此在衍衍中而不悟刊本行

欽定四庫全書

訛儀據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故彪於楚策刊本策訛宋據

吳師道本改

第三十九頁前七行悉來合券刊本合訛合據高

誘及吳師道本改

第五十八頁前一行殆為後人傳錄之謬刊本殆

訛得據吳師道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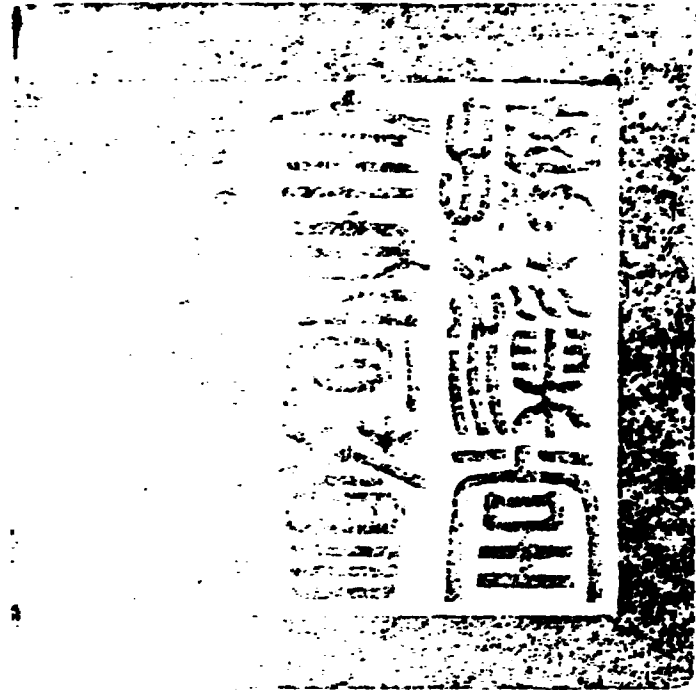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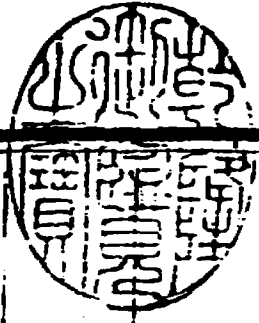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八頁前三行又按燕昭二十八年刊本昭訛

兵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十八頁前一行距是七八十年矣刊本距訛  
路據吳師道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朱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一子部

戰國策卷五

宋 鮑彪 注



**楚**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 肅王子元年 烈王七年壬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告急於宋 宋許之子象 楚為楚人

謂宋 補王成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

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言以助齊犯楚

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作

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使魏為強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

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 兩國相持必俱敵 景舍曰不

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

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與如

魏共攻之害必深矣趙之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言雖有楚而不見救必與魏合

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

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

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應言乘此起兵非與楚合也則魏可

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兵少故楚取睢澨

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淮有睢陵梁國有睢陽南臨澨水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諧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謂楚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三

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

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

遂猶成白公太子建于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誠鄭殺之勝請伐鄭于西不從勝怒殺于西劫惠王

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

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

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

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

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

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

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

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

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為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

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三

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江尹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

山陽屬魏知其無功奚恤必諫知為魏人請封於楚而山陽怨可以為黨楚王曰諾

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

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

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之言入

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

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夫苟不難為之外謂

世外謂魏也此指江乙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

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

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

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

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

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言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升邯鄲之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

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

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

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

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

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

適為江乙說口之資耳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

者別一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

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

必下其手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而色言諤以不然

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

華落而愛渝華菁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敵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敵而

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輻藩車也車敵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

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如是必長得重

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

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

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

雲夢澤名在南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

雲蜺蜺虹兕虎嗥之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有狂兕躑元

犂車集韻詳音詳趨行也若犂則羊耳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



發而殪王抽旃旄旄曲柄旗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問安陵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

與誰出則陪乘陪重上也此大王萬歲千秋之

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願為蓐以辟二又何如

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

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彪謂此非君

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早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六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有罪

入官故可請客因請元作謂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

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

不得容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

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客曰非用故也

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威王 宣王子元年 顯王三十年壬午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

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

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

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

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此在連激儀入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

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

屬南東有夏州車盾云夏口城海陽海之南耳非

有洞庭蒼梧交州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郟陽徐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七

陽屬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

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

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元作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

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

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

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

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

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

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輕

去其國以從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

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

趙代良馬橐它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

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

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

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

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

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

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

敝邑趙王肅侯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

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

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

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

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

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折羽注竿首

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泊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革面而已

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

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脰項也一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

志於死耳不求利也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

者亦有補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

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誰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

闕穀於苑緇帛之衣以朝緇黑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

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之積故彼廉其

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

高名諸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

國以子定白公之禍見哀十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

拚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拚覆取也四封不廉封封

猶禮不廉言無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

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故彼崇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

楚戰於栢舉定四年注楚地兩軍補之間夫卒交千夫百莫

教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

之日元作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猶扑若

粹一人粹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

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

稷者莫教大心是也傳不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

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悉屬屬連百姓離散焚冒勃

蘇定四年以曰吾被堅執銳堅甲銳赴強敵而死此

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崢嶸

踰深谿蹠穿膝暴蹠足下七日而薄秦王襄之朝雀

立不轉雀立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

而殫悶殫狂殫旄不知人旄旄同秦王聞而走之去

趨音疾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蘇

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

言非它人楚使音新造墊楚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

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元作起寡人聞之萬乘

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

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

濁水出齊郡廣之鳩山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

吳夫遂也蓋聞一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

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結鬪於宮唐之上結猶

唐豈高唐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楚國社

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所以治

離局者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

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

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

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血謂牲牢餘豈患無君

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于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也至今無

冒冒謂犯法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

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十三

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節

馮而能立馮依也式而能起式小貌食之可欲忍而不入

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元作章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矢其

臣決拾車攻注決鈞弦拾遂也遂發也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

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

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

資資為已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

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

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非忠臣也是以

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之

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補百姓人臣莫難於

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兵畧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

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

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十三

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

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

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次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彪謂此策

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

懷王威王子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行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

絕齊乎楚楚補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其於

遇時與焉秦策有其事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謂楚

鯉為有陰於秦魏也恐齊以此謂楚且罪景鯉為謂

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

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

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齊又畏楚之有

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

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行楚信之必

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

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王曰諾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五

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下行王曰向也止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陳軫曰王何逐張子

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

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

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

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耻之桓十三年

五國約以伐行齊秦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昭陽謂楚

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

韓氏輔國也言可為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

我使求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

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

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

事楚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馬陵之難魏三

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仲此言齊王苟無以

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行也以圖元

齊於齊此下若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五

五國之事因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魏之楚楚將入之秦納施而

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據此則楚

也燕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

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以和請

命聽其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

從楚為和楚得元作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

因魏而和惠子反魏主哀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

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

秦此折子何以救之折救其東有越累元作累此言越

近楚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

赫此言蓋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兩忠楚魏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時在曰秦王惠必外向合言

他國不楚之齊者與齊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

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

不窮也兵力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

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以強秦而有行晉楚

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

張儀之楚貪初至王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

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

后鄭襄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

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

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出

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

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立於衢閭

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

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之獨何為不好

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

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

芻秣秣飼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

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

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

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

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

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

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

兩人也儀自辱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為儀謂楚

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

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裒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

鄭裒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

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

中佳行翫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習音者以懽從

之習音所謂懽也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

沐邑以邑為女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秦

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補為王妻以

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于子益

賤而日疏矣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

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

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

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

利在鄭裒遽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年楚王將出張子恐

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

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曰以張

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

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

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

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

旄果大重彪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裒曰秦地半天下兵

敵四國四方被山帶河以為固被寢衣也虎賁之士

百餘萬漢官儀虎賁戴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

今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兵革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

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

此作常劉向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

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格猶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

敵倂交爭倂齊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下河東取成臯韓必

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

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

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

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

者勿與持久持相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綠飾非實也高王

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

同無及為已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

方舫積粟起於汶山居貧切屬蜀郡前氏道即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

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舫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舫載

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難足故訓

至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

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

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

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

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史不三勝

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一偏之戍繕築之城而居

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

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

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

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

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劉向所易也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

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

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

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

元作扞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秦下兵二邑必拒之則閉不通故楚

可以此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

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

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

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問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

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

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

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

為大王箕帚之妾帚之役自居効萬家之都以為湯

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

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際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故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

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從時不習國家

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

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白理如線置米

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却名駭雞犀夜光之璧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

王傳在諸國之先

張儀相秦復相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

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它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

得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為秦謀去楚謀臣也

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惠

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許復之鄢郢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睢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

臣睢必得昭睢歸報楚王睢蓋畔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

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

藉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

何以也周曰補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

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

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為攻於魏為魏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

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

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

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

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

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

勁儀必不為也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說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武王逐

張儀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收捕繫之也睢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

捕繫睢以外儀而合於齊桓臧楚人為睢謂楚王曰從元作橫親之不

合也儀貴惠王為王所貴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

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

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儀有秦而

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因謂見逐於秦韓魏欲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秦必善二人者郝與茂二人者補三字將收韓魏輕儀而

伐楚以楚當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復其位而重儀於

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

不從不從秦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隙秦相魏此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

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與施相結

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元作者來而惡

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

言使施善儀為儀而來且宋王君之賢惠子也天下

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國事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

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儀而今受施是為儀之讎而棄儀也臣以為大王輕矣且

為事邪誠有意為國事者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

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儀而惠子窮人

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

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陳軫去元作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曰軫猶善楚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為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

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

儀言已為楚因而其言聞之楚而得復楚楚聞其為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

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

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

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

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

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拵

子鼻新人見王因拵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

人則拵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

鄭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

劓之無使逆命不通新人之言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裒則后死久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

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因而交絕立后

也新所立后然則說者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

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疑即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之來也蓋自秦來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

皆受明之說也惟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

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

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人公不聞老

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研也今富摯能有材能而公重不相

善也甚重猶是兩盡也諺曰傳言曰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

車則見杖起之在坐則起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

不臣也彪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

今日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蓋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同

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為其仲時守宜陽

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

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屬鹿

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人不超

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

之網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

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

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故作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三十五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楚令昭睢將以距拒秦楚

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

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

勁秦堅其伐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

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

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

敵而令天下利補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

地與楚和戰代之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

害可息也收猶息國可定也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五

城渾周人出周百周二元元作人偶行偶耦同二人曰耦兩

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蒙

屬楚蓋河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集韻與

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

陰故梁近宜陽之大也時秦已楚以弱新城圖元作

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

此言百里之地不相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

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

泗上也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

藉故行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主猶守也為郡

備邊邑甚利之新城公楚縣尹大說乃

為行王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行畫城渾得之遂

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書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

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

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矯以新城陽人秦紀注南陽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

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

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

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元

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

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楚而令私行

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元

得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如不有之

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

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

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

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事君小下同

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其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

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

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補滑於越召滑見

而納句章屬會稽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越

亂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瀨而野江東以

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計王之功所以能如

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

秦臣以為王鉅運忘矣鉅太也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

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

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相秦

而曰王之相蓋楚使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公

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秦魏

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

王問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請如其使者禮行人使適四方

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質首

欲易取而魏秦之交必惡疾相秦茂又交重楚也相魏故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此二十九年

子橫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

楚公出地以取齊猶說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

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効必悅二人也公事必敗

楚不得秦地由翠賂齊楚必怨翠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

秦二人得楚地秦恐以齊楚必不求地不收而合所効

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不取地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

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和兩國之約

街視秦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

丘屬平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為宛尹曰王欲昭睢之乘秦

王楚王乘猶陵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

漢中出兵伐此請為公令羊元作辛戎謂王楚戎人貴於秦如以私告楚王

者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不分其兵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我取八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

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

歸之楚王畏秦畏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字王因與三

國攻之義也彪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報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閔

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

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元作追而問

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

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誠之言敬獻

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

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

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

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

復羣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

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

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

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

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

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

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

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

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

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  
 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  
 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  
 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  
 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  
 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何謂也慎  
 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  
 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

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

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

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

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

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生存地

則生先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

塵凡相趨則有塵戰亦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

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  
 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  
 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感也不然則  
 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  
 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彪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  
 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與此書三書懷王薨  
 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  
 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以  
 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  
 子在外郭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重歸義  
 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忠王而定

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立亦非也蓋郭中立王時蘇

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人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

其語也

女阿詳未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劫危太子者公也

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攻之王皆太子南自齊歸公

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

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

子入矣八言其歸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

長沙之難

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

楚太子

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

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昭蓋曰不若

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新字疑行以動秦秦恐齊之

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

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偕

秦王昭聞之懼令芊元作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

與子出兵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在

中者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

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

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

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

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彪謂此謾士乃不可不殺荆王

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平

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預汝而問之

是安得無罪也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合故使蘇洵

之楚洵固皆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

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齊之有楚有

楚之親以資固於齊為任固資齊見楚見其必受固是楚

補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齊秦合非

楚之利也且夫洵來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洵

辭必厚楚而薄齊固王不如令人以洵之辭謾固於

齊謾欺也以洵薄齊之辭告齊則固齊秦必不合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

即欲以秦攻補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

莊辛楚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專淫逸侈靡不顧

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將以為

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

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

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



舉馮邱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襄王流於

成元作陽流謂走拊覆也謂自匿成於是使人發駟

御也微莊辛於趙微謂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

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

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

牢閑養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

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

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虫一名六足四翼飛翔乎天

地之間俛啄蚤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

膠絲飴米蘖所煎調以餌之加已乎四仞之上八尺

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嚼也蓋

仰棲茂樹鼓翅奮翼翅強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將加已乎十

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以爲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鵠鴻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元作鯉字書無

仰嚙陵衡衡香奮其六翮翮羽而凌清風飄搖乎高

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

磬元作盧字書無算字磬與符聲近集治其矰元作

繳矰弋射矢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磻無矰字集

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以擊矢從高集韻

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鼐鼎絕夫黃鵠其小者

也蔡靈元作聖侯之事春秋及史因是以南游乎高

陂陂阪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飲馬也食湘波之

魚湘水出零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

之中即上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

靈元作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

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

言獲罪威王皆失考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

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馮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

粟所封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與之馳騁乎雲夢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

乎秦王昭填填兵滿也江夏有鄙而投已

乎即魏策鄙隘之塞而投已

乎即魏策鄙隘之塞而投已

乎即魏策鄙隘之塞而投已

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虜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

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

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它燕使太

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陽後至考烈六年

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軍已植表如華表以

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欲用

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

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同屬

留取之以與之宋宋時已為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

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

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

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

擊之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

考烈王襄王于元年

唐睢元作且今見春申君黃歇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

益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言雖險行

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高而善君之業臣聞

之責諸懷錐刃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而天

下為勇西施衣褐衣褐粗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

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

夫臯綦之所以為能元作者招鬼曰成臯而年呼五

以散綦佐之也散謂夫一臯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

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臯而令臣等為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武王以鎬元作鄗皆不

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

百里之補勢時為蘭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

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

家蘭陵不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

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

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

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

反憐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

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

則大臣主斷國專斷於國私以禁誅於已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

斷以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

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

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

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

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

允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

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

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

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

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

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瘳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佩兮禕衣與

絲禮后服禕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

媒兮嫫母求之嫫母醜婦也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聵

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明如中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

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特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

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

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

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

後王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穰侯也猶田曰嬰子文子惠王

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

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

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粟腹之謀

伐趙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

踐亂燕踐奄之踐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

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之役楚軍元作君雖欲

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聽其道魏君曰

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為所可信者廼謂魏

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

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

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斤十斤何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

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非楚之任而

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遂為從長夫因誑為信謂

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故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

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

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著唯大君能之禍與福

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

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冠外兵艾已所

創應不足以橫世橫言莫之敵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

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噤口集韻噤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利機上千

主心下年百姓年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

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詳未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姓人

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

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

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

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子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

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

聞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故瘡墮也以瘡痛今而墜

臨武君嘗為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詳未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異於小休汗明感元作焉字書無憾字曰明願有問君

而恐固也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

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

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

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

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

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語也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

至矣至言可服服鹽元作車服在車前而上大行蹄申膝

折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附潰湛沉同汗多故然附當作跌與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

澆汗元作灑地之蒸澆白汗交流白汗不緣暑而汗也外阪遷延

阪阪也遷延不進貌負棘而不能上負所戴也伯樂遭之下車

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幕覆驥於是俛而噴仰而

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問其聲何以然彼見伯樂

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也界也掘穴窮

巷掘窟也以窮巷為窟穴沉滯鄙俗之日久矣滯濁也君獨無意

湔袂僕湔手滌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

梁彪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

試用不可不詳也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五

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

失期後於所期日還謁自趙還春申君問狀狀事對曰齊

王遣使詭言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

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

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

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

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彼亦各貴其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

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

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四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

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

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

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

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謂春申君曰世

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

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

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哀

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謂攝也當國如伊

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

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

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

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議欲殺春

也制斷君命制斷矯也君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

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任臣

為郎中君王崩此章惟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李園先入

臣請為君刺其胷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

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

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

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

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

始皇立九年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亦為亂於秦

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生子二覺夷三族而呂不韋

廢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錮寵而暗於事也使萬  
有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  
已優乎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又如不可則  
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此  
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  
戒也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  
事耳英不以時匡之以大臣之義而  
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

禦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

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禦盜乎曰可以正禦盜奈何

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

司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

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凡五十六章

戰國策卷五

謹案卷五第六頁前七行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

刊本君訛若據吳師道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旌析羽注竿首刊本竿訛旌據毛

詩疏改

第二十二頁後四行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

如線刊本脫天字據抱朴子增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然則不買五雙珥按吳師道

補注云則字下宜有何字

欽定四庫全書

一

第三十頁前八行苛小節刊本節訛草據吳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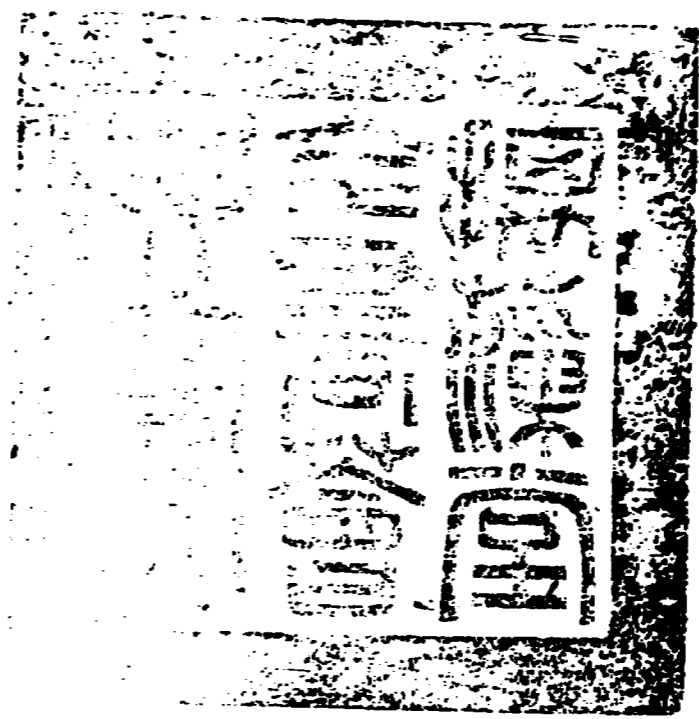
本改

第四十六頁前四行字書無慨字刊本慨訛成據

吳師道本改

第四十六頁後六行滲漉之汗刊本滲訛參據吳

師道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朱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二子部

戰國策卷六

宋 鮑彪 注

趙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

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

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

襄子簡子子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

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諫曰不可夫

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驕驕殺鳥也復來請地不與

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犴犬性又將請地於

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

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

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元作宣子欲勿與

趙葭魏人亦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

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主事 臣 陳木

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

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蘭元作臯狼之地非

趙地臯狼屬西河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

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

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

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

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其餘政

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乃使延陵君元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王此襄子臣不得稱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

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

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牆也皆以荻蒿苦楚唐之荻荏葦屬

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醜秋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為牆唐牆同其高至丈餘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籛音窘之勁不能

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

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

决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

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

元作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

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

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

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

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

親麤粗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

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日既遣入晉陽

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

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轅門之外以車為轅門而轅

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伯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於其行高智伯  
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  
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  
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  
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  
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予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  
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葭韓補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諡皆非當時語是皆能移其  
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  
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  
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  
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  
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決有感動也  
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左右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  
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  
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彪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  
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  
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  
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傳晉陽城之不  
沉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  
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唯沒  
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  
下不沈者三板却疵晉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  
智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  
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  
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  
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

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讒

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智

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

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

智伯而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

魏之君果反矣處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

以反夫非狂昏癡普孰肯自承其反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六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乃不振今復發之

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

地君之御類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

下者約行兩字主勢能制臣約者曰無令臣能制主故斷之辭

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

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

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

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

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

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嫉臣主之權均之能美

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

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襄子去之

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上用何

如對曰死僂僂戮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見使於國

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

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張孟其薦賢自代故許其去

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

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

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負

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

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

為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行孰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

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為大  
夫示尊顯之也

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

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

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

能出處語默若是其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問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

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

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死女為說已者容脩其容色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

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鉞同集韻矛鐔謂之鉞刃施刃其端曰

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

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

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

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

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九

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

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于子

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

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

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

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

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

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

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

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中行氏以

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

者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報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

乎豫子行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

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九

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  
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  
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敢布腹  
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  
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遂伏劍而  
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彪  
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  
它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  
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  
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郭君善善  
為輩者與

烈侯

襄子孫元年

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魏十七年

趙侯將不許趙利

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

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

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

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肅侯

成侯子元年

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

此十年

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

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

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

奉陽君妬

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

外疏也游談之

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

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

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

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

在於擇交

與諸侯交

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

身不得安

終趙王身

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而民不

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苦言其力

斷絕人之

交橫人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

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謂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

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

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

封內地

湯沐之邑貴

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

實如禮表之類

五霸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二

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

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

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

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

郡絕并州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

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霸陵則南陽動修武者

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

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

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

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

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言已然而

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

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

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

必中於趙矣猶射中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

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目固已見於胷

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

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破必矣

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

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榭有木

曰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

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

患卒粹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

元作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

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

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

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

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

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四

阜魏塞干道

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

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

所通者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

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

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損無異義今並從前作償秦必不敢出兵於

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以矣趙王曰寡人

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

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

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

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

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

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筭也或

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戕或眩於名實而為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

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耶儀謂秦地形勢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五

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縱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

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

乃者過柱山蓋砥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一蓋哭

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

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

事也事猶吾所苦夫鐵鈞元作鈞然自入鈞言鐵之

鐵鈞也義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今臣使於秦而

不合此



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臣為鐵鉅者乎無有言得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之噲之亂燕七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

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

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得地近趙有河

北齊有河東此二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

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天

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六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大王收率天下

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

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

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今秦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憤憤亦含怒

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君有敝元作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設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補熒惑諸侯熒火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

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七

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

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

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

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

魏歐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

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

聞於左右臣竊元作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過於澠池

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

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

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

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

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促而適聞使者之明

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剖河間以事秦傳

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彪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

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

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

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

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冷

向謂強國趙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

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地韓欲存宜陽

必以路涉地端氏屬河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

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且拘茂也且以置

公孫赫樗里疾茂不還秦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問居肥義趙相也餘侍坐曰王

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計胡狄

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

長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

動而補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為人臣者窮有弟長

辭讓之節弟順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

也卒世猶舉世言敵弱者與弱為敵用力少而功多

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

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

人之恐所謂黎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

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殆毋顧天下之議矣

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

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而禹袒入裸國非中國非

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

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

者戚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

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

胡服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

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

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

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

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

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

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與此論

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綰謁之

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

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

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敏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

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

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

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釋此而襲

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

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

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

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社

以兩臂交錯而歐越之民也即漢東黑齒雕題史注

立言無禮容鯁冠林縫鯁大點以其皮為冠

其肌以青丹涅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

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

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

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

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俗曲學多辨

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

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注安平涇縣西有津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

枝谷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

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

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元作其其胡樓煩秦韓之

邊言恭錯居其邊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

在遠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

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累引

水圍鄆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先王忿之

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

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

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

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而君子養馬

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

忠君無蔽言蔽猶國之祿也祿猶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其

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富猶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

之制也循元作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

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

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

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

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

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

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

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

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民之

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

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

賤謂輕國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有元作此兩者其宗反

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

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

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

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

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二十四

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

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

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

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義神農教而不誅黃

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

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其道施禮於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

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

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

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

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

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

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

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

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于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

詞處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據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二十五

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

而已遂舉國而夷其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

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

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識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

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石注乘馬石皆道子之孝故寡

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

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

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節

忠可以寫意寫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諺元作云服難

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去音教少以學義

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元作而不補累訪議之

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

元作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

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

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

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重利不足

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

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

說臣之罪也傅命僕官傅附同比也僕猶辱以煩有司吏之恥

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

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

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

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

苦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二十六

志事先者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

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

勿疑任賢勿貳馬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

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劍黃金師比未詳蓋衣章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錫

趙燕後胡服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

諫而不諱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

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

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予逆

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

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逆主為高行私

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以明有

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施及賤

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王反

不刑而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善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牛贊趙進諫曰國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二十七

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

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

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

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

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

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

近易用易入音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

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為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

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

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

與代交地交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

所以詔元作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

言其因舊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胡也吾聞

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予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

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

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踰九限之

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

攻楚殺唐昧此二十五年明豈昧之字耶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

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

之交令仇赫元作郝下章同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禽趙

宋楚與二國合齊元作魏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元作机下同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謂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已相緩公不若陰辭樓子

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緩故請之不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

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

事成此以史補魏冉固德公矣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

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

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

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楚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

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

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

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

做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

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

元作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

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已五年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一

秦取漢中取召穰地千餘里今謂楚王穰荀來舉王

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云然此二十七年

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

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使之趙以

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

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

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

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割地挈而

走秦疾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禍安言其不勞

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行矣割挈馬兔而

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

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以強秦之有韓梁楚

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

國謂趙舉猶行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

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聖聖其出銳師以戍韓梁西

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而攻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

大合而聖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是秦禍

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

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韓梁之西

元作邊秦見三晉之聖也果不出楚王行中而多求

地彪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則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効不大見於後

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二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父

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

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鄰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

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

齊伐秦則不補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

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違齊而親秦親韓兵必歸

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

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作西日者言昔樓緩坐魏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三

離齊魏坐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我言有所待且與之伐秦

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

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敵也曰不然

我約三國而告之行秦以未講中山也以言可

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

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饒中山

而取地也饒猶益也中山不聽三國必

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

分兵而孤行樂中山必之我去已亡中山而以餘

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請

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于效或者教之謂李

允曰趙畏橫之合也言橫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

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

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

之故二國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哀聽

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

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報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趙攻中山取扶柳屬信

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謂仇

赫元作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今並從古此謂

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案猶曰四國趙與將假道於衛

以過章子之路地扶蓋章子齊聞此必効鼓昔鼓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三

南又有  
二鼓

腹擊它國人仕趙為室而鉅荆敢楚人仕趙言之主謂腹子曰何

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

小而帑不衆帑金帑所藏王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

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

曰善此曰主曰王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

蘇子元作秦下同說李允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元作秦家貧親

老無罷車駕馬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桑輪蓬篚羸元作羸滕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四

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足重繭胝胝足也日

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

李允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允盡知

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

李允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

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

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木為類也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

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

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

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允之事

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

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李允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允也蘇子出李允舍

人謂李允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

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允曰不能舍人曰君即

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五

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

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

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

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允厚用而用之

日來抵掌而談李允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隋侯珠云和

氏之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元從水蘇子得

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即下東武城此當田文奔薛後孟嘗君擇

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

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借衣者被之哉皆對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

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

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

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

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嘗然使趙王悟而知文嘗不

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謹使遣吏可全而歸之思稱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秦令起賈人姓禁之齊乃援元

揀趙以伐宋以趙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

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

而陰講元從才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補謂齊王

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

為趙也本以秦屬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

趙趙可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講秦背齊不

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十一

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

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

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負蒿地葛孽元作薛

在鳥丘又葛城在高陽屬涿郡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

陽屬河姑密密同魯下封其子子允而乃令秦攻王

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王如

者王今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

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

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

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

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

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珉從韓

處於趙珉下皆齊人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

別有謂魏以其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今王又

扶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

去齊矣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皆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十一

去齊元作王顧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

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此下此士自陳其說魏之効誦猶順其欲事王

齊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趙則又順也臣願王之亟元作

日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

推猶移怨魏怨願王之陰重元作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

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

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

與趙治治猶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矣言趙居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則私

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

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

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

皆徧秦以事王自以見徧於秦也秦於天下有而不徧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甘也

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

孫行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問曰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

也不以毀秦為利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

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

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

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

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行說秦

陽君蘇秦從時已言秦陽死矣曰君之身老矣封不

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貪韓魏危近秦燕楚僻元作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

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

德元作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

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

不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

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

臨之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

也王許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

君蓋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有齊又

得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

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言觀

其無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天下之易也決猶制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楚

僻元作正蓋僻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

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於秦楚與

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

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先

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

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

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

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

必講據此時趙可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

五國補兩字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所從與韓氏大

吏東勉元作免齊王必無名禁補珉也元作珉下同前齊嘗使韓珉處

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使臣守約若與國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

秦本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有倍約者倍並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約

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元作實之今韓魏與齊相

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因舊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

秦非復合也必有觶元作蹄重者矣角一俯一仰曰觶言有一重

後合與觶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

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趙無所用

之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

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行內之國山東皆負海合負親

之交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

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

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約之復合行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

懷因使交兩王秦王賁韓佗之楚元作曹此皆秦人皆起而

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

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

國自以據魏據猶臨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

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秦益也

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

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

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聖燕趙之交以伐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三

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為用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

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不至一二月魏必破

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韓之太原絕下軹元作道

南陽而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矣國燥

於秦燥猶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

四矣天下爭秦秦聖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屈

三晉破也而兵東分於齊謂兵分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

上始用兵而攻收同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謂

安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補兩與秦爭戰也君不

救也韓魏馬免西合合合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

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

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中山之後

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

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

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三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

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

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

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

其無以今足下功力謂戰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

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

皆言王前專據言行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

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

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先出聲於天下

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

示趙魏虛以伐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韓以貳之

疑貳猶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

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

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

謀計意議猶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

魏滅晉國晉國謂是元作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

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

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

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韓之河

南盡言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與三百里

皆言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五百里秦盡韓

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

言取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之上即地

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

則勾注之西屬雁門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勾注禁常

山而守守猶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此代馬胡駒

不東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不出也此三寶者又

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作之伐齊臣恐其禍

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

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取太公為武王屬之讎柞讎柞

同言其相屬伐五國之兵有日矣齊元作乃西師

以禁秦國禁閉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素服

自居也反溫軹元作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反

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

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

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今乃以邠罪取伐邠抵同

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

王為得齊齊補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

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齊慕王

以天下收之就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

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

之也趙惠文十  
六年有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

弘農郡黎東郡有黎  
有焦城黎即黎陽牛狐之城地以易蘭離石祁於

秦元作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

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

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

今寡人不逮不及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六

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

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伐趙攻闕與

後志上黨趙奢將救之此二十九年魏令公子咎以

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魏

廉頗趙將信救幾大敗秦師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

趙之南博士辯博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何

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

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

之曰撫摩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獲屬而狡點言臣

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昭王亦

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

之累故不愛元作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

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今有人操

隋侯之珠持一字丘之環詳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

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睢傳注古勇士又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七

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或是成荆

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一夕人必危之矣今

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

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國之具國亦其何以當之

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彪謂鄭

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

為諱今捨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

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

夷宋公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文張國

人善宋宋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然之補之字言年

張以遊客能使宋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

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

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年反

入梁史不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

矣此言打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釜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

城合元作合盧屬秦高唐屬平平原陵地城市邑五

十七平原青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

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

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辭

也謂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

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

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

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

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

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

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

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謂

墨之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

榮釜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

君必處一馬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

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

燕將杜猶曠日持久兵相持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

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羽謂箭府庫倉廩虛

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

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行也

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果如馬服之言

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

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

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

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

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

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

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

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

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肉試則斷

牛馬金試則截盤區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則

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鑽則碎為百今以三

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

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元作母脊之厚而鋒不

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元

同罕下鐔蒙須之便鈎劍頭鏢竿與桿同集韻柄也鐔

爾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為繩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

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

萬行於天下君馬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

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

集兵三萬集言平時團集非烏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

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

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也齊嘗為燕昭所破故云齊

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况三萬乎今者齊韓相方方

比猶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攻或圍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

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

萬之衆索猶求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之

一角豈能合圍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

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喟即太息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

兵不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也奢

也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於即墨之勝欲以奇為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

孝成王惠文王子元年  
報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

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威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左師官名觸龍願見太后威氣而揖之入而徐

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竊自恕久不見且得罪今自寬而未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

同以已病足因恐后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輩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

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

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

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

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

數尸祝之服所謂祫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着皂衣以衛王宮没死以聞沒

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

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

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

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

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

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

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謂名器

位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

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

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

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

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趙之聞之曰人主

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

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彪謂觸警諒殺皆以從容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殺地

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

田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

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

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

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

行韓補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入謝於秦請

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元作黈字

與兵恐守不効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

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智不失守器

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猜亦其

馬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

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

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

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

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

王惟王才之才財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約是

也若果平原下文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

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

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

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

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

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

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

缺因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令嚴政行不可

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年

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

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

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此大利也乃使

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

守有詔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

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

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

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

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戶也不義三也

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

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

起王齧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處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

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為邦者以遠後人為急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講未和也

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

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

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

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

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

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

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

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

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

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

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國解後按邯鄲之國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耳何事朝秦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五十七

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

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

曰此非行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

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

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

人也逐於魯是人稱是人不今死而婦人為死

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

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姑婦也故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

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

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

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辭此下

鄆止六縣而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

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

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

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

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

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

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

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

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

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

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啟關通

幣元作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

秦不為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曰

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

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

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

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六元作五

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

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

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

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而批秦禍也

史註批戰為致師則此言禍自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六

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而多

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行愈強之秦而割愈弱

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

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

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

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

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今趙兵困於

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

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

趙之敵而瓜分之分其地如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

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

之為秦也為秦計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

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

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

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嘗爭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

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

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秦易道也

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

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

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行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

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止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

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

之止緩聞之逃去彪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

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執不魄

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謀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六

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

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行稱客則行它國

人仕間入邯鄲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

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

由齊不稱今齊行閔王字今乃益弱方今唯秦雄天

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

王為帝稱謚非當時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

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

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行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

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

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行安

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

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行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

謂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而見之於將相佑助也

軍辛垣行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

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

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行許諾魯連見辛垣行而無言

辛垣行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

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

居此元作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

介士見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今眾人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三

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殺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

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

正於天下過猶不幸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元作矣吾不忍

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行曰先

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

之矣辛垣行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

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



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行

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

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

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

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

則斯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而母婢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行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

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行曰然魯仲連曰

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也辛垣行快然不

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

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鄆縣

有九侯城鄂侯鄆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

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

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

庫牖里在蕩陰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

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

也筮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行于莞鍵莞鍵也

其壯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社抱几几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

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筭筭同關下壯也投者下其壯不果納

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

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

柩倍言背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死則不

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

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

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

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

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

笑曰所元作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

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固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察或委而順之若觸鷲或折而

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訣且復矣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關

一卒不頓一戟頓切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

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

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聞補之見平原君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

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

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為相國者以

親也補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

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

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彪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批秦禍幾喪趙

國之半剛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柔榆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懸賞之舉

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王十年拔寧魏地也徐以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

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

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曰猶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

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

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

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

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

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

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

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

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

下欲戰而言受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

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

陽為王之母弟則非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行

字之便於體膳啗之啗食也膳之可食未嘗

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

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

刳胎焚天天么同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

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

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

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

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

折論約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殺其深於春秋

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行以友之茅舉元作舉茅為姚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

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

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

謂皮相國趙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涉

孟蓋為橫者與建信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

齊不從建信君此從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

功惡秦哉惡猶言也從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

爭衡故助秦則分其地則是強畢矣言建信國強建信春

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則無功而惡秦則雖未見

功而有官秦合元作齊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

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

之與補無功為知哉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

信而不知其所擇也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遠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遠魏臣秦而衛兵亡其比陽

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

為之亡魏之鄰以危之元作危文信不得志

元作危文信不得志文信不得志莊襄元年封此

十七年也未得志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

河間故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趙韓魏趙之與國故

其憂今魏耻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之憂

大矣文信為三齊不從不與山三晉之心疑矣疑從

可憂大者不計而講一本作構下同言趙必心疑者

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於

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齊趙必俱亡

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

卿曰為入必語從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

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

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

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

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

謂虞卿之所言為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

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

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

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

之敵守敵守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

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

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趙罷音疲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

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承趙之敵

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

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

時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東歸魏應侯曰公子將行矣

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

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

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

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

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

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

盤孟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

多君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

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十三

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

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鄆右常山

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元作齊此言四蘇秦從時也

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

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

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與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自是

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

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容迎

面之有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

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

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不知寡人不

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

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

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猶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十三

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

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

與幼艾趙歧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為先王者

也同駕犀首駕駢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行與燕趙之

而駢馬服以與秦角逐角有鬪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

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

折王之轡元作也輦輦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或謂建信君君補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七十四

者智也膏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

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

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

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

不暇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不勝多

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元作能重

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彪謂奸人之不可知其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任以

事膏以為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詳未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而獨以趙惡秦

言從者皆惡秦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而天下交之

也而世獨言趙趙何也魏殺呂遼從上文而天下交之

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今收河間文信於是不封於是與

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君唯飾元作虛

也覺偽侯文信虛與之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

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七十五

希趙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爵五大夫文信侯

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厚希寫曰臣以

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

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

賈而謹司時司伺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

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行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

玉門項羽紀成皋北門注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

者名旗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尅

音介元作尅字書無之

謂建信君曰人有置條蹄者

用繩以繫獸蹄

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獸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

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

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以愛國

故去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

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

必有大臣欲衡

者耳

衡即

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

贊者美其事以

開說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夫已筋異矣

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言

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

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

兩國戰必有一疲而因以兵遊擊之

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

元作寶即下致地

而臣切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窮猶困也

得見困於不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無則交

有所偏者也言責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

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臣以齊必行其說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

字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

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

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

未効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

行重王無齊天下必

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行字故重王燕韓補魏自

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

下猶四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

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

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

勲貴勲蓋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

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

死客謂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建信君死

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以殺章故

建言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

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對曰秦王昭

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前事耳今燕一以廬陵君

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

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

行逐愛弟行所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俛元作首欲

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詳未已

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

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

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

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而廕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廕

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

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

公不得也行趙王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

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

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



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錯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癘同桑中有蠹則外破碗如人之癘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謹下食於唐諸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危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其之座右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 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皆趙人

因留之世

元作世

鈞人為之謂文信

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幽王

悼襄子元年 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

與司空馬

不韋之趙

趙以為守相

守假官也 馬為之

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

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秦官屬少府

習秦事今

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

設者無其

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

之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

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

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

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

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陳司空馬

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

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

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秦受地而卻兵

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

危趙亡則五國有唇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

請為大王約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

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

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

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猶

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以札刀削其不當者

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臣元

百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

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

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

也此官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戰國策

卷六

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元作用趙必亡平原令

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

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

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

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

惡王令人代使趙意願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

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上趙王壽而捍已

首刃名蓋其首如已漢鹽鐵論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已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已首

自衛如欲當死武安君曰緹病鈞短偃身大臂短

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問王起居也恐懼死罪於

前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此懼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

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柎柎就也蓋為木

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柎門柎也又纏之

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

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劍將自

誅縮當作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元作司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行空馬門宮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

字所聞而出諂元作門也別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

能及衝劍微之於柱以自刺微猶驗也口衝劍不自

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此七年誅牧降秦平原令見

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嗟亦司空馬又以謂元作

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

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

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利不脩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

感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約不堅

秦兵四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

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

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憐憐不自保彼安能守半趙以

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

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

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

司空馬平原令非篤論也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之李牧數破

走秦軍殺秦將桓騎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

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史作代將斬李

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

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牧傳

凡六十三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六

戰國策卷六

謹案卷六第十五頁前七行此張儀所以投隙而

起刊本起訛趙據吳師道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刊本

鷓鴣訛翔翔據淮南鴻烈解改

第三十九頁前八行封不可不早定也刊本不可

不下複行可字據吳師道本刪

第四十五頁後四行邳抵同坐也刊本坐訛至據

吳師道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第五十三頁後一行豈人主之子侯按高誘本侯

作孫

第七十六頁前三行用繩以繫獸蹄刊本繫訛骨

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十頁前六行錯置也刊本錯訛舉據吳師道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三  
子部

戰國策卷七

宋 鮑彪 注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召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鄆  
陵河內之開封中  
牟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

元作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

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

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元

質乎舍此不圖適足為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

智伯大說因索羣臯狼元作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

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

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

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

侯已講於已也二國不伐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盃文侯

謂觀師贊魏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

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

其功而疑其心也處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

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

去矣何救於亡子故羊忍為此以怒眾而成功乃其

情則非忍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觀師贊之言其誇書

之渠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美為有餘比覆醢為不足

使其投枉慷慨一鼓而搃家國之憤亦收功

必矣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

西門豹為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名亦

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

生先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

於眾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

幽芳之幼也似木芳未下生草鬻元作牛之黃也似

虎鬻黑黃色也驪乃深黑馬耳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

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

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今往會之乃往

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

比猶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

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

聲審言聽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謂

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

夏子方之徒誘誨規切之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

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

武侯文侯子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

哉王鍾侍坐元作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

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

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

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

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彭蠡之波彭蠡湖在右

有洞庭之水元作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

長沙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行夫夏桀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關注云戰而右天

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

盧畢在其北地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有此險

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

險而右漳滏元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

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

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

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

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

惠王武侯子元年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山

敗韓馬陵禽樂祚趙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

闕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

而不倚直前棟撓而不避者撓折也喻此吳起餘

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地之險阻脉見其幽決利

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下所謂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

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

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

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

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

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

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故老子曰聖人無積蓄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

也盡已愈多公叔當之矣也方之卻至驟稱其伐彼已

也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所不

能避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

國官及太子官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

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

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

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六

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

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

秦行韓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

策言此人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

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

梁故計者為梁不如構三國攻秦元在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

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

王察之也元作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於是辭行而

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

次之

梁王魏嬰史作瑩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酒酣

請魯君舉觴魯共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曰昔者帝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

女蓋堯令儀狄博物志言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

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齊桓公夜半不噉噉口有所銜易牙大公世家乃煎

熬元作燔炙燔火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

至且不覺飽而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

得南之威未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

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

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集韻仿其樂忘死



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書注澤障曰陂

停水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

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間須皆美人南威之美

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山林地欲各在其國有一

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

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

矣仲尼氏作經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

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八

魏惠王起境内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也

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

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

也而孫子臆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

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

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請矣故夫請正

之間不容髮人論議豈不或出於正言未卒而請隨唯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

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

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

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

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

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

欲滿其意者眾希實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

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

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彪謂此申生伐臯落之例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九

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不仁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

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

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

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

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

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

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

不如因變服不為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

游謂使人游人而合其闔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

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

曰善乃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此天馬也田嬰許諾張

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

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

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之上此其暴戾

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決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

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

之大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

何耶豈言之而不聽耶以施之智其於策

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為齊元作魏交為猶合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為質

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

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

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十一

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元年 赧王三十五年丁亥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

深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

也昔約令解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

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是說以說

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

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

尾樂水樂水瀉其墓流也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文王曰嘻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

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布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

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

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

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十二

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為猶此文王之義也若

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

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

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

哉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

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行齊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

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行敗而與乘之是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太子之讎報矣太子申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紀注詳在

榮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屬下並

新鄆屬南陽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城沂水出秦

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榮陽卷縣有長城北有河外卷

行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間

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居人人民之衆車馬之

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多致臣

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元作謀史作休王外

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國謂不被其禍

謂橫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

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

秋助秦祭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

千散則非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

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

紀注士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足

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

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也而不顧其

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

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薄也

蔓蔓元作若何蔓延也若綬則無文之毫毛不拔

之將成芥柯柄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

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

故彘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

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

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使韓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四

史名謂趙獻與厭俱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

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

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

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

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

盍少委焉請以事委行以為行功有功魏乃任之則秦魏之交可

廢矣魏任行則其所為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

行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行傳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

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以下

楚楚行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

樹怨行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伐取乘丘

屬秦收侵地虛頓丘危頓丘屬濮陽楚破南陽九夷疑當為九

嶽內沛豫州郡內言入其地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魏屬

郡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新觀路所事敗為趙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五

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

受地必由二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

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

也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

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且以遇卜王兩君相

信脩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決無他疑韓

遇知其惡我必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欲廣魏救

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著書者述其遇斥元

尺楚人遽於革下地缺革豈高邪遽傳遽楚伐齊之

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行

字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

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儀之言為資而反於

楚王反言報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楚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元作悟

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項羽曰物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湛者湛謂其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強自秦曰應為

智言能止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

迎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

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問曰魏之所

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無之魏

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以嘗所迎

之重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

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惠子謂王曰小

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

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

其可也如其明邪亡羣臣之智術也亡得如其其

同邪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

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所謂劫王者失其半

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

張行子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謂張子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

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

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

楚之君問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

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

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行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

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

今必弊故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

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  
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  
靚王三年癸卯

謂補張儀臣補謂齊王閱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

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

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功也

齊廢公仲而逐儀故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儀不能廢公仲不合齊能得行合魏非合魏

不能廢公仲之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册也元在韓策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陳軫

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

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

無事行無事必來四字犀首曰行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

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

魏王使李從李從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

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臣與燕趙故矣言與數令

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不

久於旬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

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

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

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

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閱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

魏後於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初

諸侯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

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主約故諸侯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

以事因犀首從與行皆為魏約耳而因行者衆故楚亦因之背從者欲專於行也魏王

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

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

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行傳有在張儀初相

之後彪謂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捍闔風氣不然

齊王閱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恐

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行公孫行曰王與臣百金臣請

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

先以車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補以百金見之以請

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

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行來今久與之

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

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信齊王

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以計去之

計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行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

魏令公孫行請和於秦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和成

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

於秦者矣行已悟

公孫行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縞從不善季子未為

行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

今王以行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

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

王察之虎謂此用賢而使不肯問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聞不欲

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

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

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

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

士之謀困也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

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

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田盼遂得齊魏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

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

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

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猶股為

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

何也內謂親之稱羣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

事入猶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何胡猶犀

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

魏身相於韓身行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

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

魏孰與其為韓也行陰晉人時屬韓故王曰不如其

為韓也字蘇代曰行將右韓而左魏右言助文將

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

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王且無所聞之矣不聞所王

之國雖滲言浸微浸弱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漏器尚

子可也然從二子必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以稽二

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吾舉事

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

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盾需於

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王曰

善果盾需於側虎謂哀王於是亦有人君之言不亡

蘇代入之矣待行如是可也如得

史舉即甘茂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

王讓先生以國行以此說儀使之為王為堯舜矣而

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行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

國故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

任猶信也舉既非之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善成恢魏為犀首謂

韓王襄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

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

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敵

罷音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布分而

於無有各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

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鄭所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它

境或有山川關塞唯守亭障者參列十里一亭障隔

粟糧漕庾漕水運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



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行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它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補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

楚而適秦適猶歸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

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

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

一國而成反而取補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將士莫

不日夜搯腕搯把腕手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之以力也以言從之

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恐得無眩哉臣聞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

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冠帶祠春秋効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秦而無阻國凡橫人之辭若可

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

魏其過與使魏而釋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

來不除道何為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

且我事秦安得高卧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儀

之辭屈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適

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

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皆魏人謂田嬰曰楚攻齊

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入

乃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

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羣臣魏將迎之張丑諫於

王欲勿內不得於王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

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今

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彪謂丑之自此若此豈可望以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亦魏媼之老者耳

文子田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相善欲罪犀首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

王閔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

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三人雖善文今行薦文必善行善行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是亦三十餘年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

者言恩禮之等乘數鈞車乘之數將測交也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

我向下行楚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

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王聞之厚已楚王聞之

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

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

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

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

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犀首

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使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

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代請

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

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

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

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

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

人孰相以史補王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

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

丞相之璽也印也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

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

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

周寂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

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晉夫見者寂與強見王也問見者問以伺候

之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儀再相魏時

周寂入齊魏不善之秦王武怒令姚賈讓魏王寂蓋秦所置以相魏者

魏王為之為寂蓋秦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

天下者以周寂也今寂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

矣齊秦為敵魏既以取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寂入齊天下不知以謂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

齊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善則可以絕之大國欲

急兵則趣趙而已促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為最所以自為也按此姚賈與始

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

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

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為

秦呂魏相信安君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

武或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今臣

願為補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

要領之罪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

魏謂別置相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

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而代之以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文魏益堅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安省言之其智能而任

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惡猶憚今王之使

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

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

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

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

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則魏

元作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愛習是秦棄魏也秦必令

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然此

魏自疑之辭非必秦意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秦戰

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獨抗秦必結趙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二十九

王欲完魏補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

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國危而權

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王者忠矣下所

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

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

行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

元作難於秦兵為招質言於用兵為招為質招言國

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

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

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

以為利重得地則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

王察之彪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時辯

樓梧魏人後約秦魏魏太子為質此十二紛彊魏欲敗

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猶反也兩國相敗秦而

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負秦之日太子

為糞矣即所謂太后坐王而泣泣使王坐而王因疑於

太子不決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行為周之梁

樓子告之昭行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

王曰為期與我約夫言期以太子結約而曰秦疑於

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之計曰

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

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與國臣恐其害於東

周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秦楚攻圍皮氏亦十為魏謂楚王懷曰秦楚勝魏魏王

之恐行也見亡也元作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

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秦歸太秦恐失楚必劾城

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

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

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

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昭欲

劾城地前許之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

王出魏質臣請劾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

連也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為元作樓子庫也從太子為於鄢陵楚用

封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

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無

鄢陵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公必謂齊王

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

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而又怒其不

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言儀

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襄為

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

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行楚

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元作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北

魏地鄢陵宜因其懼使合親以孤齊秦楚秦楚重公

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

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

兵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

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對

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

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

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於守為何故而弗有也樗里

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庫翟

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秦攻秦

救欲講而已而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

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和齊怨顏已

絕之矣怨魏欲絕之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翟強

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庫此強樓庫欲合秦楚外齊

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使人謂樓子曰子

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

也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必疾矣言應又謂翟子子

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亦必為合於齊外行於楚以重

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

得樓庫翟強以為佐主魏言之何故不能有地於河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三十三

東乎言且得皮氏按此蓋樓庫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士說之又說樗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謀恐

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

要也腰人身之中有地於此謂率然擊其尾其首救擊其

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

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是山

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四

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

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補必能

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

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注密須在安定陰

密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

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

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行文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錯為秦議以伐蜀

為先而我藝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魏韓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

交制之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哀王子元年報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三年魏令公孫行乘

勝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請卑辭割地

以講於秦為實屢魏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

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行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五

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爵

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實

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趙講秦夫周君實屢奉

陽君之與穰侯賀首之仇也今行和者實屢也制割

者奉陽君也太後恐其不因穰侯也後穰侯之姊而欲敗

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

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夫鄴寡人固形元作刑弗有也猶形

勢也高注為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

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

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

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

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

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

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

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

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 於魏考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寡多之差其貪而

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

中猶內 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

者長平元作羊下 王屋在河東垣 洛林即蘇代所謂

陵林 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

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

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

上流之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地近秦

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

以下兵東擊齊據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

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

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

秦折毀也言不 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

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

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

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

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賂

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

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 拘於魏欲走而之齊

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得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

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

秦見齊魏之不合

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

行也

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

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

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

地蘇傳有在齊伐宋之前

五國伐秦成澤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

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

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敵而與王爭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八

得者王齊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

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宋

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

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

言而竊為王患元作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又必

且劫元作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

謂王行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又且收齊以

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

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言不信故為王計太

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聖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

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

秦權重魏魏冉明熟元作是明且熟故有謂元作足

下或人謂魏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天下可令伐

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

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

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背諸國也而以秦為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十九

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

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

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

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

安已止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無補令天元作下

鬻之以合於秦所謂鬻王以秦為上文者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

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

國也兩國自宣閔易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讎國以



伐婚姻猶兄弟也此士欲為臣為之苦矣言伐秦之難而已為

之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

而東夷之民不赴元作起言帝王用兵猶有不從者不經見以燕齊補伐

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

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周軍周韓

餘為徒與為徒友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

於秦與秦扮之扮并也握也言合諸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

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之次元作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不通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

此皆三晉之吏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合秦之

約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游揄揚之而以齊為

上交詐兵請伐魏兵齊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

脩重報脩在邯鄲齊之西臣非不知秦權元作之重

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彪謂此非蘇代不能也故史言代復約從

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求成之不給安能實之諸

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聖約之說哉蓋代之計專以伐之為上而游辭以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

也

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

朝邯鄲抱葛孽元作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之邑而趙無

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陽姑密元作乎趙

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者兌之封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

止惠文十三年北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文惠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

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

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

於趙而并行齊秦王昭賢而有聲者相之并猶兼聲威聲相助

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疾趙者

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比十一年

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

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

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文惠曰文願借兵以救

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

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

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

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

為趙蔽也魏在趙西為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歛盟於秦歛歛也

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

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

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

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

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

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

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

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

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

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不服而燕不

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

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眾以

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

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王何

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

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眾且

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

封田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適而不偏其說燕也直而不偏與夫噤口虛鳴者異

矣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北十三年乘郢北元作北郢郢楚別邑其北

魏魏王且從從順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

攻齊得剛博並屬大山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昭

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

必議議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歧以為周謂新城君曰夜行者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

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

王戎貴於秦王宜為秦王今珪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秦策段彥語同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注在京縣東北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

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元作不出攻則已若

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

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

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

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

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

見秦王昭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與正

是參行也以諸國參攻而行言參彼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

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

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猶言不可測也

是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國今攻韓

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四

此者矣精猶明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

者不如制元作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

不能獨從荆楚濟齊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而

秦秦王乃止彪謂鄰國有兵救之卹鄰之義昭王言

之言亦是也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批秦之禍昭忌

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鬪被髮纓冠而往是豈

不可已乎為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宣

后秦王昭怒為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而王

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

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敵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為魏謂楚王順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

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

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

齊地與魏易兩便也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卓之魏人令翟強與秦事卓之不欲故謂魏王曰謂之

卓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十五

劔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臯之入秦之傳舍

酈食其傳注止舍不足以舍之侍衛之盛強之入無

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為樵蘇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

安可秦待已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

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

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

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猶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成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行敢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報王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走芒卯而

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

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爭三梁春秋秦取梁

南有梁周小邑也陳留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

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

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

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

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此臣魏大燕趙可法而宋中

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

戰勝罽子地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

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此非但攻梁

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

循猶順也以下文攷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為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

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扶楚趙之兵以復攻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則國救亡不可得行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

講必少割而有質亦事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

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

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罽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

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

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

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

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

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

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

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必亡陰穰侯則前功

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補之及楚趙

之兵未往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以少割收魏魏方疑

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

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橫

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於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

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

為陰啟言得二縣以兩機盡兩謂得縣啟故宋衛効

魏自比二國也尤憚元作秦兵出地而小已合魏合而

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

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危謂賈之說不足也

過深而說秦也不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母行危

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為魏之過深

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是哉梁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

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

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

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

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

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

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

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

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

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

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

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

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

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

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

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

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項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

絕

先楚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

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

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

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

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

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

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何所安安生乎安窮乎

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十一

入矣緩也侯其入欲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

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

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

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

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

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上王之行願王無憂也甚忠其論王也

甚明賢智人也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許哉蓋期之所劾者事而許之所論者理庸主固可示

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釐其為楚懷與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宗割地而講孫臣

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

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

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而王不知也且夫欲

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

而王因使之授元作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

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十二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

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

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

行基握不行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使則止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

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記

四年有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

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元作同者年九十餘謂魏

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  
 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  
 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  
 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  
 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  
 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  
 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  
 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

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

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

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記十一年有

虞卿謂趙王文惠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

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

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趙從也

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

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  
 罪范痤行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  
 竊為大王美之雖然有一馬百里之地不可得而  
 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  
 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元作使也又遺其後相  
 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  
 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肯故魏之免

相行望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

者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

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也倍趙之

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

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史作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

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

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

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此十二年

穰侯勇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

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

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

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

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內有大亂外安

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

亡屬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取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

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

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

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秦必不為

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

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

楚道涉山元作而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

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

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

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

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坭津

地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

得垣雍秦紀注河內決滎澤屬滎陽書注而水大梁

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

魏之不欲攻韓者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

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屬瑯琊此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以與昆陽葉陽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

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注

漢之問又曰南陽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

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非

也異日者異猶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

餘言都時有補河山以關元作蘭之關入有周韓而

問之從橫元作林軍橫之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勾陽有林木伐康鹿盡



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衛在河淇之間與陶

接故范北至乎闕

魏記注在東平須昌

所亡乎秦者山北

山吳華之

屬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

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

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

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元作矣

楚魏疑而

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

受秦兵

秦撓之以

講以未地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

質約也見下

而請為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天下鴈行頰刃

鴈行言以次進

以臣之愚補觀之則楚趙必

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之無窮也非盡亡

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

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

行魏字

之質以存韓

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

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

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

上黨於共甯使

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亡使將為闕也

道已通因而闕之

出入者賦之賦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質有共要也

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

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

衛時已附梁

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

必易秦輕之楚趙

行楚字

大破衛齊甚畏甘為秦所勝制天下之

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記有與上二章相次

彪謂言秦之

情者衆矣無白於此者也

秦趙構難而戰

長平之役比十七年

謂魏王曰不如收元作趙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構之秦構者合其戰也收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王不構趙趙不以毀

構矣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必復闢

闢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馬而收齊趙攻

荆欲意或欲也欲馬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

荆齊

在魏東不樂屬秦而欲魏為之長待之也

待魏之東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

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

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

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

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

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昭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遇而

無相魏無相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

王之臣自遇之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

而能使之從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者所置是無齊也言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季八

齊者時君王后賢與秦敵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

齊事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

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

齊伐釐莒釐疑扶風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晉

繒恃齊而輕越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

哀六年莒人滅鄭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

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

人亡原僖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衰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

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元作所恃也

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

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

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

於利化猶移比於患比猶近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

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元作秦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季九

久不可知後久猶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

王有萬乘之國是即猶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

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

而耳亡乎耳晉同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

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

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為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

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

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  
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與基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久熱慮

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  
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

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  
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不可必子何不疾及三

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資謂從食其而資者從也而以資

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讎秦也

秦拔寧邑此二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

先天下講元從才從講下同謂與秦講魏行魏字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

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

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吳人恐魏王之講元從才於從講

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

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秦故外之秦因攻之王不近秦秦之所去

去猶遠皆曰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視二周猶強也秦

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

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子所稱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

申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焦故不申濡潤乃申耳頭塵不去皆以欲見之往速故不暇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

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

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所資也臣曰用

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

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

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

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霄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王曰肖願為外臣

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

是示齊以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為無魏之重無肖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此今肖以王齊之所求於魏者

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因齊

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霄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考自郊迎

唐睢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

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

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

可得而知也人不知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

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併

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此唐睢

求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歟賢矣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魏記注縮高其子為管守信

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

大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

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至縮高之

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君之言之矣今申之縮高曰君之幸高

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

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

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

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雖魏猶魏今吾攻管而不

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并魏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

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

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也安陵屬召陵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侯為先君蓋先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受詔襄王趙襄子以守此地也手

受大府之憲大府謂魏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憲之上

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補不赦國雖大赦降城

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

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

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

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

元作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

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行素服縞素避舍

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因於思慮因猶不通失言

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彪謂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

以信陵之復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

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

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元作王之所得

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

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

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為之

趨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

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曩臣

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

曰誤以不告為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

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

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其自慕元作慕繫元作繫也完矣

羅履也言自比自結於王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

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而近習之

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

用智之術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凡兵械當

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旄旗之疏之舟上

繫之之猶於也亦以楚攻秦臣為王之楚王耳臣之反而行兵行

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說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其欲

至反不必見考烈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

以告秦王莊襄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

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秦申在時魏歲受秦兵唯此三十年無忌率五國

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在韓策

魏鞅魏人為魏說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

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事之人二十餘年未嘗見

攻今秦欲踰兵於郢元作通隘之塞魏記所謂冥阨注楚險塞或以為江

夏郢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

者所以未嘗

見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

梧屬楚國此時為魏割以予秦相補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

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近也元作已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輪安邑里名為之謂安

邑補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

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令聞王言故立其元並在韓策

景閔王安釐子元年秦始皇五年已未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元年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之之易也素謂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謂死

敢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

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

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

而王以是賓元作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

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

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主攻者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

下執政之臣至於長輓者長為輓車之人故畢曰畢猶盡與嫪氏乎

嫪毒秦太后私人與呂氏乎不韋也此言雖至於門閭之下與嫪氏耳

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

功因毒而割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

毒貴矣今又因之以割是以魏助之也以嫪毒勝矣以不敗為勝王以國贊

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

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皆卒歸於欺今由嫪氏

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

人已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

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

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

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下同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

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

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

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廣其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

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

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

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

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

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

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僚吳王昭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

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

子言之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

步天下為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長

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夫韓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雎自釐十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彪謂諸刺

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荆軻皆未聞道唯若唐雎者可

也為其激而發而不專志於此也

凡八十九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七

戰國策卷七

謹案卷七第三頁後六行有子夏子方之徒刊本

夏訛貢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頁前六行猶秉周禮刊本秉訛乘據左傳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南有許鄔昆陽按吳師道補注

曰南字當連上汝字有字衍

第十五頁前八行言雖得新觀刊本新訛所據吳

師道本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彪謂軫之所言刊本言訛立據

欽定四庫全書

吳師道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八行悉魏之兵刊本悉訛患據吳

師道本改

第三十四頁後四行試之弱密須氏案吳師道補

注曰史周紀西伯伐密須策悞以為湯

第三十七頁後一行秦王懼然曰按高誘本懼作

懼

第四十三頁後五行以廣陶按吳師道本此下有

攻魏二字

第四十六頁前八行有不留之驗刊本不字下行

有不二字據吳師道本刪

第四十八頁前七行已兵未至刊本至訛未據吳

師道本改

第六十五頁前七行亦以楚攻秦刊本以楚訛楚

以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十七頁前六行皆卒歸於欺刊本卒歸訛衣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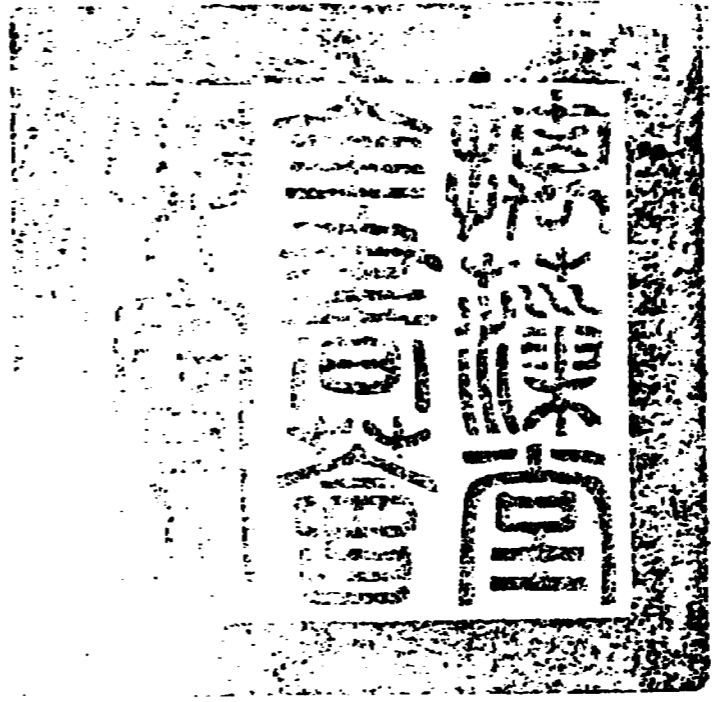
丁據吳師道本改

第六十七頁後七行今吾以十倍之地刊本倍訛

培今改

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 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 臣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四子部

戰國策卷八

宋 鮑彪 注

**陳**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

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

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溜言其無積潤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

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薄鄭人不備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

曰善諸稱王皆非當時語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烈侯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政正

同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劍

趨之以救解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遊求人可

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聶政

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

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

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

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前為聶政母

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

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

肉之肥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

子辟人辟猶屏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

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

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政也粟十六以反足下

之驢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

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老母在前在未政身未

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

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

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

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

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

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

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

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

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

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

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陳

也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

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世

聞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

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

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蓋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

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

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侯按釐侯策

哀侯而記及其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為誤年不可移也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皮

抉眼屠腸抉挑也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

千金懸金募知者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

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吾意耳乃

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責育軼車相出

也高成荆矣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對責育復似兩人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

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夫愛

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

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烈可陳聶政之所

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菹醢菜也言對前之如此

以揚其名也此三年書政殺韓相俠累刺客傳有龐謂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

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

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

行其志惜乎遂徧徇細人耳政不幸謬為所知故

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賢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

萬萬於此者乎哀哉

昭侯莊侯子元年顯王十一年癸亥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四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

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一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

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

與魏邪趙邪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

而苦思之惟亦思乃微謂趙卓韓臯曰子皆國之辯士

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可盡忠而已矣二人各

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

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

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

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

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申子此

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趙元作楚下同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

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注商今上洛是也東有

蘇秦為趙元作楚下同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

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注商今上洛是也東有

蘇秦為趙元作楚下同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五

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

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下皆弩名

倣真訓注豁子國名夷名又時力距來徐注作之得

豁子陽匠名徐注少府所造其勁足以時力倍於常

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韓之超足而射舉

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胃近者掩心箭中心如掩韓卒之

劍戟皆出於冥山崇豁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馬彪注

相州北汝南吳房有崇豁亭脩務訓墨注陽美劍名

合伯地缺鄧師豈南陽鄧耶猶云浴師榮陽有馮池

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將越

有政治寡人欲因子請因二人作劍風胡

見二人作劍二其名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

云以上類言以地名

堅甲盾鞬整盾櫓鞬革履整兜整說文鐵幕革挾音

芮史並不注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

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

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

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

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

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

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

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

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

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宣惠王今按合從在

燕文公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

二十五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

燕易王立徐注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

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為

雞口牛後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昭侯怒而

從之雞口牛後後謬誤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摎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

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齊

見哀十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

四年儀時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相儀儀

留四年去而行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行為秦

良造儀為容卿時魏以事聽之耶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

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

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虎謂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

何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一之為甚何必兩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

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張儀同時儀死至桓惠九年四十六年矣軫必

不存故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馳進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八

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

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

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

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

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竊於下

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濁澤韓氏急公仲朋元作謂韓王曰與

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

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

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倣猶將西講於秦楚王

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

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秦韓并兵賦為兵備

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

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

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

聽我使其或不能從韓之德王也我思救必不為鴈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九

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

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

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

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

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

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

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

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

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

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

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

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潁陰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

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

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記十六年有處謂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誅於甘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

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

以率為陽也陽伴同不實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齊世家注內婦

也官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

好義所謂不實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

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處謂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是人

雖陽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

宣王子元年報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菽之少者一歲不收

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

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負荷養牧之人在其

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徼巡也亦關境上見卒不過二十萬

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元作鷲之士

鷲擊徒音駒音俱說文天寒足駒與鳥科頭不著貫頤

貫人奮戰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

前蹶元作後字書無蹶也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

東之卒被甲胄以會戰曹兗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

也程裸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

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

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

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具不破碎無是理也

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

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

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註亦誤也

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

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宜在

毫都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非王之有已夫塞

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

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

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

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

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行為散

邑秦王必喜惠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

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

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

稱東藩効宜陽彪謂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

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

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之走張儀於秦謂之於秦曰儀之使

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強曰公留儀之使者留

者欲詐為儀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請秦王武曰

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故使

使臣再拜謁強偽為楚使白此秦王怒張儀走武元

宜陽之役秦三年楊佺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

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

秦秦三年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

敗矣秦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

秦圍宜陽秦三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

祁趙地韓嘗取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則樓緩必敗

矣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庫元作必敗

矣庫亦以魏韓趙補為一魏必倍秦倍音甘茂必敗

矣則不易拔故茂敗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

矣元作之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須秦必敗須言少

魏魏救至而楚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秦魏鄰也失魏

獨言



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公破韓

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

楚解解言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秦

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謂且

賊壽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

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

復於公復重之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今王

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郝其智能公也不如

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

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

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

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

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

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為讎今公言善

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

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

難徒言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

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

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

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

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

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此利於秦向子曰然則奈何對曰此善

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

宜陽以為功宜陽蓋壽議攻而甘茂攻之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潁川則

楚韓講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是行以公故曰安

孫郝甘茂行之無事也言其失權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

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誑之誑賤以補下也

秦之強首之者首言以兵向之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病

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

反不合也兵薄梁以為成成平也而過南陽之道欲

以四國西首也韓宋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皆曰行以

燕亡於齊亡謂喪地魏亡於秦孟子曰西喪地陳蔡亡於楚此亡國也

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國輕以小敵大故亡羣臣比周以蔽其

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

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赫下同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

謂儀大臣郝也事言不得干其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

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

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而不加貴貴言不厚二國則為大

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

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

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

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故解散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

約楚趙魏欲攻而反敬魏遠其初約是且構我初約攻而反敬之是欲與

三國難我也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贖前若它人則置不

校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猶近臣故願公仲之

以國元作國以待於王其待命而無自左右也秦王聽已勿

用左右之說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眾非必聽實也實謂故先王

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並謂立於

齊魏之間此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

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言茂

之欲為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也臣恐二國不善齊故讎公仲

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下同為黨於公而弗之

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

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臣之故可因

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

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

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

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

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

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求割地而

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

立以攻齊行齊字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已伐魏故

以勁韓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憚兵交

元作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此或欲彼為韓取南陽

易穀川以歸澠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

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

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茂羈旅之臣

攻齊故其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補兩字錮之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

以國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

於其反也反亦謂朋之反也常杖元作仗趙而畔楚

杖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

甚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

蘇代言名高蓋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

揚猶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

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

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元作秦無元

母秦患而德元作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秦不聽

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

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月伏羲六佐則舟覆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而輕秦

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立韓擾韓公子蓋而廢公

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

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

色作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

大怒史舍齊韓史與入見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

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謂公

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增也

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

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

字善楚絕句王曰唐客以楚懷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

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初恐楚怒

欲相珉則仕元作唐客於諸公蓋薦之於韓之而使

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

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

為公仲謂秦王曰朋元作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

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穉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強以韓滅故冷向謂鄭彊曰公

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之與秦必不聽公公不如

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故言伐元作楚也今

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

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令之回心相善旬有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禮而幾

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

公叔為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讎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

處而禮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謂公

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

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流則害於趙

趙魏鄰也魏地魏易於下下謂則害於楚公不如告

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

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

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秦

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間三川之

來與楚易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王襄子秦諸為質於韓

令韓王知行之字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

不取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史不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

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元作高以史後並同此

事見十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

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韓起子有辭以母

戰楚臨魏欲置也韓於是行以太子幾瑟與元作

昭陽元作梁王皆德公矣陽得免兵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說秦王昭曰留馮

君以善韓臣韓之嫉馮者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

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恃秦自大而不聽公叔以與

太子爭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則王澤布而害於韓

矣國不和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鄭彊為楚王懷使於韓矯

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

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世子得

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

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

而不勝元作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歸又安敢言地

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周官秦置謂太

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

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

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危謂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

不令齊王聞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

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陰言

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幾

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

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言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

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

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

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

無韓言小國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

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絕句伯嬰恐必陰保於公

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

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塞障

也不使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

為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

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卜之楚王懷聽而入質

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

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

不合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下其與秦楚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主公叔伯嬰為言韓挾齊魏以盼楚盼

晚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之重

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記十二年有在楚國

雍氏胡行韓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歸韓教公仲行教謂魏王哀

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懼其為幾王元作何不

試奉公子咎此後並而為之請太子因韓令人謂

楚王懷幾瑟聞魏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

欲立咎故

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羊戎曰廢公叔而相

幾瑟者楚也相謂音日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

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元作色公不如令秦王賀

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今立嬰故絕韓其事秦必疾

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史有公子咎有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復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六

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

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

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

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恐秦立

嬰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

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已得立而棄之向蓋為鯉者處謂太子

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邪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

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昭曰韓之於

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

臣聞之唇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

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

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

妾因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

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

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

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

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

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

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

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

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

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貌公叔且

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意貌公叔且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五

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

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

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穀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

言下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

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

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

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

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

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是

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

氏楚攻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

以歸惠八年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

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韓用必易與公

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

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

其事司馬康秦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過於境其

言收璽璽軍符救之者言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

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張儀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動韓也徐注欲以為儀在之日而非也

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

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

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記十二年有

或謂韓公仲曰夫孳子之相似者孳一乳唯其母知之

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

利害之相似正如孳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

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

轉與二而非公適兩束之束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

復議國和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

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

韓以完之全秦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為秦魏

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



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是韓重而主尊

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

責取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裂地

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

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

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

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

割喻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十一

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

願公之行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天

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

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

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此猶是其於主也至

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

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

豐豐鏹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伐以

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周啓以東周善

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

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

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

公之加務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十一

釐王 襄王二十二年丙寅

韓咎太子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其弟在周周欲

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秦母恢曰

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所謂不立則曰

來効賊也得立者以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楚王項為從長不能傷秦

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沛元作市丘君太公世家

曰五國罷必攻沛丘注沛丘為貝日以償兵費君元

若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五當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齊攻今從史定為此十年秦王昭大怒曰吾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

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中國不能自安

白頭游教之士教出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

刺刺駕牛具在背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

刺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

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

圖也小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

字並作齊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

將安出矣謂有齒寒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

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

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

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憊創不敢離秦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

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

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

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

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

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

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雖而已無擇也

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

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彪謂

大情此士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邪蓋漢運將興而秦為之

鷓鴣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

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

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

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

下矣靡蔑視之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元作

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

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

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

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

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

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

公一勝於韓原晉記斃於原注晉韓原後志在馮翊夏陽而霸西州猶言西方

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此皆以一勝

立尊尊謂令成功名於天下令猶今秦數世強矣大

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

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

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

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為實者攻其形

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

吳人入越而戶撫之撫至其家撫安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

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贊也而隨諸御吳

者執事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

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

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

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

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

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

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聶政之副刺相猶秦武陽

兼君許異韓人感列元作哀侯而瘞之感猶留侯躡漢王足蓋使之伴

死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

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

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去為

音謂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曰不為者過也

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

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於合者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

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補此吾弗為云者

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尊秦韓氏之士數十萬

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它也諸侯

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它

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謂秦而以國先者此

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

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六

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

彼為帝由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

今謂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

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而欲歸足強韓人為之說韓王曰三

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陽等輩貴言立

之為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韓補計

之非金無以也金以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

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

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

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此兩其疏秦者

乃始行於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淫侈也

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

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三七

鄆元作運下同後志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

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戰勝攻鄆而取之易

矣勝則兵敵又無齊楚之助韓可取鄆戰不勝則魏且內之於韓公仲

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之講以為不然

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言齊楚恐恐韓因

講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

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今君以

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而

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

願君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行珉字下同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韓

侈在唐晉陽注詩唐國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

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

之又與約事言約攻魏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

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為挾之以恨

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

且伏於山中矣懼秦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

變也始說侈而令安伏秦召韓侈而仕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齊豎元作怒於周之留成陽

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珉欲使謂韓珉曰公以二人

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

謂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項善之今公

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

於天下明顯猶示二大國惡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

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齊封君以莒齊秦

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

弗納於君弗使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

不內秦之所封山陽君因使之楚解齊

趙魏改革陽韓謁急於秦以急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

國辰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

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

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公猶國也言其不任冠蓋相

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

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

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之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安釐

曰周必寬而反之還反謂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

晉於周也其有言得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

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由

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則不反之然韓王曰善

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謂費縲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縲

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

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三讎之故縲有戒心

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

止韓勿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其効也西周聞之必解子之

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縲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

魏王安釐為九重之盟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眾且復天子報四年馬

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正此廿三年復復其尊房喜韓人謂韓王曰勿聽之

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亦

大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報王卅三年己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教為謂建信君元作侯曰國形有之

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為鄰故其勢如此不可無而從者

韓也欲為從必得韓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此為從者說也

從宜善韓而善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

必重矣秦之志常反諸國從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者國小不得主從橫則

韓重最近秦故則無從輕矣韓以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為輕

鄢蔡邵之道不通矣謂潁川鄢陵汝南二蔡邵陵魏急上三邑其皆近魏

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

以無豐

凡六十章

戰國策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八

四三

謹案卷八第二頁後一行以反足下之驩吳師道

補注一本交足下

第十四頁前五行吾合秦楚刊本合訛令據吳師  
道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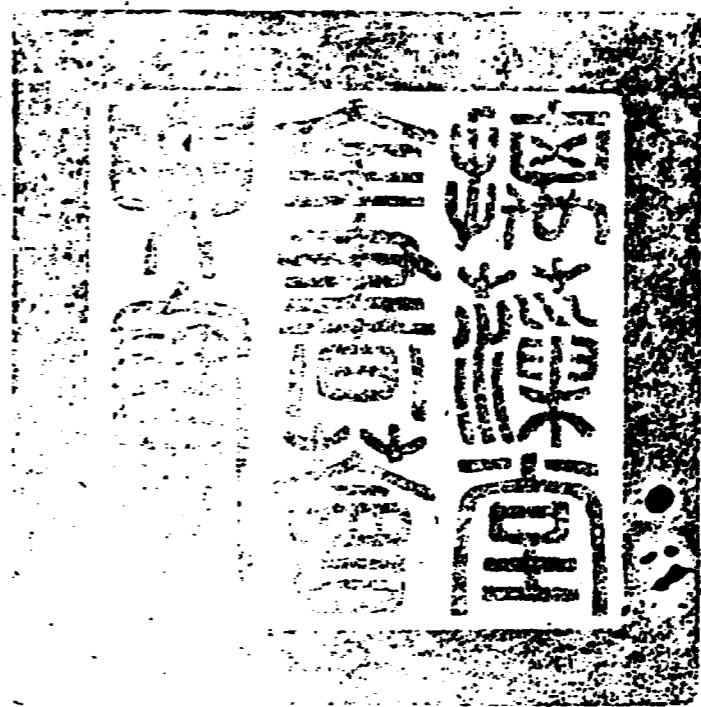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七行向子曰然則奈何刊本然則二  
字缺據吳本補

第二十六頁前八行楚王下注懷字刊本誤作正  
文據吳師道本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一

第四十一頁前六行報王四十三年己丑刊本脫  
四字據通鑑報王元年丁未四十三年己丑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黃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五子部

戰國策卷九

宋 鮑彪 注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而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行李先傳亦甚不取於蘇秦云蘇秦在燕李先因為蘇

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九

謂以燕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

燕於齊問何以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

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

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其以

權立權謂外以重外以事貴並謂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

之取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

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疑蘇秦則

君多資

疑其合燕於趙

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將為從

此二十八年

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

屬樂浪

遼東

并州郡

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

屬五原

南有

呼沱易水

出涿故安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

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并州郡

北有

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

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之憂無過燕

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

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

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

道彌猶巨踵猶係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

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

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

垣謂城

度呼沱涉易水

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

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

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

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

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齋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

與齊戰也

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

文公孫子噲

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

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

文二十年

文公卒易

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

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

却秦使退

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

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

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

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

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

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也好韓獻開罪而交愈固

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

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鄆陵楚敗績

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

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

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

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

之業行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

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願

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

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

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

足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

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

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

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

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

臣亦不事足下矣行蘇秦曰三字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

食詩注素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

中北國漢屬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注在蒲坂

遠西今支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

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

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

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此護也

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

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

足下不踰行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

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

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

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

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

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

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

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六

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答之答擊妾之

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

於答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

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今乃

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

齊曾不欺之也使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

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

王噲易王子元年慎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

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耒耨而

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

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

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

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

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

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

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

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

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

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

思念報齊因喪見身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妻自組

甲緝緝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

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

矣自即位至是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

國故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

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

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

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

矣今夫齊王問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南攻楚五

年徭積散積亦西困秦三年為秦民憔悴士罷散罷

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

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

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

之欲得也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且

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王曰吾聞

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

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

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

西不役不役者養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

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

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

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

之然則前言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受命於

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

外王自治其外謂謀臣自報其內謂亂此乃亡之之

勢也處謂燕昭之舉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

馬者比三旦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

去而顧之顧反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伯樂乃還而

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行之欲以駿

馬見於王馬自莫為臣先後者為之足下有意為臣

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

則此所獻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

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曾已

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

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陳之為快

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

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懼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王

鴈鶩之餘食不宜懼者懼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

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

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

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

事畢矣封亦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

公子之終也也職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

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

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

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

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

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

行具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十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

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強

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

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

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鯨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

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

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

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趙韓趙也

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

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

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

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

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人之所能為也山

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

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國者可長存

言山東欲存唯不羞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粹同出土以成韓梁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十

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  
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  
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  
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今秦之伐楚燕必亡  
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  
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  
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虎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

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王下同

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

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行宣

字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

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

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

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

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

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

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

於益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

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

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

自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燕國大

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

妻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

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

飭戒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

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

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

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元作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以因北

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

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子平是

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

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連臨菑之敗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為

燕謀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

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元作質子於

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

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

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

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

齊使人謂魏王哀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十五

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

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

子使歸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秦不合天

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

代代補之宋宋善待之

昭王噲子元年報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

趙主元作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過

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執飲

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執厨人進斟羹

斟注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其姊聞

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

不聞夫趙王武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

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

劫大王趙燕記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五



龜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

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距亦距燕云非王

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

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

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書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

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傳有在楚韓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謂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

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甲甚

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

故為甲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

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

史言蘇代復重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曰不聽

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

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

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

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虎謂是客也以鄰國為壑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為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

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

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

耻孤之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

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

役處役僕誣指而事之屈指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

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厮役

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呵籍叱咄呵籍踐也當

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

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

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

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  
 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  
 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  
 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  
 記無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見事況賢於魏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  
 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  
 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  
 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  
 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  
 即墨記同處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耻  
 君臣問對無它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  
 唯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  
 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  
 孔氏刪修之法矣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  
 猶鞭策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

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散散其眾  
 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  
 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  
 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  
 之眾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必誅暴正亂  
 舉無道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象使侍屏屏厠也當作屏厠露厠展其臂彈其臯此天下  
 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  
 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  
 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  
 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  
 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  
 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  
 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  
 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  
 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  
 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譽而後可以乘人  
 之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

乘而寄資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

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楚之淮北宋鄰也宋

破則此地殘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

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齊者

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

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

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強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三

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之而齊并之是益一

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方七百里加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

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

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

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

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

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

而受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

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貴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

故必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

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

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

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

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三

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

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

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

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

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

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

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

趙之棄齊也猶釋敵驪革履也當作驪今王之不收燕趙則

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

齊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

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

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

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

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

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

王繪策言魏出之之宋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

閔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

生高廉如鮑焦史鮑衛人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

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

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

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

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鮑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

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

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

曰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穀塞齊不出營丘楚

不出疏章地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

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

之廷耶煩浼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

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猶

失也上土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

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

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

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

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於戰砥劍於矛柄戰蓋為於

砥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

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

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

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

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得不得與車而

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

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

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

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

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

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

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

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父逐吾主母者

寧佯躓而覆之躓踏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

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羹酒令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

知縛其妾而答之故妾所以答者忠信也今臣為足

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

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

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王乎臣請行矣

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蘇代對

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

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

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

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執不成夫

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處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

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

蘇代謂元作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

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

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

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者補蘇

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三

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

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者

必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其言惡矣雖然王

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

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而奮為之欲謂利燕

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

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五

告朱謹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曰齊

姓名命說奉陽名曰必不反韓珉今名之矣言故反前必下類此

不任蘇子以事令封而相之必元作不合燕今以燕

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

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無厲今賢之兩之兩謂

封與相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

如齊王行王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小人因

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

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

為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逃不足以為

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禁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

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

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而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

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

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

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五

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以成所欲王

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自

齊言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為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勤

之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勤亦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雖為之不補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

燕王之不以吾故指奉陽弗子相子謂又不子卿

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

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又不欲王欲猶須也

言其自相攻不須燕

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

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栢元作伯舉之戰

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

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

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二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

書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

之求地望諸攻闕而出外孫之難詳薛公釋載不乘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逃出於闕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闕三晉

稱以為好補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

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

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

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

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

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

之志彪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卿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子也蘇代謂燕相曰臣

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

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得燕

元作趙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趙之燕獨入臨菑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間離齊趙齊

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

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今人之代令謂閔王曰燕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

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

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

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

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

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王使臣

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

也王曰行寡人知之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

下晉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

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令軍敗亡

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

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

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

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

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

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

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

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

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廢爛人之民人以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人

諧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

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

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

攻齊將與齊兼質元作臣質猶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

卯也重猶難也留謂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

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

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猶

由與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於成事而

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

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行王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

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地虛言不設備行其兵以北兵伐它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

疾之言三人讒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

已賤齊如之又今王又使慶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

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

醉臣醉釋同見專元作任所善則臣請歸醉事臣苟

得見則盈願彪謂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

它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曰楚得枳屬已



而國亡

皆謂失地秦昭廿七年連拔楚郡

齊得宋而國亡

即此二

入臨菑三十二年下七十城

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

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

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

秦取天下非

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

輕舟浮於汶

汶江山水出岷山

乘夏水

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而至南郡華容為夏水

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已乘夏水下

漢四日而至五渚

史注在洞庭

寡人積甲宛東下隨

屬南陽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隼祀鳩王喻易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

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韓地范睢傳一曰伐韓少曲

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我繇由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

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戰韓氏太原卷

不

此四下軹元作

道道南陽封奠

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奠亭注引

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

滎口滎澤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

之口

徐注紀年曰教山塞集胥口

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

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

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

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

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因以破宋為齊罪秦

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

攻之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少曲致蘭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

殘均陵地缺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

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

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注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

得講於魏元作至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

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

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

欺舅與母嬴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同適趙者

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郾阨適

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虫名喻易

也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岸門

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穎韓注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

亦屬高商之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二十三年趙與秦戰死河西秦

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令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地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被禍居晉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之下皆以國之半

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

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

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

有在伐齊事後處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

死矣處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

除患無至徐之使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

患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

者燭之武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

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馬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

薄也秦伯張孟談皆救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

除患之遺者謂救而無元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

百金送公也公謂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患

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

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

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

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任魏西為燕者為燕亦所以為魏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曰今者臣來過易水

蚌方出曝蚌處而鷓啄其肉鷓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啄

也箝箝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鷓

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

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

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

昭王子元年  
報王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

傳云并護趙楚而  
韓魏燕之兵

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

聊莒  
即墨

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

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

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三十五

樂毅乘

元作承

燕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

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

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

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

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

暴露

故召將軍

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

元作却隙  
不合也

遂捐

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

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

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

無罪而  
殺毅非

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

負言荷  
罪在身故不敢為

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

之所以畜幸臣之理

畜養也幸  
親愛之

而又不白於臣之所

以事先王之心

白猶明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

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

心故假節於魏王

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  
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

而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

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亞次也

臣自以

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

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

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聞於兵

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三十五

下而圖之莫徑元作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

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許約楚趙宋

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

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

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元英燕樂

名故鼎反乎歷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齊器設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

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旗幟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太山萊

燕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為順于其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墜故裂地而

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

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

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

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

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隸萌隸皆可以教於

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

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

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鷁夷而浮之江鷁夷名馬革為其形以斂骸骨故

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

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

遭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

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乎數

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

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

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  
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刻子腹刻判及也  
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  
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救之

王喜惠主曾孫元年  
報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  
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  
昌國君樂間毅子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  
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  
乘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  
元年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  
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  
願欲復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

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虞君之

明罪之也虞猶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

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

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

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

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

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

之過非君孰元作恐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

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

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

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

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

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

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

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

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

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

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

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

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

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

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

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

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

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輕

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之臣

可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

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

待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

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此唯君圖

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

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懷諫伐趙其於間未

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

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

婉乎熟後天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

使者過趙趙王悼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

矣元作燕元作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趙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

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

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

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

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

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

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

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燕趙同力

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

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

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

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

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

秦秦遇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

人有嬰之則必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殺人人主亦有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

已乃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

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之暴而積怨於燕怨

歸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委肉

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

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

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

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

昏昏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

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

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願太傅之自疑命止於此

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

深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

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行曰願圖國事於先

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不敢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

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

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

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

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人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行願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

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

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儂行見荆軻

敬貌禮一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

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





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注引

此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

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

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

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

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

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而右手揜其胷揜刺也知鳩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

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乃今得聞教遂自

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

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

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四六

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人一縷人

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也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

陽年十三殺人不敢悟元作視悟逆也乃令秦武陽

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

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

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

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

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

羽聲其音怒忼慷壯士不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

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

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

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九 四九

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

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

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

九儀掌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

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升高階也秦武陽色變

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

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懼也願大王少假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

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

起袖絕拔劍劍長搦其室搦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然扣室劍鞘時惶

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驚愕愕相遇也卒起不意卒猝下同盡失其

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

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

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

軻提提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

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

引其匕首以提行植字本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

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

展兩足如箕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之契後地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

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

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

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

秦二十五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容高

此三十三年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

不中而死刺客傳有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情輕  
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刺於大  
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悲反  
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  
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  
之亡皆武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  
劌發憤於一朝而軻蓄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滿  
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  
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  
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  
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  
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管要卷一萬四百六子部

戰國策卷十

宋 鮑彪 注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張

景公 嗣元公元年 恭王四年乙酉

公輸般

魯之巧人為楚設機

天地䟽機關也雲梯之屬

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呂翟聞

之百舍重爾

百里一舍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

聞其善

吾欲藉子殺王

藉猶因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

公為雲梯

梯之高上切雲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

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

之王

見翟於王

墨子見楚王

非昭則惠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

雕飾者

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

豎使之衣

而欲

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

必為有竊疾矣 疾猶癖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

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

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

鮒魚之小

者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

大小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袪褐也元作以王

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程謂

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為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輪般

服病焉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

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

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

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

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一

城以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

使趙無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

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

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

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岸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

謂大尹卿曰君日長矣君宋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

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則與政

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

求講於齊齊謂齊相曰不如

與之聽其以明宋之賣元作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

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

宣同時知非閏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三

別成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臧

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

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

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

乃歸齊王宣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

為君偃而君偃裁立怒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別成然則孟子所稱審亦皆別成也

君偃辟公子別成君弟裁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宋衍康字王之時安史君偃在年表有雀生麟集韻音

東呼鷓鴣於城之隈隈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

霸天下蓋言也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注在沛國公丘縣伐薛取

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

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為

無顏之冠冠下覆額以示勇割偃之背鏃朝涉之脛鏃刻

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

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

靈公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

以蔽左右復塗偵衛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

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

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

不然前之人煬煬炙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

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

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行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

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

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邪文紛緄之屬十首為一緄黃

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

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

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上倫其輩類夫在中者國中惡臨議其事

議謂諧諧謂諧蒙大名蒙冒處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

歸破心懼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

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駒駘也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

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

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十

之乃止

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算

嗣君

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

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二年

胡行謂樗里疾曰公之伐

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猶

利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必自入

之衛必折於魏往求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而弗能取

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

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魏秦王

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行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

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行因

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

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劾金三百鎰元

並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行取金於蒲以

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

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臣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十

聞秦出元作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

矣願王專元作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

梧至郎門而反曰伴若不為衛客臣恐王事秦之晚

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於事人

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矣以知之

問衛客曰梧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

魏王趨見衛客彪謂此一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

諾人為之行狡獪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

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

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

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

何以用之處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

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與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子聽吾言也以說

君勿益損也使之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

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所

用者縲錯挈薄也二臣名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

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

謬縲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

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

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補期

嗣君縲錯挈薄之族皆逐之也虺謂嗣君賢君也富

之言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

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

僕曰拊驂無答服皆言愛也車至門扶人扶教送母

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徒之牖下

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

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

###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

中山君史不書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司馬

子期中山人後在馬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

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也有二人挈戈而

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

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下以與之臣父且

死曰中山有事戎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山

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

施與當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一杯

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滅之常莊談趙謂趙桓元作襄子曰魏

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女以為正妻

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

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以自

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殉國之法也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

七年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齊謂趙魏曰寡人羞

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

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

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

救亡耳不求為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

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

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

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

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是者齊故不附之

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

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

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羞與為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

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為齊廢之所以事齊

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

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

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

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

同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

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

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善以微計薦中山

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

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

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



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  
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  
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

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侷名於我欲割平邑

屬代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患之張

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

國耻與中山侷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十

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

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

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

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

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

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

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

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

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

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

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

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

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玉補趾以見

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

云即佐王必適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

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十

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

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

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

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

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

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

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

遂定彪謂張登聽則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裨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

所排也

司馬喜中山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

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

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

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

曰補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

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

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十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田簡謂司馬

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

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

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

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

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

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

取請為使也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

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曰事成則

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

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

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弱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

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

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十

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

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容貌顏色

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

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

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

准頰權衡准鼻頰鼻莖權輔骨當作額衡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彼偃月額角

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

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

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  
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  
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  
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  
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  
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  
趙王亦無請言也

此兩章一事耳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也然則此書之

作亦至慎矣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

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

傾者却不御也與之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

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

士則民務名不存本

本謂農業朝賢則耕者情而戰士懦

皆不強力也以農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處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

與賢者並民唯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 凡九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卷十

### 戰國策卷十

謹案卷九第一頁前五及渤海之安案漢書地

理志渤海郡有安次支安二縣無安縣此安字

上下有脫文

第三頁前八行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刊本請訛

謂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買其骨五百金刊本骨訛首據

吳師道本改

卷十第四頁後三行注景王三十年丁卯今按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景王元年庚申在位止二十五年丁卯乃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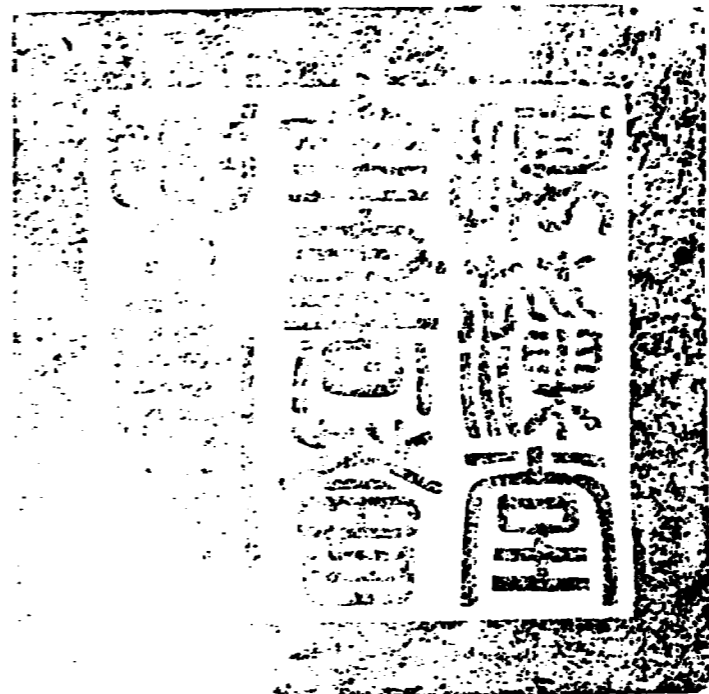
一年也注云三十誤

第八頁前六行允蹈之者與刊本之字下行矣字

據吳本刪

第十三頁後七行因告燕趙而不往刊本此句

下復行燕趙而不往五字據吳本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黃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虎鈴經卷一  
一至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虎鈴經

提要



臣等謹案虎鈴經二十卷宋許洞撰洞字淵夫吳興人父仲容官太子洗馬洞登咸平三年進士為雄武軍推官免歸尋召試中書改烏江縣簿坐事變姓名隱中條山龔明之中吳紀聞謂洞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歐陽修嘗稱為俊逸之士者是也是書卷首有洞進表及自序大意謂孫子兵法奧而精學者難于曉用李筌太白陰符經論心術則秘而不言談陰陽又散而不備乃演孫李之要而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以及宣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相法莫不具載積四十年書成凡二百十篇分二十卷名曰虎鈴經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提要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大都彙輯前人之法與其說而參以己意惟第九卷所載飛鷲長虹重覆八卦四陣及飛轅寨諸圖皆洞自創新法與前人不同其四陣統論自以為遠勝李筌所纂其間亦多迂濶誕渺之說不足見諸施行然考漢書藝文志兵家者流有兵權謀兵形勢陰陽諸類凡七百餘篇蓋古來有此專門之學今漢志所錄者久已亡佚無存而洞獨能撰次成編不可謂非一家之言故錄而存之以備兵書之門目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虎鈴經原序

臣洞言重門擊柝所以待暴客弦弧剡矢所以利天下開龍韜而拓統奮虎畧而禦侮自三代以來未有廢而不用者也伏惟皇帝陛下稟德自天應時御世恢張皇猷啓迪帝範廓兩間之浸沴愈萬姓之瘡痍煥赫光明昭灼海內臣叨生聖世伏膺古訓游陛下豐草長林沐陛下淳恩厚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鼓腹有日矣臣曩者輒不量淺陋以葢爾之志慕述作之道歲月浸

廣卷軸斯脩著書二十篇名曰虎鈴經要其書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雖紛拏錯綜終始備具枝分派別凡在師中吉者必貫穿條舉其有引正道征不庭則克舜之謀具矣伐四夷馭異類則周宣之武盡矣建廟謨開經濟則良平之策存矣用詭道出奇謀則韓白之機在矣聽禽鳥之聲察風雲之變則師曠離婁之議舉矣撮古人之志剖愚慮所得叢萃乎其間亦兵家淵藪也臣今者伏覩勅命高張六科俯待多士臣雖不佞竊

敢任狂瞽之識黷聰明之化備陳韜畧運籌決勝科其所撰虎鈴經并目錄二十卷謹齋沐修戒燃香繕寫隨表以進干冒冕旒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以聞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虎鈴經原序

虎鈴經者將軍之事也臣素好奇正之變由是而言之也自古兵法多矣然孫子之法奧而精使學者難於曉用諸家之法膚而淺或用者喪於師律淺深長短迭為表裏酌中之理誠難得焉又觀李筌所著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秘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以是觀之誠非具美臣今上採孫子李筌之要明演其術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見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鈴經然則奇謀詭道或不合於六經既為兵家要用故必貫穿條縷以備載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雖遠於人事亦不敢遺漏焉至於宣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之相得有補於軍中者莫不具載自為一家之言創意於辛丑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其書二百一十篇分為二十卷其年書就於吳郡鳳皇里臣洞頓首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七子部

虎鈴經卷一

宋 許洞 撰

天功第一

地利第二

人用第三

三才應變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天功第一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爾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靜貴者運機而賤者効力上有其動而下行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一

一

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知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氣機動則應之以氣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為乎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地也將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負勝可知矣王之於將也閫外之寄擇賢授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禦敵詎有與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禮而

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將不正應內包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為乎將之為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謀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勲業以戡禍亂者也反是則吏士外無攻取之心內多離散之勢勇怯見之豈吏士之為乎夫我之於敵也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明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地者豈敵彊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則自上而及下自內而達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力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力然後能立元功而建王業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一

二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知逆順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則不然險



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潰居易用易必內蹶當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夷其政要以節其動寬以緩其約不以踈慢為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懼不以暴急為務也如是者乃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氣熱北方之氣寒也其氣異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疾凍溢之戾加

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胡人之馬越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所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長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撫恤者勿使頻闕慮

其勞疲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使進攻慮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於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悍者使鬪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捷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行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訾詈奇材異識者使預談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崛彊多力者使斬關榛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

度樹營柵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相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之說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糧儲奇辭偉辨能架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探察敵人情者使伺候奸偽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為歷數之士善占風雲吉凶者為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為選日時之士諳著龜者為卜筮之士是四人者雖推

驗體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藥之人二十人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醫人之數大將軍擇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不怨則動有功矣

三才應變第四

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為大軍雖氣銳時勝一作遇而行列散潰旌旗紊亂金鼓不節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許洞曰天之所祐正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鈞經

五

也怙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誇有地利將吏驕怠謀畫不精軍陣散亂如之何洞曰可擊也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許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為王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

動將如之何許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後攻之必克敵也曰先後如之何曰利為主何謂主曰動為容靜為主觀敵之動何如乃應之夫書言動者不必戰陣時敵人先動為容也但密構敵人所為之事謂之動則我以機應之為勝焉先勝而後舉神明之道也

三才隨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一作有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怯之用在于閒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鈞經

六

交合曷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逼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許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與交戰俟天變少罷觀弱彊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驚撓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即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士卒不自驚亂許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過山川委曲叢林茂密第一騎見畫亦鳴鼓恐不見旗

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馳告夜用鼓如晝法

恐敵聞鼓聲急馳告烟霧蒨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亟

馳告所謂八卦探騎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焉苟天地

有變則引輕兵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凡大兵之常以輕騎數千人別分部

隊為游兵其將擇驍勇觀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

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

谷深峭或坡磴窮隆或坳汚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

地當其用之如何許洞曰迴渠迂一作活澗可以衝車突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一 七

馳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可以為伏也

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戰也

平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

乘不可得親近可以弓弩當敵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

以刀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蔚茂可以戈鋌一作當敵

此皆隨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憇寇敵乘間

衝突攻擊當此之時如之何許洞曰使勇者據其前怯

者匿其後愈遽之時怯者疆驅而前進焉必挫鋒折銳

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別勇怯之用乎曰不然

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擇疆

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之急也此皆隨人

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預備之道者也故易之卦以豫

者預也取預備之象為難之用也故曰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蓋取諸豫用兵者可不審於此乎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一 八

虎鈴經卷一終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四百八子部

虎鈴經卷二

宋 許洞 撰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船戰第十

步戰第十一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誠辨其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

一

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巖者語言而不純者目反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熒朗五岳相照燕頤虎頤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者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

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

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昏惰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

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

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經者心有隱也矜大

人言善唯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歸者心躁競

也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

也方言而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

罔人也言多以私事為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

二

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

已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彊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

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諂者志

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鄙而言大事不詳

而彊能理矯而彊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

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

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

奪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正公人也言多

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濶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

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舉動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召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匙筋者方行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駭者方言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覩事覺己如不知而目它視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輅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悉安詳也此皆智度沉深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視容不正頭容不直氣容不肅色容不莊身容不靜趾高心侈器小易盈此七者皆輕浮淺薄便辟鄙佞

人也不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人行事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應事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偽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衆庸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為是者麓踈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所措捨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為惡以惡為善者姦人也

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也人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危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獨動之者事有難安而安之者此謂志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發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

察其神則盡其為入之道也大矣况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者恃將也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足輕天下將何以為謂小大者各有四焉八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疆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舉眾列營結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五

陣視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度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為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眾此之謂天將者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一作利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澗澗之深淺若視諸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野得水草之饒使人

馬無飢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攻亡地而能存逆地而

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

決勝者此之謂地將者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踈於酒

持身以禮一作公奉上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敵之貨賂

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

而不凌物仁而不喪法原一作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

者不諱其親有功者不忌其讐老者扶之弱者撫一作恤

之懼一作驚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詳之賊者

平之疆者押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殺之服者原

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一作

貽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

以順會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者也又若以

天為表以地為裏以人為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

將者也行師之時無失天時無失地利無失其人無有

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

刑敵聞之即畏一作降當之即破此之謂疆將者也師無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六

多少敵無疆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敵不  
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  
此之謂猛將者也夫能以威為表以猛為裏以疆居中兼  
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者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  
當違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  
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遺算矣威將可附  
天將上能順天下壯疆將可附地將上明地利下知猛將可附  
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良將可保四方曰雖有敏捷之用然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 七

###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以將之於是居正殿曰曰  
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  
太史氏擇吉日授之斧鉞王入大廟西面而立王操鉞  
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  
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  
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

心不可以共濟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  
威臣不敢生還廼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  
不問妻子示其忠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  
於用將之於外也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  
其於已也繫其於人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  
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  
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泄多好則智惑寬則  
眾懈暴則眾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 八

納讒則正人離將好賂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  
聲揮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機遠慮所以  
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昵善斥  
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  
信賞必罰所以正人明今鑑古所以照眾卑色貴人所  
以保終去私循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  
如風取其順止欲如山關欲如雷電機欲如鬼神思欲  
如照影令欲如雪霜取其必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

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之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名之一作引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急而不振更籌垂度聲號不明此謂懈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岨疆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掌器械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溢鈍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託憑夢寐以流言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姦舌利嘴關是攢非譖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矚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九

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狠一作恨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諛譁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昇死因而逐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壘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時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適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士卒無冤死與衆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



船戰第十

夫水戰之時擂一通鼓吏士皆嚴肅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整持治一作櫓棹戰士各為一作持兵器就船各為一作為一當其所幢幡鼓角各為一作隨所戰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易越違令斬之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擂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一

通以次出之隨幡住往一作者結屯住往一作幡後聞鼓音

整陣斥候者視其地形廣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陣之

宜諸部曲各為一作安部陣兵曹舉曰不如令者斬之若

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皆無誼諱明

聽鼓者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左則左麾右則右麾

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

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督兵者殺之督戰之法

將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即斬之一部受敵餘部

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發者與同罪無將軍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戰陣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陷陣騎次之游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陣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二鼓音馳騎從兩翼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即還此謂獨進戰之時也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焉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二

虎鈴經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九子部

虎鈴經卷三

宋 許洞 撰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謀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敗第十七

知姦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三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為用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為變也兵者既為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文之風雲星辰有吉凶者天之示於人也善用兵者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者怯苟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以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

者地之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無生死存亡但觀彼

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然後順其事而用之苟知地

理之險易者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人事彊弱利

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善用兵者能以變合

於事事合於時時合於理無彊弱無利害使敗勢可以

為勝勝勢可變而為敗苟知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

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

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此可以上畏天矣雜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三

於險而事利雜於易而事難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變

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一作其利而敵見其害雜於害

而我敗一作馭其利利害交雜而不能屈於敵此可以中

不畏人矣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

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申明利害者特直指其形貌言

爾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

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範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行賞罰之公慎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權明成敗之圖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捨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糧儲為本謀略為器彊勇為用鋒刃為備祿位為誘斬殺為威彊弱相援勇怯相間前後相趨左右相赴遠近相取利鈍相蔽步騎相承長

短相用

長兵短兵之用也

敵欲堅陣我則突其不意敵欲直衝

我則備其所從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脇夫軍之為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絕地離在乎將失道懼在乎將無勇飢在乎遠輸渴在乎窮井軍之為逸也樂在乎安靜利在乎賞罰當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即於戰陣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

害從逸擊勞從有餘擊困窮山陵之戰不仰高不速深不衝隘不遠追水上之戰不違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連翼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平陸之戰不遠離此戰法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言必泄不峻令行必亂不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由於昧暗旺一作在明察以正之晦夜驚怖在鎮靜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之表也軍吏畏愛將之裏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存非智賢孰能與此乎

### 教戰第十四

諸教戰陣每五十為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伍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士卒一時即向大將麾下聽令每隔一隊定一作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張弓捲幡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跪膝籠槍坐目看大將黃旗耳聽鼓聲

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唱嗚呼並去聲齊向前到中間一作

界一時齊唱聲殺齊入賊退敗訖可趨行三十步審知

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湏息却行膊上

架槍側行回身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

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將

處兩旗交即五隊合為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

其隊法及捲幡舉槍簇隊關戰法並依前一看大將處

五旗交即十隊為一隊即是五百人合為一隊其隊法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三

五

及捲幡舉槍簇隊關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

百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士卒一時聽

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聲角絕即從頭引隊伍還軍

###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謀行師先謀安民欲謀攻

敵先謀通糧欲謀䟽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

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彊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

遠先謀不失其適苟有反是用兵者未有不為損利

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務其本本壯則末亦從  
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謀以禦敵雖有百萬之衆可  
不勞而克矣

###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必勝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

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

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以出陣和

於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三

六

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我其可戰

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

困於鬪食無餘則急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

餘之術師其可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

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

不歸咎不能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耶是以知善務

和者公無私捨小惠務大惠善務有餘者力諸事而不

自怠善務必行者與勇斷去猶豫之謂也舉是九者務

令預定之於前則萬變千機然後動乎其中矣率此以  
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勝者勝在我也其在  
大易曰先天不違之義也

勝敗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專專勝有必敗之理戰敗不可不專  
專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  
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  
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七

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  
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審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  
有四吏士飢渴所愛啗之割所愛者謂在急難之中殺  
所乘駿馬愛妾以啗吏士也  
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懼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  
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者謂所嬖倖或子弟諸姻同在  
軍中若有主守者犯命則先殺之也  
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為鬼詐鬼詐者謂詐為狐  
鳴叢祠中之類也  
或假托卜筮  
百端不一衆有天之用也天謂天  
所授也如是者以敗為勝  
也勝敗之術非勇決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姦第十八

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  
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為寇不止  
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構我密謀也使來言語  
辨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崛彊者欺我  
也敵使有此七者宜細詳之將為挾之謂謂見之時以  
操兵者挾輔而  
見謀者反其謀謂偽詐之却  
掩其不備也驕者反其驕拒其辭幣使  
敵不信我為  
也侮者凌之舉兵其  
無禮構者示之伴不知而反示  
之以虛事也將掩不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八

備復之伴聽其說反  
掩其不備也欺者誅之誅無禮  
以威敵留使者不可久  
久則知我微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  
不審

奪恃第十九

敵無恃不可以為寇欲審者豫審而奪之敵之為梗或  
以彊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彊以氣奪隘以  
動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敵以力有餘而加於人我則  
以緩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以峻地壁守或

盈隘而陣我雖士民豐逸不可以疆取守者以利暢其  
心否則俟動則攻之陣者以勢逼其敵否則俟動隨而  
衝之此奪隘者也關塞營壘糧糧所搯預于要路伏兵  
絕之必力奪其輜重敵可使飢此奪緩者也人逸馬良  
恃疆輕戰可據隘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  
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術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所恃  
則彼力衰半矣

###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兵所向  
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  
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佯攻  
其隣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  
復與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出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  
皆襲虛之道也

### 任勢第二十一

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

敗率由勢焉耳勢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  
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挫  
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  
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也將有  
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懾如雷霆此之謂  
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張其旗為疑兵使敵人震  
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之此之謂隨  
勢者也合戰之地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

陷隱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  
亡逐北以建大功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  
之謂挫勢者也挫勢者言曾於敵人  
挫辱故言勢不利也將無威德謀慮賞  
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者也吏士諠  
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者也凡用兵有此  
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乘勢乘一作旺在我可以  
指揮進攻矣任旺一作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  
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固守待之曠日久敵

心必緩於始到矣俟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心益以慢矣當於中夜潛令驍勇襲其營壘攻其無備乘其亂出精兵兩道擊之地勢便則兩道出不便則一道出壁中鼓噪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敵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乘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為務鮮能精謀慮彼見老弱必輕進樂一作凌之堅陣以俟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列旗鼓之

盛埃塵之多矣

旗鼓或虛設埃塵或曳薪

預料敵國兵如國有十萬

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國

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

三十萬

謂其各有屯校之地及死亡之地

以此料之百萬

之國其衆來者有百萬六十七八十九十萬之旗鼓

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

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

矣餘皆疑兵也

敵國大小敵衆多寡皆以此類數知之也

是以知旗鼓多者

其兵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為我所知即詐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入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亦可過半則邀擊之敵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觀之持久則衆心怠夫得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攻為用間益其敵心然後擊之也敵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掩不備也此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

圓任性而能蹶

一作寢

隄漂石者水之勢也火之剛

一作測

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木之勢

也故用兵之道既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間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為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啗敵所愛倖

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與駿馬精佩之飾以求和解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為間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

一作泄 謀皆虛者 非實也 俾得聞焉陰緩使遁去令敵得所謀

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為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為不知也及事示之敵得偽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為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為間也其五曰與敵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三

人戰佯為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語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盛張皇我使之彊盛俾敵知為間者必以我為懼以彊詞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為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心腹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內嬖為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搆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為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

鄉人為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誠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以間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脉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脈不來一氣不通未有免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因屯急難則如首尾相顧而不窮斯為妙矣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四百十子部

虎鈴經卷四

宋許洞撰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異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被圍第二十八

圍寇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候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四

遠近第三十六

十可擊第二十四

敵人信鬼多祈禱者必懷疑懼不能任人故也一可擊也敵惟務天時擇其方位觀其雲氣不顧地形之險易不詳人心之逆順二可擊也敵止以地利為擇不能整肅號令嚴戒行伍三可擊也結營分陣時多動移者此多疑恐四可擊也軍發言無誠實事多利己吏士怨怒五可擊也將吏淫怠六可擊也結營之地四要無防

四要

者四面問道也七可擊也將馭人無禮八可擊也賞罰顛倒九

可擊也將士多輕十可擊也苟欲擊之先令細人密構

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自為

戒焉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僉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地之形勢或注汚物沮或曲道相伏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應敵示弱而匿其彊示不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四

二

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弊在近如是而

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

甚傷殘即棄其鼓旗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

擊也我之生口為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

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

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

勢之兵氣威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

顧死絕之地而鼓旗整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日險二曰輕三日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遠谷死絕之地敗壘夷整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糧絕勝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四

三

勢在彼敗勢在我當歛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彊禦之衆以我為輕也當有輕之理由窮地而闢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人大震衆以為危我不以忿遽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慰撫吏士外間其貌內潛速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當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

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為畏也當有畏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之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卑驕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法也衆以我為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為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為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為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為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四

四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利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我取順動息是謂地機審探敵事因而為之以中敵情使敵不知為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為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糧芻儲積士馬習閑凡敵境糧道通利是謂利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靜出入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

攻城掠地者也

被圍第二十八

我師為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  
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  
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  
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  
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  
力為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如光武昆陽水上  
鼓謀而出如田單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四

五

即墨火并之類是也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

則困一作用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二敵無故開圍一角

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

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一面皆敵示以閒暇者此

必緩我而欲求懈陰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

而後反其外可也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堡逼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敵之

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

者宜樹土山濬渠池去圍百里廣途間道築壁備之人

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盛其游兵分部往來提舉遇

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慮以可守復生他計則伏

精兵於敵路以待敵路者謂敵人  
要路及歸路也本圍實三面兵士嚴

為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在圍一心死  
守出圍則心

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為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

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四

六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防有伏焉宜詳審

四衝之雲氣秣馬厲士坐甲以之結營之地俟夜於營

數里四圍各以勁勇之士伏彊弩利楯多列鼓鼙有賊

遽發擊鼓為號賊擊衛兵則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擊中

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以俟變而已賊退則隨

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

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等差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處於中軍賞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歛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忽遽周章當寅畏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雖使之奔衝馳突不可妄動何也曰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逆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俟之必有驚撓却奪之困可不慎哉

候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人之情故其遇之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也機事速疾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伐者可間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

擊也親愛人者可侮也作侮一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污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可驚也懦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使者可擊也臨陣誼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候而擊之無疑也

追敵第三十二

馬孫子曰候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候敵之情而浪與戰者是謂舉衆與敵也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無闕志矣輜重甲兵散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也又若敵人雖敗倦氣不減一不可也舊溪澗水流忽一作急絕者盜已過二也其慮

絕水之計耳 敗軍遁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

欲我逐之然後發其伏兵者也 吏士奔走不甚蹶躓步騎不相參錯四

也慮其亦詐也詐則敵敗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

也無路可走必還而致死 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

者急追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俟舉兵我

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不可使測之不可使測

能之一作莫 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

之豐寶貨露誠疑為結使者之術使其信我不疑然後

以憤一作惑之復以國家事泄皆以國家虛實既密乃

反構敵意料不以我為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期

與他以内應之號待期一作奇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

外通之其術一也內應號皆虛號也募勇敢者以為待

一旦佯為怒咎之見血即潛使竄敵復囚其妻子俾知

之而為怨一作怒我以密事告亦虛使傳聞於敵詐言以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九

其時當加兵於某處我潛應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

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為勝者兵之要

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欺

而刈之敵有民人彊而一作虜之陰賂敵之密人使進

敵美女以惑其意獻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設之

迨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懈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

而功立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困則我逸矣以逸擊

困尚何敵之不克哉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兵

防禦量人數多少分為步騎中營大將所居外皆環列

營陣所備之地不空虛焉敵來襲擊四面皆救援急則

引中營之兵以赴焉表裏互相救也慮敵人擊其一處則

立左右營陣以護防之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

遠近第三十六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虛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善攻敵者警前掩後聲東擊西出敵所不備趨敵所不意利而誘之安而動之逸而勞之飽而饑之規其無備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鑿林剝木廣為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辨之則令彼備此行我則不然也中夜陰令精兵街救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泐流屯守俟彼眾亂大兵筏而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四

十一

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斷敵之路大軍陰謀以詭敵敵聞焉如以為然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從間道以懸梯行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令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噪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即亟出驍勇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戰後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唯以彊弩劍楯戈鋌藏隱於身

埋伏山林深草之處伺前戰大戰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後麾前戰兩向兵徐逼敵佯敗誘追伏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一作以奇勝此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四

虎鈴經卷四

謹案卷一第七頁後三行可以長戟當敵刊本戟

訛戰據李靖兵法改

卷二第五頁前七行按文內八將下文俱各分疏

惟失威將一段謹識於此

第十一頁後七行督兵者殺之按魏武軍令作都

伯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膳錄監生臣任揖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虎鈴經卷五  
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十一子部

虎鈴經卷五

宋 許洞 撰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料山第四十

料水第四十一

料塵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敵營第四十四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五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彼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無備伏兵絕其歸路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躓焉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敵引兵而去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



乎兩向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整其營陣待敵絕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言盈陣者實降絕溫口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營壘之遙曰遠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戰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為寶此之謂也

### 生地第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五

二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絕之地通糧道進退皆利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懸車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壯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明令嚴三可用也我強敵弱四可用也大將夙著恩信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者有三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前無利誘士卒退心二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三不可用也茲生地之利害可不審乎

###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糧道生路皆絕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力戰則利畏戰則害欲令吏卒死戰者二也為敵所逼糧芻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以用者三焉彼眾我寡一也利害未審矯眾強為二也將心猶豫三也

### 料山第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五

三

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亞而遠林奮者勿營慮四週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為敵所絕也左右前後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蹊路埋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林麓近我我利而得之戰則為伏急則為藏守則為薪也苟能知山林之利害者鮮不勝也

###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黃濁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水黃黑以膠徐投之可以清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勿食水流而中有黑脉不定毒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糞草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彘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側穿井以汲吏士營必以水暫憩必以水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勿涉必有壅塞之機水止而為陂為沮洳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即涉先令輕兵搜驗山谷崎岸慮有伏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得之上流者美莫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者塵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兵多而塵靜者部伍按行將之令整也塵埃左右前後起者使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五 四

人無常法也軍動而塵埃不散漫條達而起者軍止而塵亦止者此皆大將威德行部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陣之時有塵飛起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以塵為候亦料敵取勝之術者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稍先以勁兵力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未救於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俟敵陣稍動則麾我兩稍之兵

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圓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肅如一者此將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皆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使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畫金鼓應節人無喧囂此將有謀而善於得地利者也不可輕擊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列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內不能曉軍政外不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五 五

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陣左右山峽而不能盈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知善戰者莫不能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 料敵營第四十四

敵營糧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營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圍密而兵寬者不可輕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前後左右有出入之使者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陣法也

###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於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旺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旺他人皆懼怯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旺以日時為

用靜為主動為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杵如枝或白赤為木我則俟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上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為木能生火也日為火亦俟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上勝氣如白粉者白為金水日金時皆不可也苟金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可克矣敵上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金日金時土日土時皆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擊之黃者土也臺者亦土也不言雲氣如水狀而及色黑者緣黑氣多為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頓軍稅駕逼近於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與色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師進戰我軍上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下轉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兵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關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則曰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用戰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之謂何也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為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斬之臨敵而目不定足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斬之偃蹇者斬之相視而動目者斬之遺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五

八

弓刀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而應慮士卒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背險絕面夷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有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隘我勢我當屯師為大營廣陣務攻其懈其機狀如不容俾敵見之則泄謀矣欲敵人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崑崖峭壁之地則為懸梯竹索以陟登之或有深淵澗則為罌缶渡之覺敵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為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戰伴北俟逐兵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伴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賞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五

九

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勢察地勢逆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危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道斷絕無以生道此乃智士用謀之地也當宜用兵時出不意以衝寇敵而後擊之山奇奔衝或利用

燧馬燧牛如田單楊璇之類是也或候夜昏詐為號直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以死戰為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斃當自隕陷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死地之憂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利者不可一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爾兵貴以變設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為勢焉與膠柱鼓瑟無異爾未見

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與師之際當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眾惟以勇敢為已任我則順古法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

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誼譁緘默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眾喧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眾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人能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徐與人言者失其眾也數顧者失其群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觀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令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要衝使其勞倦傷殘者如飢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喧譁應敵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灋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

伏也長道移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坂半隱半出長林土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岫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前後可設伏也旗數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防有伏也古灋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不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欲為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為疑也許洞曰料

敵以事者多慮為勝反古之灋也多中為奇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之載其物則車之轉者由輪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灋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十二子部

虎鈴經卷六 宋 許洞 撰

水戰第四十八 水利第四十九

水攻第五十 過水第五十一

尋水脉第五十二 火利第五十三

火攻第五十四 守城第五十五

築城第五十六 城壕第五十七

防城第五十八 反浸第五十九

弩臺第六十 烽火臺第六十一

望樓第六十二 馬鋪第六十三

遊奕第六十四 守城具第六十五

攻城具第六十六 地聽第六十七

失道第六十八

水戰第四十八

凡水戰之具船濶狹長短大小載人多少以米為則一人重米二石則人數積而可知也棹篙櫓帆席絙繩索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六

沉石調度與常船殊樓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礮車置礮木鐵汁狀如守城王濬伐吳作大船長二百四十步建飛簷閣道可以奔馬馳車忽遇大風則人力不能制甚不便戰鬪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蒙衝以牛皮蒙覆船背兩廂開製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非戰船也鬪艦艦船舷上設牆可蔽半身墻下開製棹孔船內五尺建棚于女墻上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金鼓戰船也走舸舷上重列女牆掉夫多戰卒選驍勇精銳者奔走往反如飛鷗乘人不及旗幟金鼓列之於上戰船也遊艇小艇舷無女牆船上置漿床左右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飛虞候居止之非戰船也海鷗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狀左右置浮板如鷗翅翼雖風波漲天無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建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水利第四十九

兵灋曰以水佐攻者彊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絕中流而柵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絕柵而過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士馬逆流我得上游可以攻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則為崇隄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也敵所以賴水也當潛以水攻審地理陰為畎澮蕪之他處竭敵所賴所謂賊者也絕水之用也或以薪木土石實舟泛之於上別為長渠泄之或為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以決囊所謂絕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為所害順則善矣

水攻第五十

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橫闊一寸八分縱濶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梁濶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濶狹微小於池

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

轉闕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平準或千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因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人可持度竿長二丈尅作二百寸二分每寸內十尅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通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淵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

過水第五十一

聖筏一凡縛聖甕為筏瓮間闊五寸深受二石米力勝一人底以繩勾連之編槍於上形長勿方前置拔頭後置板稍左右棹之槍筏槍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六分為一筏去鑽及束為魚鱗次橫括而縛之可度四百一十六人為三筏計用一萬二千五百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濟矣挾絙以善



水者繫小繩於要處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  
橛及繫於樹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分為十道  
渡之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兩腋下  
浮而渡

### 尋水脉第五十二

無水之地擇地有黃羊糞者必有水砂滷甘潤者下有  
水細草蒙茸與無水處不同者亦如之

### 火利第五十三

將有天時之用先知其日日者謂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  
冬甲乙此日有大風雨故也

次順其風我得上風則放火  
燒下風一作起馬攻城寇寨風助順利為飛

火飛火者謂火炮  
火箭之類也相守不動利於姦火姦火者因其人  
焚其積聚甲兵

也兩陣相合御風之便揚一作  
枵塵鼓烟利為燧牛以俟

之若敵於上風放火我亦縱火為解火法敵燒門放火  
恐火滅我使

積薪以互外  
火亦此類也凡入敵境郡邑窮匱城隍頽靡山川非設

險之地而非敵所恃者則存之苟拔敵所恃之邑皆火

之以絕其望焉敵境之林木葎草皆火之故火為兵之

大利也

### 火攻第五十四

月對一作  
在東壁南箕翼軫之夕則設火候風以焚之四  
宿

日多風  
利火攻以驍騎夜啣枚縛馬口人負薪及束煨懷火直抵

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則乘之靜而不動勿攻火

獸以艾煨置瓢中開四孔繫野猪獐鹿項下針其尾端

望敵營而縱之奔走入草內則火起火鳥以胡桃空中

實艾開兩口復合之繫野鷄項下針其尾而縱之飛宿

於草上則火發

### 守城法第五十五

城不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人眾糧寬而柴水不供壘薄

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溉灌可没人戶疲悴修緝未就

凡此類者速徙之營壘高厚城堅溝深糧食眾多地利

險阻所謂無守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 築城第五十六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

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准料工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積數一作積利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九一作十步計工八萬四千六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也其出土負簣並計之於工內矣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窰二十口竈千所却敵上建

城壕第五十七

鑿壕之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二丈加底闊一丈積數約半得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丈得數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文計工五人一步五尺計工二十五人十步計工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工二千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計工九千人率一里則百里可知也

防城第五十八

城上一步一作里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統領精銳驍勇或十隊或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一作為領隊巡城曉諭激勸赴役城上分四隊別立四表以為攻城之候焉若敵欲攻之處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則舉火如表法城上四隊之間

各一作為置八旗若須木標板舉蒼旗須灰炭銅鐵舉赤旗須礪木樵葦舉黃旗須砂石磚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之物舉黑旗須皮氈麻絲鐵鍬鑊斧鑿舉雙兔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矢弓刀劍舉鷲旗當主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少婦女除營食外皆令應役於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字者點檢常旗物與八部也

反浸第五十九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牆壅諸門及

陷處更於城內作圍周匝視水高下而開築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立城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守不得容雜色人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一作結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鎗每三十人自暗門穴啣枚而出聽營敵覺即急於城上鼓噪決其堤堰即以精銳急出助之

### 弩臺第六十

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內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設氈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 烽火臺第六十一

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之築羊馬城高低便常以三十里為堆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濶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濶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之上覆下棧屋上置突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誌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

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垂屋四壁開覘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二口鼓一面弩兩張礮石礮木停水甕乾糧麻煨火鑽火箭蒿艾狼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驚覺舉二火見烟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半平安烽火不來即烽子為人所捉一烽五人為烽子遁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遞

### 望樓第六十二

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四面開門狀如斗令人上望賊賊有所攻隨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衆賊往來聚散遠近皆審而視之以告於下

### 馬鋪第六十三

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疋與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烟塵入境即報探設土河於山谷口當賊路橫斷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平淨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 遊奕第六十四

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之常與土河烽鋪計會  
交牌日夕選一作選候於亭障之外捉生間事其軍中虛  
實體用勿使遊奕人知其副偏子將並用久在軍中行  
人一作善騎射者充之

### 守城具第六十五

雜物守城之時其什物五穀糗糧魚鹽布帛醫藥工巧  
戎具鍛冶秸稿茆荻蘆葦灰炭柴薪松樺蒿艾脂脂麻  
皮氈毳荆棘苧離釜鑊盆瓮礮木槌鑿刀鋸長斧長刀

欽定四庫全書

虎銜經  
卷六

十二

一作長錐長梯短梯大鈎連鎖但人所用之物一一預

備仍令修緝不得損壞雜備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礮

一作礮二機關大礮一雲梯撞礮等間先從城身用木跳

出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之隨事緩

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

懸生牛皮或氈毳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

防火先約先一作但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放火但

令近便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婦女救之火起所部急

白大將大將領親信左右人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  
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違者斬之敵若推輪排  
來攻先以手砲打手砲既眾所中傷必多來者被傷則  
力不齊矣懸門懸板為門也鐵靴之如棧板用之懸鍾  
板繞城於敵柵上上皆懸板受敵之時則板起發矢突  
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暗門多少臨事令五六  
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  
出擊其不意塗扇以泥泥城門可厚三尺備火鑿門門

欽定四庫全書

虎銜經  
卷六

十三

為敵所逼先自鑿門扇十數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  
敵且不得近門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可厚五寸備火  
苧離戰格於女牆上跳出椽去牆三尺着橫檢椽安鎗  
以荆柳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懸安椽端以遮矢石布  
幔以復布為幔用弱竿懸於女牆外去牆七八尺禦炮  
石之勢則矢石不復近牆矣連槌如打禾連枷狀打女  
牆外城上人釵竿如槍刃為兩歧用叉飛梯及人鈎竿  
如槍兩旁有曲刃可以鈎人長柄鈎城上以木為棚容兵

一隊作長柄鐵鈎隨安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牆踊身  
得其身出衆鈎齊搭掣入城中百刀錐斧助之若敵以  
木驢攻城我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為之闊徑  
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如蒺藜形以生鐵汁灌其中央重五十  
斤上安鼻索鎖擲下敦訖以輓轆拗上若木驢有牛皮  
并泥敦著即久速以火炬灌油燒之鐵菱狀似小鐵蒺  
藜要路撒之串錄敵若推撞車攻城我以麓鉄錄并屈  
桑木為之用索相連遇撞頭適我到速以錄串撞頭於

其傍便處將士牽索則撞車番倒弓弩齊射自然敗走  
昧敵石灰糠粃回風一作羅於城上擲之以昧敵人目因以鉄  
汁洒之轉關橋梁拾一作為橋梁端著橫括拔去括一作橫

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轉關牆凡攻城之兵禦  
捍矢石頭戴蠡帽傾視不便衣甲重厚進退又難前既  
不得上城退則師逼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  
城外輓轆墜鐵索索頭安鷓脚當聚鬧處擲下撥大木  
弩以黃桑柘為弓長一丈二尺中徑七寸兩梢三寸絞

車張之大夫一發聲如雷吼積木備礮木徑一尺小頭  
六七寸長五尺候敵人上城則擲下礮之積石備礮一作

礮石大小隨身下捉敵人地探於城四隅穿井各深二  
丈令覆載新瓮於井中坐而聽城外賊到內有孔穴地  
道并聞瓮中辨遠近矣天井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  
丈以新瓮用薄皮鞞口如鼓令聽耳者於井中枕瓮而聽  
則去城五百步悉知之既審其處我則隨地鑿穴迎之  
若相遇以乾艾一石燒令烟出乃用板於穴下封之而

令烟洩更以鞞鼓之則敵人焦灼矣警火每城四面夜  
間設有警火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上囊敗火滅救  
火用水甬敵若縱火焚樓櫓以粗竹長一丈鏤去節以  
生薄皮為盛令貯水二三石將甬內於袋內急縛如濺  
筒令將士三五人撮水口急感之救火每門常則兩具  
無竹即以木合桶漆之而用并小濺甬二十一作百具助  
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燕尾炬縛葦草為炬分為兩  
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如火縱城墜下便騎木驢而

燒之松明炬以松木為之燒令明直墜下隨城照之恐  
敵人乘暗上城脂油燭炬燃脂秉燭於城四隅要路門  
下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鑪舁行於城  
上以洒敵遊火鐵箱盛火加脂脂鑊鎚下燒穴孔中人  
毒井守城之時城外有井先沉之以毒藥陷馬坑孔長  
五尺闊一丈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坑如亞字相  
連狀如鈎鑊覆以芻草茆禾加土種草令生苗蒙覆其  
上軍城壘壁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

時十字鑿孔縱橫安括長一丈銳其端可塞城中門巷  
要路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隘多石  
少土不任板築則建立木為柵方圓高下隨時深埋木  
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柱為閣道外重柱長出四尺為  
女牆皆泥塗之又於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閣干  
行於柵上懸門擁牆濠塹拒馬一如守城濠

攻城具第六十六

輓輜車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犀革蒙之內可藏十人填

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水火石所俱一作不能

敗飛雲梯一大木為床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  
梯節以長一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三尺勢微回遞互  
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上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  
而上拋車以大木為床下安四獨輪床上建雙陞陞間  
橫括中立獨竿竿着桔槔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  
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  
而投之其車推輪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而用之

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轉軸車車上定十四石弩弓  
以鐵鈎繩連轉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推牙上弩為七衢  
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筭長三尺圍五寸以  
鐵鏃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  
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罔不崩潰樓櫓亦顛墜謂之車  
弩尖頭木驢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  
下閣而上尖頭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生牛皮蒙之  
蔽其下移至城下木石鐵火皆不能敗用攻其城土山於

城下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地道鑿地為道行於城下因以攻城往往建柱積薪於柱間而焚之柱折而城崩板屋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望謂之梁車言如鳥巢也木幔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帳逼城其間使趨卒敵之蟻附而上矢石亦不能敗又火箭以小瓢盛油灌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以箭鏃內

斡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於薄暮群飛入城壘中栖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蜀鐵鑿鋤鑄短柄著鋼鐵以鑿鋤其城將軍礮置四柱長短為之其下面著橫括半之則前及左右著括後其下著其頂上左右亦著轉輪致竿其竿隨其架所宜為之其絙索之類隨其礮之大小增减竿稍懸繩置窠窠中盛礮其架編全竹為衣以禦敵矢石狗蹲礮前置兩長柱中著橫括

如前礮狀竹衣亦然旋風礮左右着二方木括亦如之鑿一孔通貫下括左右前後皆可運轉埋之於地其頂轉輪著竿如前狀此礮不用衣

地聽第六十七

令少睡者枕空葫蘆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于葫蘆中

失道第六十八

夜失道以北斗建為正以四時定之然後知四方之路

矣如本路則放老馬以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四百十三子部

虎鈴經卷七

宋 許洞 撰

旗幟第六十九

大將旗鼓第七十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金鼓第七十二

蠡角第七十三

鼓角第七十四

漏法第七十五

傳箭第七十六

測影第七十七

旗幟第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為首竿上置金銅珠大

纛深紅八幅樹大將牙帳前鼓坐其下五方旗各按方

面將有事於戰陣大將齋戒潔心淨服俟天清星皎中

星立壇率諸將校宣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

五色旗導引之衝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

己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後或前後

林藪險隘下斧鑿斫伐開道舉青旗前有山峽高峰深

溪無避賊寇處復風火相逼即抽兵要逐風燒草以避

賊舉紅旗前遇敵列陣即排列輜重引兵結陣擇高勝

地守隘以拒賊舉白旗前值山川地濡卑濕溪澗不平

舉皂旗前平原大澤無他患害舉黃旗五色牙帳旗隨

天地一作氣四時雲色舉之見青雲舉青旗他皆同此厭

土以青旗厭火以皂旗厭金以紅旗厭水以黃旗厭木

以白旗厭旌旗之上文以熊虎者象其猛也文以鴟鷂

者象其鬪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鬼神雲

氣者如其變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於黑纛之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初得敵人剗其心以祭旗塗其血以釁鼓為我之號者

隨我所主焉故春秋傳曰晝施旌旗以威其目夜施火

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幟之用大軍之本也

大將旗鼓第七十

纛六口槍二根以豹尾為幟居帳門前五方旗隨六

纛後在營亦在纛後嚴警鼓一十二面居大將帳前左

右列六纛後角一十二具居鼓左右代金旗隊二百五

十口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



色圖禽獸諸隊不同各因為認出居隊後恐卒伍交錯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門旗不得用紅色嫌亂大將鼓一百二十五面以疑驚敵人用之甲五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縛一作傳筏牛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圍伐牌一伐分支弩二分付弦三兵一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隻箭弓十分付弦三

欽定四庫全書

鹿鈴經 卷七

三

矢二十六萬隻一萬三千五百糧弓二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射甲箭弓袋胡祿并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三千五百口楮二分三千五百條馬軍及陌刀並付以鎚鉞斧一作為四支

金鼓第七十二

周禮六鼓樂人掌教六鼓以節樂和軍旅一曰銅鼓二曰鏡鼓一在軍中金之制有四司馬法曰卒長執鏡兩

司馬長執鐸進軍鳴鐸退軍鳴鏡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一作止三曰鐸周禮曰一金鐸和鼓四曰鐃以

節鄭玄曰鐃鉦也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鐸周禮曰以金鐸通鼓鐸鈴也刁斗按黃帝大傳曰與蚩尤戰擊之以警夜也六曰鉦樂志曰鉦形如半鍾旁有小柄樂師持之以和樂節制鉦者進退用之有征之義也

蠡角第七十三

黃帝戰蚩尤吹角長六尺聲甚鳴後有涿鹿之敗帝問曰所吹何物蚩尤曰角也吹之則風霧俱集後以六尺曰角五尺曰蠡近世列陣金鼓之外餘無他聲號或陣形長為山谷所掩映慮不能照宜於陣兩稍為蠡角隨牌大小值敵攻稍則吹之為號中軍吹而應之

鼓角第七十四

鼓角者大將之威德十萬兵已上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五萬兵已上大角一十六具大鼓四十二面三萬兵已上大角八具大鼓二十四面一萬兵已上大

欽定四庫全書

鹿鈴經 卷七

四

角六具大鼓一十四面或深入敵境欲敵人畏謂我師  
旅大盛但多著之不用此法也動鼓角之時日沒前二  
刻先吹小角次吹大角一會十六聲三會計四十八聲  
為一曲畢暮擊鼓三會間第一會五十六聲六疊一間  
三間畢吹大角一十六聲引第二會鼓五十六聲六疊  
一間三間畢發鉦一百五十聲畢軍門掣鎖諸將各按  
部靜吏士無敢誼譁傳刁斗報更漏謹巡警晚起角在  
四更二點吹小角畢一作四更三點過吹大角引第一  
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叫四更四點過吹大  
角引第二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間畢吹一作四  
更五點過吹大角引第三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間三  
間畢叫五更一點過吹泊五更四點轉鼓至天曉一十  
八轉叫五更五點過擊鉦一百五十聲絕聲擊鼓三百  
聲絕軍門鎖開大將軍嚴裝坐牙帳之上引諸將以次  
朝

漏法第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五

木匱一枚八角高二尺四寸闊二尺三寸雜色裝畫金  
銅鏤級及蓋水匱三片共闊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布  
黑漆貯水生銅鑊一口闊一尺九寸深一尺五寸重七  
十斤金銅引水龍一條長二尺六寸前脚踏虛雲一朵  
枝重二十斤龍腹中熟銅飲水渴鳥一條內空長四尺  
八寸圍一寸五分力士柱二枚各長六尺圍一尺二寸  
五分并脚下卷荷坐水雕獅子四箇裝畫力士柱頭  
鍍金寶珠二枚及鐵溢一枚一作闊二寸五分長三尺  
六寸金銅釘鉸水秤一梁身長五尺六寸徑一寸五分  
金銅鏤連鏢長一尺四寸金銅象鏈一枚連鏢九寸共  
重七斤半一作準竿一條長六尺竿身八楞圍八寸五  
分向本上雕一隻脚踏蓮花坐向下卷雲座金銅鏤級  
及曲尺金銅工正一枚長一尺五寸熟銅鍍金壺一枚  
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尺金銅連鏢三條各長二尺二寸  
及連金銅小蓋一枝闊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斤四兩  
銅背一枚重十八銖大鼓一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寸蟠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六

龍透腔彩畫鉦一面厚四分銅水斗一枚平準竿一條  
皆以約漏刻也

傳箭第七十六

每時有八刻二十分一刻六十分一日十二時合一百

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畫四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六十刻

日入申時八刻每更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三日改

第二箭畫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

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二分小寒初日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七

第三箭畫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

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一作九分後九日

改四箭畫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

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大寒後

三日改第五箭畫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

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立春

前三日改第六箭畫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

日入酉時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

改第七箭畫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

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雨水初日改第八

箭畫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

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後第九日改第九箭

畫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

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驚蟄後三日改第十箭畫四

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十刻

十分每點二刻二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畫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八

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後

六日改第十二箭畫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四十九刻

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七分清

明初日改第十三箭畫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

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後九

日改第十四箭畫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

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穀雨

後三日改第十五箭畫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

日入酉時 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立夏前

三日改第十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 夜四十五刻

七刻半 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十

七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 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 每更八

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小滿初日改第十八

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寅時半刻 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 每更八刻

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晝

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 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 每更八刻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鹿鈴經 卷七

九

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後三日改第二十箭晝五

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 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 每更八刻一

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六

十刻日出寅時七刻 夜四十刻日入戌時二刻 每更八刻每點一刻三

十六分後六日改第二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 夜四

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 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

八分小暑初日改第三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 夜四十

二刻日入戌時一刻 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後

九日改第四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卯時半刻 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

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三分大暑後三

日改第五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 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

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立秋前三日

改第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 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

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第七箭晝

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一刻 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 每更九刻一十

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處暑初日改第八箭晝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鹿鈴經 卷七

十

刻日出卯時二刻半 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 每更九刻二十四

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後三日改第九箭晝五十二刻

日出卯時三刻 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 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

一刻五十五分白露後三日改第十箭晝五十一刻日出

卯時二刻半 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五刻半 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

點一刻五十七分秋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

日出卯時四刻 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 每更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

改第十二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 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

四刻 每更十刻十二分每點二刻二分寒露初日改第

十三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每更

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

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每更一

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霜降後三日改第十五

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

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立冬前三日改第十六箭

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每更一

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四

十四刻日出卯時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一刻一

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小雪初日改第十八箭晝

四十三刻日出卯時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

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後九日改第十九

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每更一十

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分大雪三日改第二

十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每更一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一分

測影第七十七

先定南北使正樹八尺表竿為勾卧一丈四尺腹中厯氣日中視之影之尺寸若與厯合則吉不合則凶冬至十一月中氣律中黃鐘管長九寸徑三分影長一丈三尺小寒十一月節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大寒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中氣律中大呂管長八寸三分影長一丈一尺二寸立春正月節影長九尺八寸雨水正月中氣律中太簇管八寸影長八尺一寸七分驚蟄二月節影長六尺六寸七分春分二月中氣律中夾鐘管長七寸四分影長五尺三寸七分清明三月節影長四尺二寸五分穀雨三月中氣律中姑洗管長七寸一分影長三尺二寸六分立夏四月節影長二尺五寸三分小滿四月中氣律中仲呂管長六寸五分影長一尺九寸九分芒種五月節影長一尺六寸九分夏至五月中氣律中蕤賓管長六寸二分影長一尺五寸小暑六月節影長一尺六寸九

分大暑六月中氣律中林鐘管長五寸九分影長一尺

九寸二分作九立秋七月節影長二尺五寸三分處暑

七月中氣律中夷則管長五寸六分影長五尺三寸七

分白露八月節影長五尺七寸秋分八月中氣律中南

呂管長五寸三分影長六尺二寸三分寒露九月節影

長六尺作八六寸七分霜降九月中氣律中無射管長

四寸九分影長八尺一寸七分立冬十月節影長八尺

九寸小雪十月中氣律中應鐘管長四寸七分影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十三

丈二尺二寸大雪十一月節影長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十二次華夷共同

亦至十二國王侯之所度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

三度月節遲疾平行九道故二十八日行三百六十度

餘日逐日度合朔一歲十二月行十三周天與日同夏

至日在井去極近冬至日在斗去極遠日陽用事則進

北而影短月陽用事則退南而影長測法極遠近以影

而知以定南北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七

十四

虎鈴經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百十四子部

虎鈴經卷八

宋許洞撰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六甲第七十九

地勢第八十

山勢第八十一

四獸第八十二

握奇營第八十三

偃月營第八十四

教弩第八十五

教弓第八十六

教旗第八十七

校獵第八十八

軍樂第八十九

軍賜第九十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征馬第九十四

牧放第九十五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

一作至

之營居陽卦之上以

九為法

九十步九百步九里九十里量人數加之

陰卦之上以六為法

如九之法

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飲死水不處死地

天地也

不居

地柱

地柱者四下中之高也不居地獄

地獄者四高中之下也

不居天竈

天竈者谷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八

一

口不居龍首

龍首者山之端也

大將軍居九天之上頓泊玉帳

九天青龍也玉帳者建前之三辰也假令正月當居巳地是也巳下類此推之如隨六

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

居太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粮居

天牢治罪居天庭軍器居華蓋此所謂立營居天道也

六甲第七十九

甲為青龍大將住出呼門戶解領行門神名號徐儀直

戶神孫齊甲子神乙下蓬星古角過丙下明堂士卒亨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八

二

丁下大陰伏兵利戊下天門師入行巳下神戶小將位

齊衆軒斷天獄庚治罪判斷天庭辛囚繫粮儲天牢壬

癸下天倉安庫藏又為華蓋避敵兵





焦石砂礫則去之河水逆流則去之此六者營壘之大忌也

山勢第八十一

山如蟠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山如鳳凰翅翼開張群隊十萬帶挾隴崗前御印綬後有回翔山如飛龍支翼遠通或驚或躍乍橫乍從臺嶺池間舞鶴連鴻山如母一作狗頭拳尾就腹內乳見項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崗前谷隱馬藏車山如麒麟乍立乍蹲

欽定四庫全書

虎銜經

五

羣從數萬朝者數人山如卧牛屈膝拳頭三光照覆兩水分流屬帶林隴依附土丘山如伏龜四方無缺清泉東流亢陽下歇三門起高一戶雙闕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美草茸茸前如雀躍後如鷄籠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開拓胃臆嶄峯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四獸第八十二

南有汗池為朱雀北有堆阜為玄武東有叢林為青龍

西有大道為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立表法在前若夫朱雀無頂不可居也玄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銜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強居之者軍覆將死

握奇營第八十三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一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數餘八千七百

欽定四庫全書

虎銜經

六

五十人分為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卒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為外壘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陣居震為飛龍門虎翼陳即居兌為虎翼門鳥翔陣居離為鳥翔門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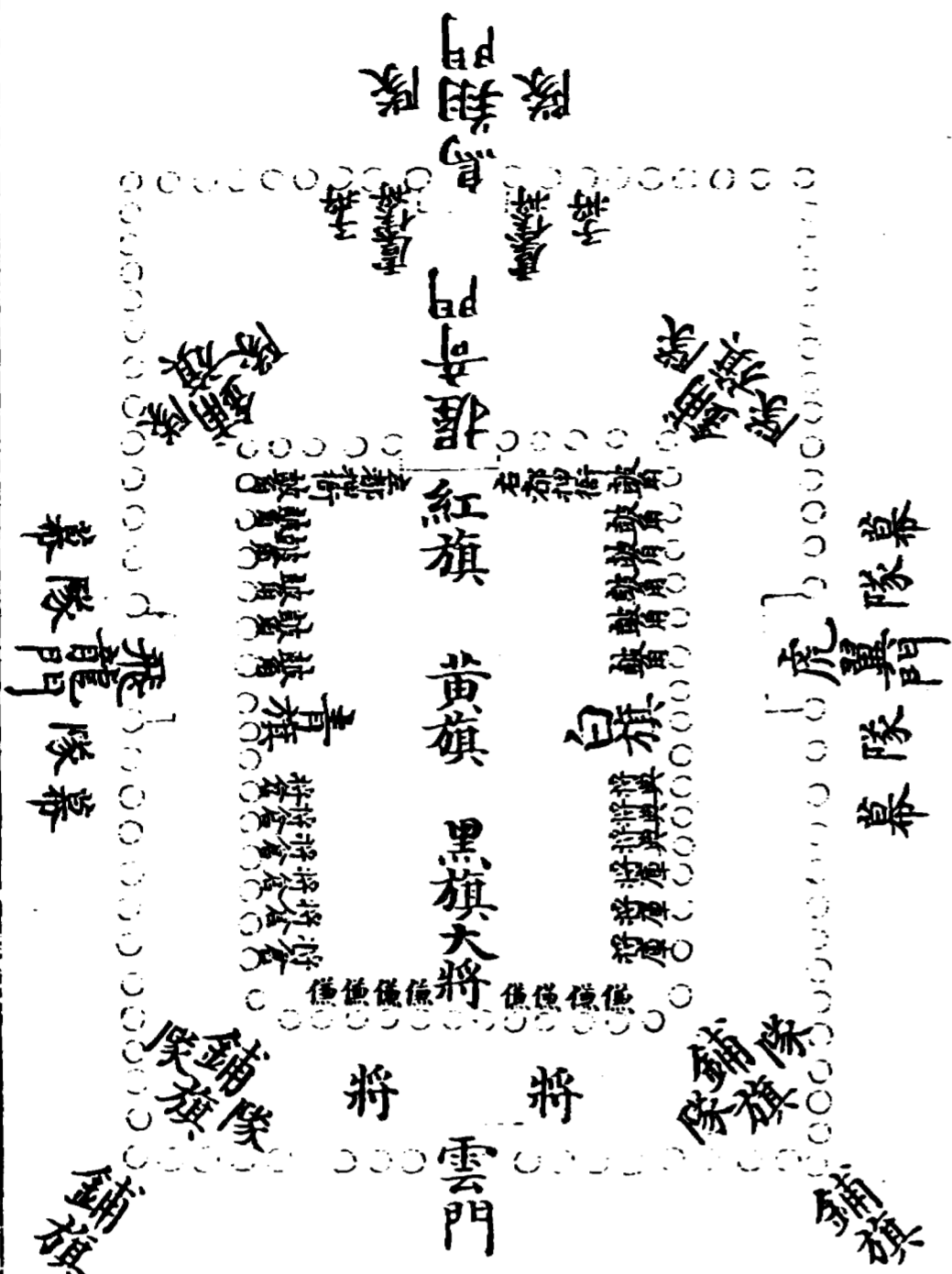
盤陣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為四陣龍虎鳥蛇為四  
 奇乾坤艮巽為閤門離坎兌震為開門有牙旗遊隊列  
 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兩端前有衝後  
 有隊四隅有鋪中壘一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  
 守地六十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  
 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項餘一百步六轟旗鼓五  
 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握奇圖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八

七



偃月圖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八

八



偃月營第八十四

背山崗面陂澤前後險阻其地狹窄之營也凡偃月外  
 營以四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得  
 前一千六百步積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為營轉以六  
 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為弦弦置三門相  
 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營內有地一十五頃八十五  
 畝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門中偃月門左下弦門偃  
 月中營營以二千五百尺守地四千尺得前六百六十

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管中兩廂置土馬一十二疋大小如常馬被其鞍令士卒披甲冑索弓矢佩刀劍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便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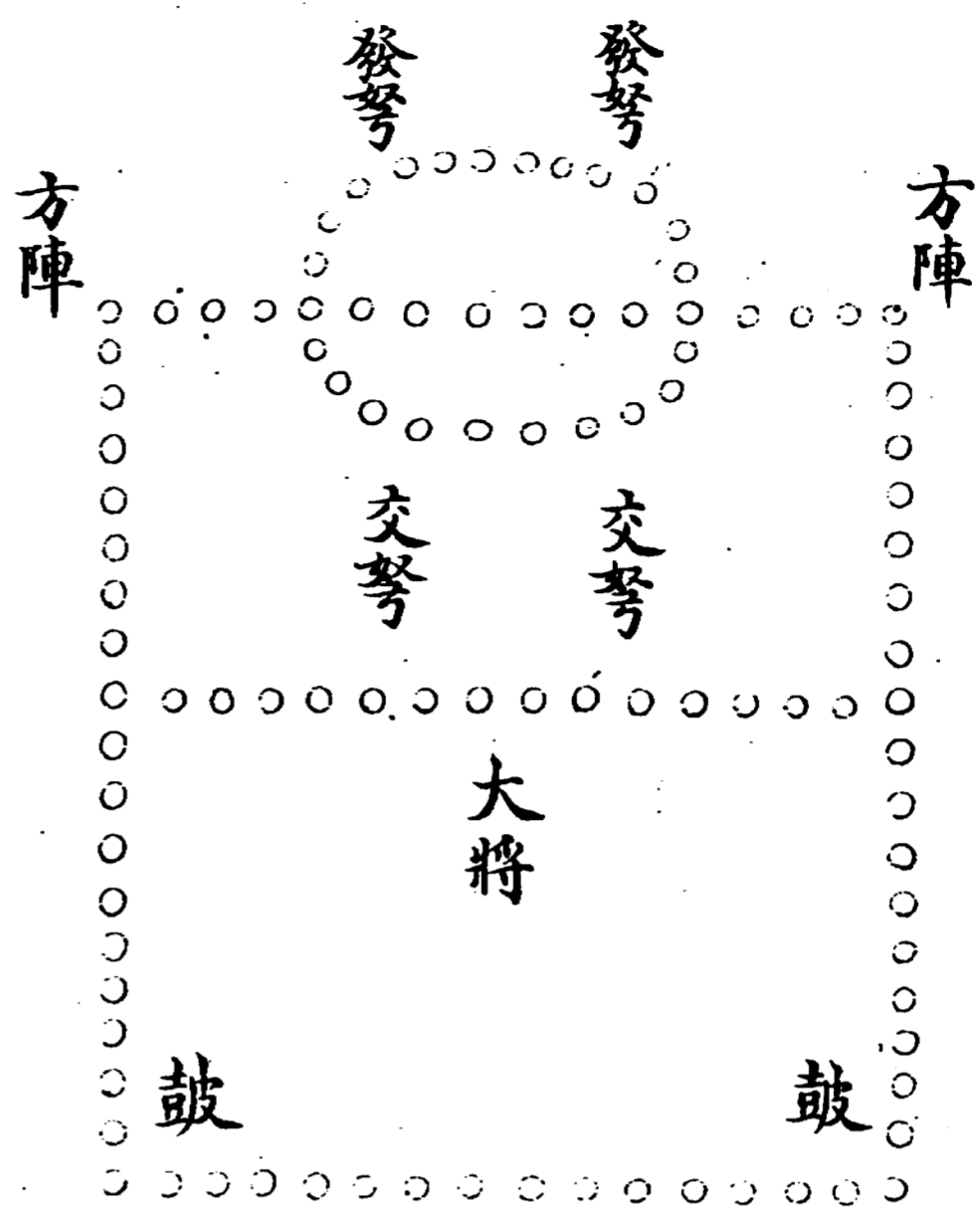
教弩第八十五

凡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騎用之凡臨敵用不過一二發故戰陣不便于用弩也弩不可離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如是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矣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奪山川守隘塞之口者非弩不克焉欲教之時乃下令曰張弩後

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揼手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左腔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遠擡弩頭敵在左右回身放敵在高掣脚放敵在近平身放射訖却唱殺掣拗蝎尾覆弩在地焉此教弩之法也

教弓第八十六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塚一膝前豎安席稍吐下  
稍向左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  
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  
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  
其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願下引之令滿  
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臂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杯  
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



方陣

發弩

發弩

交弩

交弩

大將

鼓

鼓

方陣

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  
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為而箭去遲惟善者能之  
箭與弓弛齊為滿地平之中為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  
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無一作不上指必無中矢  
指不知鏃猶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  
中則乖此為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  
梢厭其肘仰其腕日以注之手以注之心以趣之其不  
中何為也夫矢量其弓方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  
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為上德  
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  
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  
弓定其體然後射之初去地一大百發百中寸以加之  
漸到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  
或致其的於下或以禽獸為的也凡弓惡左一作右傾箭  
惡直音薄願惡傍引頭惡脚垂一作既胸惡前亞背惡後  
偃皆射之骨髓病也故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

封兕欲鬪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法無名指壓小指令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夷法也夷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齣弦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則腕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夷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箭入柅後當四節指本節平其大指成即鏃

教旗第八十七

凡教旗幟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十二具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而監軍使御史裨副次左右牙官隊如偃月形為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士將左右決勝將摠一十二將一萬二千人要兵必精新甲馬幡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節次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陳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送退無遽走孫子所謂

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奇此之謂也以正合以奇勝聽音

視麾乍合而乍離之便也每一陣分枝四陣皆五枝各

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枝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隊五

皆准番之遂部兵器戈鉦居首隊而包於弓弩焉包於

一作包弓左枝以青龍旗表之右枝以白虎旗表之中

校軒轅大將所處左鼓右旗四陣皆同謂之一隊者二十

五人一部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戰鬪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鷄陣前枝出首騎者所以為重也前出一部為背次四部為面餘五部包之於首左右枝出騎兵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鷄以搏擊為後故陣欲背爪之利焉重霞陣衝其不動即分兩穗從旁擊焉敵若驚亂前枝騎兵兩穗進擊步士則不可輕進但在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即前枝騎兵進前枝騎兵退即前衝騎兵進夫雲霞以開

闔進退不常其法故前校其兵往來氤氳以象之也長  
 虹陣及八卦陣皆有衝突外以出敵之不意內以衛大  
 陣也夫長虹以為名者取陣形彎前扼敵之勢八卦以  
 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象也凡四陣逐部結陣之法橫  
 七隊為首橫七隊為身橫六隊為尾步兵每一隊橫七  
 十步首橫七十步厚十步身亦如之尾橫六十步厚十  
 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隊橫一百四十步  
 厚六十有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步身亦如之尾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八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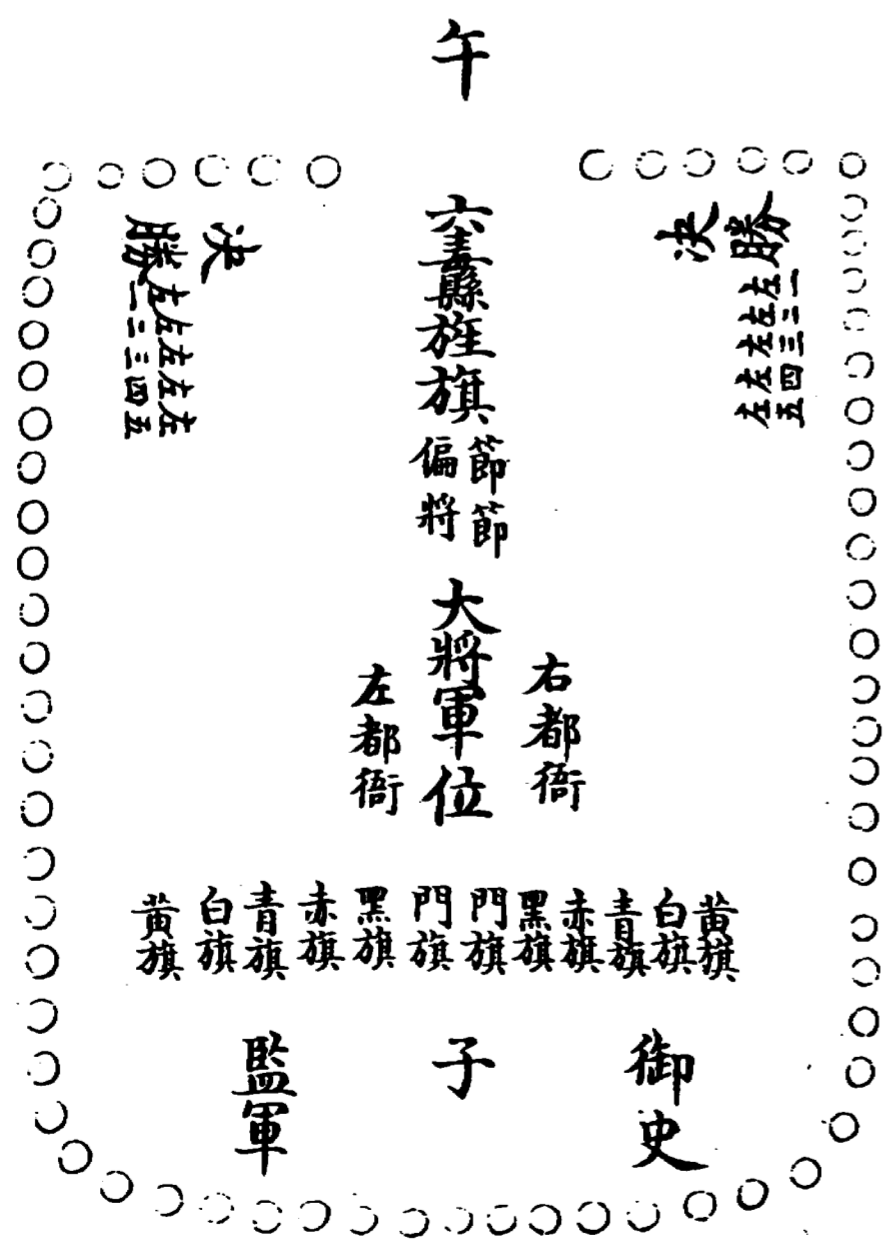
橫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亦如之受戰之時大陣不  
 可輒動敵衆未薄則大敵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  
 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  
 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回而旋右廂陰回而旋  
 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  
 絡野然而不失部伍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  
 本位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  
 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法者使士罪之從軍令於是

大將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陣前每旗用壯勇  
 士五十人奪旗者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  
 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八

十六



校獵第八十八

校獵一人圍地三尺量其人多以左右兩將為校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孤矢者為圍中旗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者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之節亦教之一端也

軍樂第八十九

夫軍中作樂所以激揚壯氣和其心消其憂而已故其樂但清厲峭拔雄壯之音至於彈弦鼓簧柔媚之音使人悲感怨懟者皆不可取焉其戲亦取壯猛而可觀者樂鼓杖笛箎拍多少隨部伍用戲板撥角鷓鴣馬騎飛石劍門斫刀槍牌獅子

軍賜第九十

錦袍金帶銀帶金壺瓶銀壺瓶金錢銀錢每一文重一兩所得敵人財帛所得敵人婦女酒食鞍馬弓箭玩好

等皆充軍賜之物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大將軍一人智信義勇賢明公正者任副將軍二人一主軍糧智信仁勇忠義平直者任總管四人嚴勇諳識一主馬糧軍容者任二主虞候二主押衙子將八人明行陣金鼓曉部署者任大將別奏八人僮十六人副大將總管別奏並同大將忠勇有才者任判官二人沉厚密謀者任兵會騎曹四人偏辟腐儒令掌禮儀賓客祭祀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偏將一人勇猛果敢揮戈掉劍力敵百夫好勇者任副偏將二人子將四人明旌旗金鼓節令者任一侯二人多機謀能擒奸摘伏者任成房二人點平更漏無失紀舉偏將別奏六人僮一十二人副將奏同僮判官一人虞候僮充子虞候八人典二人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押官一人經軍陣習戰對隊頭二人副隊二人主文書

名目點簿酬功行賞知勞苦明部隊行列秉旗一人副旗二人勇者用枹鼓一人主昏明警進止吹角一人主收軍司兵一人主五兵利鈍提轄承拘一人主摧崖科惡口舌無情者任火長五人主樵採等

征馬第九十四

征馬副一人副大將擇能養者已下總管二人副將子將八人軍隊子將押官五十人群頭五百人善騎馬奔走者任馬子一千人軍外差能者御之

牧放第九十五

諸營各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牧驢於外其馬中夾令四面援馬放驢馬子並宜於驢羣四面圍遶驢羣知更牧狂賊偷馬例須一作倒須奔走驢在外驅趨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營別即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使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

馬處所諭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牧放仍定一虞候果殺專巡諸營水草令各分界牧放不使參雜



謹案卷五第八頁後三行此八者古人用戰地之法按孫子九地篇尚有圯地則行一條

第十頁後一行如田單楊璇之類是也刊本楊璇訛陽班據後漢書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諄諄論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刊本諄訛淳脫失字據孫子增改

卷六第三頁後七行縱潤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刊本脫去據太白陰經增

欽定四庫全書

第十四頁前五行天井按杜佑通典作地聽

卷七第二頁後五行以豹尾為必榼刊本脫必字據李靖兵法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餘日逐日度合朔刊本合訛人據協紀辨方改

卷八第十頁前一行教弩此篇訛脫甚多據王琚教射經增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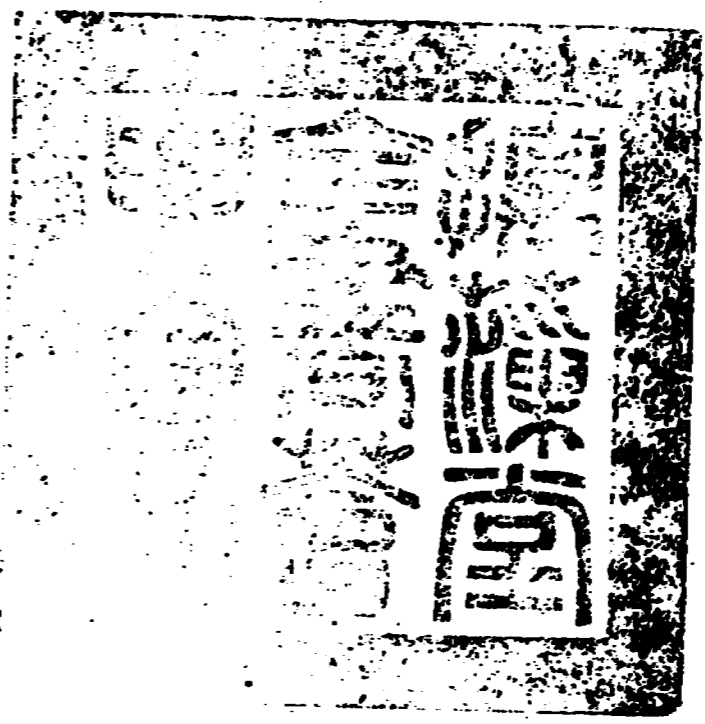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後一行教弓此篇訛脫甚多據王琚教

第十三頁後四行角十二具刊本脫據李靖兵法增

第十五頁前六行按九卷四陣統論云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此下四行所言結陣步數多未合疑有訛

第十八頁後三行一俟二人按李靖兵法無一俟之名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進士 臣 胡 榮

校對官中書 臣 李 荃

謄錄監生 臣 任 揖 文

謄錄監生 臣 潘 坦

繪圖監生 臣 林 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虎鈴經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十五

子部

虎鈴經卷九

宋 許洞 撰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飛鷄陣第九十七

長虹陣第九十八

重覆陣第九十九

八卦陣第一百

飛棘陣第一百一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臣切見李筌纂聚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釋然其名既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九

一

多其要則寡臣因辨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為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臣聞兵陣戰場止尸之所不能規度以固法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執蓋此十萬人為准則焉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為常准但四陣更變各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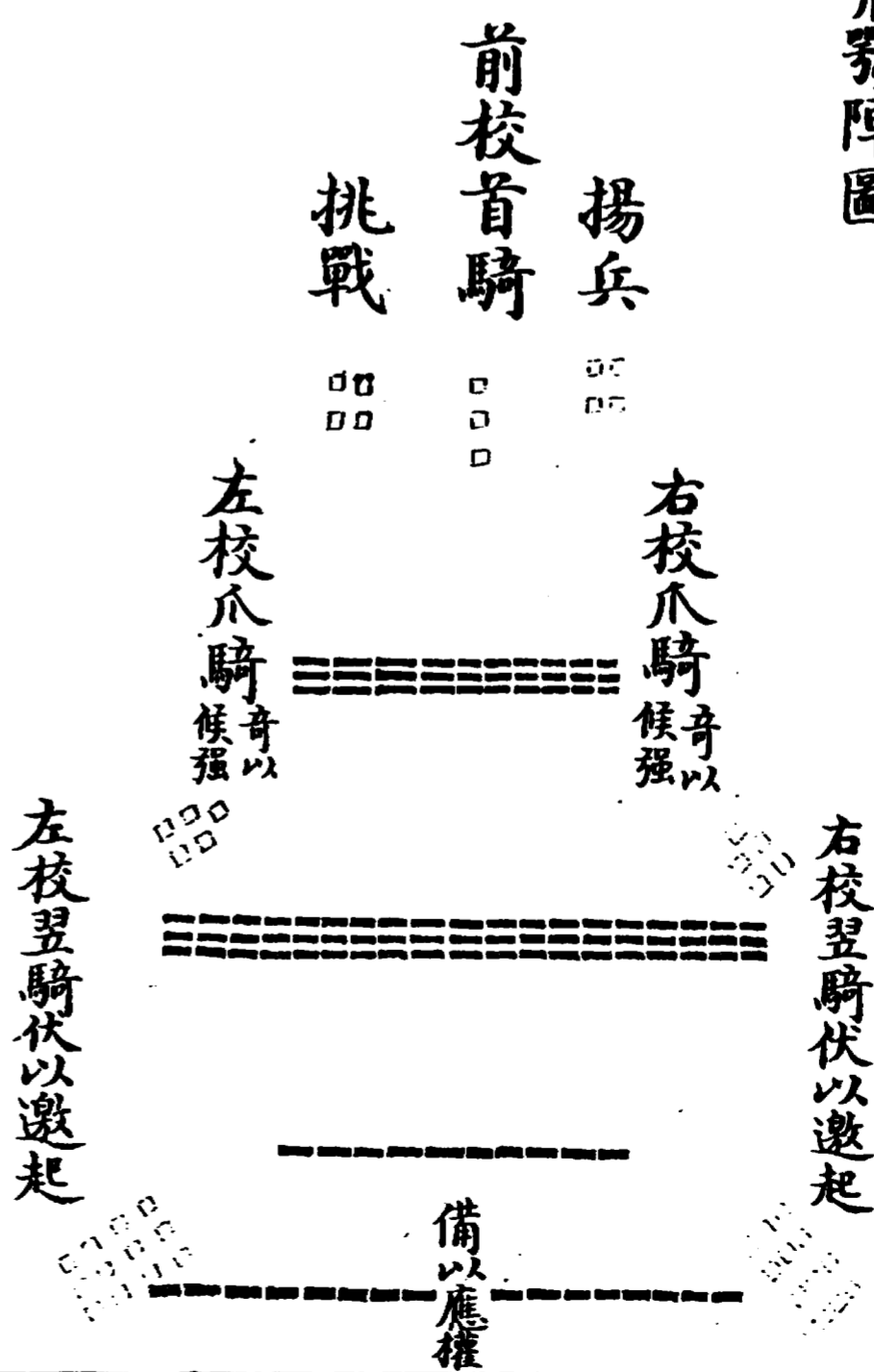
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我以之法若敵為變陣我以飛鷄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其隊校所動各飛敵之去就焉善結陣者先結人心何謂先結人心賞罰明也欲士伍應變之精熟在日月數習之不能教陣者是舉其師以與敵也夫孔子云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

飛鷄陣第九十七

雖萬變之機不能精於陣戰之事與愚者同也然善戰者不陣騎兵也一部謂之五百步兵如騎之數

前校首騎三陣一十部合成五千騎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第二陣四部左右各祇一隊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七十步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陣并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第一陣二十陣即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後校尾兵一直

飛鷄陣圖



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作各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

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左校爪騎二陣五部合二千五百騎第一陣

二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第二陣長一百八十步右

校爪騎亦如之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一萬騎第一陣

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亦如之右校翼陣亦如之前校首騎三陣之中兩處各

虛六十八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都厚三百四

十步前校項兵三陣之中兩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九 四

步一作一百三十步虛實都厚三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

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六

步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右校爪騎二陣之中一處虛

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

左校翼騎亦如之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

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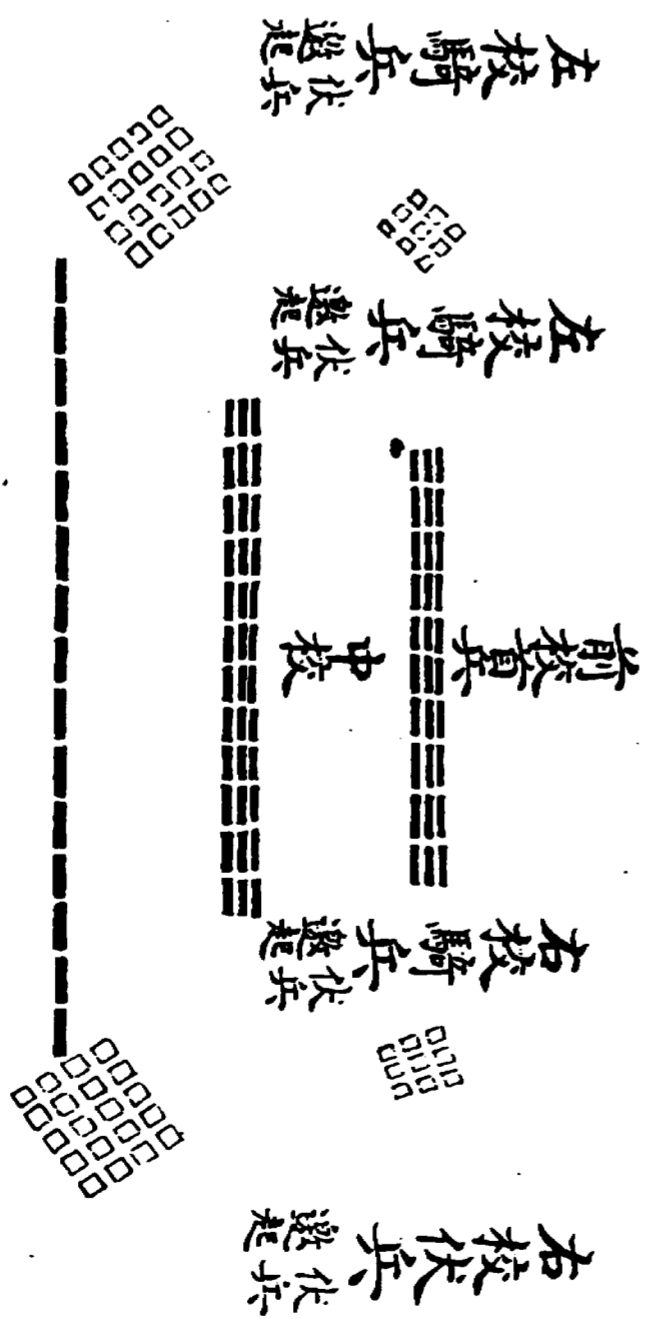
去中校之末自前校之首到後校之末并虛在內共厚

四里三百二十步計一千七百六十步左校爪騎居中校左校相

接之地中校稍前一百三十步右校爪騎所居之地亦  
如之左右校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各一  
里四十步統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  
三千一百五十步

### 長虹陣第九十八

### 長虹陣圖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九 五

前校三陣步兵三十七部合一萬八千五百人第一陣

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第三陣亦如之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第一陣一十

九部長三里二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第二陣

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三第四陣亦如

之第五陣一十部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七十步後校一陣步

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右校衝騎四陣八部合四千騎第一陣五部左右各抵

隊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一千步第二陣亦如之第三陣六

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第四陣亦如之左校四

陣與右校同法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

十八步左內都厚一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

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都厚二百六步後校

一陣都厚三十四步左校衝騎四陣之中三處虛六十

八步虛實都厚二百四步右校衝騎亦如之左校四陣

之中三處各虛五十八步計一百七十四步虛實都厚一

里一百二十二步計四百八十二步右校亦如之中校之首去

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

十步自前校之首到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步

計七百八十步自後校之首左右校衝騎之末一百五十步自

左校衝騎之首到右校之末虛實共厚一里三百一十

六步計六百七十步右校衝騎到左校之末亦如之左右校

角各去中校角一十步計二十步在內左右校第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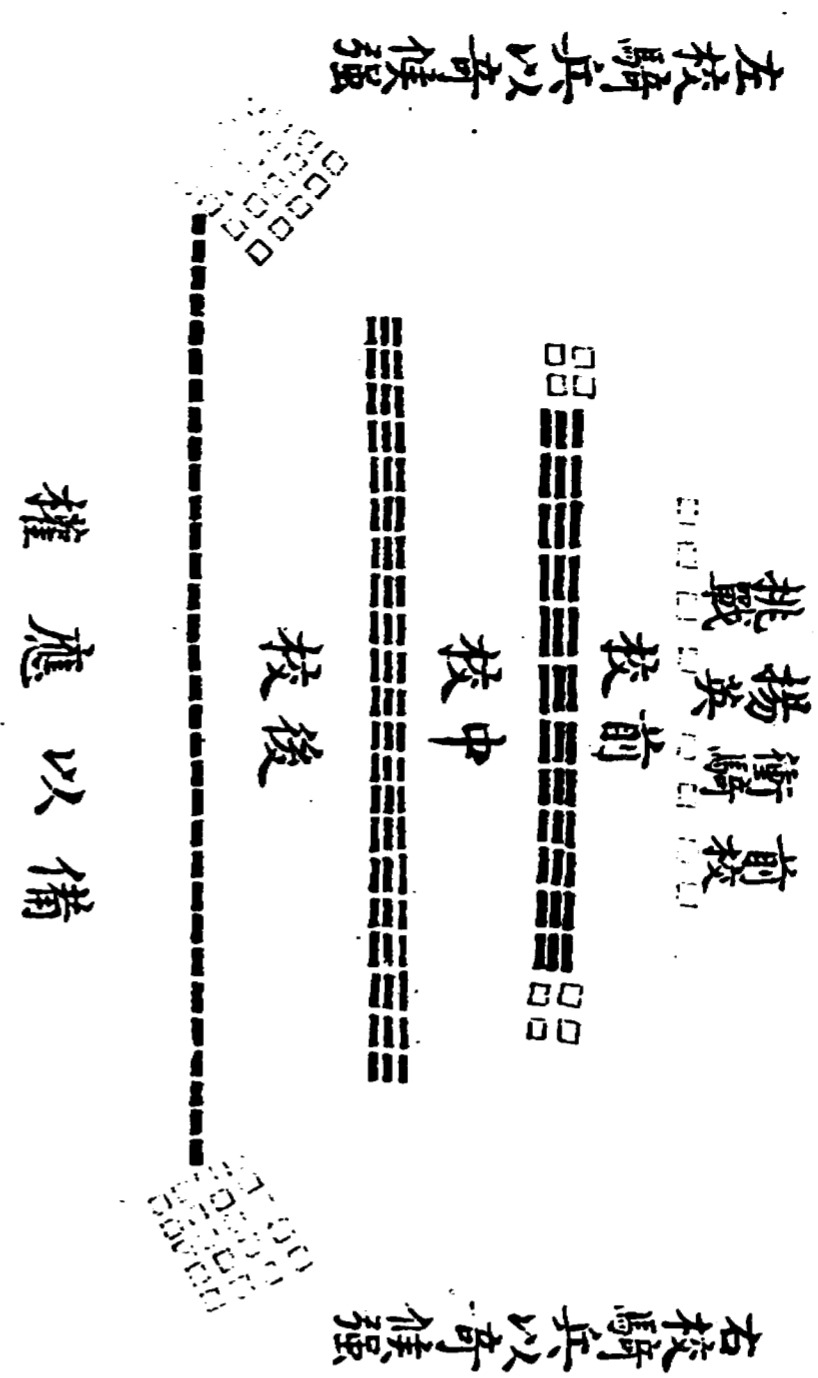
第二陣與中校齊頭以向中校巡各一部為准外府高於中校六十步左右校

角第三第四陣皆掩一百在中之後統成一大陣變長

七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五十步

重霞陣第九十九

重震陣圖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九

八

前校衝騎三陣一十二部合六千騎第一陣六部左右  
 各抵一隊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第二陣亦如之  
 前校四陣步兵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兵四十三部計步  
 騎各二萬一千五百人第一陣步兵九部步騎兵左右  
 各二部計一十三部長五里一百一十三步計一千一百九十八  
之地各虛步并步騎第二陣步兵九部長一里二百七  
二處相接四步在內第三陣與第一陣同法第四陣步  
 十步計六百三十步兵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

部合四萬二千人第一陣二十一隊四里三十步計一千一百七十步

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後校一隊二十一

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四陣

騎兵二十部合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

步計七百七十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右校四陣與左

校同法前校衝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都

厚二百四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步計一百一十二步

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各虛六十八步厚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九

九

薄同數中校四陣之中厚薄之數與前校同法無騎兵

數校後一陣後三十四步左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

十八步計二百四十步虛實都厚一里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右

校亦如之前校之首去中騎之末二百步自衝之胸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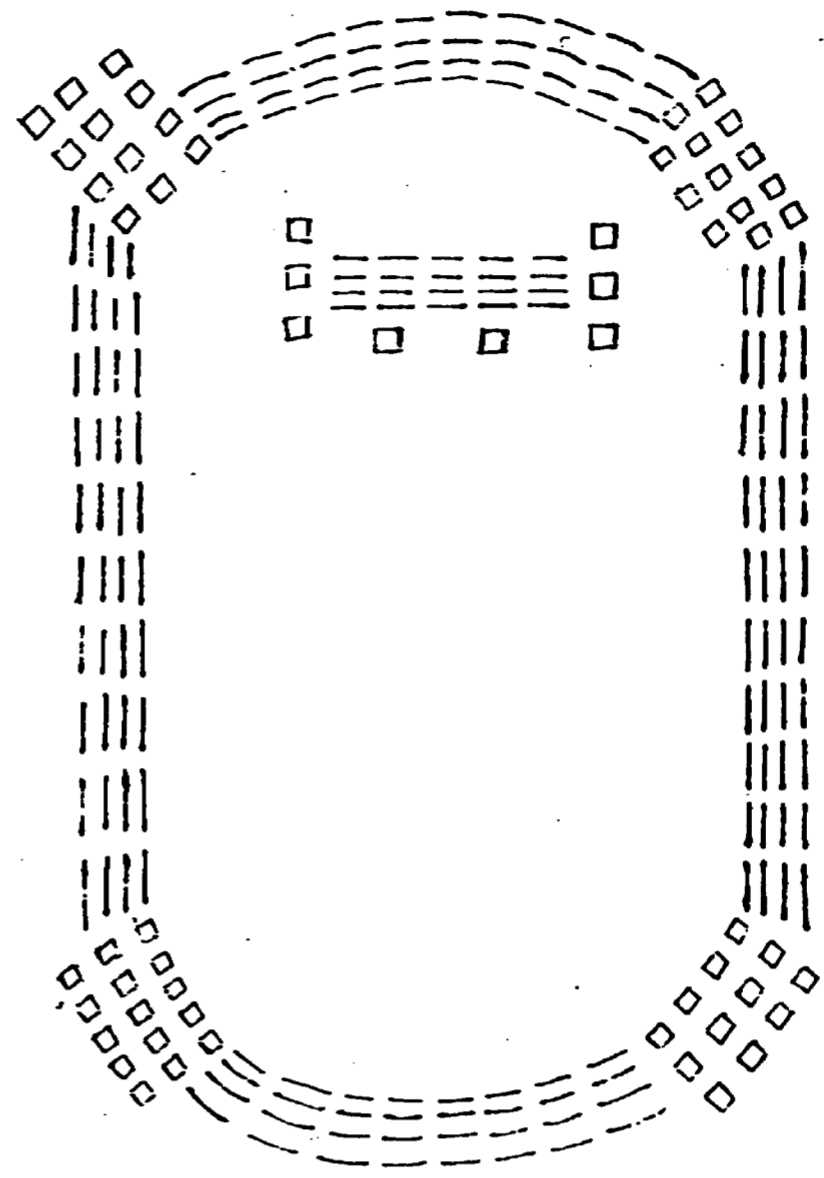
後校之末并虛在內共厚二里二百三十四步計一千一百一十四步

左右校於中校平頭各相去四步計八步在內統

成大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計三千八百七十八步

八卦陣第一百

八卦陣圖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

衝騎四穗各五部每穗一部居中中部則居於左右前

各二處各相去二十步虛實彎長二里二十步計七百

每穗各二千五百計四穗並同居大陣角前披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

不係大陣厚薄之數四陣並同法前校四陣步兵二十

部騎六部共計六十四部步騎合一萬七千人第一陣

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計一十一部長二里五十

八步計一千五百八步并部騎第二陣步兵七部長一

里一百三十步計四百九十步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

一部計九部長二里五十八步計七百七十八步第四陣與

第二陣同法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步兵二十

八部騎兵八部共三十六部部騎各一萬八千人第一陣步

兵五部騎兵左右各一部共七部長一里二百七十八步

計六百八十六步并步騎第二陣步兵五部長三百五

十步第三陣第五陣與一陣同第四陣與二陣同法第

六陣步兵三部長二百一十一部第七陣步兵二部長

二百八十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一

百二步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即虛六十八步

厚薄同數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之中六處

各虛三十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計四百

步中校不常其地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

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一

部兩稍指大陣指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法

四面統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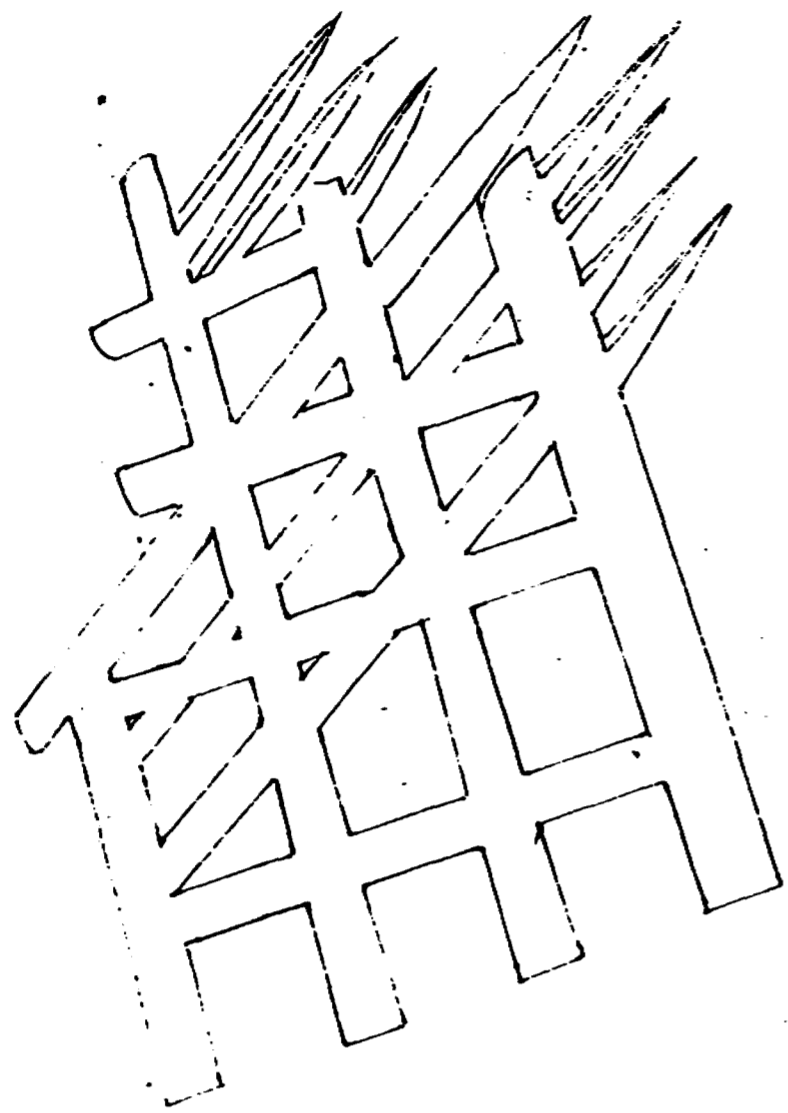
徑三里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三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一十二



里三百一十三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引兵四面俱以衝  
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衝敵之進退令無反自蹂踐我  
陣焉

飛轅寨第一百一

飛轅寨圖



飛轅寨者非古寨也臣切謂戎馬以衝突為利因此寨  
以禦之每一車竿四條每四條長六尺五寸徑方一寸  
五分前間一尺為槍頭側立槍頭以好鐵為之一尺為幹過竿  
方八尺二寸五分筭中間二尺近鑽方一寸五分筭後  
間八寸為幹三寸為鑽鑽亦以鐵為之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  
鑿圓竅以扇之其方兩頭各露六寸三分槍頭四條每  
條長二尺五寸內一尺為槍頭一尺為幹同前法二寸五  
分入槍頭方筭二寸五分五分通過後以拴之脚四度  
每隻長四尺徑方一寸五分搭腦一作腦筭入一寸上間  
一尺通竿方八二寸五分筭中間一尺一寸置槍頭方  
八二寸五分筭下間一尺一寸陷雲頭筭二寸令透底  
脚各居竿亭中安置兩畔間各濶七寸一分中間一尺  
五寸七分方二條每條長四尺徑二寸五分穿脚兩頭  
各露二寸鑿竅各濶一寸五分以脚穿之近鑽方一條  
長四尺二寸五分濶一寸五分搭腦方一條長四尺徑  
方以一寸五寸雲頭自四角起狀如車輛而起濶一寸

五分厚三寸二分彎長七寸一分車通竿上用鐵鉤二左右各一也一照內而一垂下以牛草挽之如有所用則衆車相鉤聯周環如城以拒衝突欲戰則旋拆開為門內鑽強彎為守行則剖之止則聯之每一車用步士一人禦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數或立營或據險皆可

虎鈴經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十六 子部

虎鈴經卷十

宋 許洞 撰

相人第一百二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治金瘡方第一百四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治疫氣第一百六

治鞭豚第一百七

襪厭第一百八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馬忌第一百十

馬毛利害第一百十一

治馬金瘡第一百十二

治馬雜病第一百十三

相人第一百二

凡欲擢用先須辨人形神肌骨之貴賤且人神隱於中形藏於身氣發於外先觀其形夫山有美玉草木滋茂人有貴相氣色豐潤人雖處下品顏色形神器度動止與衆殊也相有七等也一曰看骨二曰看神氣三曰看肉四曰看色五曰看文理黑子赤子六曰看毛髮七曰看星文人相有十成一曰神氣清二曰五岳齊三曰笑語美媚四曰聲色深沈五曰鬚髮無間六曰詞語穩重

七曰接對無偽八曰不欺信行九曰為事正直十曰風骨合度此謂十成之相也十成之人其可信乎經曰七  
成八成臣中子一作尊貴位極人臣也凡欲相人先視其  
頭頭者五臟之主四體之父百體之母頭面之間有五  
嶽有四瀆有四骨四瀆鼻江口河目淮耳濟四骨龍骨  
神龜驛馬伏犀平滿為頰高成為岳入耳曰顙骨入鬢  
曰驛馬耳際為將軍左目後骨為日角右目後骨為月  
角圓為龍宮鼻上天中曰伏犀次兩邊溝外神龜額間  
後為中子中子下高為龍角骨主三公台輔之骨腦後  
為玉枕此骨一十六般並應頭面之主且玉枕之相自  
兩耳上中平為百歲前頭後腦前為星堂後為玉枕也  
其一○車軸枕其二∞六字枕其三∞連珠枕其四∞  
仰月枕其五∞覆日枕其六八兩背日枕其七∞上下  
相背月枕其八◎如環日枕其九卍十字枕其十□一  
字枕其十一∞左稍枕其十二∞右稍枕其十三○垂  
露枕其十四○鷄子枕其十五□犀口枕其十六∞懸

枕如此者皆公侯之相也又若人之形也魂居肝魄居  
肺志居脾精居命神居心故心有五輪則目亦有五輪  
五行各以居其位且一作觀其目則知其心矣是以心  
圓者上也鈴次之破梯者主奸詐如月形者為盜如弓  
形者主非命夫心圓者主事無虛妄之情其目多正視  
主忠孝慈惠心鈴形者屬火能辯明昏禮義目視重大  
回顧有常聰明智慧心破梯者目視瞬息高下主多作  
盜言詞虛妄無信心月形者目視百迴高下屬水水流  
急而還少信行不忠孝殆貶流在外而死心如弓形者  
目視左右高下方回兼露白睛必死遠方為子殺父為  
臣殺君至若解尻如鬼神有形而無骨蒼蒼無色黃髮  
亂豎口葉舌尖腸淺語薄似嘆不嘆似顛不顛面毛半  
茸若有塵灰腦髮倒垂鶴頭露結忽行後視神采昏茂  
骨法不正如是者皆極賤人也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人為兵器所傷出血者甚渴者不可即與飲食恐簇毛

在吻須乾食食肥膩之物無所妨害貴解渴而已不可  
多食粥則血沸出人心死矣所忌者有八焉一日嗔怒  
二日喜笑三日大言四日勞力五日妄想六日熱羹粥  
七日飲酒八日醜酸此八者犯之未有不死者矣夫金  
瘡不可治之者有九焉一日傷腦戶二日傷天瘡三日  
傷臂中跳脉四日傷脾中陰脉五日傷心六日傷乳七  
日傷鳩尾八日傷小腸九日傷五臟此九者皆死處也  
又曰金瘡不可治之者有四焉一日腦髓出二日腦破

而咽喉中沸聲啞目直視三日痛不在傷處者此謂傷  
經絡也四曰出血不止前赤後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  
堅忍其瘡難愈此四者皆不可療矣除此之外復診其  
脉脉虛細者生數實者死沈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在  
傷處出血過度而脉微緩者生急疾者死矣

治金瘡第一百四

金瘡方石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於五里採一  
方草木莖葉每種各半把勿令脫漏一事日午時切確

搗令極爛仍先揀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復選大實樹三  
兩株鑿作十竅令可受藥內藥於竅中緊裹之畢即以  
麻皮係之用麻搗石灰密泥不令洩氣更以皮纏定令  
牢到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搗之曝令極  
乾更搗用絹羅之凡有金瘡傷所出血用藥封裏勿令  
轉動十日即瘥矣不膿不腫不畏風若傷後數日始得  
藥須先用溫水洗令血出即傅之此藥大驗如神預多  
合之金瘡之要無出之者治金瘡中風瘥口不語方赤

箭一兩桂心三分防風三分去蘆頭巴豆二分去皮及  
心然後研之極爛用紙裏壓又法用吳茱萸半兩湯浸  
七遍焙乾微炒天南星三分泡令烈白附子半兩泡烈  
硃砂一兩水飛過乾薑一分泡烈附子三分去尖皮臍  
泡烈乾蝎半兩生用石件搗羅為末用醞醋三升熬成  
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丸不計時候熬葱酒下服後汗  
出為效金瘡辟風止痛方當歸半兩剉微炒川椒半兩  
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出汗澤瀉半兩芎藭一兩附子一

兩去皮臍石件搗藥羅為末若金瘡有出瘀血以溫酒調下一錢日三服止金瘡出血不止方龍骨一兩剉微炒芎藭一兩熟乾地黄一兩鹿茸半兩塗蘇炙令微黃色先須去毛烏樟根三兩突厥白一兩石件搗羅為末傳在瘡上血即止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金瘡內漏方金瘡通內血者為內漏而腸脹者不能食死瘀血搏在於腹內腹穿大脈沈者死耳方以蠶虫三十枚去翅及足微炒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心麩微炒黃

桂心一兩半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砂水蛭三十枚微炒黃石件為末每服二錢用童子小便一鍾煎至五分溫和滓服日五服夜三服如卒無小便用水并酒代之服訖然後以胡粉散傳上瘡胡粉方粉二兩乾薑二兩生栗子二分陰乾去皮為末傳瘡上即痊矣出箭頭方蟻娘自死者一枚狗子三枚婦人髮灰少許石先將蟻娘去壳取其白肉與二味同研如泥用生油塗中箭處則如膏藥俟肉做痒即以兩手蹙之其箭自出出骨中箭

頭方雄黃一分蟻娘一分研石灰末一分牛糞火燒之令赤色葳靈仙一分朝桂鼠一枚去頭取血石為末入鼠血并鍊蜜和丸如黃米大內瘡口中其箭鏃不拘遠年自出出肉中箭頭方巴豆一枚去皮膩粉一分砒霜少許磁石半兩細研蟻娘一枚石為末以雞清和丸如菜豆大先以針撥開瘡癰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撥在破處上用醋麵紙封貼常痒痒極不可忍其鏃自出也多年者兩上當年者一上即出箭鏃出後服食方牡丹

半兩鹽半兩白芩半兩石為末每於食前以溫酒調下二分中塗箭方蘆根一兩藍葉一兩紫檀半兩石灰末二兩以牛糞火燒令赤石為末不拘時候以藍葉汁調下一錢粥飲下亦得中毒前後皮肉癢腫方梨母子一斤爛研去核鹽麩子五兩擣之爆乾更擣用絹羅之凡去粗漬菜豆三兩炒熟石灰末三兩牛糞火燒令赤藍子五兩黃連三兩去鬚獨顆栗子三兩生用黑豆三兩炒熟大黃五兩赤芍藥三兩石為末煉蜜調為膏每服

以温酒下一茶匙日三四服刀槍破腹腸胃突出方磁石三兩燒紅醋淬七次搗碎研如粉滑石三兩鐵精三兩石為末傅槍腸胃上後將磁石末用粥飲調下一錢一日三四服腹又縫補方又若皮肉斷裂剥取新桑白皮作線縫之以新桑白皮裹之又以桑白皮汁塗之極妙小瘰但以桑白皮裹之如筋斷後亦封於上可以續之傅毒箭及馬汁方蚩虫取大首者去翼於端午日收之陰乾為末每服一錢撥破瘡以藥傅之然後醋麵糊紙罽子貼之即出毒也又方石灰末二兩以牛糞火燒令赤色蜜陀僧一兩黃栢半兩剉膩粉一分石為末每用先以鹽水洗瘡後用藥傅之日一換之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結營須相山川卑濕之地其濕燉毒氣腫襲人口鼻者則山瘴之瘧癘生焉又若寒暑之氣不節夏寒冬燠或夏傷於大暑熱氣盛藏於皮腹之間加以士卒之眾眾之氣相蒸為温臭則時疫生焉抑又所蒸之地士卒不

便水土之性温涼之氣致陰陽二氣紊亂於腸胃間則霍亂吐瀉生焉斯之三者眾處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故臨戎之先得預備之乎

治疫氣第一百六

時氣方疫用茵陳二兩大麻仁五兩研如膏豉五合炒乾常山三兩梔子二兩芒硝三兩細研鼈甲二兩塗醋汁令去裙襴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色巴豆一兩去皮心炒令黃紙裏壓去油細研石為末合

勻煉蜜和搗五六百杵丸如桐子大每服粥飲下三丸或吐或痢或汗或不吐痢或不汗再餌之若更不吐痢以熱粥飲投之觀其症候加減霍亂吐瀉方桑葉一握一作篇竹一握右細剉末用水一大盞服山瘴瘧方常山三兩烏梅二十七枚斲帶三寸獨顆蒜一枚以酒二大盞作二服初一服先未發時喫次一服臨欲發時服如不發即止温瘧方麻黃一兩去根節牡蠣粉一合一作分蜀漆甘草犀角屑知母各半兩右為末用水二大盞

慢火煎一盞半去粗分為三服早起午初夜服之

治戰瘰第一百七

士卒涉水蹈冰蒙犯霜雪寒風一切凌凍所苦或失於飲食肌體虛勞故頭目手足戰瘰也治手足戰瘰血出方猪腴洗之立止手足戰瘰方右取川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滓漬傾出令燥須臾後浸乾即塗羊猪腦髓尤妙涉水冒霜手足凍裂方右取菱葉濃煎汁熱洗之即愈手足凍裂成瘡方右以羊髓熬成膏油入炒黃丹攪勻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

令捺塗之三五次即愈手足指節戰裂欲墜落方菜州青石作器物者以刀子細刮取末欲落指節相柱文縷微連便以石灰末厚覆其上以帛子繫纏之其痛即止其指十日即復安矣

禳厭第一百八

厭敵兵法中夜設於北斗下致酒脯焚香為祭藉用白茅用五色綵為幣大將北面再拜禱祝以所祈之事三奠而止伐陰木之枝為六甲符符中書六甲名祭罷以

為六囊各盛一符即以本旬符囊繫於旗幟內勿令人

覺之遂舉而出敵人當自駭走矣厭疫法大疫當取虜

獲首級不計多少於上風焚之人疫大盛則有用此法

疫少亦假用之令其烟氣衝襲一作疫者經時撤去可以

辟厲氣矣厭王氣法敵之王氣久而不衰者觀其氣王

於何方當六甲旬首正子時於營中月空上環三九步

以朱畫八卦壇位成三界其內畫十二辰及月將之名

東西南北相去數步取蒼狗白鷄各一隻大將披素服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一

右手仗劍左手按二畜北面立默誦敵將名氏即斬之

埋於氣旺之方深三尺氣衰則去之厭敵將法敵將之

命厭於我命者謂五行細人密構其敵將之命也當令生年月日時也我即以所旺

相之色可以克彼者隨所旺月日及時密制克之所旺日時

假令敵將火命旺我則擇火日水時為黑道休省之勿令他人見戰陣當以皂旗為衝

此者伏鳥厭兵法夜伏兵於林薄慮禽鳥驚啼者當以

方書十干之號十二辰之號十二月之號十二歲之號二

十八宿之號懸于林上則禽鳥不驚啼而兵可伏矣干謂從甲

到癸辰謂從子到亥歲月從攝提  
格到赤奮若星宿從角到軫也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里  
但數其筋得十即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十三者千  
里過十三者天馬也一作枝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  
下平者百里五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  
百里腹下有橫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  
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一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  
百里頭如渴鳥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七日不能行才行  
便能飲水者千里之駒也放尿舉足者亦然一作前腹下  
毛逆生者同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此駑馬也鼻中金  
字者金一作人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赤者  
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如有公王字者二十五  
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睛多者此多  
驚也目白不深唇不覆面口小又淺不健食齒參差不  
相當雖過齒欲得上鈞者好也凡馬頭欲如側搏耳欲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三

得厚小左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努

一作肉滿身額前錐毛欲得濃威鼻欲得大上唇欲得

緩下唇欲得急口中欲得赤舌欲得方大齒欲得如鈞鋸面

欲藏骨雕欲寬胸欲廣雙筋欲得分明蹄欲得圓膝欲

得開腹欲得垂陰欲得小肚欲得方脰肉垂足足後欲

得無毛尾欲得毛散尾核欲得長齊於梁骨尾林欲得

麓汗溝欲得深膊際橫文欲得分明脊欲得平身欲得

短毛欲得細而突一作突如是者馬之要相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十三

馬忌第一百一十

石灰泥槽損馬不得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獼猴於坊  
內辟患并去疥癬戊寅日及庚寅日不得作廐作之者  
不及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馬三年人馬俱死申日  
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之日不取并忌入廐大敗凡  
養馬作廐之法當擇時日之良而知所忌之凶矣  
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旋



毛在吻後者名御褐白馬黑踪鞍下有回毛者名負屍  
腋下有回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名白帶  
劍汗溝過尾根者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日圍或後  
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前膊外從項  
去到腴腮應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爪黑面白者  
已上馬毛病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甲膊後近低處毛  
旋者能行五百望後眼近前低處毛旋者行八百里後  
一作前膊到喉中間有旋毛者名印綬能行千里兼益

主也

治馬金瘡藥第一百一十二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芍藥黃耆當歸芎藭白芷續斷  
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為末先飲酒  
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二百一十三

灌馬方春夏用白礬秋冬用鬱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  
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為末入湯中以酒調灌

之喘馬方鬱金大黃甘草山梔子貝母白芍藥黃藥秦  
膠一作黃栢黃連款冬花知母桔梗藁本等分為末石  
用油并蜜和喘之每服二兩治馬温方石以獺肝肚肉  
去糞煮汁灌之治馬肚熱結寒顛不食方黃連末二兩  
白蘚皮末一兩油五合以臍猪脂四兩白水一升半調  
下牽行拋糞立効治馬卒熱肚脹欲死方以藍汁二升  
并水二升同灌之立効治馬急起方又取壁上多年石  
灰細研羅又用油調二兩灌之立効治馬黑方忽卧不

起汗流如珠肉顛氣喘者嘗汗淡即死汗鹹不死以人  
脚下汗襪以水二升洗取汁灌之立瘥治馬不進水草  
方芒硝一兩駝駱半升已上和鬱金散灌之并刺帶血  
出一升治馬傷水方又以葱鹽油相和搓成團子內鼻  
中以捉馬鼻今不通氣又待眼中淚出即止治馬傷食  
方石以生蘿蔔三五箇切作片子喘之立効治馬喉中  
腫方軟物裹刀子露一刺咽喉今便瘥又方以乾馬糞  
置瓶中將頭髮蓋之以火燒烟出薰馬鼻中立瘥又方

以猪脊邊脂伴髮燒薰鼻中立効治馬草結方以白礬末分為二兩服每服和水飲後即啗之神効又方以手捻令銷如不銷火燒掃帚柄蒸之効點馬眼方青鹽黃堊仁馬牙硝已上各等分細研用蜜煎以磁瓶盛水漫點之治馬疥瘡臭方黃鵬月猪脂煎髮令銷及熟塗之立効治馬瘡方以齒莧石灰同搗令勻擣作餅子候晒乾復搗為末先水以口含洗淨用藥貼之治駒兒肚瀉方以藁本為末將大麻子研汁調三錢灌下便効次將黃連末麻子解之腸藥方苋苒子烏頭元花茱萸扣蒼蒼木木鼈子葶藶子石等分為末每祖用半兩以醋麩椒蒜煎為膏治之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

十一

虎鈴經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醫要卷一萬四百十七子部

虎鈴經卷十一

宋 許洞 撰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孤虛第一百十七

九勝第一百十八 地兵第一百十九

黃幡豹尾第一百二十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一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啟閉聲鼓之震響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切謂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陽為實陰為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其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其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

象也動以虛實為用者天地之正一作身道也是以知政

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

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

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一作雲氣

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為敗象當其時

苟能觀其凶變修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謹

戒一作怒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為吉矣斯乃以順道應

天者也臣今所列時日雲氣歷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

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

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率由政令權智之

得其道也又何暇審占天時以為候哉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吉

凶日正月戊辰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

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宅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

戊辰巳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巳卯辛卯癸卯一作五

戊辰巳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巳卯辛卯癸卯一作五

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巳未癸未庚寅

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巳酉丁巳癸丑八

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

壬寅巳酉甲寅十月巳酉甲寅巳上用皆吉十一月十

二月九醜八魁無翹大禍反激天賊天門四不出六絕

血忌大敗諸日今悉刪而去之不在此十二月吉日一作

月中唯犯九醜大凶一說云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攻

戰正月初六二月七三月八四月九以次周十二月一說

云六窮日不可出軍初四十九二十八一說云天門日

亦謂之往亡不可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

二十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

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

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

用此日可也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四戰圖第一百十六



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黃幡豹尾第一百二十

凡戰背豹尾向黃幡吉午戌歲黃幡在戌豹尾在辰子辰歲黃幡在辰豹尾在戌卯未歲黃幡在未豹尾在丑酉丑歲黃幡在丑豹尾在未也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出兵攻敵常須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卷十一

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門在

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門在卯

百死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

死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門在未

百死在申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兌三日從巽擊乾四日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兌擊震七日從乾擊巽

八日從坎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死酉刑禍申羽德在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生氣午死子刑禍未商德在亥陽子陰午生氣酉死卯刑禍午宮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亥以生氣擊死氣以陰擊陽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卷十一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舊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內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凡有所用以天罡加地戶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事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一作通以為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合吉一作天罡加寅天地慶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衆天罡加辰天地初辟不可侵

人關界守已地則敵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祐

無憂患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即戰天罡加

午天地初起而縱橫之時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

心行賞賜撫將校慎兵馬如是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

地不遠揚兵堅壁設備吉天罡加酉天地關無路若出

兵中道奔亡遇敵即敗大凶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

地返逆吏士謀殺主將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

路行者止占戰闢天罡加孟孟謂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戰加仲仲謂

子午卯酉是也主客傷加季季謂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

卒聞敵出軍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聞敵

罷軍加孟不罷加仲及季俱罷占聞憂加孟不足憂加

仲小憂加季大憂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雷公者六庚耳庚為天刑故不犯又庚乃百神聚之

方

攝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伯

雨師其所在之處羣居嚮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營則

雷之所處慎不可犯之主敗軍殺將也甲子旬六庚在

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申旬六庚在寅甲午旬六庚在

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用起天一以將兵大捷一作樓關地千里敵畏服用起六

合以將兵主得子女玉帛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得敵

之邦國府庫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怯怖用起天后以

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太常以將兵無功用起騰蛇以將

兵士卒驚駭上下相尅多傷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

恐或妄作口舌用起句陳以將兵士卒敗車馬折傷用

起玄武以將兵軍多亡遁戰不利用起白虎以將兵師

敗無救援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死亡為敵所欺詐說

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潛精而為星在紫微宮下遊

十二次則居巳丑主慶賀事治大吉小吉臨甲乙寅卯

假今天一治大吉小吉而臨甲乙寅卯是也餘皆例此

凶神將騰蛇者飄風之精也居太陽之丁巳雷公六律

曰天一奉車都尉凶神也一作大小殺並主憂驚朱雀

者一作星月之精也居太陰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

林下為霹靂凶將也主刑戮口舌六合者太陰之精也

居少陽之乙卯吉將也雷公六律曰天一光祿大夫主

和合吉事勾陳者雷電之精也居太陽戌辰雷公六律

曰天一大將軍也凶將也主戰鬪多傷敗青龍者太陽

之精也居少陽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將

也主喜慶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太陽之癸亥雷公六

律曰天一綵女也吉將也主赦匿事太陰者金之精也

居少陽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將也主

陰私事也玄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壬子雷

公六律曰天一之後將也凶將也主逃亡離別盜賊若

與風伯雨師二神并必有盜賊太常者土之精也居少

陰之巳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太常卿吉將也主財帛白

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庚申雷公六律曰天

一廷尉也凶將也主囚禁骸骨天空者斗魁之精也居

少陰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宜師一作司直凶將也主欺

詐事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一九命榮衰安怨成壞一作友親二九業榮衰安怨成壞

友親三九胎榮衰安怨成壞一作友親大將軍將有事

即預揆已所生之日以月將推之為命宿一室二奎三

六鬼七張八角九元十心十一牛十二虛第一命宿次榮衰安怨成壞友親

之類一九之法次以業宿為准前三九周二十七宿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推之假今大將生於五月五日胃宿為第一命宿二昂

鬼為壞八柳為友九星為親次為二九之法十張為素

設或值命業宿直日宜舉號命一作教習士馬建立營

寨吉榮宿值一作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安

宿直日移兵遷寨吉餘凶怨宿直日惟利結交於諸侯

及延納賓客餘凶成宿直日設權詐及攘厭吉壞宿直

日宜大舉師旅討伐叛逆及鎮厭呪詛皆吉友宿及親

宿直日備藥餌治軍病犒勞宴賞此三九之用也苟欲

求其直日之法即以二十八宿本直之日配於大將軍

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

虛宿直太陽受日房星昂直示太陽受日也皆做此是謂天元甲子第

二奎宿直木星受日斗角井是謂地元甲子第三畢宿

直太陰受日危心張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直金星

受日斗亢婁是謂鬼元甲子第五翼宿直火星受日亢

室所是謂江元甲子第六氐宿直土星受日女宿昂胃

是謂河元甲子第七箕宿直水星受日軫參畢壁是謂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一

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直之內足以見九宿之日假

令三月一日為鬼元甲子即翼宿直火星受日二日乙

丑軫宿直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直木星受日以

類次之凡七元起於天元終於海元周而復始苟欲知

其七元甲子之資次當以長歷推之凡見所直之宿可

以配於三九也行師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時孤虛

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沉機用人未有不建百世之功者

也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一

虎鈴經卷十一



謹案卷九第四頁後三行一處虛六十八步按下文計二百四步則此一字疑作三

卷十第十一頁後七行十二歲之號句刊本脫據周禮增

卷十一第二頁後七行此是九醜日按協紀辨方云九醜者子午卯酉乙巳戊辛壬共九也與此所載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第三頁後二行按六壬百煉金云往七日正寅二巳三申四亥五卯六年七酉八子九辰十未十一戌十二丑與此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虎鈴經卷十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十八子部

虎鈴經卷十二 宋 許洞 撰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凡用六壬若占利害之時先以月將加正時假令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二

占以正月合神登明為月將知時占以登明加知他皆

例此若占今日今時而行四課之法何謂四課假令今甲子先

視甲上所見神為第一課號曰日之陽次視神本位上

所見之神為第二課號曰日之陰次視子上所見之神

為第三課號曰辰之陽次視此神本位上所見之神為

第四課號曰辰之陰此謂四課四課既畢見有相克取

以發課故金匱經曰用兵當知刑克之忌猶克也凡四課

之內上克下者正月甲子日寅時用勝光是也又有下

克上者二月丁巳日午時用從魁是也兩俱克者皆下以克上為用上以克下為體也下克上者用兵之家憂深上克下者憂淺自兩上克下以此為用三月庚午日河魁是也自有俱比以涉害深者為用四月戊辰日丑時勝光是也自有涉害俱深以先見者為用五月巳酉日戌時用勝光是也自有上下俱不相克以遙相克為用也金匱經曰交俱不入當獨立此謂遙見相克也假令正月甲辰日寅時即以正月合神登明加甲上甲日見登明水木不相克辰上見大吉二土不相克登明本位亥上見傳送是金遙克甲木即以傳送此謂遙見克他皆倣此自有俱遙見克者以比者為用自有俱比以遙克見用自有日遙克神神遙克日兩俱見以神克時日為用無神克者乃取日克神為用自有兩遙克者亦以比為用自有俱比以此先見者為用先見為先後辰課四課上下又無遙相克者當以仰伏視之此法為用何謂仰伏視之說者曰西方白虎宿有昴星主天獄也

剛日當從地下星仰望天上隨所見神仍以為用柔日當從天上昴星伏視地下所見辰以此神本位為用假令仰見大吉即以大吉為用假令伏視地下見午以天上勝光他皆倣此所謂仰伏視為用也昴星不可全信以日辰上審之剛日中傳辰後傳日柔日中傳日後傳辰自有八專曰唯有兩課見有相克亦涉害深為用無克日剛日從日上陽神順數柔日從辰上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為用何謂八專甲寅庚申巳未丁未癸丑辰同也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時以月將加時申上寅上見登明此謂地上二神也共見天下一神假令正月甲寅日卯時以月將加卯上寅上共見河魁此謂一神臨二神河魁本位上見勝光不相克即以河魁為用無相克乃用逆之之數焉順數法假令正月庚申日戌時庚與申共見從克從河魁本位上見河魁皆不相克庚剛日當從庚申上起從魁順數之及三神到戌上登明即以登明為用也逆數法假令正月巳未日戌時以月將加戌

已未共見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河魁皆不相克柔日當從傳送傳送本位申上起從魁為始逆數到午上得小吉為用自有伏吟時剛日用日上神柔日用辰上神皆前刑而後克前破而後衝以為三傳金匱經曰剛以日柔以辰不共言無相克也剛日起日上神柔日以辰上神為用凡伏吟皆前刑後克前破後衝何謂刑用寅刑巳用子刑卯之屬也何謂破午無刑破子刑卯亥無刑破巳刑申之屬也辰無刑破丑酉無刑破子是也自

有反吟時剛日以日一作月衝為用柔日以辰衝為用皆

載衝而後刑為三傳何謂四衝假令甲子日甲衝辛辛上見天罡以為用天罡而又反衝河魁此為載衝然後刑未何謂辰衝假令乙丑日丑衝丙丙上見登明為用用登明而後破功曹又辰衝太乙此謂再衝然後刑申一云反吟猶有課課發卦而後前衝後刑玉歷詳之凡加臨四課式反伏二吟皆須知發課之神即三傳也何謂三傳假令小吉臨寅為用即小吉為第一傳小吉本

位見神后神后即第二傳神后本位見太乙太乙即為第三傳所以三者象三正四者象四時能於傳課以求相克之神斯足以見用兵之利害矣集一作利靈經曰用式之時朝南暮向北避歲月二建說曰甲乙日日入時丙丁日夜半時戊己日平旦時庚申日巳時壬癸日可占也一云正月五月九月卯二月六月十月酉三月七月十一月酉四月八月十二月丑巳上以天罡加之增減式法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璧玉經曰玄女言寧可與人妻奴不可示人遊都欲知敵人必決遊都之法甲巳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傳送皆以月將加時聞賊時遊都加日辰敵即到臨一辰一日到臨二辰後二日到臨三辰已過矣勿憂都旺相克日辰凶益甚囚死不克日辰無以患說者曰吏神姦神一名遊都吏在天一前姦在天一後姦在後加日辰在我家年止謀我身又說

曰以吏為遊都以賊為虜都其法同加日皆不可出軍也甲巳之日吏神丑賊神未乙庚之日吏神子賊神午丙辛之日吏神寅賊神申關盜神亥丁壬之日

吏神巳盜神申賊神亥戊癸之日吏神申盜神巳賊神寅說曰申子辰功曹為天賊亥卯未太乙為天賊巳酉丑登明為天賊寅午戌傳送為天賊說曰遊都將者總護天賊天殺諸將若加臨辰則立到臨好鄉則不戰有降兵卒臨所畏大戰父子不相親中外不相信臨東方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二

六

兵凶南方兵威不可加臨西方利勒兵賜將士加北方利禦敵凡為將皆須知是遊都將不能知是者與士伍同耳若欲都將之術甲巳之日大吉乙庚之日神后丙辛之日功曹丁壬之日太乙戊癸之日傳送說曰都將凡臨日辰而相克者賊來疾速加季制吏亦為來一作求四孟神不來一作求若在天一前一辰一日來一作求二辰二日來一作求三辰三日來一作求四辰無賊來後三辰為過去凡三都將所臨賊在其下說曰欲知賊消息往天

耳聽之天耳者大吉小吉是也說曰正時占太白入熒惑賊來熒惑入太白賊不來丙丁為熒惑庚辛一作申為

太白說曰天一加日今到天罡小吉太乙神后加日辰敵來至急又曰天罡加孟言虛加仲賊來至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巳在前賊不知處者正時天目所臨賊在其下矣天目者春氏氏乙下夏柳柳午下秋胃胃辛下冬女女癸下一說神后為玄武加日時敵急到說曰宵聞敵三刑加日辰到急三刑者天罡天衝太乙也又占敵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二

七

以月將加時天罡或如房屋或臨日辰不可出軍當逢剽掠說曰白虎勾陳加到巳地聞應有巳即為盜或甲日必有敵揚兵見血騰蛇朱雀但驚恐耳傳送加孟敵肇發加仲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占聞前後有奸賊欲知何所在者以月將加時看大吉大吉加子午賊在大衝下加丑未以太乙下加寅申在傳送下加卯酉在從魁下加辰戌在登明下加巳亥在大吉下勿避此等必有傷害聞有賊用月將加時便看大吉所在也正時大衝

神后太乙加日賊在前加辰賊在後說曰甲巳之日丑為吏未為賊乙庚之日子為吏午為賊丙辛之日寅為吏巳為賊丁壬之日巳為吏申為賊戊癸之日申為吏卯為賊占賊有氣其賊必來占死氣賊不到又此時言吉凶以意消息之可也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五行者順五行所直之時日以定主客之利害也金日金時無所害也行師不遇敵旗色上白報兵馬事來一作

欽定四庫全書

庚鈴經  
卷十二

八

求虛聲也金日水時若值申子辰之日忌申子辰時當避之行師不遇敵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則不到見賊亦無戰自相休解金日火時若寅午戌日忌寅午戌時避之行師宜客為我利乘敵未動亟引兵擊之旗色上赤若敵先來攻我不與戰報兵馬事凶急倫之金日本時宜主我不可往旗色上白敵來堅陣待之與戰必勝報兵馬事大吉金日土時不遇敵亦無戰陣旗色上黃報兵馬事來勿憂若值子日子時避之火日火時無所

害也不遇敵遇亦不戰旗色上赤報兵馬事來虛聲也火日水時宜客報兵馬事凶急避之見敵若未動則我先引兵赴戰并力擊之旗色上黑若敵先來攻我我則堅壁固守不可應之火日金時宜主不利往敵來攻我我舉赤旗反往擊之必勝矣火日土時亡所害也見敵亦無戰旗色上黃報兵馬事來虛聲也火日木時亦相生不相克也更觀時之衰如何宜主敵來攻我則舉赤旗擊之報兵馬事一作木日木時亡所害也不宜動作

欽定四庫全書

庚鈴經  
卷十二

九

事多不就亦無戰陣報兵馬事虛聲木日火時宜客利速引兵赴敵旗色上赤一作若敵先來不可應戰報兵馬事凶亦觀時之衰旺如何值巳酉丑日當忌巳酉丑時避之木日金時宜客利我速引兵擊之旗色上白若敵先來攻利固守勿與戰木日水時不遇敵遇亦自退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虛聲也木日土時宜主若敵來攻舉青旗擊之報兵馬事凶一作水日水時無所害也不遇敵遇亦自散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虛聲也水日火時

宜主慎勿先動若敵先來攻當舉黑旗放兵大擊之報  
兵馬事大吉水日金時見敵不與害旗色上白報兵馬  
事虛聲也水日木時旗色上青報兵馬事虛聲也水日  
土時不可動眾報兵馬事安靜勿憂夫土能克水水旺  
又能決土也更審時之衰旺何如若敵來乘土土旺勿  
與戰土衰則反舉黑旗擊之土日土時無所害也不可  
動眾旗色上黃報兵馬事虛聲也土日木時宜客利敵  
先動而擊之旗色上青若敵固守勿與戰報兵馬事出

欽定四庫全書

庚鈴經  
卷十二

十

土日金時不過敵遇亦無害報兵馬事虛聲也土日火  
時主不可動敵來攻勿與戰戰者少衰報兵馬事來小  
有焚燒驚恐土日水時先觀時之衰旺何如然後動靜  
馬土旺宜主水旺宜客敵來氣生勿與戰衰則擊之報  
兵馬事凶甲子甲午金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  
時戊辰巳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  
乙亥火時乙丑乙未金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巳卯土  
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

欽定四庫全書

庚鈴經  
卷十二

十一

丁亥土時丙寅丙申火日戊子巳丑火時庚寅辛卯木  
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巳亥木時丁卯丁酉火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  
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巳酉土時庚戌  
辛亥金時癸酉癸卯金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  
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巳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

癸亥水時甲戌甲辰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  
時戊辰巳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  
乙亥火時乙亥乙巳火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巳卯土  
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  
丁亥土時丙子丙午水日戊子巳丑火時庚寅辛卯木  
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巳亥木時丁未丁丑水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  
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巳酉土時庚戌  
辛亥金時戊寅戊申土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  
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巳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  
癸亥水時巳卯巳酉土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  
時戊辰巳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  
丁亥土時辛巳辛亥金日戊子巳丑火時庚寅辛卯木  
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巳亥木時壬午壬子木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  
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巳酉土時庚戌  
辛亥金時癸未癸丑木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  
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巳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  
癸亥水時巳丑巳未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  
時戊辰巳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  
丁亥土時丙戌丙辰土日戊子巳丑火時庚寅辛卯木  
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巳亥木時丁亥丁巳土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  
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巳酉土時庚戌  
辛亥金時戊子戊午火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  
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巳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  
癸亥水時巳丑巳未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  
時戊辰巳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



乙亥火時庚寅庚申水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巳卯土  
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  
丁亥土時辛卯辛酉木日戊子巳丑火時庚寅辛卯木  
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  
巳亥木時壬辰壬戌水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  
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巳酉土時庚戌  
辛亥金時癸巳癸亥水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  
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巳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  
癸亥水時

欽定四庫全書

庚餘經  
卷十二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龍首經曰將欲出兵初以木日聞事謂四方舉兵及仇  
怨皆是不利我欲攻之日必以火日火時行火日出出  
必火門此謂父母與子除害子為父母報仇故以火日  
火時行出火門慎勿出金門勿令金神加年上謂大將  
年也  
言金木也假令三月甲子從魁加戌聞驚事甲木日也  
到其行時以丙丁日巳午時往為火時出勝光太乙火

門也太乙又火時也假令大將年為木傳送加之為

如金神克其年也西南抵申又況從魁加之為出金門

也木運不可金大凶太乙勝光加木年上吉也龍首經

曰諸欲一作求陳兵必伺一作同向白虎六甲為青龍六丙

為朱雀六戊為勾陳六庚為白虎六癸為玄武假令甲

子旬青龍在子朱雀在寅勾陳在辰白虎在午玄武在

酉大將處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勾陳以白

虎加敵人伏勾陳抵玄武他皆倣此白虎不以克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庚餘經  
卷十二

十五

軍年上之神假令大將年立從魁傳送加之而甲子旬

白虎在勝光此克年上之神也奎婁向左角亢向右北

斗向柳張權衡而從斗魁陰攻陽以河魁到大衝陰也

以天罡到從魁陽也大吉攻小吉是其當日加四仲以

陽攻陰往攻大吉是逆兵也又不令青抵白甲乙不可

西行向攻喪也黑不可抵黃言丑癸不可向四季鄉可

向四維攻他皆倣此又言春庚辛不可向南攻戰也春戊

巳不可東攻也立今日之神起其後攻其前面甲寅日

後二在子也又言天乙吉將加所攻之處也今年上神往制所攻之神及其上神即擒敵矣又不可攻有氣之神後自為患子攻父母大逆天道威不能彊必主折兵自傷甲乙日北向攻焉父母也逆天之理兵不成威將受戮南攻者攻其類衆人莫貴還受其屈西南攻者其不勝是自窮東南攻者此謂自攻也攻四維攻其所勝大吉有福他皆倣此首察於死生之理謂神之後二通神又重之以天乙之道謂六壬癸之吉將也故曰通於

三天者順斗行一也攻所勝二也其後二之辰攻其前面三也十二月甲子將加壬從戌攻辰是後二也大將年五十五卯功曹臨之甲子旬白虎在勝先不與將年上神相克也東西攻辰地攻所勝也又有四將勾陳攻所勝之辰年上之神勾陳神皆制所攻之鄉若上之辰克下辰是謂敵降此又背胃昴攻房心隨斗繫乃行攻一當百矣諸欲戰鬪者必以先為客後為主人先起者令下克上後起者無令上賊下謂陳勾所臨之辰也若

辰勝將則主人勝客將勝辰則客勝主人反此兵雖強上將必不勇也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八宮之地結陣立營必居一焉以順陰陽動靜之用師之屯致於東方東方震宮也震之象一陽在內而二陰在外陽為主將之位也牙帳深軍中利作樂利先震其威聲大將不可使敵見其刑爵一作殺罰以甲乙日祭青旗合戰之時大將不可暴露於外師之屯致東南方

東南巽宮之象一陰在內二陽在外也以陰為主將之位牙帳宜深大將宜一作利先宣明號令慎其聲聞以密以正自近及遠主將深隱令出必行師之屯致於南方離宮也離宮之象一陰得中二陽在外以陽為主將之位牙帳宜居中大將利外嚴威號令不可與人狎使人望而畏之內則虛以待賢者利多禮明視為務以丙丁日祭赤旗出戰利處中不宜深隱亦宜顯揚師之屯致西南坤宮也坤之象三位皆陰也牙帳利於西南戰

將宜嚴厚寬順以色容善馭為務動不妄順則吉以戊  
巳日祭黃旗出戰及在營不利暴露于外師之屯致西  
方兌宮也兌之象一陰在外二陽在內以陰為主將之  
位也牙帳宜近外大將宜剛嚴肅政多所決罰制斷以  
順布澤以庚辛日祭白旗出戰宜近外按部位不宜深  
隱師之屯致西北方乾宮也乾之象三位皆陽也牙帳  
利不常立其地大將宜剛正圓轉任其智慮應變不窮  
出戰之時不可使人知處麾軍運動左右順用師之屯

致於北方坎宮也坎之象二陰在外一陽居中主將之  
位也牙帳利得中大將宜柔容貌以禮接賓客中多剛  
斷運動不惑以壬癸日祭黑旗出戰之時利居中不利  
暴露於外亦不利深匿一作隱師之屯致于東北方艮宮  
也艮之象一陽居外二陰在內也陽為主將之位也牙  
帳利近外大將宜慎重敦厚游言勿聽敵警勿驚撓妄  
動出戰之時利近外指揮吏士如是者居其方而順性  
者善也動靜與天地鬼神合加之以不私於心斯謂之

善矣

虎鈴經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十九子部

虎鈴經卷十三

宋許洞撰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占兵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占疑左右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七十七

占疑有人謀已第一百三十八

占灾危第一百三十九

占野地立營正宿第一百四十

占度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金匱經曰戰不戰視勾陳勾陳克日則戰與刑克必戰

甲子日刑在東方傳送與從魁為勾陳臨甲又相克必

戰關勾陳上下相克亦鬪又曰軍出時大吉小吉臨日

辰兩解不戰他神臨日辰皆合戰又說曰斗加孟神在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三

一

內宜止加神神在門兩相傷加季神在外宜出戰必大勝

占兵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金匱經曰敗不敗視六害說者曰酉戌相害子未相害午丑相

害巳寅相害辰卯相害申亥相害假令本命在子而小吉

為白虎加之此為見六害以此將兵今日敗將能此者

可以校戰矣龍首經曰先起為客後起為主先起不可

下克上後起不可上克下謂初陣一作傳也辰勝神將主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三

二

人勝神將勝辰客勝說曰一作假今三傳終始見前三五後

二四一作有氣天一之神臨主帥行年本命或用起天

一而治一作值有氣之鄉玄武一作都立四死之地則戰勝

矣若玄武臨日辰而遙克時勿戰必不利矣用戰起雄

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戰起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

巳一云都將旺相而臨囚死賊勝都將囚死而臨旺相討

賊者勝審察之說曰決勝敗者勾陳克都將官軍勝都

將克勾陳賊軍勝都將三相加臨囚死亦賊勝說曰將

軍年克勾陳白虎大勝不然者勾陳克玄武以攻之必  
勝說曰將勾陳所軍神往攻所制之神勝所攻之勝神  
與勾陳并氣自下制其所臨之辰是為敵降必有大攻  
說曰初起者欲勾陳下克上後起者欲勾陳上克下辰  
勝將將勝神主人勝神克將將克辰客人勝干克支客  
勝支克干主人勝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卯子甲巳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相與殺并大凶必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三

三

血戰伏兵必發不與殺并伏兵不敢發也說曰以聞事  
時斗加季有伏兵說曰干傷者有伏兵支傷者無伏兵  
支干俱傷必有伏兵戰必不勝大凶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若疑賊有伏兵在左右近處欲知所在者於斗下求之  
說曰大吉過日辰賊已出界不過未出界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說曰以月將加時勝光玄武不可行襲人城壘擄掠之

事以玄武所畏為厄會木神為玄武則庚申辛酉勿須  
行

占疑有人謀已第一百三十八

正時說曰日上神為己身辰上神為他人日上克辰上  
神有怨恨又言辰上克日上神將見騰蛇白虎魁罡或  
在辰上見者事成非辰上見者不成但有意說曰欲知  
他人有所謀假令七月時加寅七月甲死於申今復遇  
庚二生一作金逢一死木是二人欲殺一人他皆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三

四

占安危第一百三十九

吉辰與良將并臨日辰及行年勾陳制所欲出之辰之  
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必克免難金匱經曰傷不傷觀  
陰陽說曰今日是乙丑加一為不傷將得天后為重不  
傷若神后加丑從一作魁加一為傷人為前二重傷皆  
凶也

占野地立營正宿第一百四十

金匱經曰怖不怖視五墓怖懼墓加日辰亦不寧說曰

聞有敵兵士卒行疲日晚欲停此宿運武占之過三刑  
加日辰必不可停敵欲來攻三刑者卯辰巳也說曰絳  
宮時宜止明勿留也已止宿未定而心動眼瞶若吏士  
虛驚者以月建此三字住一云將加時魁罡加日辰急  
去之夜必有賊來攻一云大吉日急去不可止一云辰  
上見大衝有風雨見神后太乙有盜賊說曰絳宮時宿  
利在中明堂時利在前玉堂時利在後也一云大吉干  
日急去不可宿說曰辰巳見卯夜有風雨子巳加卯有  
盜賊帶旺相氣即來帶囚死氣即不來說曰安營止宿  
以月將加時魁罡加日軍夜驚騰蛇白虎臨日辰軍載  
驚一云魁罡加日大將死

占度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金匱經曰凶不出視破衝說曰行年在歲月日時破衝  
下皆凶也日辰上神見旺相宜進反此宜止說曰命在  
一處日辰上罡光明急去勿住也說曰聞此賊干傷或  
支傷勿度或占度支干俱吉說曰欲入賊營視二門天

罡六合太常大衝勝光臨之可行若出入見勾陳朱雀  
騰蛇白虎勿行必為賊所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二十子部

虎鈴經卷十四 宋 許洞 撰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日第一百四十三 月第一百四十四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四

臣謹按星經及諸傳記凡諸星宿中外羅列周天蓋隱

見變化下應人事七曜往來以為經緯災變之作實在

於茲凡為大將不可不詳察星位以括休咎焉或興受

命之符或起敗亡之兆鮮不由此矣中宮天極其一明

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曰三公或日子屬後四星末一作

大星曰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十二星藩臣

也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此一作北端銳微曰陰

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天槍右三星天梧後列六星

絕漢抵營室曰闔一作閭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杓携龍角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携連也衡中南斗魁枕參

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山以西南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者斗之尾為陰又

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也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濟之間假

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魁第一星法

為一作於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為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方也斗為帝車運

於中央臨利一作制四海一作極分陰分陽建四時均五行

移一作利節度定諸紀一作紀皆繫於斗斗魁載匡六星曰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四

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

中六曰司祿在魁中貴人之牢魁中四理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曰天

理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

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主輔臣親強暗小主疏弱杓端

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近北斗者天矛星也招搖近河三星天矛天鋒天楯招搖一星

也一外為盾天鋒一星也名曰天鋒有勾圜一作十

五星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也若夫

天一天槍天矛天盾動搖其芒角則天下之兵戈大起

也東宮蒼龍房心謂房心戴角也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

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

驂旁二星旁一作房曰鈴北一星曰牽牛東北曲十二星曰

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曰實虛則耗房南

眾星曰綺宮左角理一作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

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者直斗杓以指以建

時節故曰攝提格亢者為首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

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厄一作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星經

三

和箕為教容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陣戰犯

房心王者惡之南宮朱雀權衡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

太微三光之庭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曰執

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

後聚一十五星曰哀鳥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五星順

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順軌道

以所犯命之中座成形中座者犯帝者也成形者成禍

福之形也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

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黃龍體如騰龍也前大星女主

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

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

關梁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者兵起之象

也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

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五帝車舍也傷成鉞賊傷之占

先成形於鉞也誅成質焚惑入與鬼天質占曰大臣有

誅也禍成井東井主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旁天子且

欽定四庫全書

星經

四

以火敗故曰禍也柳為鳥味主草木七星頸為員官主

急事張喙為厨主觴客翼為羽翻主遠客軫為車主風

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

入軫兵大起也軫南眾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

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

舍火入早金入兵起水潦水中有三柱柱不具者兵

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

曰倉積昂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



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搖動有讒亂之臣在側

畢昴為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陰胡也陽中也參為

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參三星白虎宿中東西直有

似稱衡也下有三星銳曰罰在參間之星也上小下大

故曰銳銳曰罰三小星斜列無銳形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一作

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有首主保旅事保守也旅軍衆言佐參伐艾除

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

白及青黑凶其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四

五

曰天苑三曰九旂其東有一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則多

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

見則有天下治平不見兵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附耳

星入畢中天下兵起北宮玄武虛危為蓋屋危上一星高旁二下

似蓋虛為哭泣之事東一作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危

一作營室陰陽始終如為之處際會天軍之西曰壘或

曰鉞旁一大星曰北落若微天一作軍星動角蓋希及

五星犯北落入天庫一作兵犬起火金水犯之尤甚火

犯多憂兵事水犯憂水患木土入之則吉危東六星兩

兩相比曰司寇一作營室為宗一作廟四一作離宮闕

一作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策馬車騎滿

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星旁江星動人涉水杵白四星在

危南若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

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為上

將左右者為左右將婺女其北為織女織女者天孫也

是以聖人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四

六

星三見夜明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變異皆書之當

時禍亂輒應上下交怨諸侯奔走戰伐並興一作不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是知玄象示變吉凶之微也凡為

將者不可不詳之也

日第一百四十三

無雲而日色昏晦者主將不明也或日月陰沉無光不

雨或十晝夜不見日月者曰蒙此時不可妄委兵於人

大將不忠之象也日色青軍令削弱吏士多凌正也或

日邊雲氣文成五色者破軍殺將之象也其大禍在二  
年之內或赤雲蔽日如杵形者兵將大戰血氣先動者  
敗或日月旁有物如枯樹起兵者勝或雲氣如青衣人  
無手在日西立者所見之軍當有帝王此勝候也兩軍  
相當日暈等者力均若曰殺將抱日而負且戴者有喜  
圍在於中者內兵勝圍在於外者外兵勝日珥一作拜  
大將有兵在野日有白足者所臨破軍殺將有背氣青  
赤色曲而向外者為背叛之象也其將有二心日背有  
缺氣被直向外如山字者兩軍相當所臨者敗兩軍相  
當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截一作戴大喜日外青內赤則兩  
軍以和相去日外赤內青則兩軍以惡相去日之氣暈  
先至而後去居軍勝若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  
後去前病後利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  
疾雖勝必亡功見半日上功大暈一作而缺兩軍相當從  
缺方擊之勝抱暈者隨抱暈克日背暈而弭外軍出暈  
有直氣在外者所臨克日有背暈兵陣不合七日日暈

不解者不可起軍暈而背抱珥及值而實之者順從擊  
之克暈而兩珥一在外一在內并有聚雲不出三日兩  
軍和解之又有他軍圍城凡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  
期六十日日下有雲氣如龍形蜿蜒者凶日鬪將大血  
戰天下亂日失行凶日有揚光重輪日五色當之大吉  
利日無光而赤暈主將憂黑暈敗白暈驚子日日食兵  
起魏分丑日日食兵起趙分忌六月十二月兵動寅日  
日食兵起燕分忌正月七月卯日日食兵起魯分忌二  
月八月辰日日食兵起楚分忌三月九月巳日日食兵  
起宋分忌四月十月午日日食兵起韓分忌正月七月  
未日日食兵起齊分忌六月十二月申日日食兵起魏  
分其禍最深忌五月十一月酉日日食兵起鄭分忌二  
月八月戌日日食兵起宋分忌正月七月亥日日食兵  
起秦分忌四月十月夫日食從上食者不出九十日國  
有征伐從下食者百姓更有侵奪日從旁食者兵動  
隣國

月第一百四十四

黃虹貫月者兵起月旁氣漸漸大者不可攻城叩陣宜屯兵以自守敵來勿與戰月旁氣細細從外侵輪但攻城小戰勝月旁氣遠之不得攻城切宜堅自守備或氣繞月而光明者主人吉但守勿憂外賊或星在月背城中兵欲敗走星在月角軍內有智謀之士勿輕敵月之下角有星敵人潛入我軍宜精守四門詳別詐偽或三星上下在月之上下角及在月背用兵不利攻城不拔

欽定四庫全書

星經卷十四

九

或三星俱在月背攻戰一作城皆不利軍中亦有失叛之

事宜精慎明察恤撫三軍或三星俱在月上者攻戰不

利或三星俱在月形中敵中兵亂三日內降月形中者謂月之

也虛氣三星俱在月下敵中當有詐降大造戰具欲乘間

大戰月入太微出北座若犯北座則下謀上月出房戶

北為兵亂出房戶南為兵敗喪月暈七重在參畢之間

兵大起辰星在翼月犯之大將死太白入月胡兵退月

暈先起兵者勝抱載一作負載赤色在外外克在內內克月

暈之時歲星鎮星色暗客勝若明主勝月暈大白色暗

主勝色明客勝月起房箕大風起暈於參畢大兵起軍

出之時卯蝕即凶大星入月色暗惡客敗色明客勝月

暈赤色客勝月垂四珥敵來攻月帶四彗而出密備奸

人謀主將不忠兵大起月在天獄中吏士多犯禁星貫

月中主將多淫亂之事亦防姦人亂軍兩月相重吏士

爭亂爭一作大日月並見將弱士彊月食謀者不明入井中

者兵起月逼近太微者大臣謀亂月臨天獄者從四邊

欽定四庫全書

星經卷十四

十

周回食向心者大亂食於八月九月者敵兵盛一作勝苟

欲詳日月星辰之變當以二十八宿之分野驗之則知

在於彼我矣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福慶之星其化者何積天地淳一作純粹之精氣也精氣

動而化之也飛流之星其化者何五星之精氣也五星

有變則精氣散而為妖星是故漢書曰天暉而景見暉者

有赤方與青方相連赤方氣中有兩星明也青方氣中有一黃星明凡三星相合而明則為景星者也

景者也黃而潤澤其狀無常常出有道之國苟或見於  
軍上此乃應天之兵大慶之兆也若在當速自退軍不  
可與抗也或流星長四五丈如龍蛇動搖者大將凶或  
白雲如車輪下有流星旋入北斗者主人當走星有孛  
於招搖者夷狄將亂或流交於天心者敵威或流衝太  
白而過者大將凶或流星貫日而滅敵凶或流星貫於  
紫宮備奸賊下謀上流星前赤後青黑者客軍敗流星  
從敵上來至吾營上者當有奸謀來說吾軍流星尾長  
三尺睥然者氣使也赤色者將軍使也凡用兵攻其星  
見之所則克也流星色蒼白者為使赤則有兵黑則喪  
星有曳光如疋練墜軍中者星有色如血及星有光奕  
奕細碎墜軍中者敵兵陰到多殺傷或星無尾形色如  
橋或有拖光如劍形墜軍中者敵兵剛猛我必敗或大  
星無尾狀如斗及火星狀如橋大而色黑書墜軍中者  
主夫殺害星有五色曳尾或有圓光大如斗內赤黃而  
外青及有頭如血而尾白墜軍中者敗兆也

容星第一百四十六

容星者非主座之星也故曰容星色白如氣勃勃似絮  
所過之宿必有災害出營室無兵亦不罷入奎破兵殺  
將犯婁胡亂入昴胡入犯塞入畢邊有急兵一作犯背  
堡虛軍儲少饑犯柳兵起守張將有陰計兵起入招搖  
胡兵起入天槍兵起入天格兵起犯文昌星色蒼將有  
憂色多赤將驚色黃將喜色黑將死守傳白胡入中國  
守天雞天下兵馬驚守天街胡王死入庫樓兵起守南  
河兵起守騎官將憂士卒疫守北落師門虜入塞兵起  
守天倉粟貴入天苑兵作馬死入天宮天下弓弩皆張  
出天宮匈奴兵起守庫騎西羗來降守九洲殊口負海  
不安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天鴈星軍中之精華也色青赤有光尾長三四丈大猶  
星者飛星忽作為雲者也所以兆地有流血積骨之象  
也頗頑星如大瓮前卑後高見則大將死燭星者狀如

太白其出也不行纔見而滅所燭之地城邑拔兵破亂

也天狗星者狀如大流星有聲及其下而止地其形類

狗遠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而下圍如數頃田而上銳

黃色見則千里破軍將死也一曰有尾如狗形也虫尤旗類彗而

尾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天蓬架者類十小星綿

聯如絮所見之野當有兵起虎頭星者其落如太月着

地一作則光星類里大聲如雷所墜之地兵火起旬始

星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怒則青黑象伏鱉見則兵亂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色起地上銳一作而下大

也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枉矢星者類

大流星蛇行而蒼黑如有毛日長如一疋布着天此星

見則天下兵起昭明星者白而無角乍上乍下所見之

地兵多變動也五殘星者出正東方東方之星也其狀

如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六賊星者出正南方南方

之星也去地一作六丈大而數動有光熾司詭星者出

正西方西方之星也去地六丈其狀如太白大而白咸

漢星者出正北方北方之星也去地可六丈而赤數動容之

則中青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當起兵為亂衝擊者

不利焉四鎮星者出四隅之地去地可四丈地維成光

星者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之初出所見則下有

亂兵興動有德者昌或二赤星在月背者利宮姓為將

或三赤星從西北向東南者利徵姓為將或一赤星從

西向東者利角姓為將或二赤星共尾一處從東向西

者利商姓為將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利羽姓為將夫

星象所見兵家禍福之本不可不詳之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流星者天使也上者曰飛下者曰流也飛大曰奔星小

曰流星大使大星小使小星謂紫微太微宮也徐行漸

進經於列宿之次或於太星之座為使也聲大者怒象

也疾出遲出者並為妖星八角四夷兵起前黑後赤兵

敗將亡入參不出先起者敗犯七星兵起色青兵起入

河鼓大將亡一云河鼓兵起出王良兵起入將軍及羽

林兵大起抵北落兵起使星出入天庫匈奴兵起抵天市垣大將亡抵天狗犯弧矢將有千里之行使星出廐兵馬起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彗星長而亘天兵大起也引尾入城城將拔近則八日遠則十二日有應彗直垂入軍營者凶宜一作遠拔之否則士卒俱死若在敵宜急擊之彗出於月之左右者不出三十日有兵起抵觸月者暴兵起若色白者有大喪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四

十五

也蒼黃者臣下謀叛黑者兵大起也從中天出曳尾向西者奸人謀主將從南曳尾向北者妄殺害從天中出身尾向東者士民多饑曳尾向東者民凶從北出曳尾向南者士人凶彗形如寶冠來疾速形如幢節者寇強不可妄動色如血者敵兵陰到光焰爛燦而尾長濶者敵盛凡彗所指處皆凶地也

虎鈴經卷十四

謹案卷十二第二頁後四行以遙克見用刊本遙克訛還先據六壬課經改

第六頁前二行甲巳之日吏神丑賊神未刊本丑未訛申寅據六壬遊都改

第八頁前一行甲巳之日丑為吏未為賊乙庚之日子為吏午為賊刊本丑未訛子亥子午訛亥酉據六壬遊都改

卷十三第二頁前五行申亥相害句刊本脫據六

壬大全增

卷十四第一頁後四行按中宮天極以下係引天官書其訛脫重行不可句讀今從史記校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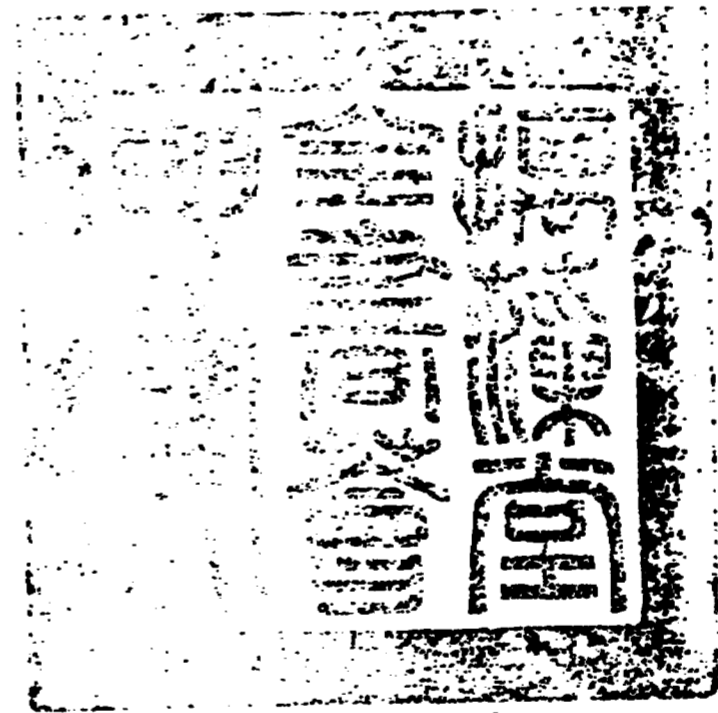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五行日暈等者力均下按天官書此下尚有三十四字文內刪去則若曰殺將句與上文不屬矣

第十二頁後六行天馬星按觀象玩占云流星從軍上起名曰天馬從天墜地名曰地馬非妖星

欽定四庫全書

也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 臣莊文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虎鈴經卷  
十五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二十一子部

虎鈴經卷十五 宋許洞撰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一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木星第一百五十四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五

歲星之行也太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陰在四孟及

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行二十八宿十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五

二歲而周天也熒惑之行常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

列宿司無道出於無常也太白之行常以正月甲寅見

營室與熒惑俱晨出東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五日

而復出西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五日而復出東

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也辰星之行也常以二朔春分

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一作西七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朔

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也辰星之行也常以二朔春分

方也戌候之西方也鎮星之行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





歲鎮一宿二十八宿一作歲而周天也凡木星與鎮星合

為內亂與辰星合為變謀與熒惑合為飢為旱與太白合

則為白衣之會及為水災惑太白合則為死喪用兵者

凶與鎮星合則為憂與辰星合則軍困先舉兵者大敗

鎮星與辰星合則有覆軍亡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病為

內亂一作兵辰星與太白則為變謀為兵憂矣凡歲星熒

惑鎮星太白與辰星鬪皆大戰之象兵不在外與一作此

內兵構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淬與金合為鑠一作鑿不可

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木合國飢與水合為癰疽不

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鬪國有內亂同合為合二星相

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無傷也相及也相陵者相過也

凡五星所聚之宿其國當王於天下從歲星以義從熒

惑以禮從鎮星以重重者以威從太白以兵從辰星以

法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內外皆興兵人民飢

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盪大盪者其國兵喪並

起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一作王者奄有

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二

天下主時泰五星大其事立五星小其事不立凡五星

色皆圓白為喪為乾旱色赤而中不平為兵青為水黑

為多疾黃吉五星皆角而赤兵大起黃有爭地之役角

白喪角青亦興兵黑潦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樂

夫太白金中國而辰星主胡貉也凡五星早出為盈晚

為縮盈為容縮為主人五星盈縮必有天應五星入大將

軍興兵吉五星犯畢兵起用兵之道不能先徵五星之

休咎是舉其師一作兵與敵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三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木星者東方之宿也木之精也所臨之地必有一作福

祐天子布德人君之象也其下為太和之神以逆行為

不軌為賊殃其木星小則多病大則喜一作加以臨之宿

為有禮有福苟無禮則無福所見之分野不依位而見

其色光芒動搖謂之怒此則無禮也故有殃其精所居

之地或為婦人或為近臣揚其殃禍亂其人民歌謠異語

興動或哀凡木星出若非常之處青黃之色動動然有

先芒三角者名曰攝提亦名應星亦名重華若角邊見者名重華久住有災過則無災兵喪應之木星所臨之舍國不可伐伐者受禍可以征一作往伐人凡木星之行也趨舍為盈退舍為縮盈則其國有兵無傷縮則其國有憂而將死軍敗設若所去焉則失地所到焉則得地亦曰當居不居國亡所居到一作之國昌已居之而東西去者凶不可舉事用兵利以安靜中度吉凡木星守亢則天下兵起乘昴陰國有憂胡王死入畢邊兵起犯畢及附耳兵亦起犯參伐兵起經柳兵起守軫兵起入五星兵起守羽林兵起犯參旗兵起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火星者南方之宿火之精也為執法之星歲一周天其形焰其行速與諸星遲逆不同所臨之地主兵飢喪亂妖孽常以十月入太微宮受制取無道之國勾曲芒角動搖為凶一云東西南北其行無有常定下為風伯神一名罰罰者其形類留彗勃勃赤焰如火見於分野有

憂國人飢亂父不父子不子兵甲起征伐不息其精在無道之國化為童兒著赤衣在於屋一作里教為歌謠使國人相惑或為異鳥飛入軍營皆有災異此星在五星中最高為妖惡災異甚於諸星或逆行一舍二舍為不祥居之三月所臨之分國有災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大敗亡且夫火星之精氣也為亂為賊為飢為喪為兵所居之國當受殃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者災愈甚若火星臨敵我利之可以力攻之臨我則勿妄動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盜也臨其地則亡地以戰則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為丈夫喪其北為女子喪火星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火星所在凡鶉火之時宜背午地他皆倣此火犯土木主大戰金星搏之亡偏將火環金星偏將死與金星相違而鬪破軍殺將入金中上出者破軍殺將客勝下出所在不利先起犯左右角及守亢兵起入房馬貴入棟

兵起犯南斗星破軍殺將火入女及入危兵起守昴胡人不寧匈奴破在三年犯畢右角大戰左角小戰犯附耳及角兵起犯參兵起犯東井一星將軍野戰死犯鬼兵起守七星外有兵起大乘張及與張合兵大凶守張舍大將驚犯翼邊兵起入軫兵起火行河南界邊兵起犯太微官門之右大將亡左小將亡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金星者西方之宿金之精也歲行分方主義主將策主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十五

六

姦謀主誅伐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為風伯雨師所在之宿止其分野其芒色搖動可以隨形見災以出入不時為凶其星日出則沒日入色大一作甚光大者表帝王之德正也若合伏不伏合見不見不依常道者此主君一作君之失政臣下用權之兆也或見非常之處芒角七鋒色多似赤者名曰七公亦曰殷公亦名太公一作心表帝王革政大喪之兆也或出東方不依伏沒其精名啟明亦名大相乃在左右大臣不赴一作附君心也萬

姓蒼皇一作黃流移異國兵革伏起其星凡一作九鋒色白

暈其精伏於昴酉四十五日若依位而見則災消明更見於非常其名大囂亦曰木華亦曰爽易芒角所臨之國其大灾有七一曰大水二曰大火三曰芒散四曰兵聚五曰大兵六曰大飢七曰賢聖飛騰出境虫獸食人天下大亂日南方金星居其北者曰盈王侯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北方金星居其南者曰縮王侯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為失舍不有破軍必有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十五

七

死亡之兆一曰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所當之國亡其當期一作斯而出也其國昌出青一作東為東方入黑為北方出白為西方入赤為南方所居久其國利疾過則其鄉凶入七日而後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而後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已出三日出三日而後微一作沒三日而乃復盛出是謂火一作央伏其下國有軍將死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乃復

盛入其下國有憂師雖衆敵人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  
出西方失行夷狄兵敗出東方失行中國兵敗一曰出  
早為月蝕晚為天天為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迎之  
吉金星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行遲而下也正出舉  
國平望在桑榆上者餘二千里上而疾未盡其日過三  
天疾其對國分天為三在戌酉間過其一也經天天下  
當革主日陽也金星陰星也日出則星亡晝見於午上  
為經天是謂亂紀金星晝與日爭明疆國弱女主昌且

金星者兵象也出而高用兵吉淺凶金星庫淺吉深凶  
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有芒角敢戰  
吉不敢戰凶左右進退順角所指吉逆之凶動搖為躁  
國以靜吉金星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赤角戰白角喪黑  
憂青有木事黃有土事有年金星猶憂軍也而熒惑憂  
也故火星從金星軍憂離散金星出畢之陰有邊兵起  
出畢之陽有征伐之事當其行火星還之破軍殺將也  
辰星者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與金星俱出東方皆赤

而夷狄敗中國勝與金星俱出西方皆出而角中國敗  
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夷  
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則金為客辰星出則金星為主  
辰星與金星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若辰星出東方金星  
出西方辰星出西方金星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  
辰星入金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者破軍殺將客勝  
下出者客亡辰星抵金金星不去者將死正旗出破軍  
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金

星若與鬪大戰客勝主人吏士死水星與金鬪可撼劍  
撼劍者其間可容一劍也小戰客勝居金星前三日軍罷出金星左  
小戰摩金星有數萬人戰主人吏士死出金星右去三尺  
許軍急約戰凡金星所出所直之辰其國得位得位者  
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隨地而敗向  
也鄭色黃而朱蒼小敗宋色黃而赤黑角者小敗楚色赤黃小敗燕色黑黃先小敗移却則勝之金星  
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  
位行勝色大白行得其度則勝色也行其度盡勝之凡金星與月相

夫有兵拔城偏將戰與月俱出守城者敗與列宿相犯  
小戰與五星相犯大戰金星在南南軍勝在北北軍勝  
出東方背之吉逆之凶西南亦如之金星守北斗三十  
日夷狄來侵入羽林兵起食昂及食畢胡王死滅金星  
之先戰敗將死金星變色隨方色戰吉若青則東克餘  
亦如之八月客兵敗將死色白而角可與戰金星之出  
也初大後小兵弱初小後大兵彊金星與木星一東一  
西害王侯一南一北刀伏藏犯畢左角右將死右角大  
戰將死陵房色赤兵起勾芒大戰不勝將鬪死金星出  
入而留守於尾兵起于野將士滿道入斗將戰死犯河  
鼓敗軍殺將犯牽牛時失衆守牛甲兵犯房一作危亦兵  
起入室暴兵滿道將死犯東壁大兵起守奎外兵入國  
犯塞守婁征無功守胃兵起胡王死四夷多憂驚犯畢  
邊兵欲毀犯畢右角胡王大戰入畢口馬貴軍傷犯觜  
兵起犯參邊將起左右廂大將憂犯參伐兵起犯井將  
軍惡之入井兵起犯輿鬼兵起入柳兵起益地守柳大

將死犯星大將入塞入翼天下兵起犯軫其國兵大起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水星者北方之宿水之精也出於仲月天下和平若仲  
月不見則災變生大飢陰陽錯亂國家傾危冬溫夏涼  
害人傷物主制王刑偏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為先農之  
神出入以辰戌丑未一名細一作粗極其時宜效不效為  
凶其光青白輝輝然者此帝王之為德及一作正也如此  
星見多夜雨晝晴者臣下用陰謀其上也至于偏裨他

皆放此其星若不見四仲見於四孟之月者其神一名  
鈞星光芒勃勃然如片雲大如景星燦爛似月所見分  
野人多流亡迭相噬食白衣聚會兵起吞併九州十年  
大荒其變如此審詳候之其久而不沒聚光兩角變彗  
勃勃然者象海鯨魚死易王迎新之象其神又名彗星  
芒急輝輝然其芒角五鋒狀如厲劍形于一作於萬物也  
出早為月蝕晚為彗星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  
天下大飢失其時而出一作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

不出是謂一作擊卒兵大起也與他星遇而鬪天下大亂凡水星入月主敗兵與金合而出破軍殺將客勝視所指以命破軍環金星大戰客勝守房胡敗守婁兵起犯畢夷傷主人克勝出昴北胡王死守畢昴邊兵起守參伐南胡人入塞入井則兵進出井則兵退犯鬼兵起入婁兵起守柳中馬貴守張兵起入翼兵大起犯五軍兵起留心兵起四方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五

十三

土星者中央之宿土之精也若見於四季表主之盛衰也其神隱於太微或下于人間為妖異為艷女起亂亡破國家為妖言惑亂人心或為近臣間鬪忠良若其星光潤鮮明見井鬼之間伏沒依常道則正道不失不依常道則三綱錯亂夫此星之色本黃而光明獨鋒在上如火焚一作之狀四面象光細而附上毳然即土星之本體土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還復居之國得土地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

居其宿久則福一作厚居其宿易則福薄之當所居不失舍其下國不可伐其盈為王不寧縮有軍不復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犯左角大將戰死守右角兵起守糠兵大起入天廟兵大起守虛有客兵至不過五日自去守奎入奎有邊兵起入婁亦如之入胃客兵敗主兵不用入昴胡王死入畢為亂入觜兵起逆行守參胡兵起守井越兵起入胃舍七星兵起負海大張守張多盜賊與土工兵起入軫兵發事自敗入天庫兵起守南河界蠻夷兵起出東掖門為將軍寶事出西掖門為將軍受事西出受刑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五

十三

虎鈴經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一萬四百二十二子部

虎鈴經卷十六

宋 許洞 撰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老人星第一百五十七以下

大火第一百五十八

析木第一百五十九

星紀第一百六十

玄枵第一百六十一

諏訔第一百六十二

降婁第一百六十三

大梁第一百六十四

實沈第一百六十五

鶉首第一百六十六

鶉火第一百六十七

鶉尾第一百六十八

分野統論第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六

一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又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

乎地理此皆前聖人洞吉凶興亡之道然而天文地

理兵象之要畧得不審而用之哉行師之際五星伏

沒遲順兩曜盈虧薄食飛流示變孛彗為妖既知之

矣必審詳其所居躔度焉其躔度既詳之矣必審所

管分野焉苟如是方可以精別災異順其舉動而已

矣今臣輒上據天文下推地理以別十二分野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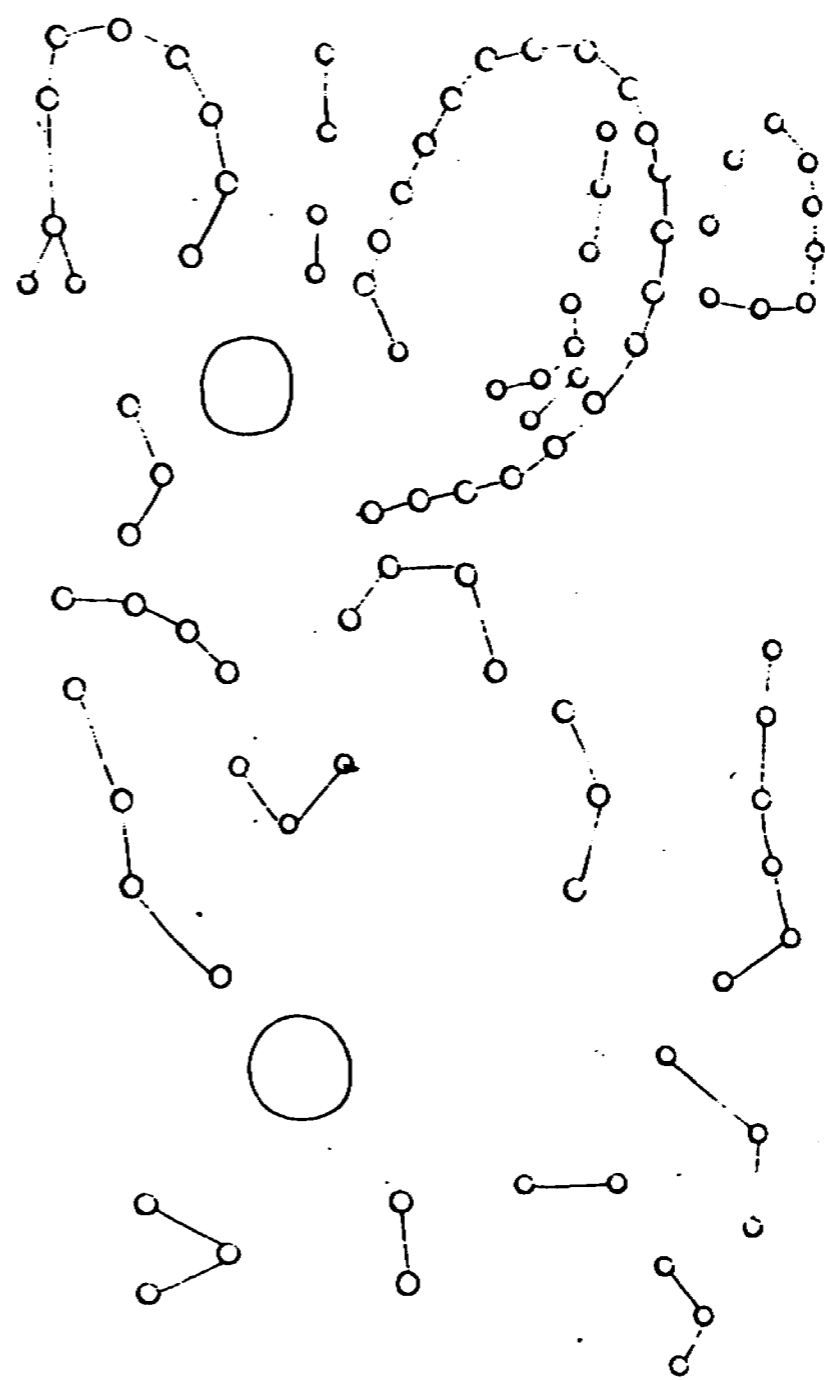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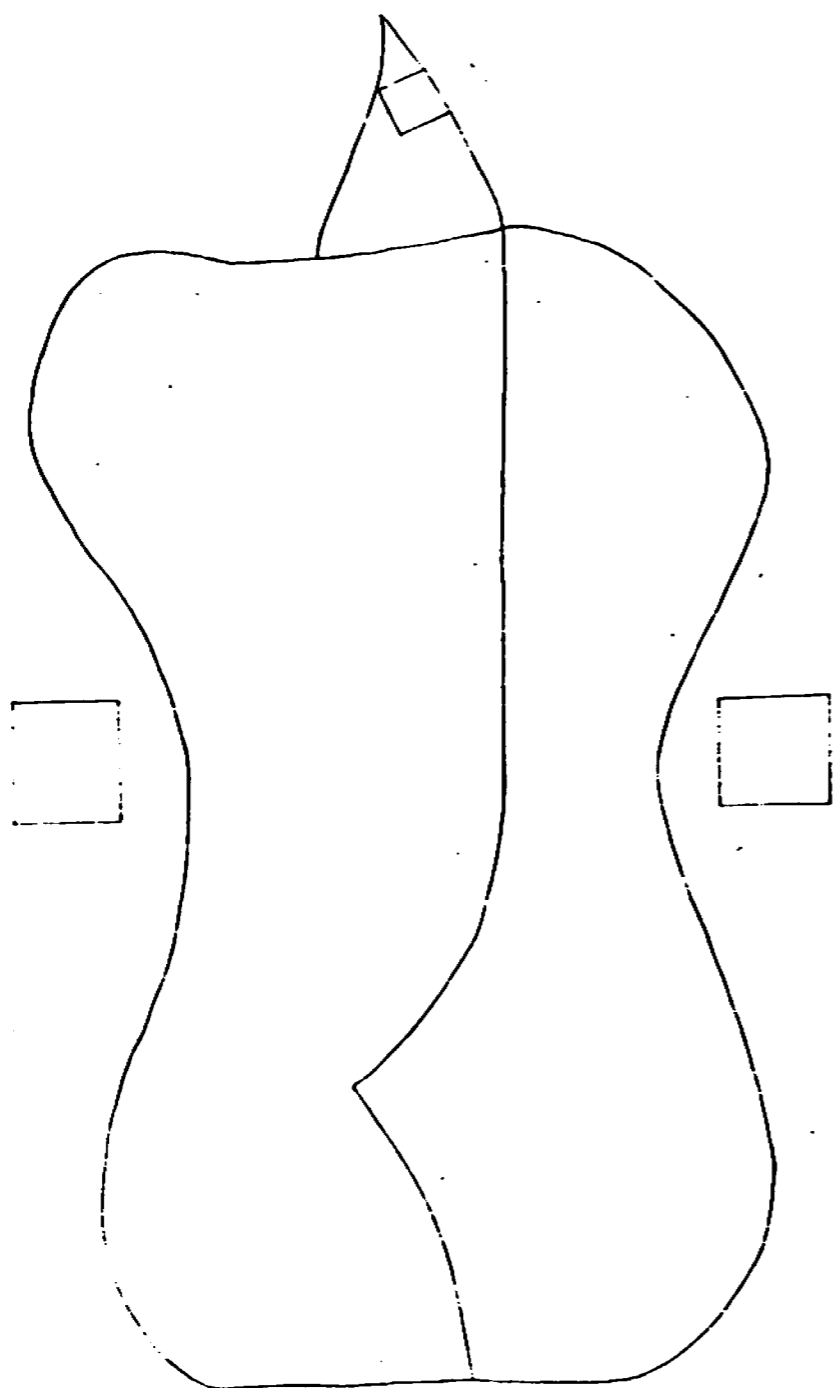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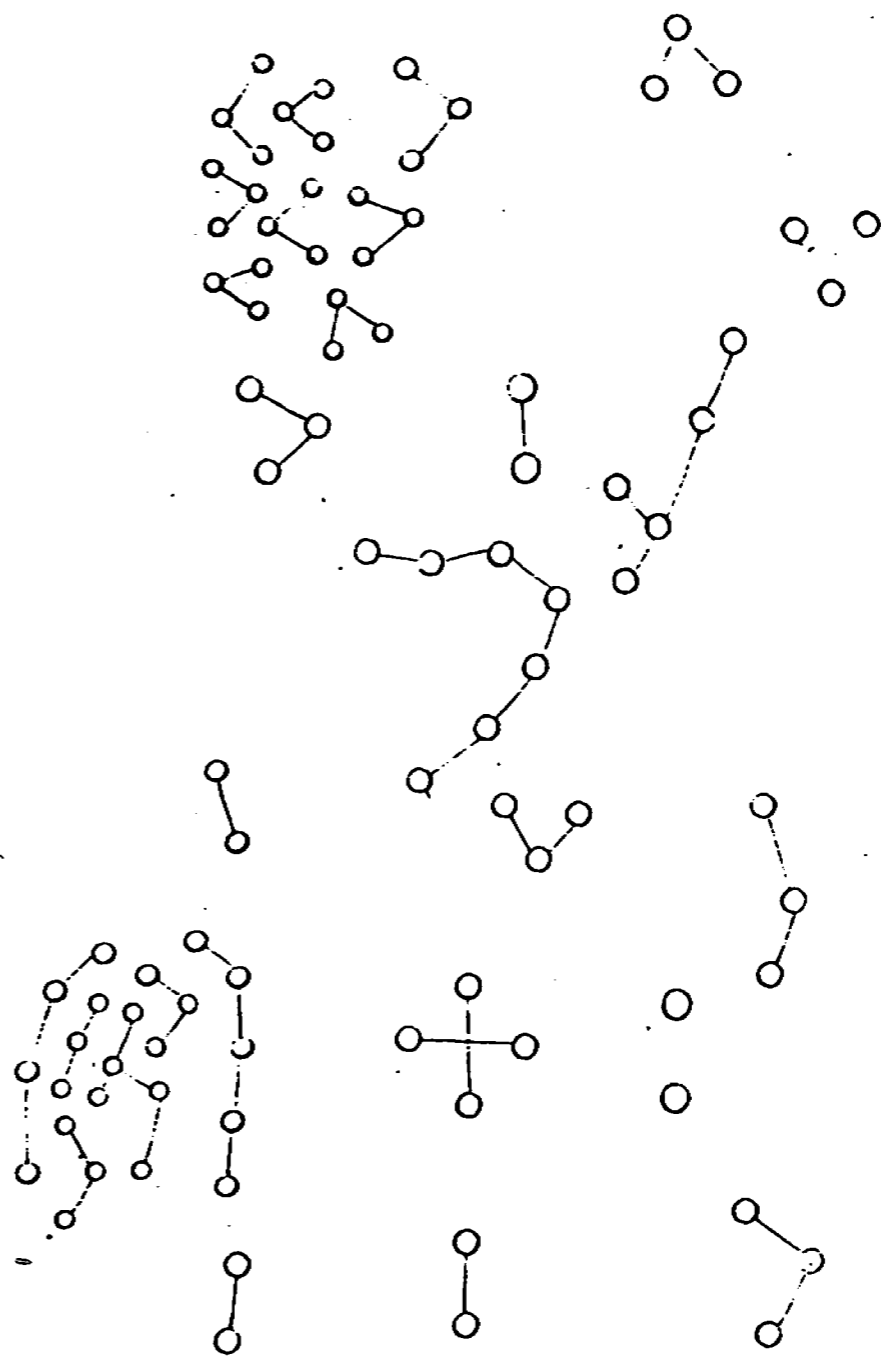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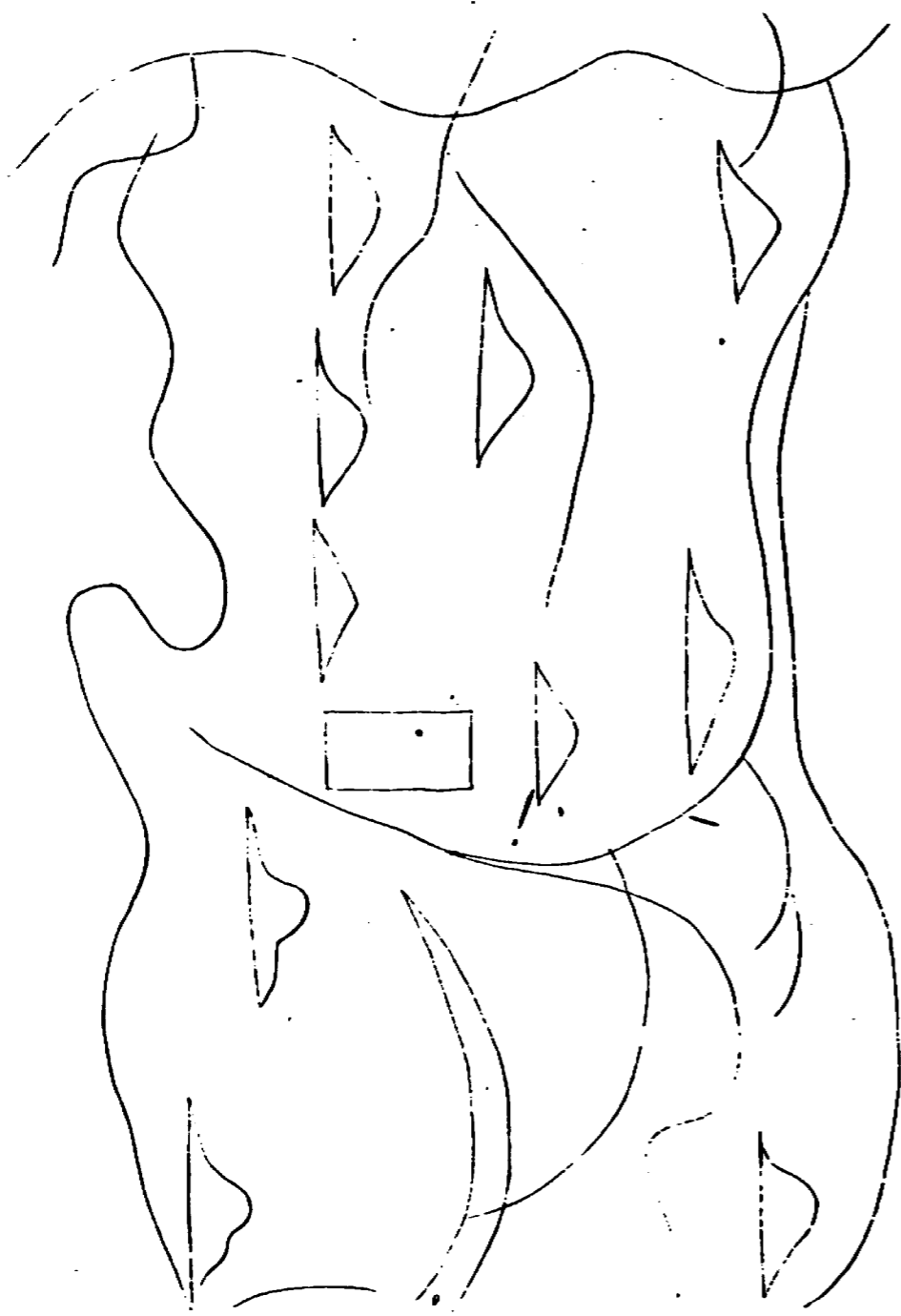
觀星辰之變內以備山川之用天地之間燦然在目

具圖其狀以示於來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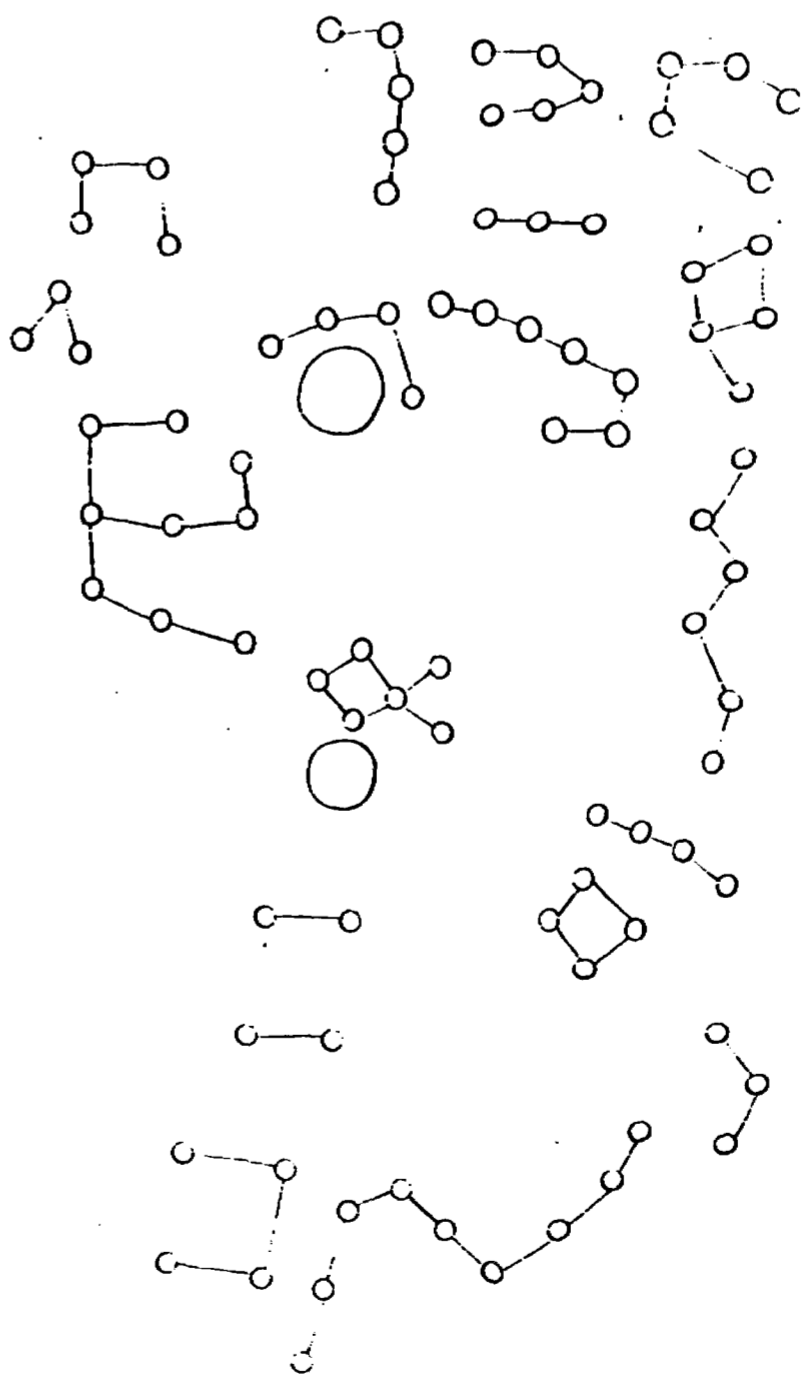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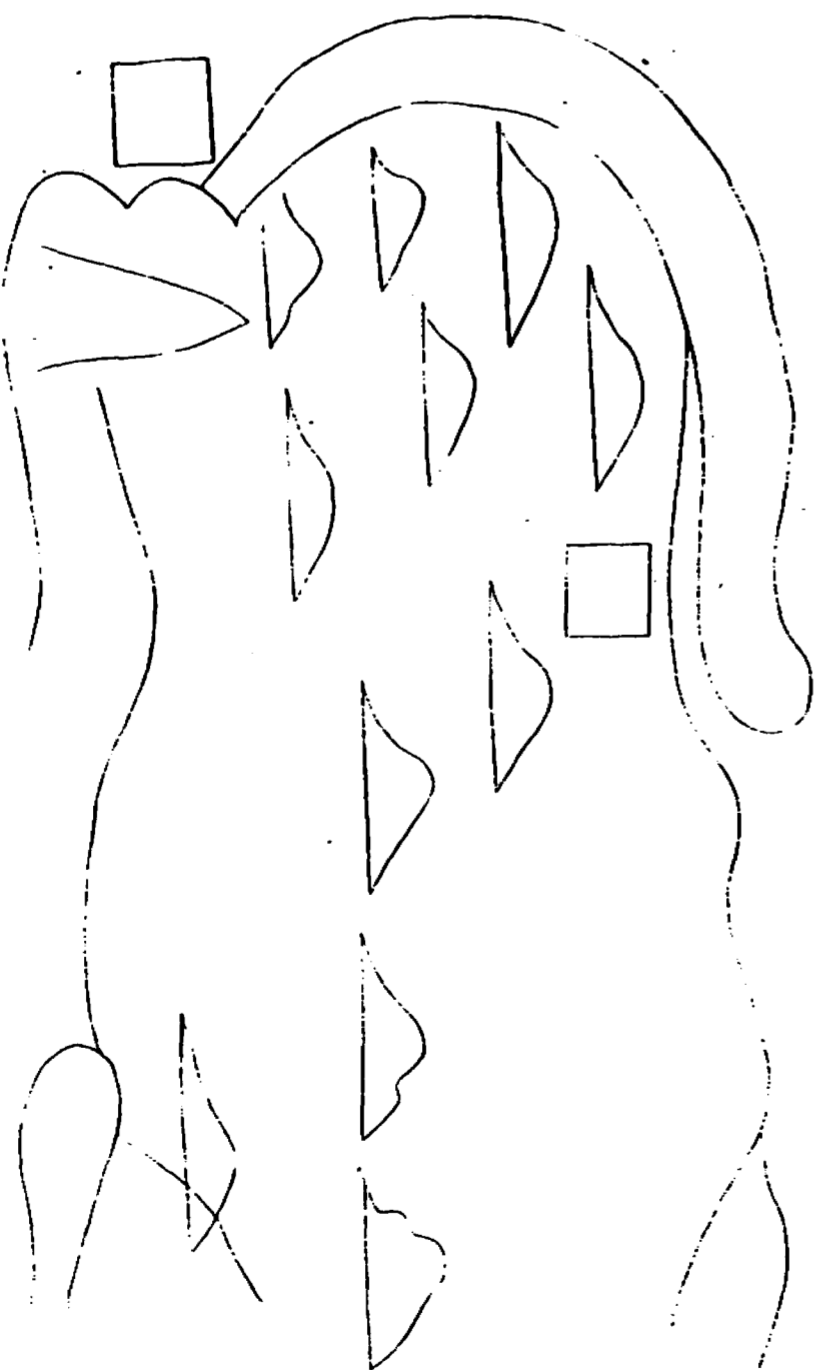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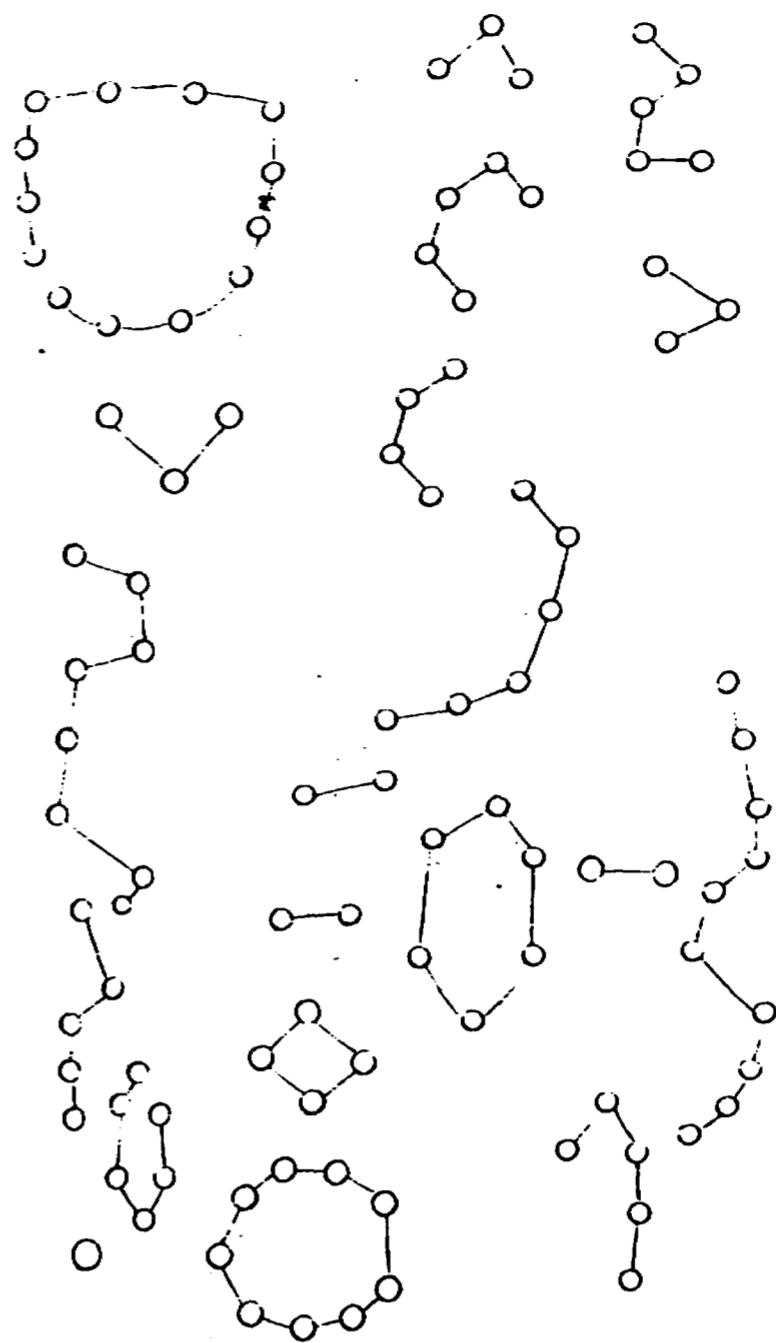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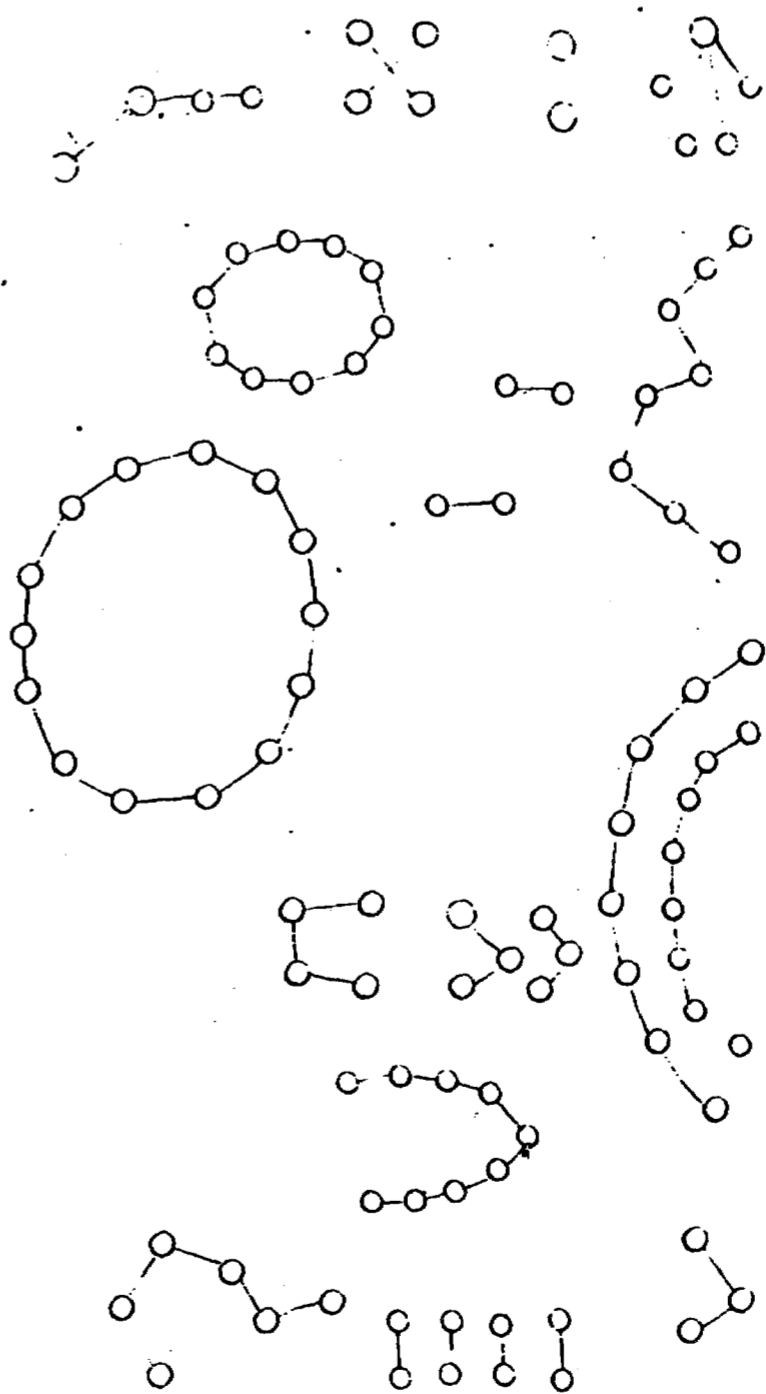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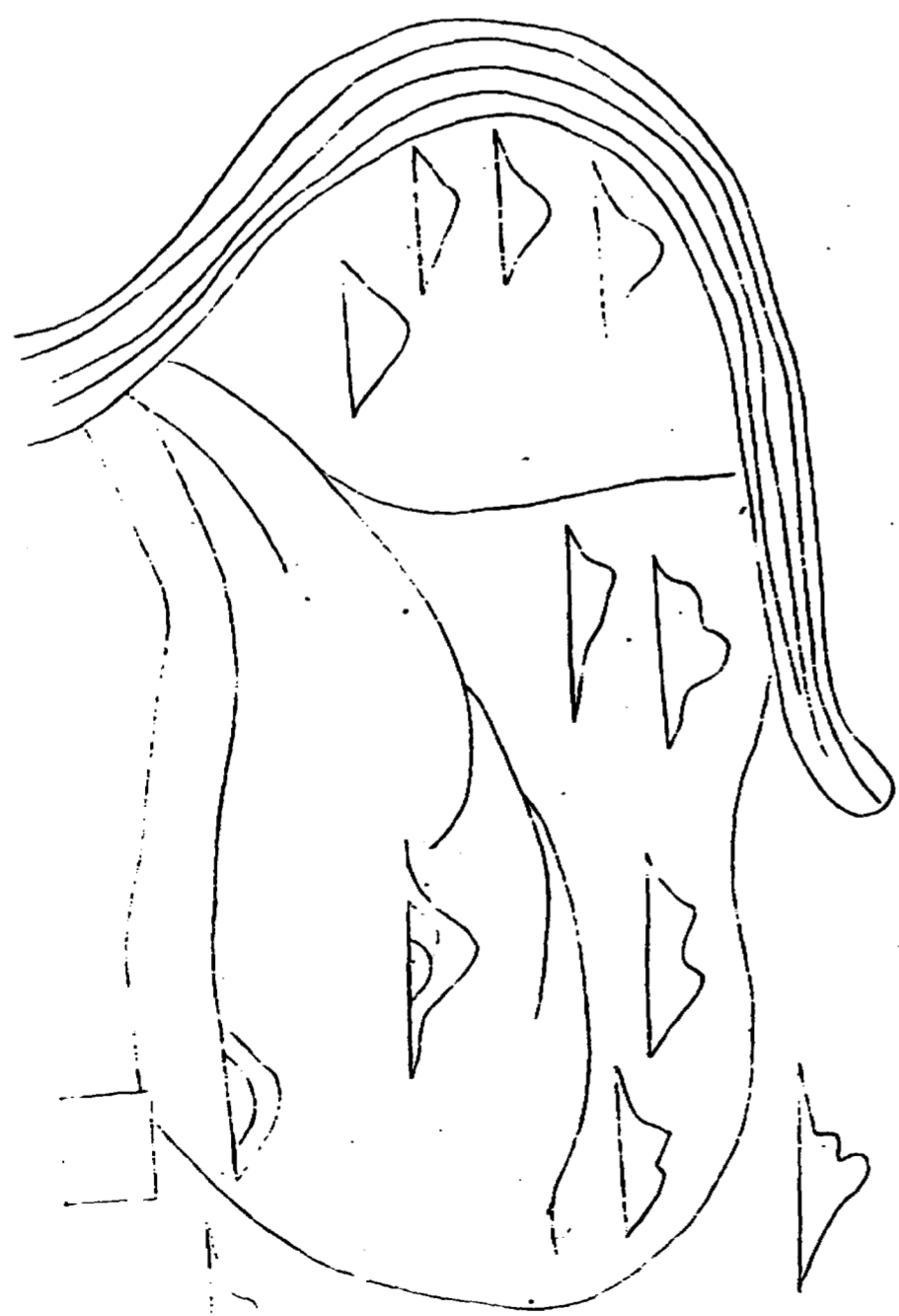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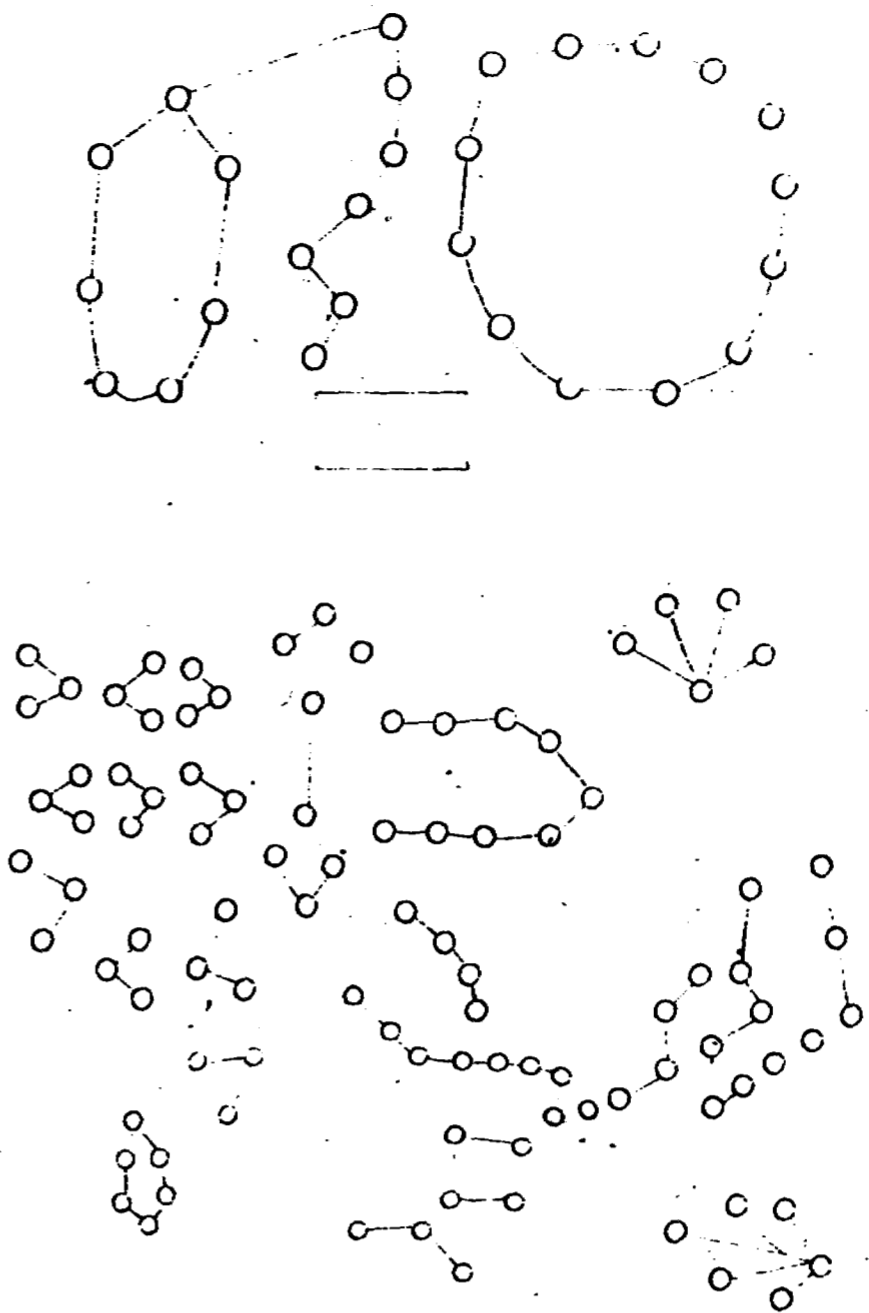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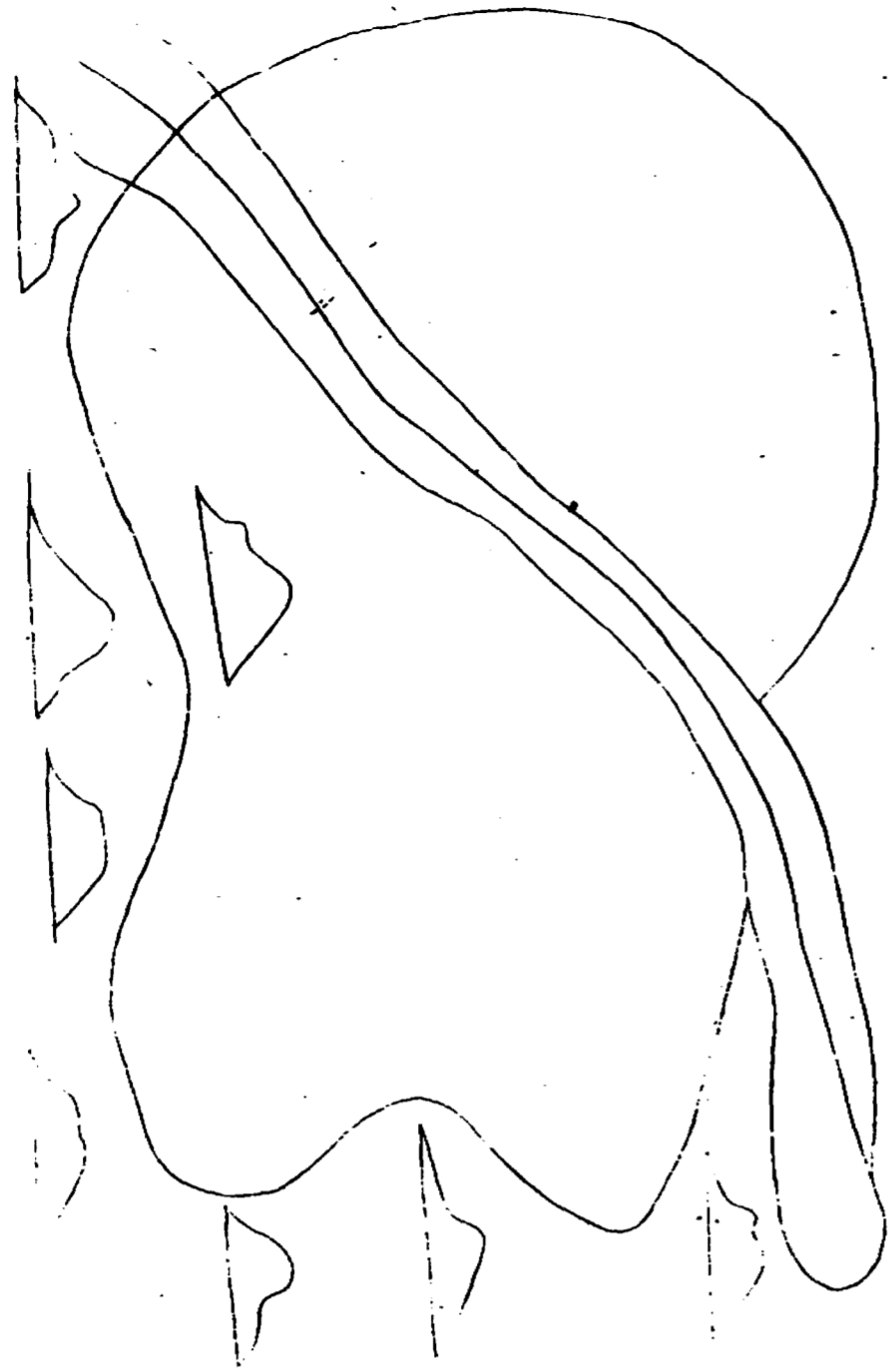
虎鈴經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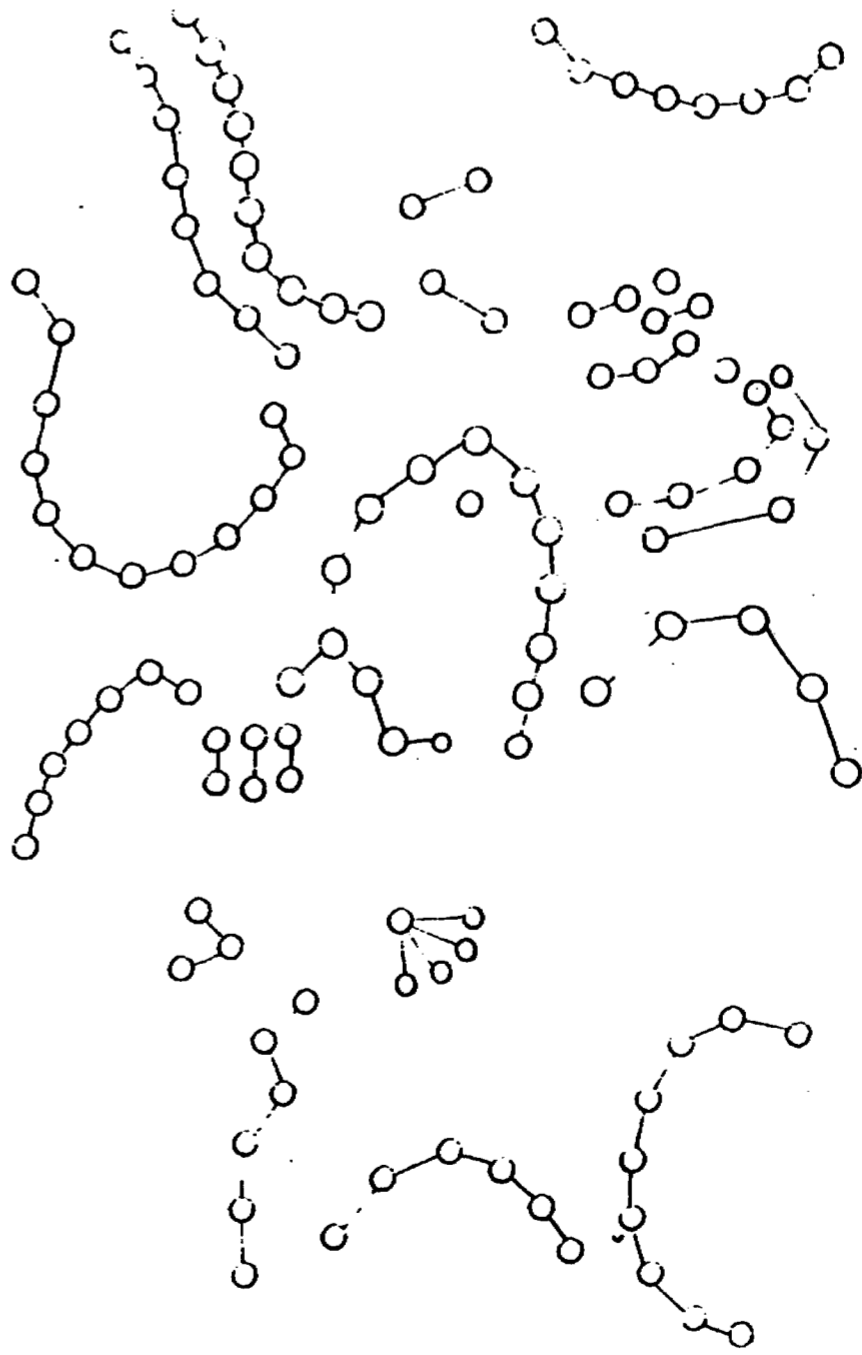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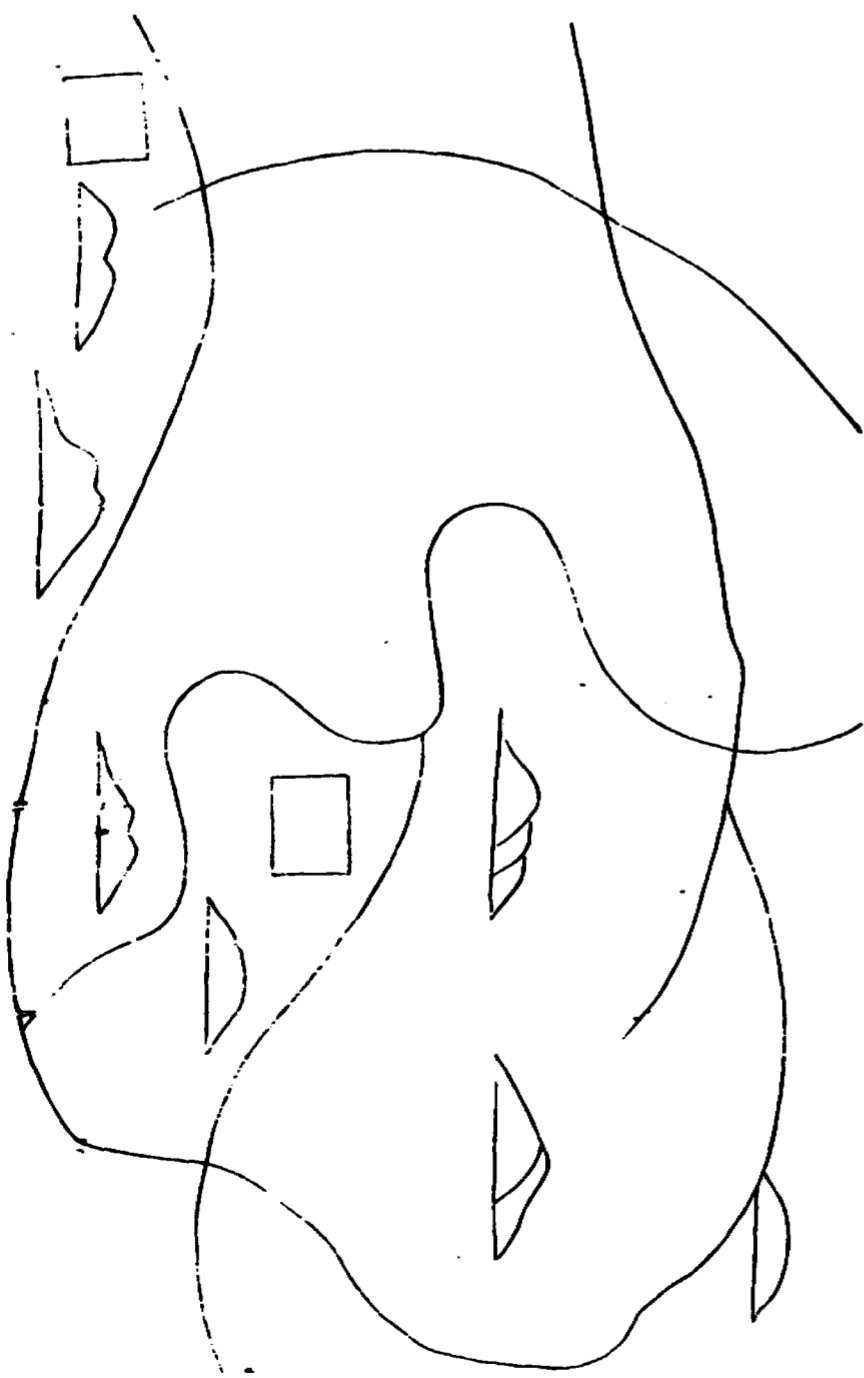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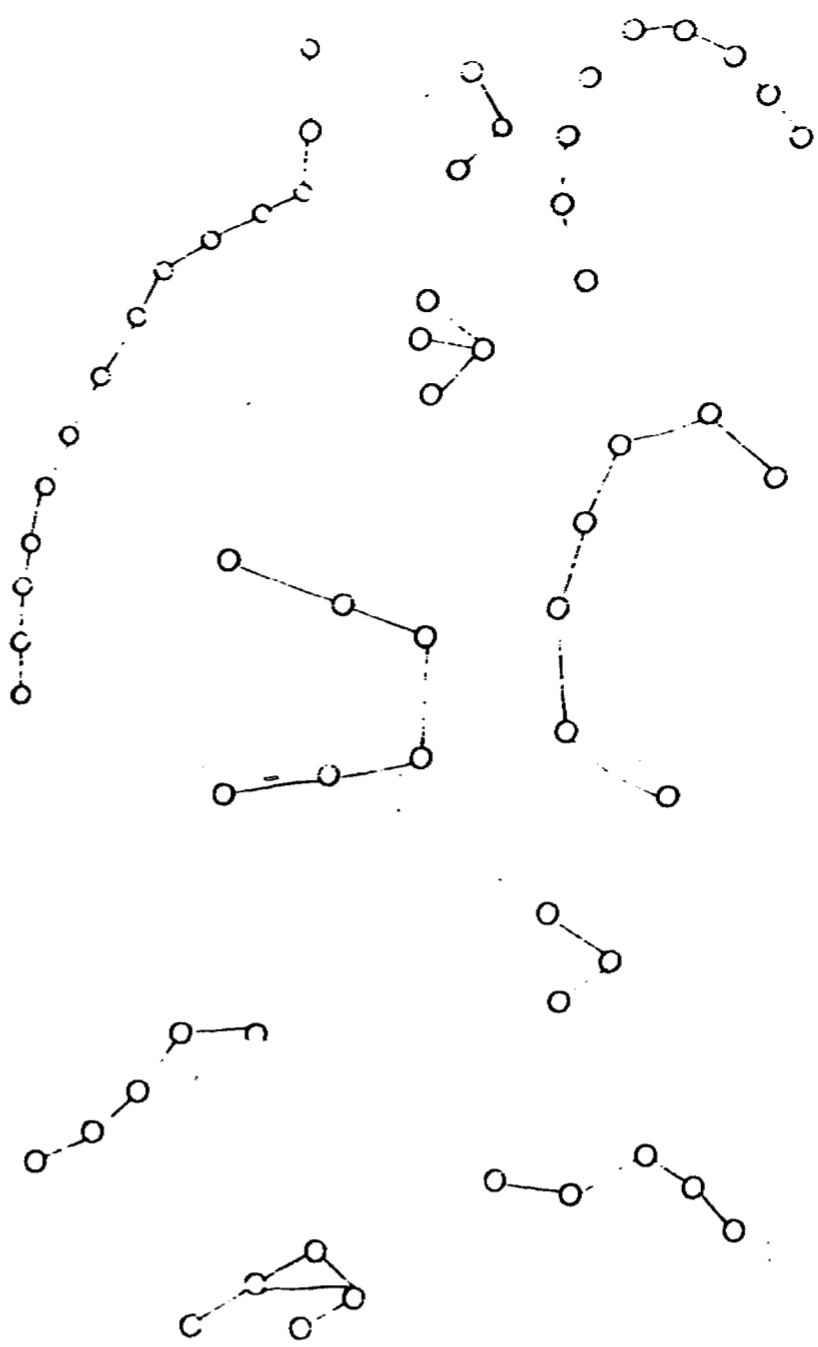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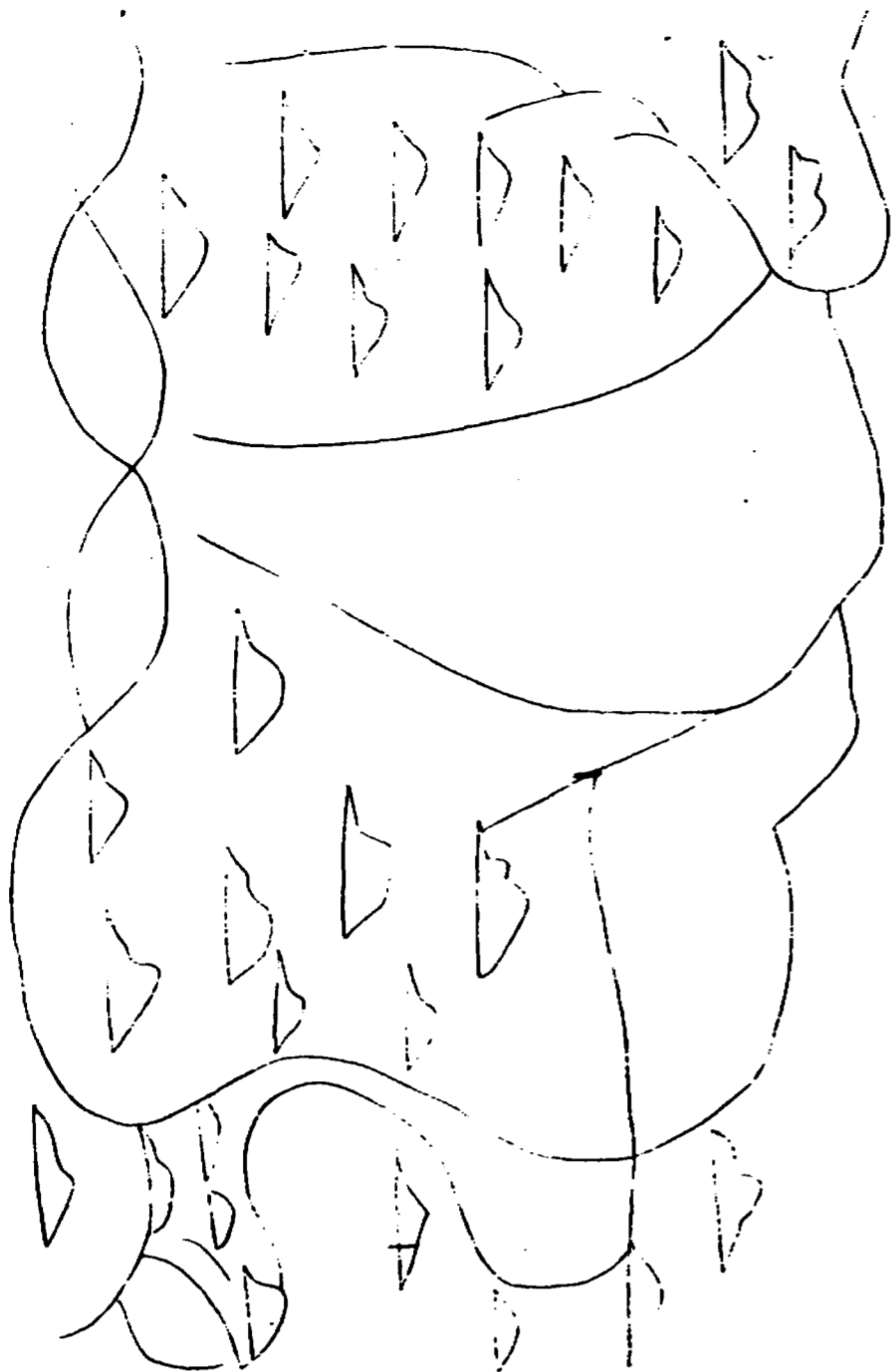
二











虎鈴經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四百二十三子部

虎鈴經卷十七 宋 許洞 撰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臣聞百人已上勝敗之氣必俱焉是以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地無言吉凶以象占雲氣有異必契災變占氣之時觀氣之初出如甌上炊勃鬱上騰陽氣散而為霧陰氣結為虹霓暈珥之屬不積不結散漫不定不能為災必須和雜殺氣森然疾起者乃可占常以平明下

晴日出沒時候之其內有風雨為解者不成災也若出  
軍之日天氣漠漠雲彩陰沉而寒者必戰之象也若晴  
陽盪和風塵不動者不戰也如或有青氣見軍王相上  
者大勝青屈旋留注者下流血大霧五十日日不散者  
其境當有兵馬霧色蒼黃者亦有災變也白雲如足練  
經丑未者兵之象也或雲如人行排列如陣或壬子日  
四面無雲獨見出雲如旌旗皆兵象也或雲三道如霧  
非霧如塵非塵者敵人發軍之徵隨其起處防之或白  
雲如疋布起于東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青者失  
喪黑者亦如之也或黑雲三道首尾銳而中裂者其下  
將有大戰或雲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權之兆也不  
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  
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  
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暴亂之象也象一作衆或雲氣如  
弩弓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  
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空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

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  
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  
旦暮之露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僊人衣十萬聯結  
部隊相逐罷而復起或白雲廣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  
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  
見之國當嚴號令肅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仰而望之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  
高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  
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  
黑上青渤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  
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卓而卓一作卑  
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圓銳而卑者却  
其氣平者徐行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  
高銳勝方來卑而循車轍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  
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二十里

見來高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而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如杼軸雲搏兩端銳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天雲蜺者類闕旗鼓鈎雲勾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于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狄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航旂旆一作旂若冬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處營臨陣之時紫氣出於軍上者大慶之兆也即日有喜或軍上雲氣如覆隄前赤後白者勝氣利進兵攻擊在敵則勝或軍上氣凝成雲中天而住一作往堅固不變者名曰剛氣在敵則勿攻之或軍上雲氣作盤踞之狀者此之謂天威也宜用兵精固以漸進戰或軍上雲氣如華蓋先動者或雲氣上赤下黑臨軍者此弱彼疆然弱

終破強小能擊大大戰大勝小戰小勝或雲氣如黑人在赤雲中謂之捷一作梅氣或雲氣如十五童子氣中赤氣在前者疆兵之氣也或雲氣如山隄林木或白氣粉一作分澤聳如樓臺緣以赤氣或雲氣爛如火光或湧如山火煙或雲氣如山蓋分為一作高兩穗蓬蓬然又類草煙之狀此得天勢也或雲氣凝白逐五軍而覆或雲氣十五五如高薄蹲黑氣中或氣如黑烟或雲氣如馬頭高尾低或雲氣如人持斧向敵或雲氣如一疋練此十

者勁兵之氣也在敵則宜避之在我則所向皆克矣或雲氣黃白厚潤而重者或雲氣動廣如三尺皂帛前大後狹軍行其中有雲如鬪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陣上有五色氣連天或雲氣連天如烏衣人在赤雲中或黃氣亘天此五者應天之兵也擊之大凶或軍上氣如地舉頭向敵或赤黃氣干天或雲氣如日月而赤氣繞之或雲氣如日暈有光著一作者或氣凝聚而不散或赤雲如龍彩色鬱鬱衝天或雲相繞又如鳳凰之狀或雲氣光潤

如城門隱隱在白雲中或氣內赤外黃此九者彊兵之勝氣一日王者之氣也雲氣如是具在我軍上則出擊敵若在敵上則慎勿妄動又若在我軍上及敵人軍氣如常者亦勝兆也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進兵攻城及敵來圍我亦審雲氣之吉凶或城營上有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者軍人願降也

此章一緣勝敗之氣雜論之又多言城中之事故別立此章若于營寨及陣上吉凶亦同或雲氣上黃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七

六

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相和解或城中氣如白旗者不可拔或黃雲臨城者城中有大喜慶或青色氣如牛頭觸人者城中不可屠一作或城中氣出東方色黃者此天鉞不可伐伐者大禍或城上氣如火煙釜湧者主人欲出戰也其氣不可擊諸氣但出而無極者不可屠或赤氣或黑氣如杵形從城內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大勝或城上雲氣分為兩穗火之狀者不可攻或濛濛繞城而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寨有諸氣出入吾

軍者勝氣也謹備之或攻城赤氣在城上黃氣在四面繞之者城中大將死城降或城上赤氣如飛鳥者急攻之立可破矣或氣出入於城中者城中居一作民欲逃散無鬪志急攻之或氣如死灰而覆其城寨者一作使使病城可屠或城上全無雲氣者士卒心散或城上赤氣如衆人頭向下者其下多死喪血流或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之可拔或白氣光如劍形長百餘丈自敵上起而橫城上者攻之者受禍城不可屠八十一日內應或黑雲高起以黃為緣長凝於陣前橫列如跪如伏如手相牽三三五五低頭拱手營陣之上者人必降或雲氣如雞雉及走兔者賊當來攻城急備之或雲氣三條五條橫列成陣文如虎斑者所臨之軍必拔城殺將見之急攻之或雲如龍行於城上者必有大水凡城上勝敗之氣如是者勝在敵不可攻之敗在敵可攻之勝在我則利出兵進擊敗在我則堅壁清野嚴以守之雲氣所見天地心也可不慎哉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七

七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欲知敵將之賢愚亦以雲氣占之夫軍上青雲帶赤中黃白色自晝至夜不散者其主弱臣強大將軍驕恣法令顛倒可急攻之或軍上雲氣昏昏暗濁者主將不明賢良不附也或軍上雲氣如蛟龍者主將軍神魂散亂可擊之或出自白日沒之後有青氣西亘天者經十日不雨大將當失位應在三年之內也已而變赤者大敗之兆或軍上青氣漸黑者大將軍死或雲氣黃白而潤澤者將有威德也或軍上氣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識也或雲外黑而中赤向前者或兩軍相當雲氣如困倉者或赤氣如山者此三者將悍精驍勇也或雲上與天連者將有智也或雲氣如龍虎在煞氣中或如火煙奮奮或如火光奕奕或如林木龍從者或如塵埃頭尖而卑者或色紫黑狀如門上樓者或如紫粉一作粉素霏拂者或如龍游黑霧中者或如日月有赤氣起繞者或狀如門上黑下赤者或皂旗者或如弓形或蜿蜒如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七

八

蛟蛇者此十三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青而踈散者將怯弱也或前大後小者將不明也或內黑緣以白氣者將懦而無謀也如此者可以詐動可以事惑可以威讐可以強逼決勝矣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進兵之時先於山川四面望其雲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者或如赤幘在黑雲中者其下有伏兵或氣青黑色掩北斗者敵將設伏兵以待我也或兩軍相當赤氣在陣前後者亦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雲紋絞綿綿者此以車騎為伏也或雲氣聳然類山丘形者此皆精猛之伏兵也或雲氣成布席狀者此以步卒為伏也所見之地急防之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白氣羣行徘徊結陣而來者他國人來欲圖亂我不可應之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深入謀襲營柵或有黑氣游行中含五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七

九



色臨我軍上必有謀合諸侯而伐我諸侯必謀反敵軍  
敵軍當自敗或有黑氣如幢節之家出於營中上黑下黃  
敵人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凡雲  
氣如是者敵之密謀也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軍上氣如死灰或如馬肝或如偃蓋或如羣羊或如驚

鹿或黑氣如人手皆敗徵也或黑如壞山壞一作敗隨軍軍

敗將死隨我亦一作當避之或雲氣白黃昏發連夜襲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七

十一

敵者軍士散亂擊之吉或軍上氣卑而一絕一敗在東

發者灾深或雲氣五色雜亂而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欲

敗或赤氣炎炎降于天者大將軍死衆自潰亂或黑氣

如牛馬從霧中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食血急營于

遠處避之或雲氣蓋道濛蔽而晝冥者立敗之徵也爨

不暇熟急避之若雲氣或青或碎如瓦礫所臨之軍即

敗也若雲氣或赤或白如人首頓如人卧匍地抵頭所

臨之軍敗也當流血百餘里在吾而欲讓之者大將移

營他處即吉也士卒令其歡心上騰可以解福或雲氣

如水士伍破潰之兆也敵將潛兵襲我之後或夜雲氣

長如引索垂下所臨之軍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

陰謀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戾之兆也或黑雲如車輪

轉而入軍者小人謀逆急察備之或雲氣狀如犬者其

下多流血或雲氣黑色而黃色在上者士卒怯懦內亦

有反亂之計也或黑雲如幡幢在氣中者或赤氣如血

飛鳥在黑氣中者皆敗兆也或黑雲碎如羣豕或如羣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七

十二

牛馬或如羣鷲鳥者皆敗兆也或雲氣如浮塵散漫者

士卒謀反逆或赤如火之猛焰燭天而起者大敗流血

或赤雲如人三三兩兩或行或坐者暴兵將至也或雲

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大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

多陰謀其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之兆也或雲氣如焚

生草煙所臨之軍雖前勇後當自退能以歲月候而擊

之可勝或赤雲氣漫漫而如垂蓋者軍當自亂或赤雲

兩向狀如八字將各有守尾銳而復大者大戰流血先

動者敗言先動而敗者謂有兩軍交刃之時之兆也或  
雲氣如懸衣敗兆也雲氣如轉蓬者敗兆也或兩軍相當  
敵上全無雲氣者擊之可破也或兩軍相當敵上雲氣  
極天如陣者此之謂橫海氣力攻之可破也或兩軍相  
當望彼軍上有火照人者此失將士之心攻之可敗也  
或雲氣如羣鳥亂飛者敗兆也或雲氣毳毳如虎尾垂  
于軍上者軍欲降不然將有奸人為敵應或兩軍相當  
去十里內望見彼軍上氣白又高後有青雲者立敗之  
兆也宜速鼓行而擊或雲氣蒼黑者敗兆也或雲氣如行  
牛或如鼓車或如羣虵亂走或黑雲如人牽牛皆敗兆  
也或雲如壞屋之狀兵敗將死或淡黑雲中有深黑雲  
黯黯而如星者謂之敗軍之氣兵大灾夫師動象天以  
勝敗之氣告人者有以也當勝氣者不可恃之當脩軍  
正一作君政精智慮嚴號令正賞罰此可以答天地之貺也  
苟或恃其勝氣而軍正不脩荒怠敗度此可以反勝為  
敗也偶敗者氣詎能必敗也當以嚴教令謹智慮責躬

罪已恭答天譴此可變敗為勝也大將得不以勝敗之  
象立脩德之方乎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二十四子部

虎鈴經卷十八 宋 許洞 撰

天第一百七十七 地第一百七十八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雷霆第一百八十

戰候第一百八十一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八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占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天第一百七十七

天裂一作制于敵上者敵人自亂之兆也天色如血兵戰

之兆也天雨甘露所雨之地兵大勝也雨雖在敵敵敗

也在我軍避之天雨魚鼈在敵敵敗也在我亦當避之

天雨血在敵急擊之可勝也在我避之或在我彼兩界

者將大血戰吏士俱傷天雨絮及粟在敵敵凶在我避

之天雨海島毛大亂之兆也天雨毛所雨之地大將信

任邪謀也若煙非煙慶雲也雲開有德若星非星歸邪

也歸邪有人若霧非霧泣軍也泣軍多殺將若雷非雷

天鼓也天鼓多敗軍不雲而雨天泣也天泣多覆國凡天

下之事變異於人者急慎之

地第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八

地裂者兵戈之兆也營中地生錢者下謀叛也急備之

營中地上生毛者吏士多亡敵嚴令防之軍在野營地

震者有灾星到也營地生五穀者將士有喜慶大將有

封邑營中地色忽變黃者大慶之兆也營中地忽拆裂

者軍敗將死也急移營避之地忽陷者主將破滅之兆

也營中地忽生血者賊來急速避之城中與營內山忽

有夜崩者吏士欲分散移營避之屯兵之城山春崩者

敵來伐城山夏崩者有大水至山秋崩者有暴兵至山

冬崩者軍民飢結營之地吼如雷者敵來急速備之流水無故絕者設伏兵至水忽赤如血者軍士欲自亂急備之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攻敵人之城有虹蜺屈曲從外入者三日內城屠五色虹蜺飲軍井者大凶移營避之虹蜺垂營中者亦敗兆也五色虹蜺繞城城中將亂急攻之白虹見於軍上者軍敗流血白虹貫中師不可出白虹繞城而不匝者從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八

三

不匝處攻之必拔矣繞城而匝者即俟從漸銷處攻之赤虹從天直垂地者所垂之地敵兵至十一月屈虹出破軍敗將天有白虹如霧者營中防姦賊及兵將反黑虹所見之地大水到其處利於高處置營赤虹半隱雲上有火災亦當敗黃虹在營上吏士多驚撓青虹亦如之不為災

雷霆第一百八十

營中雷折木者大將凶利脩軍政春三月內甲子乙丑

戊寅辛卯戊午有雷及霹靂下石殺人者軍在野營將

有大戰一月內應之雷一聲而止者將軍有重令行將

戰之時雷聲自我陣後起漸漸入敵者必勝也隨其聲

而擊之吉從敵震迅而來者凶也急抽兵避之天陰不

雨雷霆在我軍上隨而擊之者大勝也合戰之時大雷

一聲而止先動者勝渾渾圓長者從來處吉聲四起東

西南北不定者軍有大血戰兩軍傷大雷疾速自我入

敵者勝也自敵來凶霹靂當牙帳急搜檢一作之營中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八

四

有姦人為賊應亦慮暴兵至或夜半無雲而雨者吏士

不從軍令也火急施恩布惠一作以禳其禍

戰候第一百八十一

交戰之時五色彩旗掣拽不動者大勝候也敵強力戰

慎不可追之臨戰之時鞞鼓之音鳴于常者勝候也角

聲清激者勝候也風不起而旌旗悠揚前指敵陣者勝

候也馬驕嘶而喜躍欲進者勝候也牙帳無故倒折者

敗候也鞞鼓之音重濁不上徹者敗候也角聲洪濁不

清潔者敗候也焦而四亂者敗候也橫而不圓者內亂將發旌旗撩亂不整者敗候也馬亦多驚嘶退縮者敗候也臨陣之際勝敗之候能詳審者善矣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結營之地天火焚其林野者賊兵疾到火無故自發焚其帳幕者有大水到溪澗中水忽出主有陰賊到其地凶移營避之或出軍之時或將戰之際有兔及麋鹿之類走過者忽殺之勝兆也營中黃龍見者大勝也營中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八

五

山池沼溪澗忽自然自外而入者士卒凌主將龍鬪營中及左右者賊大至亦防大水羣蛇集營前道上者有急兵至營中竹樹忽然生血者大將有重憂營中不雨而樹濕者賊兵起營中忽得五色魚者勿殺之殺則大水立至不然暴兵到有魚上下于樹者水亦至急移營高處避之雞有重距重翼飛來營內者勝兆也殺則大凶兩軍相當遙見敵上有龍者不出一月敵當大敗犬屎溺營前大道者移營避之有穴至營中馬忽驚嘶者

即起卒兵立具兵器備之恐賊潛到馬前營生角者多殺傷馬毛無故而赤主將災也將帥之馬夜無故嘶者其主凶城忽出水者賊兵相侵鼠嚙一作齧甲冑及兵器者損吏士也鼠羣行即有大水鼠頻出軍中防叛逆虎狼入營者賊兵至傷人大凶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凡灾風之來多有殺氣克日濁塵飛埃蓬勃四起也凡祥風之來多與佳氣併而日色清朗天氣涼索令鳴條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八

六

去地少高不動塵而過也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宮風聲如雷吼空中一作風商風聲如駝群羊徵風聲如奔馬羽風聲如擊濕鼓角風聲如十人于午為宮丑未寅申為徵卯酉為羽辰戌為商巳亥為角宮風發屋折木米貴來年兵起徵風發屋折木四方有急羽風發屋折木米貴一作情瑒商風發屋折木主兵角風發屋折木急鬪戰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歲月日時干陽德自處陰德在干合歲月日時子刑卯  
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丑刑巳巳刑寅一作辰  
午酉亥各自相刑子丑寅巳申為上刑卯寅巳為下刑  
大風從三刑上來官軍克大寒大克小寒小克風從刑  
下來禍從刑上來福從三刑為上從自刑為下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申子為貪狼主欺給不信已賊遇盜賊主攻劫已酉為  
寬大主福祿賞賜眾宴酒食主貴人君子亥卯為陰賊  
主戰鬪殺傷謀反大逆殺人之事寅午為廉宜一作主  
賓客禮樂嫁娶圖儀誠信丑戌為公正執仇怨主兵辰  
未為奸邪主欺慢人貪狼之日風從寬來仍以貪狼參  
說吉凶他皆倣此有殺氣從三刑上來或五墓上來有  
伏兵不戰必克

占送風第一百八十七

蓬勃四起或自上來觸地此逆風也暴兵至寅時發主  
民逆辰時發客逆午時發親戚逆申時左右逆黃昏發

外賊逆宮日風從角上來卒急有兵圍至月中折木者  
城陷羽日風喧喧日無光深霧兵圍城客克商日風從  
四季上來關梁不通路色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  
日一作賊相殺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攻城圍邑經旬不雷雨者城中有輔疾去之出征之日  
細雨沐兵捷之徵也若大風雷雨不見日辰午戌亥自  
刑之日兵家大忌也臨戎之際忽來陰氣旁勃牙扛折  
陰不見日旌旗抑揚此敗徵也慢風與氣從敵所俱來  
我勝急擊之反是則凶旌旗暈暈一作暈順風搖曳舉向  
賊者即擊之勝也大將牙旗之日風勢順動旌旗前指  
鞞鼓之音清亮此勝兆也持此可以勝定安三軍之心  
掃地者敵兵至速高則來緩營中大風折木者大將失  
位風無常而無定者賊即至合戰之際大風晝昏揚塵  
衝敵大勝反是凶兵初至所伐之城天色陰翳又無風

而細雨淫濛者軍將敗若初臨敵而大雷雨隱而至者大勝之兆也有旋風入營折絕旗幟干戈次壞帳幙必有盜賊入營將死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候風之次一作發常于其節寅時候之立春之日位應艮

宮本宮綽綽然和風徐徐而至者此之謂條風也風自人門起者軍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應震宮本宮風來抑之非低揚之非高習然得風者此之謂明庶風也明

庶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金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應巽宮本宮風至陶陶然圓緩而不散亂者此之謂清明風者也清明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天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應離宮本宮風薰然融和而普者此謂景風者也景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水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應坤宮本宮風來條暢而諭一作諭者此之謂涼風者也涼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鬼門起一作來者軍民不利

也秋分之日位應兌宮本宮風來肅然者此謂閭闔風也閭闔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木門而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應乾宮本宮風潔清瑩爽而至者此謂不周風者也不周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土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應坎宮本宮風來淒涼不怒者此謂廣漠風者也廣漠風應候軍民寧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風之來也順者為祥逆者為妖皆由人志正邪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八節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師者能以順正之道應乎天欲風之不祥也其可得乎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卷一萬四百二十五子部

虎鈴經卷十九

宋許洞撰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時加占烏第一百九十三

六甲占烏情第一百九十四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十九

巳酉為寬大之日時加巳酉烏鳴其上直王相吉為長吏

休廢囚死有酒食時加寅午鳴其上有酒食辭讓時加丑

戌鳴其上有酒食詞訟事時加卯亥鳴其上有酒食時加

辰未鳴其上有酒食婦人口舌時加申子鳴其上有酒食

寅午為廉貞日時加廉貞烏鳴其上有王相長吏休廢囚

死有諫諍責讓一作釀時加巳酉鳴其上有遠客時加申子

鳴其上有爭財物事時加辰未鳴其上有陰私口舌時加

丑戌鳴其上有酒食時加亥卯鳴其上以酒食起爭丑戌

為公正日時加公正烏鳴其上王相有長吏公正之事休

廢囚死者有來慰問事時加巳酉鳴其上有公正酒食賜

與時加寅午鳴其上有公正慶賀事時加辰未鳴其上有

使一作吏士來說陰私事時加申子鳴其上有吏一作人來作

公正事時加亥卯鳴其上有士來說賊相殺事辰未為奸

邪日時加辰未烏鳴其上王相長吏來刑奸詐休廢囚死

口舌事時加寅午鳴其上謙讓人說奸訟事時加巳酉鳴

其上有酒食陰賊事時加丑戌鳴其上有吏捕姦邪私事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十九

時加申子鳴其上有陰謀鬪爭劫盜事時加亥卯鳴其上有

賊兵劫事申子為貪狼日時加申子烏鳴其上王相有言羣

盜攻劫休廢囚死有盜賊事時加巳酉鳴其上有酒食言攻

劫事時加寅午鳴其上有善人說攻劫事時加丑戌鳴其上

有文書追賊盜事時加辰未鳴其上有婦人說羣賊事時加

亥卯鳴其上有羣賊攻奪事亥卯為陰賊日時加亥卯烏鳴

其上王相羣賊大戰休廢囚死有鬪傷事時加巳酉鳴其上

有酒食相傷事時加丑戌鳴其上有使逐賊相傷事時加寅



午鳴其上有婦人姦私相傷事時加辰未鳴其上亦如之時  
加申子鳴其上賊自攻劫凡陰賊日有烏鳴羣飛及飄風從  
四季上來時加四季皆為閉關搜索之事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軒  
乾  
坎  
艮  
巽  
離  
震  
兌  
坤  
巽  
艮  
坎  
坤  
巽  
艮  
坎  
坤

烏從子上來大將不可震威武敵來勿與戰必不利

丑上來者不宜出戰兵進戰內有陰謀將發細察備  
之寅上來者吉音至卯上來者利進戰大將有祿慶  
之事辰上來者有吉信至營六步忽見牛羊大吉見  
死物凶巳上來者不利戰陣兩軍俱傷午上來不利  
出兵未上來戰鬪主吉客凶申上來不利出兵酉上  
來利出兵有喜戌上來吏士有異心潛備之亥上來  
不利戰此十二辰位占烏之情也常以恠字居甲上  
占之假令甲子旬即在子上是也又若烏從四散併

來到營上居惡聲而止住之者賊兵已入境矣急飛  
過者賊勇銳疾如雷電速為之備但疾與戰我可以  
勝鷲鳥飛來將軍牙帳上搏擊者有賊不可出戰三足  
烏飛來營前後謂之灾飲烏也賊將來至營中大凶  
急備之赤烏入營者防姦人刺客羣鳥三三五五營  
上往來無聲而四散者吏士有逃潰之心鸛鵲急來  
營上作巢而鳴速移營避之大水至烏至營按干蒙  
難者吏士謀大將即有禍速避之烏鵲忽來礮上作  
巢者吏士謀大將潛驗之方戰之時有白鳥狀如鷹  
鷂飛赴者赴敵者并力擊之大勝兆也自敵來赴我  
者凶急退軍勿戰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出師之日烏于軍前逆飛者征無功在左則吉在右  
則凶逆軍而作惡聲查查者大凶兆也或從右發聲  
和順自大將後而過左復聲者大兵有慶之兆也烏  
及相呼于一作子者吉也烏于軍前一足卓立地者進

必一作有寇在枯卉上鳴者凶振迅疾飛視顧周陣而不止者前賊也鳥來牙旗上立者急移營避之其地不祥鳥立牙帳上作惡聲者有吏士潛謀逆速搜驗之必得奸狀鳥來鼓角上鳴者將軍吏士心雄益奮也器械上鳴者即有戰陣也連營而飛鳴者所來之處賊兵至也凡鳥之來大將宜別令一人候之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時加占鳥第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九

五

坎子水  
乾  
艮  
坤

登明方鳴者凶神后大吉功曹等方者大衝天罡太乙方者勝光小吉傳送方者吉從魁河魁方者凶更看神與月將相克假令登明是凶神在寅卯申酉即相生為

吉也假令傳送是吉神在寅卯巳午即相克為凶也他皆倣此宜細認方位辯其吉凶

六甲占鳥情第一百九十四

六甲旬圖在第八卷但以圖按

其方可也

鳥在上 鳴者賊聞不來與戰大吉 鳴者合有吉音無他戰陣 鳴者喜信之兆也 鳴者防慎在內當有細人潛為賊應不然有謀叛者察防之 鳴者軍無他戰 鳴者有賊信當有戰陣 鳴者聞賊不來急備之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十九

六

不利戰凶兆也 鳴者亦慎之或有小盜必殺之不然當有大驚 鳴者防吏士亡遁 鳴者將有戰之事主吉 鳴者有賊信者 鳴者防內有奸人潛為賊應謹備之夫占鳥之法立營之地非鳥所巢而有鳥來鳴方可論占若叢林羣鳥之所栖泊而嘲囂無常者不足占也

虎鈴經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四百二十六子部

虎鈴經卷二十 宋 許洞 撰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祭昆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祭風伯雨師文第一百九十七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祭蚩尤文第二百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禱牙旗文第二百三

禱門旗文第二百四

禱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禱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禱五兵文第二百七

禱馬文第二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十

樂鼓文第二百九

回兵第二百一十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有虞氏戒于國夏后氏誓于軍殷人誓于軍門之外周人將交刃而誓所誓不同吾從周誓之誓曰惟天至仁亭毒萬物其有逆于道德者激霆以震之惟神至幽游息六氣其有淫于禍亂者潛靈以殛之惟王至明順卹九服其有悖于教化者興師以察之此四主同條而共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十

貫也是知軍一作君天下者揮長戈以賓不臣未為不

善也滌穢滓以廣王化未為不嘉也今逆寇不庭亂常

反德吾為天子恭行天討誓剪大憝決垂元功即出一作

即凶門已即敵境咨爾衆士用命賞于祖弗用戮于社

生死榮辱在是一舉勿使自躓為邦之羞爾其勉之勉

之

祭昆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維年月日臬官謹以香燭蔬菓祭于昆沙門天王惟天

王神靈通暢威德奮震據太陰之正位降普天之妖魔  
左手擎塔尊神顯于西土右手仗戈一作戰天威游於  
北方一舉而羣魔駭再舉而沙界裂目激電以日暗髮  
聚藍而雲委卓犖萬古鬱稱元神今妖孽未除生靈塗  
地凶聲逆氣溢天浮星皇帝命某帥領雄權剿戮群黨  
大勲未立壯心徒奮天王受佛法印廣揚神通尚能卷  
大地于掌中納須彌于芥子今此小醜豈不能祛伏惟  
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神兵右迴左旋剪滅賊  
衆脫苦惱于刀兵之劫發濟拯于風火之輪則某也虔  
心皈依實在此日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十一

三

祭風伯雨師文第一百九十七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一作羊香酒之奠祭于風伯雨  
師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也動息無間遊潛太  
虛大塊噫氣鼓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合雲雷而作解  
茫茫禹跡民其賴之今某出師有期惟靈是禱冀神陰  
嘉一作佳祐以贊師旅或則駕舟楫濟巨川神其施九竅

之怒號或則陟嶽岑歷險阻神其減十期之霧霈然後  
蕩妖氛之氣如塵颺空掃兇頑一作妖之血為波注海大  
事苟濟敢忘玄貺尚饗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山川當境之  
神始疏山濬川所以應天文裂地紀限夷夏宣風雨也  
惟神者必靈有祈者必應蓋山川為之府人為神之主  
也禍淫福善神其掌之故聖人列于典禮國家配於羣  
望所冀發善者之福祐殲不善之屍骨惟神景天地之  
命為山川之靈監我懇誠贊我兵力使收功於須臾誠  
元惡于頃刻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十一

四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年月日具銜某謹致祭于黃帝之神惟神天資懿睿首  
弄兵戎一作戍敷演三才披攘九極陶精積一作積粹竊立  
愛古雖蹈迷之不腆寔一作實伊聖之有作方今天人合  
發夷夏稱忠隱幽干黃屋之尊告廟起白旄之命惟神

素章元聖開闢往世驅一作逐允慝一作逐揄揚天功故  
綿歷千載一作祀光靈不泯陰垂嘉祐以贊我師旅收闢  
土地誅鋤鯨鯢幽明合誠幸享多福尚饗

祭蚩尤文第二百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致祭于蚩尤之神惟神雄材一作才  
自任命世特立卓絕萬古鬱為人豪在昔一作官炎靈不  
御一作御德丕熾公鄙自天之職纂即戎之緒足聳九  
土手掉五兵而奮臂一呼四溟飛水瞪目再顧兩曜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銜經  
卷二十

五

光吁氣而煙霧蒸吹一作角而風雨作金虎亦病神龍  
亦屠然公之內靈實一作實萬萬世不泯冀垂嘉祐贊衛  
我師獲膚樹勳戴答一作戴以作貺尚饗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八方之神兩儀設象八卦成  
文中含粹氣結為神靈聖君則之以奠萬民悠悠姦醜  
敢有不賓逆天返道罹殃道述吾今有告神順所聞天  
門地戶人門鬼門震靈一作雷洞洞火靈焯焯水澤之神

聚類合鱗茫茫大白靈氣誅誅掃殄克悖廓清妖氛一作  
氣明靈之神鑒之尚饗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年月日具官某謹備酒牢奠祭于當境山川之神惟神  
受天明命辨位司民禍淫福善神之恒德今姦醜肆暴  
聚謀不軌污瀆我境土擄掠我生一作士庶尚未伏鑠授  
誅一作誅首豈神禍淫之道耶俾我元戎肅壇命將提戈遠征  
大慈未誅元勳未輯豈神福善之道耶今某虔統大軍

欽定四庫全書

虎銜經  
卷二十

六

以涉靈境固當饗我血薦潛助其力贊應天之兵誅悖  
道之寇則神正直之方于是乎在尚饗

禡牙旗文第二百二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澤祐元王  
純精播社立德勝光最爾醜黨取一作取謀亂常廢一作廢馬黔  
首鼠噬邊疆天子命我仗鉞專征耀我威武討彼不庭嘗  
聞天地福謙鬼神害盈善終其祐惡殄其生咨爾陰祗  
固將效靈召太乙呼雷公馳白虎走青龍玄龜鎮後朱

雀前衝濯蕩狡寇掃除妖虹兵不血刃告厥成功神其知之鑒茲予衷尚饗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門旗之神惟神莫兵作元揚靈戎首闢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宏規指顧師徒予實賴汝今醜黨尚肆妖氛未清是致伐鼓建牙聲號秉律藉神陰祐俾建殊功誠宜磨五兵之度比三軍之氣納邊徼之地載扇華風鏢鯨鯢之屍盡為京觀神其聽之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十一

七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稟命昊穹實司所職體國經野正位辨方前指則摧撲兇頑當位則表列師旅伊靈有用由古賴諸我國家自奠丕基遐宣惠政鯨霄螯柱總八極以天臨木口金鈴震九疆而雷動方資廣被孰敢不賓何邊鄙之遊魂累妖氛而背惠伊宗既興於嘯聚在予載掌于車徒戎事有征馘元無爽異神垂祐陰贊六師奮朱雀以前驅命玄龜以後殿青旂

鼓蒼龍之氣素旌宣白虎之威黃龍鎮中為我軍主誠宜內順指顧外威姦雄一揮而龍塞生塵窮兇罄覆載鼓而狼居破膽敗寇靡奔掃大憝于阨隅耀殊勲于簡牘廓清萬里藉神之靈尚饗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年月日某謹禡于六纛之神夫行殺氣于北方表戎事者大纛是故以黑為飾順其位也為君之表嚴其令也師徒樽節有在于誠宣我大用威被元兇所當者皆推所指者皆靡則神順成之功斯亦至矣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  
卷二十一

八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兵之神天道不誥助厥元王我作五兵以征四方靈星為衆刃名大房角星示本弓名曲張二宿主弩曰遠望熒惑主矢曰徬徨彼長戟名大將賴參星而抑揚今則么麼聚醜字彗騰光流血如水傷骨成罔苟不剪滅孰為忠良咨爾五兵為天大刑大玄之垂象方子之淳精順我動使以撲不庭明靈之神鑒

之尚饗

馮馬文第二百八

年月日某謹馮于馬神東方蒼龍實曰天駟考星史而立象垂休觀大易則乾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為邦家之大利何倥偬之邊陲聚兇頑之黨類列旗幟而星蕃掉戈矛而蜩起將耀武于三軍當載揚于六轡所賴者穹昊儲禎明神効祉苟芻飲之叶宜庶陰靈之不昧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虎鈴經卷二十

九

饗鼓文第二百九

年月日某謹饗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震動鼓旗之用靈為鬼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今則五兵暴露羣醜維橫以下闕

虎鈴經卷二十

謹案卷十五第六頁前七行金星此篇訛脫甚多

從天官書校改

卷十六第一頁前四行按老人星以下計十二分

野後止列八圖恐未全

第三頁以下八圖凡星象地形俱應標目刊本無

卷十七第三頁前三行雜雲氣此篇訛脫甚多從

漢書天文志校改

第四頁後二行勝兵雲氣一篇據目錄應在下篇

欽定四庫全書

城上雲氣之後

第十頁後二行或雲氣五色雜亂刊本脫雜亂二

字據觀象玩占增

卷十九第四頁前七行烏至營按干蒙難者句疑

有訛

卷二十第五頁後八行火靈焯焯刊本焯焯訛娜

娜據左傳改以叶韻



總校官進士 臣 胡 崇

校對官中書 臣 葉 蘭

謄錄監生 臣 鄧培善

繪圖監生 臣 林 臯